名著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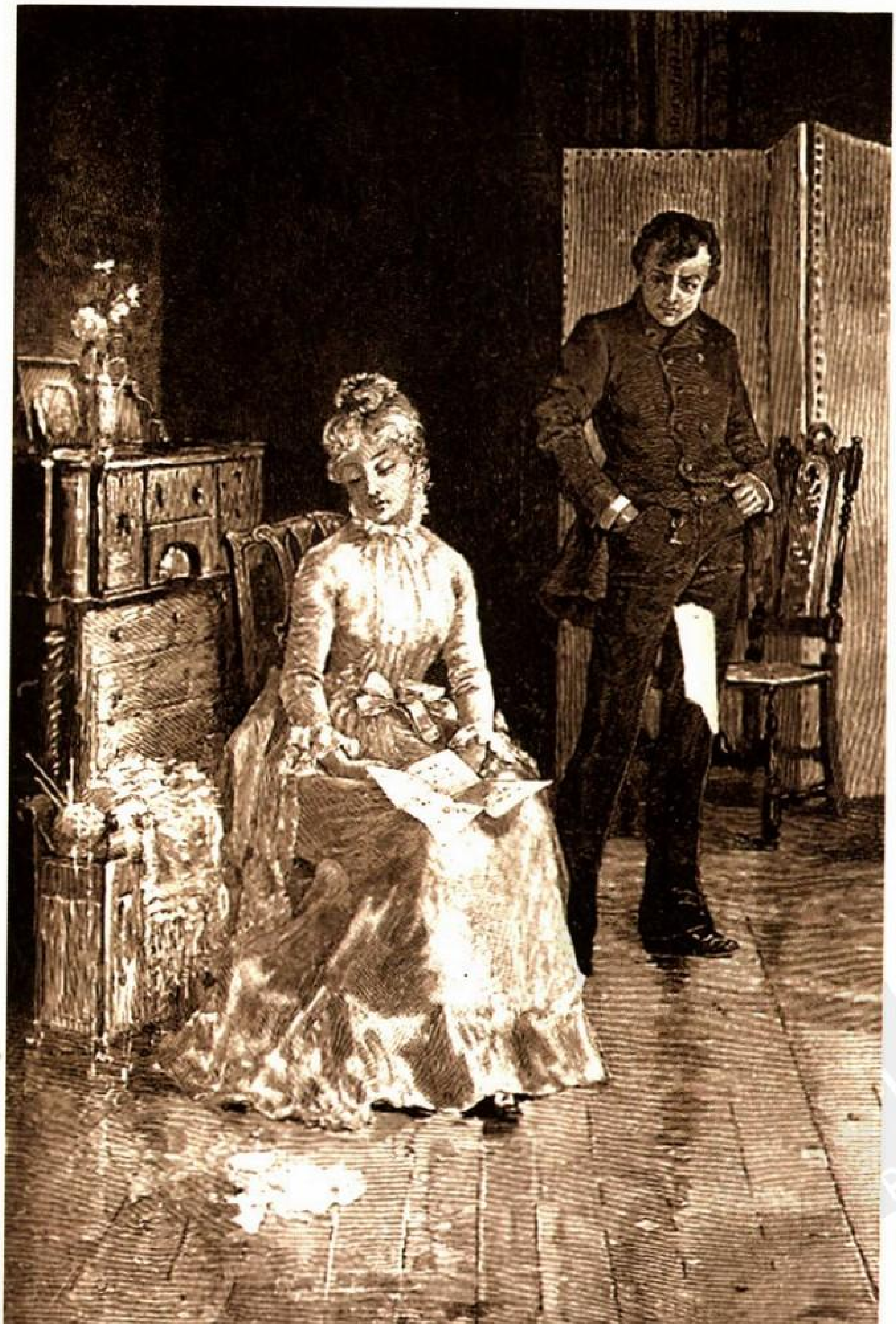
米德尔马契（下）

MIDDLEMARCH

〔英〕乔治·爱略特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米德尔马契

（下）

〔英〕乔治·爱略特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DG

第五卷　死者之手[1]

第四十三章

这雕像是无价之宝，它是爱情
在遥远的过去，用象牙细细琢成；
它并不新奇，但雍容华贵，
婀娜多姿，可以获得一切时代的赏识。
它价值连城，那精美的花纹，
细致的工艺，足以娱乐高贵的眼睛；
你看它巧笑流眄，栩栩如生，
稀世之珍的彩釉陶瓷也不过如此，
它当之无愧应该配上最豪华的垫座。

多萝西娅没有丈夫陪同，很少出门，但是有时也单独乘车前往米德尔马契，办些小事，如购买物品或捐款等，这是住在离城三英里以内的任何一位富裕的夫人都难以避免的。紫杉林中那一幕过去以后两天，她决定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找利德盖特了解一下，她丈夫是否真的感到他的症状在恶化，却瞒着她，他有没有要求对他这病的最后结局作出说明。她觉得向第三者打听他的情况，这无异是犯罪，但她不能不打听，她感到害怕——怕她由于不明真相，做出不公正或对不起他的事——这才终于使她克服了一切顾虑。她相信，她丈夫心中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因为第二天他就开始用新的方法处理他的注释，在执行他的计划时，对她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可怜的多萝西娅只得

① 本卷的标题为"The Dead Hand"，原意为"不能转让的产业"，这里含有双层意义，因此按字面译出。

尽量忍耐，让疑问积压在心中。

大约下午四点钟，她坐车来到洛伊克门大街利德盖特家门口，心想他很可能不在家，她应该事先写信通知他才对。他果真不在家。

“利德盖特太太在家吧？”多萝西娅问。她知道罗莎蒙德，但从没跟她见过面，现在才想起他们已经结婚。是的，利德盖特太太在家。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进去跟她谈谈。请你通报一声，卡苏朋夫人想见见她，只要几分钟就够了。”

仆人进屋通报时，多萝西娅听到音乐声从打开的窗口传来，一个男子唱了几个音符，接着钢琴上弹出了一段华彩段。但华彩段突然中断了，仆人回话说，利德盖特太太欢迎卡苏朋夫人的到来。

客厅的门开了，多萝西娅走进室内，这时在外省生活中不难遇见的那种对照，顿时出现了，因为那时各个阶层的服饰，不像如今那么混杂不分。在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多萝西娅穿的衣服是什么质料，只能让懂得衣料名称的人告诉我们，我只知道，那是一种薄薄的白毛料，摸在手上怪柔和的，看在眼里也是怪柔和的。它始终像是刚刚洗过，有一股树篱的清香，它的式样也总是跟翻领轻便大衣差不多，衣袖长长的，看来不太时髦。然而如果她扮演伊摩琴或加图的女儿①，出现在肃静的观众面前，这身衣服正可以起烘托身份的作用：她的四肢和颈部有一种优雅、庄严的神态；头发从中间分开，显得朴素大方，眼睛那么坦率；帽子前面有一条阔阔的边，把头包在中间，这在当时妇女中十分流行，但她戴了一点不显得古怪，正如神像脑后的金黄色木板，我们称作光环，谁也不以为异一样。目前屋里只有两个观众，但对这两个观众，任何戏剧中的女主角都不如卡苏朋夫人那么有吸引力。在罗莎蒙德眼里，她是全郡的女神之一，没有一点米德尔马契凡人的烟火气，她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值得她仔细揣摩。此外，罗莎蒙德也不能不感到满意，因为卡苏朋夫人终于有了鉴赏她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得到最好的裁判官的赏识，哪怕你生得千娇百

---

① 伊摩琴是一位公主，见本书九十四页注②。加图（公元前95—公元前46）是古罗马政治家，恺撒的反对者，通称小加图。这里是指英国作家艾迪生（1672—1719）的悲剧《加图》中加图的女儿玛西亚。

媚，有什么意思？罗莎蒙德在高德温·利德盖特爵士府受到过最高的赞美，她对自己给予出身高贵的绅士淑女的印象，自然充满信心。多萝西娅像平时那么单纯、和蔼，伸出手来，用赞赏的目光端详利德盖特这位可爱的新娘。她意识到远处还站着一个人，但只用眼角瞟了一下，知道那是个穿外套的先生而已。那人全神贯注望着这位刚出现的夫人，自然无暇考虑她和另一个女性之间存在的对照，尽管在冷静的旁观者眼中，这种对照无疑是相当鲜明的。她们两人都身材颀长，眼睛位在同一水平上；但是罗莎蒙德生有婴孩似的白嫩皮肤，头上盘起华丽的发辫，那件淡蓝色衣服既贴身又时髦，显得那么漂亮，任何专做女服的裁缝见了都会赞不绝口，那绣花大领圈，凡是看到的人也不难想象它昂贵的价值，那双纤纤素手给戒指衬托得光艳照人，总之，在她身上，人为的妩媚和珠光宝气已取代了朴实自然的风度。

"非常对不起，我打扰了你，"多萝西娅立即说。"我急于在回家以前见见利德盖特先生，要是可能，希望你告诉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如果你知道他很快就能回家，容许我在这里等他，那就更好了。"

"他到新医院去了，"罗莎蒙德答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家。但是我可以派人去叫他。"

"让我去叫他回来，好吗？"威尔·拉迪斯拉夫走上前来说。多萝西娅进屋以前，他已拿起帽子打算走了。她吃了一惊，脸也红了。但她伸出手，露出了无疑是愉快的笑容，说道：

"我没有发现你在这儿，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让我上医院通知利德盖特先生，你想见他，怎么样？"威尔说。

"那还不如派车子接他快一些，"多萝西娅说，"劳你驾跟车夫讲一声。"

威尔刚向门口走去，许多相关的记忆一下子涌上了多萝西娅心头，她立即转身说道："谢谢你，我还是自己去吧。我得尽快回家，不能多耽搁。我可以坐车上医院，就在那儿跟利德盖特先生谈一下。利德盖特太太，对不起，打扰你了。我非常抱歉。"

显然，有一些事突然控制了她的思想，她离开屋子时，简直没有意识到发生在她身边的一切——没有看到威尔替她开门，也没有感到他怎样伸出一只手，让她挽着，送她上车。她靠着他的胳膊，但没

有开口。威尔心烦意乱,又无可奈何,不知说什么好。他默默地扶她上了马车。他们说了再见,车子便驶走了。

在坐车上医院的五分钟里,她有时间回顾刚才的一切了,这种反省在她说来还完全是新的。她决定走,她急于离开那间屋子,这是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如果让威尔上医院,那无异是她主动要威尔替她代劳,使他们之间发生进一步的交往,这必将构成一种骗局,因为她不能向丈夫提起这事,何况她私自来找利德盖特,这行为本身已是一种欺骗了。这一切在她心里都是很明确的,但还有一种隐约的不安也在袭击着她。现在她独自坐在车里,她又听到了那个男子的歌声,那钢琴的伴奏,这在当时她没有多大留意,但它们的再度出现却引起了她的深思。她不禁有些诧异,为什么威尔·拉迪斯拉夫会在利德盖特不在的时候,跟他的太太一起消闲取乐。但接着她又不能不想到,他也曾在类似的情况下,跟她一起谈天,那为什么她要觉得这么做不合适呢?然而威尔是卡苏朋先生的亲戚,她理应好好招待他。但是有些迹象她是应该理解的,它们说明,卡苏朋先生并不欢迎他的表侄在他外出的时候前来拜访。“也许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错了,”可怜的多萝西娅对自己说,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不得不马上把它擦干。她心里很乱,很不愉快,威尔的形象在她心中一向那么清澈晶莹,现在不知怎么变得暗淡了。但是马车已在医院门口停下。她立刻找到了利德盖特,跟他一起在草坪周围边走边谈,她的心又平静了,恢复了安排这次会见时的坚定情绪。

与此同时,威尔·拉迪斯拉夫却郁郁不乐,原因何在,他自己完全清楚。他跟多萝西娅见面的机会极少,这是他第一次偶然遇见她,可是他的处境却这么不利。这不仅因为她没有把心思完全集中在他身上,像从前那样,而且她与他见面的场合,似乎在向她说明,他也没有把心思完全集中在她身上。他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新的距离,他离她更远了,陷入了米德尔马契人的圈子,这些人与她的生活是毫无因缘的。但那不是他的过错,他既然住在这城市里,自然要结识尽可能多的人,他的职务也需要他知道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在这一带,利德盖特确实比任何人更值得认识,他又正好有一个喜爱音乐的妻子,她自然也是值得拜访的。出现那个场面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可是

不巧得很，狄安娜偏在这时降临，跟她的崇拜者照了面。这实在太糟了。威尔很清楚，要不是为了多萝西娅，他不会待在米德尔马契，然而他的职务却包含着使他与她分离的危险，它所引起的习惯势力的障碍，对促进相互的好感，比罗马和英国的全部距离更难逾越。关于等级和地位的偏见，在以卡苏朋先生那种专横的信件形式出现时，要反对自然是容易的，但是偏见也像发臭的物体，具备有形和无形的双重存在方式，在有形方面，它像金字塔一样坚固，在无形方面，它又像遥远的天边传来的回声，或者从前在黑夜中闻到过的风信子的香味那么不可捉摸。威尔生就的气质，却对无形的东西特别敏感，知觉迟钝的人无法感知的一切，他都能感到，他发现，在多萝西娅心头，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不宜对他过分亲近的意识。在他送她上马车的时候，他们的沉默也意味着一种冷漠。也许，卡苏朋先生出于仇恨和嫉妒，向多萝西娅灌输了一种思想：威尔在社会上的地位已落在她的下面了。该死的卡苏朋！

威尔重又走进会客厅，拿起帽子，带着烦恼的脸色，走到坐在针线桌旁的利德盖特太太面前，说道：

"音乐或诗歌一受到干扰，就无法继续了。我改天再来，把《远离了亲切的善……》唱完吧。"

"你肯教我，我很高兴，"罗莎蒙德说。"但是我相信你得承认，这次的干扰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认识卡苏朋夫人，我真羡慕你。她非常聪明吧？她的样子好像很聪明。"

"说真的，我从没想过这点，"威尔闷闷不乐地说。

"我第一次问泰第乌斯，她是不是很美丽的时候，他的回答跟你的一样。你们这些先生见了卡苏朋夫人，都想些什么啦？"

"什么也没想，"威尔说，似乎存心要跟这位娇滴滴的太太闹别扭。"人们看到了一个理想的女子，决不会去分析她的特点，只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要是泰第乌斯常上洛伊克，我一定会感到嫉妒，"罗莎蒙德娇声娇气地说，露出了两个酒靥。"他回家时，一定早把我忘了。"

"不过在利德盖特身上，这样的效果还从没出现过。卡苏朋夫人与其他女人完全不同，没法把她们与她相比。"

“我明白了,你是一个虔诚的崇拜者。你大概时常见到她。”

“没有的事,”威尔说,几乎有些生气了。“崇拜通常是个理论问题,与实际行动无关。不过我今天这次拜访拖得太久了,真的,我得走了。”

“请你哪天晚上再来吧,利德盖特爱听音乐,要是他不在,我也不会愉快。”

丈夫回家后,罗莎蒙德站在他面前,把两只手按住他的上装领子,说道:“拉迪斯拉夫先生跟我一起唱歌时,卡苏朋夫人来了。他好像有些烦躁。你说,他是不是不愿意她在我们家中见到他?但是不论他跟卡苏朋家是什么亲戚,你的地位无疑比他还高一些呢。”

“别这么想,要是他情绪确实不好,那一定另有原因。拉迪斯拉夫有点吉卜赛人的味道,他根本不把名利地位放在眼里。”

“除了音乐,他往往叫人感到不愉快。你喜欢他吗?”

“喜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只是兴趣太杂,不太专心,有点华而不实,但还是讨人喜欢的。”

“我看他非常崇拜卡苏朋夫人。”

“可怜的小家伙!”利德盖特笑道,拧了一下妻子的耳朵。

罗莎蒙德觉得,她对世界的理解已大有进展,尤其是她发现,女子即使在结婚以后,仍可以赢得男子的心,使他们拜倒在自己脚下,这在她结婚以前的少女时代,简直像一出看不懂的古装悲剧,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外省的小姐们,哪怕在莱蒙太太的学校受教育时,也很少阅读拉辛以后的法国文学作品,至于通俗图片,它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把灿烂的光辉照射到偷香窃玉的隐私上去。尽管这样,如果一个女子把全部心思和时间都用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只要有一点影子,她就可以大加发挥,尤其在征服男子方面,她会觉得自己还拥有无穷的潜力。高踞在结婚的宝座上,旁边坐着王储一般的丈夫——他实际也是一个臣子——看到阶石下还有那么多膜拜者,自然心花怒放,那些膜拜者翘首向着她,只觉得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无法达到目的,以致心神恍惚,如果他们食不甘味,夜不安眠,那就更妙了!但是眼前,罗莎蒙德的爱情曲主要是对王储唱的,只要他表示忠诚就够了。听到他说“可怜的小家伙”,她故意装得不懂似的,问道:

“为什么可怜?”

“为什么？一个人迷上了你们这种美人鱼,他还能做什么呢？只能荒废工作,债台高筑。”

“我相信,你并没有荒废你的工作。你还是整天待在医院里,或者去看那些可怜的病人,或者考虑医生间的争论,回到家中,全部时间都扑在你的显微镜和玻璃瓶上。你赖不了,你喜欢的是这些东西,不是我。”

“如果你的丈夫碌碌无闻,只能当一名米德尔马契的医生,难道你毫不介意吗?”利德盖特说,让两只手搭在妻子肩上,露出一往情深的神色,严肃地望着她。“从前有一位诗人写过几句诗,我很喜欢,不妨念给你听听:

> 为什么要空怀壮志,为琐事耗尽岁月,
> 到头来虚度了一生？何不下定决心,
> 干一番值得传世的事业,写下一部
> 值得阅读的、给世人带来欢乐的书。

罗莎,我的要求就是干一番值得传世的事业,把我的一生完全贡献给它。一个人必须工作,必须那么做,我的宝贝。”

“当然,我希望你的研究取得成绩,没有人比我对你的希望更大,我但愿你能扬眉吐气,立足在一个比米德尔马契更好的地方。你应该承认,我从来不想妨碍你的工作。但我们也不能像隐士一样过活呀。泰第乌斯,你对我没有什么不满吧?”

“没有,亲爱的,没有。我很满意,完全满意。”

“哦,卡苏朋夫人找你有什么事?”

“只是问一下她丈夫的健康状况。但我觉得,她对我们的新医院非常关心,她也许可以一年提供两百镑捐款。”

第四十四章

> 我不愿在岸边爬行,我要在
> 星星的引导下,泛舟于大海之上。

在新医院里，多萝西娅和利德盖特一起，绕着月桂树草坪边走边谈。他告诉她，卡苏朋先生的身体没有出现异常现象，他只是心里焦急，想了解他的真实病情罢了。她听后沉默了一会，心里在想，不知自己有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以致引起他这种新的忧虑。利德盖特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促进他一心向往的目标，因此大胆开口道：

"我不知道你或卡苏朋先生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所新医院十分困难。我利用跟你见面的机会提出这问题，可能显得有些自私，但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因为这儿一些医务界人士总在反对它。我觉得，一般说你很关心这类设施，我记得，在你婚前，我有幸在蒂普顿田庄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曾向我提过一些问题，你想知道，悲惨的居住条件对穷人的健康会发生什么影响。"

"确实有这么回事，"多萝西娅说，露出了笑容。"我说，如果你能告诉我，我可以做些什么，使情况有所改善，我会十分感激。但自从我结婚以后，我不再考虑这类事了。我的意思是，"她踌躇了一下，然后又道，"我们村子里的人日子都过得相当舒适，我的心思也忙于自己的事，顾不到其他了。但是在这儿，在米德尔马契这样一些地方，一定还有不少事需要做的。"

"这儿一切都需要人去做呢，"利德盖特说，突然变得精神抖擞。"这医院就是一项重要设施，它全靠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支持，才办了起来，大部分钱也是他出的。但是像这样的计划，一切全靠一个人是不成的。不言而喻，他也希望得到帮助。现在城里却有一些人造谣惑众，煽动对它的敌对情绪，似乎要把它搞垮了才称心。"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多萝西娅觉得不能理解，惊讶地说。

"首先，主要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得人心。半个城市几乎都在反对他，巴不得他倒霉才好。这是一个愚蠢的世界，大部分人对不是他们自己一伙人干的事，总不满意，总要挑剔。我到这儿以前，跟布尔斯特罗德素不相识。我对他可说毫无偏心，我只是看到他有一定的见解，办起了一些事业，我呢，可以使它们对社会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如果有相当一部分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能够支持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改革医学理论和实践作出贡献，我们一定很快就能获得较大的发展。那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拒绝跟布尔斯特罗德先

生合作，无异是放弃可以使我的职业发挥广泛效用的机会。”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多萝西娅说，立刻被利德盖特所描绘的状况吸引住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反对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呢？我知道，我的伯父对他还是很同情的。”

“人们不喜欢他的宗教精神，”利德盖特说，没有再往下讲。

“这就更有充分理由不必重视这种反对了，”多萝西娅说，把米德尔马契的纠纷看作了一场宗教迫害。

“不过说句公道话，人们反对他还有别的原因：他太专制，不好相处，此外，工商界也有许多人对他不满，只是这些事我就一无所知了。但是这一切跟是不是应该在这儿办一家医院，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希望把它办得合理一些，比郡里原有的医院更能发挥效用罢了。不过，他们之所以反对，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布尔斯特罗德把医疗工作的领导权交到了我手里。当然，我是乐于承担这任务的。它给了我机会，让我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也意识到，我不应辜负他的挑选。但是想不到，这事引起了米德尔马契整个医药界的反对，他们把医院看作眼中钉，不仅不愿合作，而且造谣中伤，破坏基金的认捐工作。”

“这太卑鄙了！”多萝西娅愤愤不平地喊道。

“我觉得，一个人要办一件事，难免困难重重，不克服这些困难，简直什么也干不了。这一带的人又那么无知，已到了惊人的程度。我并没有非分之想，我只是运用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一些机会。然而你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你年轻，又是外地人，又正好懂得一点当地人不懂得的知识，这就成了你的罪过。然而，只要我相信，我能够采取较好的治疗方法，只要我相信，照某些意见或要求办，可以给医疗事业带来持久的利益，我一定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照这些意见办，否则我就成了一个卑鄙的趋炎附势之徒。反正事情很清楚，这里牵涉不到薪金待遇问题，不致使我的主张显得别有用心。”

“你告诉了我这些情况，我很高兴，利德盖特先生，”多萝西娅和蔼地说。“我相信，我能出一些力。我有一些钱，不知道用在什么上面好，这常常成为我思想上一个负担。我估计，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

目标，我可以一年捐助两百镑。你一定很幸福，因为你有知识，你相信你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我天天盼望，但愿一天醒来，我也有了知识。可惜有时一个人花了不少力气，结果还是毫无成效。”

多萝西娅讲到最后，声调变得忧郁了，低沉了。但她立即用愉快一些的口气补充道：“欢迎你到洛伊克来，把这方面的情形再告诉我一些。我要向卡苏朋先生提出这问题。现在我必须赶快回家了。”

当天晚上她向丈夫谈了这事，说她愿意一年捐助两百英镑——她现在每年有七百镑，相当于她自己的财产的收益，这是结婚时规定属于她的。卡苏朋先生没有反对，只是顺便提到，这数目跟其他捐款相比，似乎大了一些。多萝西娅出于年轻无知，表示不同意这说法，他也就默许了。对于用钱，他并不在乎，也不是不乐意掏些腰包。要是说他曾为钱的问题感到心痛，那么这是另一种感情在起作用，不是他舍不得物质财富。

多萝西娅告诉他，她见到了利德盖特，还把她与他在医院的谈话扼要复述了一遍。卡苏朋先生没有再问什么，但他明白，她想了解他与利德盖特之间的谈话。一个永不平静的声音在他心中说：“她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继续保持缄默，不愿开诚布公，只能使他们的隔膜越来越深。他不信任她的感情，还有什么比不信任更使人感到孤独呢？

第四十五章

许多人天生喜欢吹捧祖先的时代，贬低眼前，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然而要入木三分地批评现在，又不得不借助于过去，利用对过去的讽刺来讽刺现在，于是为了谴责当前这个时代的弊端，他们只得把他们所歌颂的那个时代的弊端也公诸于世，结果徒然证明，两者的罪恶是共同的。就因为这样，贺拉斯、尤维纳利斯和佩尔西乌斯① 虽非先知，他们的诗句却好像在针砭时弊，

① 尤维纳利斯（？60—？140）和佩尔西乌斯（34—62），都是古罗马的讽刺诗人。

指向我们这个时代。

——托马斯·布朗爵士:《世俗的谬误》①

新热病医院遭到的反对,利德盖特向多萝西娅作了扼要的说明,它正如其他反对意见一样,人们往往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利德盖特认为,这是嫉妒与愚蠢的偏见混合而成。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却觉得,这不仅包含医生的嫉妒,也是某些人决心与他为敌的结果——主要由于对他全力宣传的教派怀有敌意,而他却不遗余力,要作它的全能的世俗代表。这种敌意当然要在宗教以外的其他领域寻找口实,好在人们的行为总是错综复杂、互相牵连的,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这些可以称之为牧师的观点。但是一切反对总可以获得无限广泛的响应,它决不局限于知情者的范围,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是它最好的传声筒。在米德尔马契,反对新医院及其管理机构的论调,自然会在这些人中间引起回声,因为按照上天的安排,人不可能都是先知先觉。只是人与人不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色彩也不尽一致,一方面有温文尔雅的明钦大夫,另一方面也有直截了当、不留余地的多洛普太太,屠宰巷金樽酒店的老板娘。

多洛普太太根据自己的推论,越来越相信,利德盖特医师虽然没有下过毒药,但是巴不得病人死在医院里,好供他开膛剖肚,不必征求你的意见,取得你的同意,因为“有一件事”大家知道,他主张解剖戈比太太的遗体;戈比太太住在帕利街,是一位体面的妇人,结婚以前已有一笔存款。从一个医生说来,这是很糟糕的,因为医生如果还有一点用处,就应该在你死前知道你得的病症,不必等你死后去挖掘你的内脏。如果这不成其为理由,那么多洛普太太倒想请教,什么才算是理由。她的听众普遍感到,她的意见是一道防波堤,它一旦毁坏,尸体就没有保障,开膛剖肚的事会泛滥成灾。

① 托马斯·布朗见本书三四二页注①。《世俗的谬误》是他的一部主要作品。在这书中,作者以敏锐和讽刺的笔调,对世俗的一些错误看法,社会偏见,以至迷信观念,作了批评。

人们对伯克和黑尔[①] 的突然袭击还记忆犹新，在米德尔马契也难保不出这种乱子！

不要以为在屠宰巷金樽酒店传布的意见，对医学界无足轻重，这家权威老店是多洛普开办的著名酒店，伟大的福利俱乐部便设在这里。几个月以前，它还就它的常任医药顾问人选问题投过票，预备罢免原来的“甘比特医师”，改选“这位利德盖特医师”，因为后者医术高超，往往药到病除，有的病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却让他治好了。但是投票结果，利德盖特落选了，因为两个会员坚决反对，他们不知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医生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这点不足凭信，也不宜提倡，否则难免会干预上帝的意旨。然而这一年中，舆论发生了变化，多洛普酒店中形成的一致意见，便是这种变化的标志。

将近两年以前，人们对利德盖特的医术还一无所知，那时，所谓医术高低并没有定论，全看医生的推测是否像那么回事，医生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推测，认为病源是在心窝或松果腺，便开方给药，反正不论怎样，在完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这些诊断同样值得重视。因此有些得了慢性病的人，或者像老费瑟斯通那样长期病魔缠身，已给弄得精疲力尽的人，自然立刻想到了利德盖特，认为不妨让他姑且一试。此外，还有不少人欠了原来的医生一大笔账，不想照付，他们也乐于跟新医生打交道，另外开辟一条出路，在他们的孩子身体不适，需要服药，原来的医生又不肯通融时，可以前去请教。这样，大家都想请利德盖特看病，似乎公认他是学识丰富的大夫。有些人认为，在“涉及肝脏的场合”，他比别人有用——至少，从他那里拿几瓶“药水”，并无害处，如果它们证明无效，那时重新服用清血丸药也不迟，它虽然不能使发黄的皮肤变白，总还能保住你的性命。不过这些病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市民。至于米德尔马契的上等人家，他们没有明显的理由，是不会改变他们的医生的，皮科克先生原来的主顾也并不认为，只因利德盖特接替了他的业务，便非得请他看病不可，他们说，他“似乎不能与皮科克同日而语”。

---

① 这是两个杀人犯，专在黑夜把人杀死后，出卖尸体供解剖之用，据说被他们杀死的共有十五人。伯克于一八二九年被处绞刑，黑尔因坦白交代较好，未处死刑。

但是利德盖特来到这里没有多久，就有不少细节流传开了，它们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猜测，也在原来支持他的人中间，加深了分歧。有些细节虽然可以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们的意义，人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好比他们看到一个统计数，但提不出比较的标准，只能在它后面加上一个惊叹号。一个成年男子一年吸进的氧气有多少立方英尺，这在米德尔马契的某些居民中，可以引起多大的惊异！“氧！谁也不知道这是啥子东西……那么，霍乱会传播到但泽，又有什么奇怪？可是有人还认为隔离检疫没有必要呢！”

有一件事传说纷纭，那就是利德盖特不出售药品。这既得罪了大医师，侵害了他们独占的权利，又得罪了药剂师医生，他们本来与他是平等的；不久以前，这些人还认为法律站在他们一边，因为按照法律，一个没有在伦敦取得医学博士头衔的人，除了发售药物，没有收取其他费用的资格①。但是利德盖特缺乏经验，没有料到，他的新方针在医药界以外，引起的不满甚至更大。莫姆赛先生是高级市场最大的食品商，他虽然不是利德盖特的主顾，但有一天装出满脸笑容，提起了这点。利德盖特不够谨慎，匆匆忙忙对自己的理由作了一个通俗的解释，向莫姆赛先生指出，如果医生只能靠卖药收费，长长的账单上开的尽是药水、药丸和药粉的费用，那势必降低他们作为医师的职责，这对病家是有害无益的。

“正是由于这样，辛勤工作的医生可能变成江湖郎中那样的骗子，”利德盖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为了多挣一些钱，他们不惜对英王的臣民用药过量，莫姆赛先生，这是一种恶劣的诈骗行径，它势必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莫姆赛先生不仅是教区的贫民救济委员（正是为贫民的医药费问题，他才找利德盖特打听消息），而且是一个气喘病患者和多子女家庭的家长，因此，从医疗业务和他本人来看，他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物。确实，这是一个优异的食品商，火红的头发堆得金字塔一般高，

---

① 按照当时规定，正式行医的人，必须大学医科毕业，由伦敦皇家医师学会承认其资格，才得开业。否则只能算药剂师，事实上许多医生只是药剂师，参见本书一七五页注①。

对待顾客总是客客气气，甜言蜜语，把你奉承得高高兴兴，而且保持一定的分寸，决不让心里的话全部泄露给你。正是莫姆赛先生发问时那种兴致勃勃的友好态度，决定了利德盖特回答的声调。然而聪明人要谨记在心，千万不可轻易作出解释，它只会引起更多的误解，要知道，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利德盖特笑嘻嘻地结束了话，把脚伸进踏镫，莫姆赛先生则笑容可掬，比他懂得英王的臣民这称号更加起劲，嘴里连声说："再见，先生！再见，先生！"那副神气仿佛利德盖特的一席话，已使他茅塞顿开。但事实上，他的观点是混乱的。几年来，他严格按照账单上的项目付钱，因此每付出半个克朗或十八个便士，他都知道，一定有相应的可以衡量的实物已经提供给他。这使他付账时心情舒畅，觉得自己尽了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账单越长，他也越感到自豪。此外，服药除了"自己和家庭"受益无穷外，还可以提供一种乐趣，使他对药品的直接效果形成精确的判断力，因而为甘比特医生的治疗提供明智的说明。这位大夫的地位固然比伦奇或托勒低一些，但作为妇产科医生却特别受到尊重，关于他的能力，莫姆赛先生认为，他在各方面都毫不足道，唯独作为医生，那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他往往小声对人说，他觉得甘比特比其他任何医生都高明一着。

但是一个新人的肤浅议论，遇到更深一层的道理就站不住脚了。那天在店堂楼上的客厅里，莫姆赛先生把利德盖特的话转告了他的太太，这是一位有名的多产妈妈，常年处在甘比特医生或多或少的照料下，有时发生猝不及防的意外，还得把明钦大夫请来会诊。

"难道这位利德盖特先生的意思是说，吃药没有用吗？"莫姆赛太太道，她讲话总是慢吞吞的。"我倒要请教他，我到了有喜的时候，要不是在一个月前服用提神剂，我怎么支持得住？你想想，我每天都得为上门的主顾准备什么来着，亲爱的！"她转身对一个亲密的女友说，那人正坐在她旁边，"大牛肉馅饼，鱼肉卷，牛腿肉，火腿，舌肉等等，等等！但是最好的提神剂还是淡红合剂，不是棕色合剂。我不明白，莫姆赛先生，你这么一个老练的人，居然有耐心听那些废话。要是我，我马上叫他免开尊口，我懂的还比他多一些。"

"不，不，不，"莫姆赛先生说，"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什么

话都可以听，但主意要自个儿拿，这是我的格言。但他不知道，他是在跟谁讲话。我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有些人常常自以为是，跟我说这个说那个，那副神气就好像在说：‘莫姆赛，你是个傻瓜。’但我一笑置之，我宁可让他们自鸣得意。要是吃药对我和我的家庭有害，到这个时候我早已发觉了。”

第二天，甘比特先生听说，利德盖特在到处宣扬药物无用论。

“真有这么回事！”他说，扬起了眉毛，露出不胜诧异的神色。（他是一个身强力壮、声音嘶哑的人，无名指上戴着一只大戒指。）“那么他怎么医治他的病人呢？”

“可不是，我也这么说呀，”莫姆赛太太答道，她有个习惯，总把代名词讲得特别重。“难道他以为，只要他来跟人家坐了一会，然后就走了，人们便会掏钱给他吗？”

甘比特先生是经常到莫姆赛太太这里来坐一会的，有时谈谈他自己的养生之道，或者拉拉家常，但是他当然明白，她的话毫无指桑骂槐的意思，他来消闲和聊天，从来没有引起过她的不满。于是他风趣地答道：

“不过说真的，利德盖特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呢。”

“我可不想请他看病，”莫姆赛太太说。“别人愿意请他，那是他们的事。”

这样，甘比特先生从大食品商家中出来时，不必再担心竞争，只是难免有一种感觉，即利德盖特是一个伪君子，这种人靠标榜自己的正直来破坏别人的信誉，因此大家应该谨防上当，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不过甘比特先生在业务上还算称心，他的主顾大多是零售商人，这使他可以用结账代替现金支出。他觉得，揭露利德盖特的事，他还是不插手的好，等他力量大一些再说。确实，他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他是不顾同行的藐视，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打开了局面，好在尽管他把呼吸器官肺称作“非”，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助产士。

其他医生觉得自己力量比较大。托勒先生的主顾都是当地的第一流人物，他自己又出身于米德尔马契的古老家族，这个家族的人在法律界和其他各界都有，地位都比零售商高。他跟我们那位性子急躁的朋友伦奇不同，生就了世界上最随和的脾气，有些似乎应该使他

生气的事，他也能处之泰然，他修养好，为人幽默风趣，有一所漂亮的住宅，机会凑巧的时候也喜欢打打猎，他跟霍利先生是老朋友，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却是冤家对头。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么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治病时却大刀阔斧，采取放血、发疱、饥饿等等治疗方法，把自己为人的榜样满不在乎地丢在脑后。但是这种不协调，反而提高了他在病人中的声望，他们通常认为，托勒先生作风懒散，但医起病来却一丝不苟，使人心悦诚服。他们说，干这一行的，谁也不像他这么认真；你请他，他来得是慢一些，但他一到，总会采取一些办法。在同行中间，他威信极高，他随口讲一句对某人不利的话，那种揶揄的口吻立刻会给添枝加叶传播出去。

有人对他说，皮科克先生的后继者不打算出售药品，他听得多了，自然懒得再笑，只是应了一声："哦！"有一天在聚餐会上，哈克布特先生提到这事，托勒先生笑道："这下子，迪比兹可以把他过期的陈药统统脱手了。我喜欢小迪比兹，他走运我自然高兴。"

"我明白你的意思，托勒，"哈克布特先生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有机会的时候，我得把这意思说给大家听听。一个医生应该为他的病人服用的药品的质量负责。这是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收费制度的原则。那种改革只是沽名钓誉，对实际毫无好处，真是害人不浅。"

"沽名钓誉，哈克布特？"托勒先生说，冷笑一声。"我看不见得。一个人靠谁也不相信的事，是沽不了名，钓不了誉的。其实这跟改革根本无关，问题只在于，药品的利润是由药商还是由病人付给医生，以及是不是在诊断的名义下，收取额外报酬。"

"啊，诚然，诚然，这只是你们那些老骗局的新花招，"霍利先生说，一边把圆酒瓶递给伦奇先生。

伦奇先生平时是戒酒的，但遇到宴会之类，却从不错过机会少喝一口，现在他已经有些醺醺然，因此肝火更旺了。

"谈到骗局，霍利，"他说，"随意用它来诬蔑别人是很容易的。我要反对的只是，作为一个医生，却要在同行脸上抹黑，大喊大叫，到处宣扬，好像一个医生经售药品，就见不得人似的。我根本不把这种指责放在眼里。我得说，一个人最不光明正大的勾当，就是在同行中间

招摇撞骗，借口革新，对他们久经考验的传统作法横加诬蔑。那就是我的意见，不论谁要反对，我都不怕，我做我的。”伦奇先生的声音越来越响，变得非常尖锐。

“你这话我可不敢苟同，伦奇，”霍利先生说，把两手插进了裤袋。

“我的好朋友，”托勒先生为了息事宁人，望着伦奇先生插口道，“那种做法真正得罪的还是内科医生。至于尊严问题，那让明钦和斯普拉格去考虑吧。”

“难道医学立法对这种侵害，没有提供什么保障吗？”哈克布特先生说，表示毫无私心，想替他们出些主意。“喂，霍利，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这类事毫无规定，”霍利先生说。“我替斯普拉格查过法律。你要靠该死的法官作决定，只能到处碰壁。”

“啐！何必依赖法律，”托勒先生说。“就医生的业务来说，那种主张是荒谬的。没有病人欢迎它，皮科克的病人早已习惯了放血，当然也不会欢迎。把酒递给我。”

托勒先生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莫姆赛夫妇根本不打算请利德盖特看病，他反对用药的谣言把他们吓住了，即使那些请他看病的人，也不免提心吊胆，一直在留意，看他是否“用尽了他所能用的一切办法”。波德雷尔是好先生，一向宽大为怀，本来认为利德盖特是在一心一意研究更好的医疗方法，对他着实敬重，现在也给那些谣言搞糊涂了，以致在他的妻子患了丹毒，请利德盖特医治时，疑虑重重，不得不提醒他，皮科克先生遇到类似情况，用的是一组大丸药，他虽然不知道它们的名称，但效果是显著的，因此波德雷尔太太从八月大暑天得病后，到米迦勒节以前已霍然痊愈。确实，他既不愿得罪利德盖特，又担心他把“什么办法”漏掉了，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让他的太太偷偷服用了威京氏解毒丸，这是在米德尔马契享有盛誉的一种药，可以医治百病，正本清源，直接对血液发生净化作用。这种双重措施，利德盖特并不知情，波德雷尔先生也没有绝对把握，只是抱着侥幸心理，但愿药到病治罢了。

但是在利德盖特行医之初这个前途未卜的时期，我们经常随口说的所谓红运，并没有忘记他。据我看，任何医生来到一个新地方，

总会治好几个病人，以致引起一些人的讶异，这可以说是命运给他的证书，它跟写的或印的证书具有同样高的威信。各种病人，有的病还相当危险，经过利德盖特诊治之后痊愈了，于是大家认为，这位新医师和他的新方法至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把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人间。但是由此引起的废话，却使利德盖特更加懊恼，因为他取得的那种声誉，正是庸庸碌碌的无耻之徒求之不得的，于是对他心怀不满的医生便迁怒于他，认为是他在煽动这些无知的吹捧。但是尽管他生性高傲，光明磊落，他还是不能不看到，反对那些无稽之谈是没有用的，正如鞭子赶不走迷雾，而"红运"却必然要利用这些废话。

拉彻尔太太的粗做女佣人身上出现了骇人的症状，一天，明钦大夫正好上门看病，太太发了善心，要他当场给女佣人诊断一下，开一张证明，让她上医院治疗。大夫检查以后，开的病名是肿瘤的一种，并介绍持信人南希·纳什在门诊部就医。南希上医院时，顺路回家了一次，她住在做紧身褡的裁缝店顶楼上。她把明钦大夫的字条给裁缝夫妇看了，这样，她在教堂院子巷附近一些店铺中，成了大家表示同情的谈话中心。她的肿瘤在人们的议论中，起先是"又大又硬，像一个鸭蛋"，但到了当天晚上，便变成了"你的拳头"那么大。听到的人大多同意应该把它割除，但一个人说可以用食油，另一个人说可以用茅根草汁，医治身上的任何肿块，只要它们渗入肿块内部，就可以使它变软，以至消失——食油可以使它逐渐"软化"，茅根草汁可以对它起腐蚀作用。

南希来到医院，那天正好是利德盖特值班。询问和检查以后，利德盖特小声对住院外科医生说："这不是肿瘤，是痛性痉挛。"他给她开了发疱药和一些铁合剂，告诉她回家休息，同时写了一张条子给拉彻尔太太，说明她需要增加营养——据女佣人说，她是她最好的东家。

但是过了不久，南希在顶楼上病得更重了，那个假想的肿瘤确实给发疱药消灭了，但却跑到了另一个部位，而且来势更凶。裁缝的妻子跑去找利德盖特，他在南希家中继续给她诊治了两个礼拜，最后她终于复原，又去上工了。但这病在教堂院子巷和其他胡同里，仍被说成是肿瘤的一种，连拉彻尔太太也不例外，因为她向明钦大夫谈到利

德盖特的高明医术时，后者自然不肯承认“这病确实不是肿瘤的一种，我对它的诊断是错了”，他只是答道：“真的？嗯！我知道这是外科病，没有生命危险。”但他心里很恼火，特地上医院查问了他两天前介绍来的女病人的情况，住院外科医生还很年轻，不怕得罪明钦，据实作了汇报。明钦大夫一边听，一边心里在说，这真不像话，一个一般医生居然公开否定内科医师的诊断。事后，他表示与伦奇看法一致：利德盖特太放肆，对前辈一点也不尊重。利德盖特并没有把这件事作为根据，抬高自己，更没有因此自命不凡，轻视明钦，这种纠正误诊的事，在水平相等的医师之间是时常发生的。但是肿瘤的这个惊人病例却传开了，人们说它跟癌症没有明显区别，特别因为它具有活动性，更加可怕。总之，南希·纳什生了又大又顽固的肉瘤，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十分痛苦，可是在利德盖特的治疗下，肉瘤终被消灭，南希很快恢复了健康，这证明利德盖特具有惊人的医术。就这样，对他在药品问题上实施新办法的许多偏见也烟消云散了。

这叫利德盖特怎么办？一个太太对你的医术表示惊异，你总不能对她说，她完全错了，她的惊异是愚蠢的。何况说明疾病的性质，只能使你不尊敬前辈的罪状更加显著。因此成功固然在向他招手，他却怀有戒心，无知者的赞美只是隔靴搔痒，并不能证明什么。

有一个更体面的病人，那就是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利德盖特不仅每天登门给他看病，还有意识地做得特别周到，但在这件事上，他赢得的声誉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能说会道的拍卖商得了肺炎，他一向是皮科克先生的主顾，现在便请利德盖特看病，表示他有心照顾他。特朗布尔先生生得身强力壮，是试验期待理论的最好对象，这个理论就是对一个有趣的病例进行密切观察，让它尽可能自行复原，同时记下各阶段的变化，为未来的临床医疗提供根据。从特朗布尔先生描绘他的感觉的情况，利德盖特推测，他希望医生对他开诚布公，也愿意在治疗过程中与医生配合。拍卖商平心静气地听医生说，他的体质可以在严密的观察下，听候它自然恢复，因而给这种疾病提供一个完整的范例，让人们对它的各个阶段有一个鲜明的轮廓。利德盖特还说，也许他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愿意进行这项合理程序的试验，使他的肺部功能失调为社会的普遍福利作出贡献。

特朗布尔立即表示首肯,头脑中还出现了一幅美好的前景:他的病对医学科学发挥了重大推进作用。

“你放心,先生,跟你谈话的这个人,不是对自然治愈力一无所知的,”他说,用的仍是平时那种夸大的口吻,只是由于呼吸困难,显得有些可怜罢了。禁用药物没有引起他的不安,相反,由于经常使用热度表,说明他的体温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他觉得他是在为显微镜提供研究资料,又由于他学会了许多新名词,可以用来描摹他高贵的分泌液,总之,由于这一切,他还异常兴奋。利德盖特也很乖巧,跟他谈话时,故意选用一些医学术语。

不言而喻,特朗布尔先生从病床上起来以后,动不动要谈他在这场病中,怎样发挥他的意志力和体力。同时,他对一个独具慧眼,能够看到病人这种潜力的医生,自然也不会不尽力吹嘘。拍卖商一向慷慨大方,从不吝惜给人以应得的评价,何况他的口才也绰绰有余。他学会了“期待疗法”几个字,便用它和其他术语大做文章,说他保证,利德盖特“比其他医生学识丰富,在精通医学秘密上,远远超过他的大多数同行”。

这是在弗莱德·文西生病以前的事。弗莱德那场病,更使伦奇先生对利德盖特的仇视带上了明确的个人动机。新来者的危害大有发展成竞争的可能,而且毫无疑问,它已表现在不把前辈放在眼里,对他们进行事实上的抨击和非难上,而这些前辈忙得要命,要做的事太多,没有工夫考虑那些未经试验过的空想。利德盖特的业务在一两个地区蒸蒸日上,关于他出身望族的传说,也使他一开始就受到相当普遍的尊敬,以致在当地上等人家的宴会上,其他医生常常遇到他。但是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见面,结果不一定能促进双方的好感。人们的意见从来没有这么一致,他们认为,利德盖特是一个傲慢的年轻人,他为了最终出人头地,甚至不惜对布尔斯特罗德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尽管费厄布拉泽先生在反布尔斯特罗德一派中是一面旗子,他总是卫护利德盖特,把他当作一位朋友,大家还是认为,这是费厄布拉泽一个不足称道的缺点,是他想两面讨好。

因此,同行的仇恨早已酝酿多时,最后才在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把他为新医院制定的管理规则宣布的当口爆发出来,这些规则之所以

特别令人气愤，是因为它排除了一切干预他的意愿和爱好的可能性。这样，除了梅德利科特勋爵以外，所有的人都拒绝为建造房屋捐款，理由是他们宁可把钱用在老医院上。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得不独力承担一切，他并不后悔，觉得他购得了推行他的革新意图的权利，不必担心怀有偏见的合作者的阻挠。只是他必须支付大笔款项，以致房屋的建造进度缓慢。这事本来由凯莱布·高思负责，但建造过程中，他遇到了挫折，在内部装修开始以前，只得辞去总管职务。后来在提到医院时，他常常说，不管怎样，布尔斯特罗德明白事理，懂得好歹，他对木工和石工首先要求结实耐用，他也理解下水道和烟囱的重要性。确实，布尔斯特罗德对医院非常关心，他甘愿每年拨出一大笔钱，使他可以独断独行，不受董事会钳制。但他还有另一个念念不忘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也需要钱，那就是他想在米德尔马契附近购置一片田地，正因为这样，他才不得不为了维持医院，谋求大量捐款。医院是预备专医各种热病的，医疗工作将由利德盖特负责，他可以全权处理一切，进行他的比较研究，他的学识，尤其是在巴黎的学习，使他看到这种研究十分必要。医院的其他医生只能提供建议，无权否定利德盖特的最终决定。医院的全面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以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为核心的五个董事手中，他们的表决权是按照捐款多少分配的。医院的任何空缺均由董事会指派它的成员担任，这样，一般的小额捐款人便无权参与管理机构的活动。

但是城里的每个医生，都直截了当拒绝上热病医院给病人看病。

“很好，”利德盖特对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出色的住院外科医生，还有一个药剂师，这人头脑清楚，手脚灵活。克雷布斯利的韦布，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不比任何人差，我们可以请他每周来两次，万一临时有什么手术，普罗思洛可以从布拉辛来帮忙。我得多花些力气，事情无非如此，好在我已辞去老医院的职务。尽管他们反对，我们的事业照样可以兴旺发达，到那时，他们就乐意参加了。事情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下去，各种改革势在必行，到那时年轻人都会高高兴兴跟我们合作，进行各种研究。”利德盖特信心很高。

“我不会退缩，你可以放心，利德盖特先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我看到你不屈不挠，决心实现你的雄心壮志，我一定始终支持

你。多年以来，我在这城市里反对邪恶势力的努力，就是为了使上帝的恩典降临在这里，我虽然微不足道，但我相信，这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我决不怀疑，我会得到志同道合的董事们的帮助。蒂普顿的布鲁克先生已表示支持我，保证每年捐助一定的款子，只是他没有说明数额，我想，可能数目不大。但他在董事会是有用的成员。"

所谓有用的成员，大概就是指不提出任何主见，始终追随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投票的人。

医师们对利德盖特的厌恶，现在差不多公开了。当然，不论斯普拉格大夫或明钦大夫，都不说他们不喜欢利德盖特的学识，或者他想改进医疗方法的意图，他们不喜欢的是他的骄傲自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们暗示，他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轻举妄动，一心想搞新花招，目的无非为了出风头，吹牛皮，这是一切江湖骗子的惯技。

"江湖骗子"这个称号一旦出现，就再也抹不掉了。当时，圣约翰·朗先生①，一位自称是"贵族和绅士"的庸医，正在招摇撞骗，说他可以从病人的太阳穴中吸出一种水银般的液体。

一天，托勒先生向塔夫脱太太笑道："布尔斯特罗德找到了利德盖特，正好配成一对。宗教界的江湖骗子跟医药界的江湖骗子自然情投意合，一见如故。"

"一点不错，这是可想而知的，"塔夫脱太太说，一边牢牢记住，她编结的毛线已经打到了第三十针。"如今这类人太多了。我还记得，切希尔先生拿了熨斗，不顾上天的意旨，要把人的驼背熨平呢。"

"不，不，"托勒先生说，"切希尔还算好呢，他至少是公开干的，光明正大。那个圣约翰·朗，那才是我所说的江湖骗子，他自吹自擂，说他能医百病，别人不懂的疑难杂症，他都会医。这种人为了出名，不惜弄虚作假，冒充内行。前不久他还装模作样，敲打一个人的脑袋，要从里边取出水银来呢。"

"我的老天爷！这么折腾人的身体，多可怕！"塔夫脱太太说。

这以后，大街小巷便议论纷纷，都说利德盖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

---

① 当时的一个江湖郎中，爱尔兰人，本来对医药一窍不通，但在伦敦挂牌行医。一八三〇年十一月由于一个病人的死亡，遭到法庭审判。

的，不把人的身体当一回事，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实验，非把医院的病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可。很清楚，金樽酒店的老板娘说得一点不错，他会不顾一切，把死去的病人开膛剖肚。他给戈比太太看过病，她后来死了，显然是心脏病，只是症状不太明显，利德盖特居然敢要求她的亲属让他解剖尸体，这事马上在帕利街传开了，老太太住在那里已经多年，有固定的收入，现在他竟把她的遗体与伯克和黑尔盗取的尸体等量齐观，这自然岂有此理，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利德盖特向多萝西娅提起医院的事，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他正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着仇恨和愚蠢的误解，同时意识到，这些谣言的产生，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的幸运和成功造成的。

一天，在费厄布拉泽先生的书房里，利德盖特向他推心置腹地说："他们休想把我撵走。我在这里获得了很好的机会，能够实现我的目的，这对我是最重要的。我完全相信，我今后的收入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要使我的生活尽量安静一些，现在除了家庭和工作，什么都不能吸引我。我越来越相信，一切器官组织都来源于同一物质这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拉斯珀伊① 和其他人也在作同样的探索，我已经失去了一些时间。"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费厄布拉泽先生说，利德盖特讲话时，他一边吸烟斗，一边沉浸在思索中。"但是城里那种敌对情绪，只要你谨慎一些，是不难克服的。"

"你叫我怎么谨慎一些？"利德盖特说。"我所做的一切正是我应该做的。人们的无知和仇视，叫我有什么办法，正如维萨里② 也无能为力一样。一个人不能迁就愚蠢的结论，谁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完全正确，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考虑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

---

① 弗朗索瓦·拉斯珀伊（1794—1878），法国科学家和政治家，曾在有机化学方面作出过一些贡献。

② 安德列亚斯·维萨里（1514—1564），比利时解剖学家，在意大利各地任教。他是人体解剖学的首创者，曾因此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后改为到圣地朝圣赎罪。在从圣地返回意大利途中，因船舶失事遇难。著有《人体解剖》等书。

你应该尽量与布尔斯特罗德疏远一些，当然，你可以继续在他的帮助下，干你认为正确的事，但不要跟他连在一起。我这么说，也许像出于个人情绪，我也承认，这种情绪确实不少，但个人情绪不见得都是错的，只要不是意气用事，有真实的印象作根据，它便是纯正的意见。”

“布尔斯特罗德对我根本算不得什么，”利德盖特满不在乎地说，“我与他只有职务上的来往。至于与他发生密切关系，我想还不至于，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但你考虑的另一件事是什么呢?”利德盖特问，一边在腿上轻轻按摩，尽量使它舒服一些，他不太觉得需要别人提供意见。

“哦，这样。千万小心，不要给金钱问题拖累——我是过来人，我这话还是经验之谈。有一天，我从你随口说的一句话知道，你不赞成我完全为了钱打牌。这一点，你讲得对。但是要做到永远不缺钱用并不容易，我希望你能做到。也许我的话是多余的，但一个人总喜欢装得比实际高明一些，举出自己的不幸事例来教训别人。”

费厄布拉泽先生的忠告，利德盖特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尽管这些话出在别人嘴里，他可能受不了。他不能不想起，他近来欠了些债，但这些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他不想再亏空下去，决心在家中保持俭朴的生活。他欠的家具账，今后不会再有了，他贮存的酒也还可以维持一个很长的时期。

那时有许多思想鼓舞着他，这也是合理的。一个人怀着雄心壮志，想干一番事业，在卑鄙的打击面前，就会想到不少伟大人物为了开辟自己的道路，往往弄得遍体鳞伤，这些人像保护神一样，活跃在他的心头，无形中支持着他。跟费厄布拉泽先生闲谈的当天晚上，利德盖特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把长长的腿向前伸直，头向后仰起，按照他沉思时喜爱的姿势，把两只手合抱在脑后。罗莎蒙德坐在钢琴前面，演奏了一支又一支曲子，这些曲子，她的丈夫只知道(他是一只懂得感情的象!)跟他的情绪很对劲，好像它们是从海上吹来的一阵阵节奏分明的清风。

这个时候，利德盖特显得神采奕奕，谁见了都敢打赌，说他在事业上一定一帆风顺。他的黑眼睛里，他的嘴角和眉宇间，都有一种安

详的神色,那是头脑中深沉的思想的流露——他的心不是在探索,是在观看,那目光也似乎蕴藏着丰富的内容。

不久,罗莎蒙德离开了钢琴,坐到靠近沙发的一张椅子上,面对着丈夫。

"这些曲子够了吧,我的老爷?"她说,把双手合抱在胸前,露出了一点温柔体贴的神情。

"够了,亲爱的,如果你已经疲倦的话,"利德盖特和蔼地说,把眼睛转过去瞧着她,但没有其他动作。这时对他说来,罗莎蒙德的出现也许只是在一个湖泊中增加了一匙茶水,她那女性的本能对这点自然不会毫无感觉。

"你在想什么?"她问,俯前一些,使她的脸更贴近了他。

他把两只手伸过去,轻轻按在她的肩膀后面。

"我在想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在三百年前跟我一样大的时候,已经给解剖学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我无法想象,"罗莎蒙德说,摇摇头。"在莱蒙夫人的学校里,我们常常玩猜想历史人物的游戏,但从没想过解剖学家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叫维萨里,那时他要懂得解剖学,只有一个办法,他便是那么做的,那就是在黑夜到墓地和刑场去盗取尸体。"

"哎哟!"罗莎蒙德惊叫道,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了厌恶的神色。"我很高兴,幸亏你不是维萨里。这太可怕了,他应该找一些其他的办法。"

"那不可能,"利德盖特说,一心在想自己的问题,没太留意她的回答。"他只能在深夜,从绞架上把犯人发白的尸骨取下,埋在地里,然后一点一点偷偷运回家中,这样才拼成一具完整的骨骼。"

"我希望他不是你崇拜的英雄之一,"罗莎蒙德半真半假地说,"要不,我真担心,有一天你也会在深夜爬下床,跑进圣彼得教堂的墓园。你自己说过,人们为了戈比太太的事多么生气。你的敌人已经太多了。"

"维萨里也是这样,罗莎。米德尔马契医务界的老顽固嫉妒我,这并不奇怪,当年维萨里也遭到过一些最伟大的医师的残酷攻击,因

为这些人相信盖仑①,他却指出,盖仑错了。他们称他骗子,凶恶的妖魔。然而事实证明,人体结构正如他所说的一样,这才使他们不得不甘拜下风。"

"他以后怎样呢?"罗莎蒙德问,有了些兴趣。

"欧,他奋斗了一生。那些人一度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他焚毁了他写的不少手稿。后来,正当他离开耶路撒冷前往帕多亚大学任教时,船只失事沉没。他死得很惨。"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接着罗莎蒙德说道:"泰第乌斯,你可知道,我常常想,要是你不是一个医生,那该多好?"

"别那么说,罗莎,"利德盖特说,把她拉到身边。"那等于说,你希望嫁另一个人。"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觉得,你那么聪明,做什么都成,你完全可以干别的事。你那些在夸林汉姆的堂兄弟们都认为,你选择的职业,使你落到了比他们低一等的地位。"

"夸林汉姆的堂兄弟们见鬼去吧!"利德盖特说,露出了轻蔑的口气。"如果他们跟你说那样的话,这只是证明他们厚颜无耻罢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罗莎蒙德说,"那不是一种美好的职业,亲爱的。"我们知道,她心里有了什么想法,总是很难改变的。

"这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罗莎蒙德,"利德盖特严肃地回答。"说你爱我,却不爱作为医生的我,这无异是说,你喜欢吃桃子,却不喜欢桃子的味道。亲爱的,别再讲那种话,它使我感到痛苦。"

"一定从命,一本正经大夫,"罗莎说,露出了两个酒靥。"我将来要宣布,我最爱骷髅,还爱盗尸人,还爱药瓶,还爱跟每个人吵架,还爱最后在海里淹死。"

"不,不,还不至于那么坏吧,"利德盖特说,不再提出反驳,只是无可奈何地抚摩着她。

---

① 盖仑(129—199),古希腊伟大的医学家和医生,其著作一直被认为医学界的权威。但他的解剖理论是以解剖动物为基础的,维萨里通过人体解剖,纠正了他的一些错误。

第四十六章

既然我们得不到我们所喜爱的，
让我们喜爱我们所得到的吧。

——西班牙谚语

利德盖特平平安安结了婚，担任了医院的领导，觉得自己正在为医疗事业的改革，与米德尔马契展开斗争时，米德尔马契也越来越感受到了全国正在展开的另一种改革的脉搏。

在约翰·拉塞尔勋爵[1] 的方案提交下议院辩论时，米德尔马契的政治生活重又开始活跃了，党派之间发生了新的组合[2]，如果新的选举到来，这势必在力量的对比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人已经预见到了这种事态，宣称改革法案绝对不会在本届议会通过。这也是威尔·拉迪斯拉夫向布鲁克先生反复陈述的，因此他认为，后者还没有在竞选演说中一试锋芒，是值得庆幸的事。

“情况还在发展和成熟，好比又到了彗星年[3] 一样，”威尔说。“现在改革问题一经提出，群众的情绪很快就会达到彗星的热度。看来不用多久，又得进行大选，到那时，米德尔马契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为《先驱报》和政治集会多花些力气。”

“你说得完全对，拉迪斯拉夫。我们提出的观点必须面目一新，”布鲁克先生说。“只是你知道，在改革问题上，我得保持独立的立场，我不想走得太远。我要采取韦尔伯福斯和罗米利[4] 的路线，你知

---

① 约翰·拉塞尔(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议员，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起草人之一。一八三一年三月，改革法案由拉塞尔提交议会讨论，但未获通过(因当时内阁虽已由辉格党党魁葛雷组成，议会中托利党仍占多数)，本章所指的背景即这一时期。接着，一八三一年四月，议会因而解散，六月新议会组成，九月改革法案在下院通过，一八三二年五月在上院通过，六月经国王批准生效。

② 托利党和辉格党即于此时逐渐演变成后来的保守党和自由党。

③ 英国民间传说，出现彗星的一年，农作物长势特别好。

④ 韦尔伯福斯见本书十七页注①，罗米利见本书三十七页注①。

道，致力于黑奴解放和刑法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当然，我会支持葛雷。”

“如果你在原则上主张改革，你就得准备接受形势提出的要求，”威尔说。“否则，人人各自为政，各搞各的，互相扯皮，整个事业就会瓦解。”

“对，对，我同意你的话——我赞成那个观点。我会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你知道，我会支持葛雷。但我不愿改变事物的平衡状态，我想葛雷也不愿。”

“但那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威尔说。“否则，政治协会[①] 或其他任何以改革政治为目标的运动，就失去意义了。现在国家需要的下议院，必须不是由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所操纵，而是由代表其他利益的人所组成的。改革做不到这点，争取它也就没有必要，这好比雷声已经响了，冰山即将崩溃，我们却只要求摧毁它的一角。”

“你说得太好了，拉迪斯拉夫，应该这么提出问题。对，把它记下来。我们必须着手收集材料，说明群众的情绪，还有破坏机器运动，普遍的穷苦等等。”

“关于材料，”威尔说，“一张两英寸的卡片就可以记载不少。几行数字已足以说明贫困的状况，再有几行就能让大家看到，人民的政治决心增长的速度。”

“好，把它们开列出来，要详细一些，拉迪斯拉夫。对啦，那是一个好主意，在《先驱报》上写些文章，把数字放进去，得出贫穷的结论，又把另一些数字放进去，得出……如此等等。你知道怎么表达。说真的，伯克[②] ——我一想到伯克，不由得指望哪个人有个口袋选区可以给你，拉迪斯拉夫。你知道，你要是竞选是绝对不会当选的。可是我们的议院需要人才，我们既然要改革，就永远需要有才能的人。说真的，你谈到冰山和雷声，那可真有点儿像伯克。我需要的正是这

---

① 这是当时在英国各地纷纷成立的以推进议会改革运动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即伯明翰政治协会，这些协会打破了党派界线，在议会选举中发挥了作用。

②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演说家，辉格党的重要人物，积极宣传自由派主张，曾通过所谓“口袋选区”（见本书三四〇页注③）进入议会。

种表达方式,不是思想,你知道,只是怎么提出这些思想。”

“口袋选区不一定是坏事,”拉迪斯拉夫说,“问题在于是否装在正确的口袋里,至于伯克,那是随时可以找到的。”

那种赞誉性的比较,尽管出自布鲁克先生之口,威尔听了还是很高兴。如果要求一个人既表现得比别人好,又完全不把别人的恭维放在心上,这未免难以办到;在公正的行为普遍得不到颂扬的情况下,哪怕出现一声驴叫似的奉承话,只要它来得正是时候,也会发生鼓舞作用。威尔本来觉得,他的写作才能超过了米德尔马契的一般理解水平,因此对自己的工作起先并不起劲,只是在心中捉摸:“何不姑且试试?”然而现在他充分爱上了它,开始热情洋溢、兴致勃勃地研究政治形势,就像从前研究诗歌格律或中世纪文献一样。不可否认,要不是想跟多萝西娅待在一个地方,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好干,他这时不会在这里思考英国人民的需要,或者抨击英国政治家的手腕,很可能他还在意大利漫游,构思他的剧本,舞文弄墨,但觉得写散文既枯燥无味,写诗歌又近乎无病呻吟,或者从古画中临摹一些“小玩意儿”,但又认为“没有意思”,于是把它们束之高阁,宣称归根结底自己创造还是最重要的;至于政治上,他也只会热烈地同情一般的自由和进步。然而我们的责任感使我们必然想做些什么,这样,我们不得不抛弃兴趣主义,意识到我们的行动终究不是无关紧要的游戏。

现在拉迪斯拉夫接受了一份工作,尽管这不符合他一度向往的模糊而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他所说值得他终生努力的事业。但他的热烈天性,使他在那些跟生活和行动息息相关的事物面前,不能无动于衷,他那种一触即发的反抗精神,也促进了他的社会意识的高涨。虽然卡苏朋先生翻脸无情,不准他再走进洛伊克公馆,他还是很愉快;他对世界获得了大量新的认识,它们显得那么生动有趣,具有实际意义;他还使《先驱报》声名大振,发行到了布拉辛一带(别认为这个地区很小,文章却像许多事物一样,是可以传遍世界各地的)。

布鲁克先生有时确实叫人恼火,使威尔不能忍耐,好在他不必老待在蒂普顿田庄,他在米德尔马契有自己的寓所,可以来往于两地之

间，调剂他的生活。

他对自己说："把等级提高一点，那么布鲁克先生好比是内阁部长，我则是次长。反正事物总是这样，小浪汇集成大浪，必须与大浪保持同一步调。我在这儿还可以，至少比卡苏朋先生指望我过的日子好一些，他是要我一切都按规矩行事，不得有半点差错，这叫我受不了。名声或薪金高低，我倒不在乎。"

正如利德盖特所说的，他有点像吉卜赛人，宁愿自己不属于任何阶级。他觉得他的地位很有诗意，看见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点诧异，还很高兴。但这种怡然自得的心情遭到了干扰，那就是他在利德盖特家中与多萝西娅不期而遇之后，感到两人之间出现了新的隔阂。他的愤怒自然指向卡苏朋先生，因为后者事先就宣称，威尔将失去他的社会地位。假如这预言向他当面发出，他会回答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同时热血一涌而上，从他白净的面皮上反映出来。但反唇相讥是一回事，接受它的后果又是一回事。

然而当地对《先驱报》这位新主编的看法，却与卡苏朋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威尔的亲戚关系不像利德盖特的高贵出身，不能在那个优异的社会中给他提供有利的庇护，因为人们不仅说，年轻的拉迪斯拉夫是卡苏朋先生的侄儿或表侄，而且说"卡苏朋先生根本不当他一回事"。

"他是布鲁克找来的，"霍利先生说，"这种职业凡是稍有头脑的，谁也不会接受。你可以相信，卡苏朋对他出了钱培养的年轻人，竟然不愿理睬，这自然有他的道理。跟布鲁克一样，这是那种为了称赞一只猫，不惜丢掉一匹马的家伙。"

威尔那些多少带有一点诗意的怪癖，似乎证实了《号角报》主编凯克先生的意见。凯克说，按照事实而论，拉迪斯拉夫不仅是波兰的间谍，而且神经有些反常，正因为这样，他上台演讲的时候，才那么油嘴滑舌，叽里呱啦的快得异乎寻常——这个人是一有机会就要夸夸其谈的，真是给一般稳健的英国人丢尽了脸皮。凯克看到这个细长条子披着满头淡黄色鬈发，站起来讲话，就感到恶心，可这家伙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一个钟头，专门攻击那些"从他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存在"的各种制度。在《号角报》的一篇社论里，凯克这样描写拉迪

斯拉夫在一次讨论改革的会议上的发言:"这是一个狂热分子的胡言乱语,一种毫不足道的叫嚣,表面上耸人听闻,光辉灿烂,内容却尽是不负责任的谰言,议论浮浅,把最近那种分文不值的廉价描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昨天那篇社论真是呱呱叫呢,凯克,"斯普拉格大夫带着嘲笑的意思说。"但是什么叫狂热分子?"

"哦,那是法国革命中出现的一个名称,"凯克答道。

拉迪斯拉夫的这一危险方面,与他引人注目的其他特色,构成了奇怪的对照。威尔喜爱儿童,这一半出于艺术家的天性,一半是热情的表现。那些蹦蹦跳跳的孩子越是小,衣着越是古怪,他越喜欢吓唬他们,逗他们玩。我们知道,他在罗马总爱在贫苦居民中间闲逛,这种爱好在米德尔马契也没有改变。

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滑稽的孩子,一个个都是小萝卜头,男的不戴帽子,裤子破破烂烂,衬衫又短又小,露在裤子外面,女的甩开披在眼睛上的头发,盯着他瞧,保护她们的弟兄们也至多只有七岁。到了采坚果的时候,他就率领了这一支人马,像流浪的吉卜赛人,奔赴哈尔赛尔树林玩儿。天气变冷以后,他便在晴朗的日子带他们去捡树枝,到山边的洼地上烧起一堆篝火,又拿出一些姜饼招待大伙,用自己在家里偷偷做的小木偶作即兴表演。这是他的一种怪诞行径。另一种是他喜欢在他熟悉的人家,直挺挺地躺在壁炉前面的小地毯上谈天,这副怪样子,往往给偶然前来的其他客人发现,于是大家认为,这种反常举动正可以证明,他是个危险的混血儿,天性放荡不羁。

但是威尔的文章和演讲,在当时新的党派阵线壁垒分明的情况下,自然会得到拥护议会改革的家庭的欢迎。他应邀走进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公馆,只是在这里,他不能躺在地毯上。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觉得,他谈到天主教国家的那些话,流露了对敌基督[1] 的妥协倾向,这是知识分子往往信心不坚的表现。

然而在费厄布拉泽先生家中——大概由于事物的嘲弄,他在全国的这场运动中,却与布尔斯特罗德站在同一立场上——威尔却得

① 指反对基督的人,见《新约全书》。这里是指教皇。

到了女士们的欢心。他对小诺布尔小姐特别友好,每次在街上看到她挽着篮子走过,一定要当着全城人的面,把胳臂伸给她,陪她访问穷人,与她一起把她从甜点中偷偷省下的食品分发给孩子们。

但是他去得最多的人家,还是利德盖特家,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地躺在地毯上。这两个人性情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一致的观点。利德盖特态度生硬,但脾气不大,对健康人的怪念头完全不加理会,拉迪斯拉夫通常也不会把纤细的感情浪费在不理解它的人身上。然而对罗莎蒙德,他却不同,常常赌气,使性子,有时还很不客气,弄得她心里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不久,他就成了她的欢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可以陪她唱歌,他的谈话别有风味,他也从来不会板起脸孔想心事,而她的丈夫尽管温柔体贴,一切听便,却往往过分严肃,弄得她很不开心,使她更加觉得医生这行职业实在一无可取。

利德盖特常常嘲笑人们脱离实际,迷信"一纸空文"的效力,可是对病理学的落后状态,却漠不关心,因此有时不免提出一些难题,质问威尔。三月的一个晚上,罗莎蒙德穿一身领圈上镶天鹅绒花边的樱桃色衣服,坐在茶桌旁边。利德盖特迟迟才回到家中,他忙了一天,已经很累,斜坐在靠近壁炉的安乐椅中,一条腿搁在扶手上,眼睛在《先驱报》上一栏栏溜过去,眉宇间露出了一丝不愉快的神色。罗莎蒙德发现他心里烦恼,便避免瞧他,还暗暗感谢上苍没有赐给她忧郁的天性。威尔·拉迪斯拉夫躺在壁炉前面的小地毯上,端详着窗帘杆子出神,嘴里低低哼着《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脸》,一只家养长毛狗伸开四肢躺在他身边,几乎已没有活动的余地,以致不时从脚爪中间瞪一眼这位地毯的僭取者,表示它无声的、但强烈的抗议。

罗莎蒙德端了一杯茶给利德盖特,他丢下报纸,向一跃而起、走到桌边来的威尔说道:

"拉迪斯拉夫,你们吹捧布鲁克,把他说成改革派地主,真是好没来由,这只能使《号角报》在他衣服上找到更多的破洞。"

"这无关紧要,读《先驱报》的人不会读《号角报》,"威尔说,一口气喝完了茶,在屋里踱来踱去。"你以为群众读报,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观点吗?我们是在拼命为妖魔的晚宴调酒,'调啊调,调啊调,能调的人都来调呀',至于将来,谁知道他会站在哪一边。"

“费厄布拉泽说,他不相信机会来的时候,布鲁克会当选。那些自称支持他的人,到了关键时刻,会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候选人来。”

“试试没有妨害。选本地居民当议员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利德盖特说,他动不动就这么直截了当提出质问。

“因为他们更能代表地方上的愚蠢势力,”威尔哈哈大笑道,连那一头鬈发也抖个不住。“而且他们在这一带总得规规矩矩才行。布鲁克不是一个坏人,他在田庄上做了些好事,但要不是想当议员,他是永远不会干的。”

“他不适宜当民意代表,”利德盖特说,露出坚定的轻蔑表情。“谁想依靠他,都要失望,我在医院里已领教过了。但是在医院里,驾车的是布尔斯特罗德,他只是坐车的。”

“那得看你给民意代表定的标准怎样了,”威尔说。“从目前来看,他很合适,因为现在人们的要求不过如此,他们关心的不是选什么人,他们只是要一张选票。”

“拉迪斯拉夫,你们写政论文章的人的拿手好戏,就是对一个措施大肆宣传,好像这是万应灵丹,对一个人也大肆吹捧,实际上,这个人正是需要医治的疾病的一部分。”

“这有什么关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医好自己的病,忘记自己的田地,”威尔说。他往往灵机一动,就对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这不是理由,不能因此鼓励不切实际的幻想,夸大目前这个措施的效力,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同时却把一无所能,只会投票的鹦鹉选进议会。你们反对腐败,可是硬叫人民相信,社会可以靠政治骗局来医治,这是最大的腐败。”

“你的话很动听,亲爱的先生。但是你的医治总得从一个地方入手啊,目前这个改革只是第一步,没有这开始的一步,千百件使群众不满的事就无从得到纠正。你不妨看看前些天斯坦利① 讲的话,他说,长期以来议会就知道修修补补,对小的贿选问题很关心,调查这

① 爱德华·斯坦利(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一八二〇年起担任议员,支持议会改革法案。

个选民，那个选民，问他们有没有拿到钱，然而大家知道，那里的席位早已趸批出售了。等候民众代表增长智慧，良心发现，那是废话！我们能够相信的唯一良心，就是群众本身的是非观念，能够发挥作用的最高智慧，就是满足正当要求的智慧。那便是我的原则，它对哪一方有害？我支持的是支持人们正当要求的人，不是袒护坏事的好好先生。”

“你用一般的道理来论证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只是一种错误的推理，拉迪斯拉夫。当我说，我赞成吃药可以治病时，并不表示我赞成用鸦片来医治眼前的痛风症。”

“眼前的问题是用不到论证的，难道我们在找到十全十美的人以前，什么也干不成？你赞成那么办吗？如果有两个人，一个赞成你的医疗改革，另一个反对，你是不是要先问一下，谁的动机纯正，甚至谁的头脑聪明一些？”

“哦，当然不会，”利德盖特说，发现自己给将了一军，因为这正是他经常用的论调，“如果我们身边只有这样的人，却不与他合作，那么一切只好拉倒了。比如布尔斯特罗德，这城里关于他的谣言哪怕全是真的，这也不能否定，在我所了解和最关心的问题上，他有志向和决心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但那是我可以与他合作的唯一方面，”利德盖特自豪地补充道，想起了费厄布拉泽先生的话，“在其他方面，我与他毫不相干。我决不会为了任何私人原因吹捧他——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你是否认为，我是为了任何私人原因吹捧布鲁克？”威尔·拉迪斯拉夫生气地说，蓦地转过身来。他第一次对利德盖特感到了不满，不过也许，这也是由于他不愿任何人过问他与布鲁克先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利德盖特说，“我只是解释我自己的行为。我刚才无非是说，一个人可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与其他人合作，尽管这些人的动机和一般作为，可能大有疑问也无妨，只要他个人完全保持独立，相信他不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才那么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你这种宽容态度推己及人呢？”威尔说，仍有

些生气。“你重视你的人格独立，我也同样重视我的人格独立。你没有理由想象我对布鲁克怀有个人动机，正如我也不能怀疑你对布尔斯特罗德怀有个人动机一样。我想，动机是个荣誉问题，这是谁也无法证明的。但是关于世上的地位和金钱，”威尔最后说，把头向后一仰，“我认为那很清楚，我的行为不是由它们决定的。”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拉迪斯拉夫，”利德盖特说，有些诧异。他一心替自己的行为辩白，没有留意，拉迪斯拉夫可以把这些话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我无意之中得罪了你，请你原谅。事实上，我倒是觉得，你把世俗利益完全置之度外，有些浪漫作风。关于政治问题，我认为这只是理智上的偏见。”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争论不休，多没意思！”罗莎蒙德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金钱也牵涉进去。为了政治和医学争争吵吵，已经够无聊的了。为了这两个题目，你们简直可以跟全世界，也可以在相互之间争个没完。”

罗莎蒙德神色温和，毫无偏袒，说完后起身按铃，然后穿过屋子，走向她的工作台。

“可怜的罗莎！”利德盖特说，在她走过身边时，向她伸出手去。“小天使不喜欢争论。给我们唱唱歌吧。让拉迪斯拉夫给你伴唱。”

威尔走后，罗莎蒙德对丈夫说：“泰第乌斯，今天晚上你为什么情绪这么坏？”

“我？那是拉迪斯拉夫情绪不好。他简直像一块火石。”

“不，我是指那以前。你回家的时候就好像很烦恼，一脸怒气。这样你才开始跟拉迪斯拉夫先生顶牛。你这副脸色总使我很害怕，泰第乌斯。”

“是吗？那我一定像吃人的野兽啦，”利德盖特说，赎罪似的抚摩着她。

“什么事使你烦恼？”

“哦，那是外边的一些事——职务上的事。”

实际上他收到了一封信，催他付清家具账。但罗莎蒙德眼看就要分娩，利德盖特不愿她为这类事操心。

第四十七章

真正的爱从来不会一无所得，
因为最真诚的爱便是最高的得。
它不凭人工制造，它来自天然，
是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成长。
正如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
上天让小小的鲜花自然开放，
它根茎向下，花心向上，
一切全凭地和天决定。

威尔·拉迪斯拉夫与利德盖特那次小小的争执，正好发生在星期六晚上。它的后果就是在他回到自己屋里后，坐到了半夜。在新的烦恼下，旧事死灰复燃，他决心在米德尔马契定居，与布鲁克先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前想过的一切，重又涌上了心头。自从他走上这一步以后，当初的犹豫心情变成了一种敏感的猜疑，往往一触即发，使他觉得，要是他聪明一些，也许就不该这么做。他对利德盖特火气那么大，根源便在这里，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平静。他是不是干了蠢事，以致自食其果？而且正是在他自以为比别人聪明的时候，偏偏干了蠢事？但这是为了什么？

算了，说不上为了什么。确实，他做过梦，有过各种幻想，反正凡是有感情和思想的人，无不会在感情的推动下思想，也无不会在心中看到一些幻象从那里升起，它们或者用希望抚慰着感情，或者用恐惧刺痛着感情。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体验，只是就某些人而言，却有很大的不同。威尔不是那种理智"始终保持在轨道上"的人，他喜欢另辟蹊径，寻找自己选择的小小乐趣，这是那些驰骋在大路上的君子们难免认为痴骇的行为。他把他对多萝西娅的感情看作自己的一种幸福，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卡苏朋先生怀疑他抱有普通人的庸俗梦想，即多萝西娅可能守寡，到那时，他在她心头培植的好感就会开花结果，使她接受他作她的丈夫；其实这对他没有吸引力，他也并不

希罕。这看来也许奇怪，但确是事实。那样的前景不是他所向往的，他也不想争取它的到来，他不会像我们大家一样，把想象中的"另一天地"当作实际的天堂。他不愿自己思想中出现一丝可以指责的污点，一想到给人说成忘恩负义，不得不为自己辩白，就觉得不自在，而且他隐隐意识到，在他和多萝西娅之间，除了她的丈夫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障碍，这使他不可能胡思乱想，出现卡苏朋先生所猜测的那种意念。但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原因。我们知道，威尔只要想到他心爱的白璧上出现一点瑕疵，便受不了。多萝西娅见到他和跟他谈话时，那么安详自若，光明磊落，这使他既气愤又高兴，他想到她留给他的这个印象，便有一种美好的感觉，以致不愿发生任何变化，因为任何变化必然使她有所不同。听到优美的乐曲变成街头的嘶叫，我们不是总要掩耳而过吗？发现一件罕见之物——也许是一方宝玉或一件雕刻——我们一直赞美不止，为了一睹风采，不惜想方设法，却原来只是一件平凡的赝品，天天都可以见到，我们不是会大为扫兴吗？我们的爱好全凭我们感情的性质和幅度决定。威尔这个人对生活中所谓有形之物，一向不大关心，却极其重视微妙的精神力量，就他而言，他内心出现的对多萝西娅的向往情绪，仿佛是继承到的一份财产。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是多余的感情，在他却是给想象力提供乐趣的材料。他意识到了一种丰富的内心活动，体验到了使他神往的更高的爱情之诗。他对自己说，多萝西娅永远高踞在他的心灵中，其他女人只配坐在她的脚凳下。要是他能够用不朽的音节寄托她在他心头引起的感觉，他将模仿老德雷顿① 这么讴歌：

> 把赞美她的千言万语分出一行，
> 就足以使今后的女王欣喜不止。

但这个后果是无法证实的。那么他还能为多萝西娅做什么呢？他的忠诚对她有什么价值？这他说不清楚。他只知道，他不能与她完全隔绝。他看到她跟他赤诚相见，他不相信她会这样对待她亲友中的

---

① 迈克尔·德雷顿(1563—1631)，英国诗人，他的诗主要是歌颂英国的山河和历史，早年也写过歌颂伊丽莎白女王的诗。这里是模仿他的风格写的两行诗。

任何人。她既然说希望他留下，他便决定留下，哪怕有一条火龙守在她的身边，对他张牙舞爪，他也要留下。

威尔犹豫的结果，每次都是这样。但是对于自己的决定，他也不是没有矛盾和反抗的。外界的一些现象常常把他弄得心烦意乱，就像今天这个晚上一样，这些现象说明，他追随布鲁克先生从事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这又与另一种烦恼经常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尽管他为多萝西娅牺牲了自己的尊严，他却几乎见不到她。他既无力反抗这些不幸的事实，于是只得否定自己最强烈的憧憬，说道："我是一个傻瓜。"

但是，由于内心的争论必然转向多萝西娅，结果仍与以往一样，只是使他更加意识到，她的存在对他是不可缺少的。他突然想起，明天是星期日，于是决定前往洛伊克教堂，以便见到她。他怀着这个思想上了床，但理性随着晨光一起到来，他穿衣服时，反对意见又开口了：

"卡苏朋先生禁止你前往洛伊克，你这么做，实际是对他的反抗，这只会惹得多萝西娅生气。"

"胡说！"肯定意见争论道，"在春光明媚的早晨，他不准我上美丽的乡村教堂做礼拜，这太岂有此理了。多萝西娅只会欢迎，不会反对。"

"卡苏朋先生看得很清楚，你去无非是为了跟他怄气，或者想看看多萝西娅。"

"不对，我去不是为了跟他怄气，至于多萝西娅，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难道他应该得到一切，永远称心如意？别人老不痛快，让他也不痛快一次吧。在教堂做礼拜别有风味，我一向喜欢这种情调，何况我认识塔克一家，我可以坐在他们的座位上。"

这样用非理性力量压服了反对意见之后，威尔像走向天堂似的，向洛伊克出发了。他穿过哈尔赛尔公地，在树林边上绕过去，阳光从发芽的树枝中间大片大片地投射在地上，照得苔藓和地衣闪闪发亮，嫩绿的细草正从褐色的土壤中冒出头来。一切事物似乎都知道今天是星期日，赞成他前往洛伊克教堂。威尔只要没有什么事违拗他的心意，是很容易自得其乐的。这时他想到，卡苏朋先生见了他一定气

得要命，反而觉得很有趣，愉快的笑影掠过他的脸上，像阳光突然降临在水面，给人以欢乐的感觉，尽管这行为本身似乎不足为训。但我们大部分人对挡在我们路上的家伙，都会在心里骂他讨厌，他给我们造成了不快，我们还敬他一点，是从来不会感到理亏的。威尔一路走去，腋下挟着一本小书，双手插在两边的裤袋里。他从没打开书，只是轻轻哼着歌，一边想象着教堂中将会出现的情景和后果。他尽量使那些曲调跟自己的歌词配合，有时他利用现成的旋律，有时临时凑合一些。那些歌词算不得赞美诗，不过跟他当时的心情却是完全一致的：

啊，我的欢乐虽然不多，
我的爱情并未因此夭折！
那轻轻的一触，那一线的亮光，
那往日的影子，仍留在我的心头。

那飘忽的梦仍在我脑际回旋，
那美妙的音调仍在我心中缭绕，
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怀念着我，
我也记得我们初次相逢的地点。

我在被放逐的恐怖中战栗，
但是灾祸不可能把我征服。
啊，我的欢乐虽然不多，
我的爱情并未因此夭折！

有时他脱下帽子，仰起了头，露出美好的喉咙，大声歌唱，这时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而他就是春的化身，一个充满着模糊的希望的光辉形象。

他到达洛伊克的时候，钟声还在荡漾。教堂内没有一个人，他走进了副牧师的席位。后来会众陆续到达，但他的周围仍空荡荡的。副牧师的席位在教区长席位的对面，都在小圣坛的入口处。威尔闲坐无事，一直在担心多萝西娅会不会来。他打量着那一张张乡下人

的脸，他们年复一年地聚集在这里，周围是白色的粉墙，中间排列着古老的深色靠背长凳，一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那些信徒，仿佛树上的枝柯，随着岁月的流逝，有时这根断了，有时那根断了，但同时也抽出了嫩枝。李格先生那张青蛙脸显得与众不同，它在这儿出现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尽管它破坏了事物的正常秩序，沃尔一家和波德雷尔乡下老家的人，仍一个个端端正正坐在各自的席位上，塞缪尔兄弟的脸仍是紫酱颜色，圆鼓鼓的，这些体面的村民一家三代，还是像从前一样，怀着对当地士绅的敬意，进入教堂——在那些年轻孩子的眼中，卡苏朋先生身穿黑长袍，坐在最高的讲道坛上，也许就是全体乡绅的首脑，一个不可得罪的显赫人物。即使在一八三一年，洛伊克依然风平浪静，人们对议会改革，正如对礼拜日布道坛上发出的庄严男高音一样，无动于衷。这里的会众以前也常看见威尔坐在教堂里，因此他的出现并未引起任何人的讶异，只有唱诗班的歌手们暗暗庆幸，指望他在合唱中扮演一个角色。

最后，多萝西娅在这个古怪的背景上莅临了。她像在梵蒂冈一样，戴一顶白海狸皮帽，披一件斗篷，从座位中间短短的通道上缓缓走去。她一进屋，脸就朝着圣坛，尽管她的眼睛有些近视，她还是立即发现了威尔，但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只是脸色有一点苍白，经过他身边时，她严肃地点了点头。出乎自己的意外，威尔蓦地变得有些不自在，相互点头以后，他再也不敢看她。两分钟后，卡苏朋先生从法衣室出来了，他走进他的席位，脸朝着多萝西娅坐下，这时威尔像得了瘫痪症，再也无法动弹。他哪里也不敢看，只是望着法衣室门顶小楼中的唱诗班，心想多萝西娅也许很难过，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作弄卡苏朋先生的想法，已不再显得有趣，也许现在他倒在得意地望着他，看见他不敢转一下头呢。为什么事先他没有想到这点？是的，他没有料到，他会独自坐在这四方的席位中，塔克家的人一个也没有，很清楚，他们全都离开洛伊克了，因为一个新教士站在桌旁。然而他还是觉得自己太傻，没有预见到他在这儿是无法朝多萝西娅看的；不仅如此，她还可能认为，他的到来是鲁莽的行为。然而他自讨苦吃，陷入了樊笼，现在已无法挽救，他只得死死盯住他的书本，跟一个小学女教师似的，只觉得今天早上的礼拜特别长，以前从没这么

长过，自己又那么可笑，心里真是又气又懊丧。这就是一个男子崇拜一个女子，一心想看她一眼的结果！执事见了心里奇怪，拉迪斯拉夫先生怎么不用他的外国腔调参加合唱，继而一想，他大概感冒了。

那天早上，卡苏朋先生没有讲道，威尔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最后，礼拜总算完了，谢恩以后，大家站了起来。洛伊克的规矩一向是“乡绅”先走。威尔突然把心一横，冲破精神上的压力，抬起头来，直视着卡苏朋先生。但那位先生的眼睛却望着席位旁边小门上的门闩，他开了门，让多萝西娅出去，然后跟着走了，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多萝西娅离开座位时，抬头看了威尔一眼，接触到了他的目光，她又点了点头，但这一次神色有些不安，仿佛抑制着眼泪。威尔跟在他们后面，但他们一直朝前，出了教堂院子的小门，进了灌木林，再也没有回头。

他不能老跟在他们背后，只得沿着早上满怀希望走过的那条路，又在中午垂头丧气地走回去。这时不论外界和内心，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第四十八章

黄金时期无疑已日薄西山，
歌舞停了，步履迟钝乏力，
我看到他们的白发在风中飘拂，
每张脸瞧着我都显得那么憔悴，
他们行动迂缓，两手无力，
已到了风烛残年。

多萝西娅离开教堂时很伤心，这主要是因为她看到，卡苏朋先生决心不理睬他的表侄；威尔在教堂中的出现，更清楚地证明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在她看来，威尔的到来是无可非议的，她觉得，这是他为了和解而跨出的友好的一步，这种和解也正是她日夜盼望的。也许他像她一样，认为要是卡苏朋先生和他能够无拘无束地见面，他们就可以握手言欢，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但是现在，多萝

西娅感到，这个希望幻灭了。威尔遭到了冷落，离得比以前更远了，卡苏朋先生拒绝承认这个亲戚，他的自行到来，引起了他更大的仇视。

那天早上他不大舒服，呼吸有些困难，这才没有讲道。因此午餐时他几乎默不作声，更没有一句话提到威尔·拉迪斯拉夫，她并不觉得奇怪。至于她自己，她自然也不敢再接触这个问题。每逢星期日，午餐和晚餐之间的几个钟头，他们照例不在一起度过，卡苏朋先生大多在图书室中休息，多萝西娅则呆在她的起居室中，通常是读一些她心爱的书。这些书有一叠放在弓形窗旁边的桌子上，它们五花八门，有希罗多德的著作，那是她正在跟卡苏朋先生学习的，也有她从前就爱读的帕斯卡尔的书，以及凯布尔的《基督之年》[①]。但今天她打开了一本又一本，都读不下去。每一本她都觉得没意思，什么居鲁士[②]诞生前的异兆，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我的天！……还有那些虔诚的警句，那些音调铿锵悦耳的圣诗……每一首都那么平淡无味，枯燥沉闷。甚至春日的花草，在这天下午不时给阴云遮没的阳光下，也显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她所习惯的沉思，平时对她起过支持作用，现在也叫她厌烦，她想到未来那漫长的岁月中，只有它可以与她做伴，便不禁心灰意懒。可怜的多萝西娅，她渴望的本来不是这么一位同伴，她希望过另一种更丰富的生活，结婚之后，她一直苦苦挣扎，但这种生活却更加渺茫了。她不断努力，处处按照丈夫的要求行事，但她怎么也不能相信，他对她的现状已经满意。她所喜爱的，她天然关怀的一切，似乎总给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因为任何事，如果她的丈夫只是允诺，却并不参与，那么这就等于遭到了否定。关于威尔·拉迪斯拉夫，他们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多萝西娅坚决相信，他对家产有要求权，然而这遭到了卡苏朋先生的严词拒绝，现在她还是相信，她是对的，她的丈夫是错的，可是她却无能为力。今天下午，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更是压得她透不出气。她盼望别人亲切地对待她，

---

① 凯布尔(1792—1866)是当时的一个教士和圣诗作者，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基督之年》是一本宗教诗集，也是他的主要作品，出版后曾风行一时。

② 居鲁士(公元前600？—公元前529)，古波斯国王，波斯帝国的创建者。

她也能亲切地对待别人。她盼望工作，盼望这工作像阳光雨露一样，直接给人带来福利。然而现在她却发现，她实际上生活在坟墓中，而且越陷越深，这里从事的只是鬼气逼人的工作，它的成品也永远不会见到阳光。今天她是站在坟墓的门口，望着威尔·拉迪斯拉夫走向遥远的世界，那个温暖、活跃和友爱的世界，他离开时，还回头看了她一眼呢。

书本没有效用。沉思也没有效用。今天又是星期日，她没有马车，不能去探望西莉亚，她最近刚生了孩子。现在再也找不到出路，摆脱精神的空虚和不满了，多萝西娅只得像忍受头痛一样，把怨恨藏在心中。

晚饭后，到了她照例开始朗读的时候，卡苏朋先生提议到图书室去，他说，他已吩咐在那儿生了火，点了灯。他似乎又恢复了精神，正在紧张地考虑着什么。

在图书室里，多萝西娅发现，他又整理了一叠笔记本，放在桌上，现在他拿起她熟悉的一个本子，交到她的手里，那是一份摘要，记载着其他本子上的内容。

"我想请你办一件事，亲爱的，"他说，一边坐下。"今天晚上不必朗读了，你给我念一下这本子，手里拿好一支铅笔，在我说'作记号'的地方，你用铅笔画个十字。这是我早已想做的过滤过程的第一步；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看到我的选择的某些原则，我相信，这样你就心里有数，能够理解我的意图了。"

这个提议只是他与利德盖特那次难忘的会晤之后，出现的许多迹象中的一个，它们说明，卡苏朋先生原来虽然不愿让多萝西娅过问他的著作，现在却不得不改变初衷，要求她多多关心和帮助他了。

她一边念一边做记号，这样过了两个钟头，他说道："我们不妨带着本子上楼，你也带着铅笔，这样，万一夜里要念，我们仍可以继续。我想，多萝西娅，这不致使你太累吧？"

"只要你喜欢，你要我念多少都可以，"多萝西娅说。她讲的是简单的事实，因为她最怕的就是花了力气朗读，或干了别的什么，他仍像原先一样不愉快。

多萝西娅的某些特点，凡是接近她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

此并不奇怪，她的丈夫尽管嫉妒和猜疑，也不能不越来越相信，她的许诺总是真诚的，她能够始终忠于自己的是非观念和善恶观念。近来他已开始感到，这些特点对他说来特别宝贵，他必须充分利用它们。

朗读确实在半夜进行了。多萝西娅年纪轻，累了以后，一上床就睡熟了，后来才给亮光惊醒——起先她觉得好像在翻山越岭之后，突然看到了夕阳，于是她睁开眼睛，发现丈夫正裹着厚厚的睡衣，坐在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壁炉的火还没有熄灭。他点了两支蜡烛，希望多萝西娅醒来，但又不想用其他办法直接叫醒她。

"爱德华，你不舒服吗？"她问，立即起了床。

"我觉得靠在床上不大舒服，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她在壁炉里添了些木柴，穿上了衣服，说道："你要我念下去吗？"

"要是你肯这么做，我太感激了，多萝西娅，"卡苏朋先生说，他不仅像平时一样彬彬有礼，而且十分和蔼。"我睡不着，我的头脑还很清醒。"

"我怕你可能太兴奋了，"多萝西娅说，想起了利德盖特的警告。

"不，我并不觉得过分兴奋。思想还很轻松。"多萝西娅不敢坚持，她像晚上一样，把那份提纲继续念了一个多小时，只是读得比刚才快了一些。卡苏朋先生的头脑也很灵敏，似乎只要听到开头几个字，他就能猜到后面是什么，说道："那可以，做个记号。"或者："念下一项，我得删去对克里特的第二个附注。"多萝西娅有些惊讶，发现他多年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爬行，竟对它如此熟悉，可以像飞鸟似的，迅速地俯瞰它的一切。最后他说道：

"现在把书合上吧，亲爱的。我们明天再继续。这件事我拖得太久了，但愿它快些完成。现在你可以明白，我选择材料的原则，是对我的导言中列举的各个论点，作出恰如其分的，而不是过于累赘的说明，那份导言便像目前草拟的那样。多萝西娅，你应该已看清楚这点了吧？"

"是的，"多萝西娅回答，声音有些发抖。她觉得心里难过。

"现在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会了，"卡苏朋先生说。他重新躺下，请她吹灭了蜡烛。等她也躺下，屋里一片漆黑，只剩了壁炉中一点微弱

的火光以后，他又开口了：

“在我睡着以前，我想提一个要求，多萝西娅。”

“什么要求？”多萝西娅问，心里有些害怕。

“我希望你能让我知道，明确地知道，万一我死了，你是不是肯按照我的愿望行事，也就是说，避免做我所不赞成的一切，努力实行我要你做的一切。”

多萝西娅没有感到惊异，许多迹象已经使她猜到她丈夫怀有某种意图，而这种意图可能成为她新的枷锁。她没有立即回答。

“你拒绝吗？”卡苏朋先生说，声音尖锐了些。

“不，我还没有拒绝，”多萝西娅说，嗓音很清晰，自主的渴望在她心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我明白要我保证的是什么以前，我的承诺是盲目的，也是错误的。不论出于什么感情，我都不需要用诺言作保证。”

“那就是说你要照你的判断行事，而我要求你服从我的判断，但你拒绝了。”

“不，亲爱的，不！”多萝西娅用恳求的口气说，对反抗的畏惧使她失去了主意。“但是可以等一等，让我再考虑一下吗？我愿意全心全意做一切能够安慰你的事，但我不能突然作出任何保证，尤其是一种我还不理解的保证。”

“那么你是怀疑我的愿望不合理吗？”

“让我明天回答你吧，”多萝西娅恳求道。

“也好，明天再谈吧，”卡苏朋先生说。

过了不久，她就听得他睡熟了，但是她却再也睡不着。她只得强迫自己安静地躺着，免得惊醒他，同时心里却在进行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想象力有时倾向一边，有时又倾向另一边。根据她的预感，她丈夫指望对她未来的行为树立的控制权，无非是跟他的著作有关的。她很清楚，他希望她专心致志，帮助他清理那一堆堆混乱的材料，然后用这些不可靠的材料说明那些更不可靠的原则。可怜的女孩子对那部《索隐大全》的价值，早已失去信念，尽管它凝结着她丈夫一生的心血和抱负。她学问不大，但她对这事的判断却比他的更切合实际，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孤注一掷，把个人的一切全都押在这

上面，她却可以不抱任何偏见进行比较，用健全的理智衡量它的得失。现在她想象着，为了把那些材料整理成文必须花费的时间和岁月，它们可以说只是支离破碎的木乃伊，是由历史废墟中五花八门的遗物拼凑而成，可是现在却要用它们作食物，把那个先天不足的瘦弱孩子——他的理论，哺育成人。毫无疑问，来自生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哪怕错了，也包含着具有活力的真理的胚胎；对黄金的寻求同时也是对物质的探索，化学的躯壳孕育了化学的灵魂，于是拉瓦锡①诞生了。但是卡苏朋先生关于一切传说的起源及其构成因素的理论，不必担心无意之中遇到新发现，因而宣告破产，因为它只是在猜测中活动，这种猜测伸缩性极大，就像有些词单凭发音近似，便被看作同一起源，除非你能证明发音相近不能构成同源词，才可以解决。而且他那种阐释方式不必接受任何有形事物的检验，它所依据的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所谓歌革和玛各②。因此这种理论好比要把星星串在一起的计划一样，可以漫无边际地想象。多萝西娅对这种研究，常常感到厌倦和不耐烦，在她看来，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猜谜活动，根本不是在探索一门高深的学问，它也不可能使她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现在她已完全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要拉住她，因为她可能是他剩下的唯一希望，只有依靠她才能使他的著作粗具规模，然后把它提交给社会。起先他似乎不愿她过问他的著作，把她排除在外，但是逐渐出现了可怕而严峻的需要……猝然死亡的前景……

想到这里，多萝西娅的怜悯从自己的未来转向了丈夫的过去，不，转向了他现在与命运所作的艰苦搏斗，而这命运是过去造成的。他一生过的是孤独的书斋生活，个人的抱负由于缺乏自信，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出气；时至今日，终点越来越远，四肢却越来越软弱无力，他终于看到，那把剑③ 已在他头顶上晃动！那么她嫁给

---

① 拉瓦锡(1743—1794)，法国伟大的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开创者。

② 《圣经》中被撒旦释放出来捣乱世界的人物，见《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

③ 据希腊神话，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在他头顶上用马鬃悬一把剑，使达摩克利斯随时感到有生命危险。

他，难道不就是为了要帮助他完成他毕生的事业吗？但是她本来以为那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值得她为它牺牲一切的呀。如果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工作，即使为了减轻他的忧虑，她应该这么做吗？哪怕她作出了承诺，她能够遵守诺言吗？

然而她怎么回绝他呢？她敢于说“我拒绝满足你的迫切需要”吗？那无异是拒绝为死后的他，做她现在事实上在为活着的他所做的事。利德盖特说，他也许还能活十五年，甚至更多，要是这样，她也势必为了帮助他和服从他，消耗尽自己的一生。

不过忠于活着的人，和无条件忠于对死者的保证，是有深刻差别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提出的要求，没有一个是她不能提出意见，甚至加以拒绝的。但是——这思想已在她心中出现过不止一次，尽管她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他希望她按照他的愿望行事，又不告诉她这些愿望究竟是什么，那么他要求她做的，会不会还有她没有估计到的事呢？不，他念念不忘的只是他的著作，也只有这个目标才会使他在生命行将消失的时候，指望靠她来完成。

那么，如果她回答说：“不成！你去世后，我不会再碰一下你的著作，”这无异是她存心要把那颗受伤的心灵掐死。

多萝西娅在这种思想苦闷中度过了四个钟头，她终于感到厌烦，不知如何是好，也无法作出决定，只得默默祈祷。她像一个哭泣的孩子，想得到帮助，这帮助又迟迟没有出现，于是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时已是早晨，等她醒来，卡苏朋先生已经起床。坦特莉普告诉她，他做过祷告，用过早餐后，到图书室去了。

“我从没看见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夫人，”坦特莉普说，她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女人，早在洛桑就跟两姊妹在一起。

“我有过脸色红润的时候吗，坦特莉普？”多萝西娅说，微微笑了笑。

“好吧，不说脸色红润，至少也像月季花一样鲜艳。不过您现在沾了一身皮面书的味道，还能好得了？今天您还是休息一个上午吧，夫人。我去告诉先生您病了，不能上沉闷的图书室。”

“哦，不成，不成！让我快一些，”多萝西娅说。“卡苏朋先生有事跟我谈呢。”

她下楼时，觉得她应该答应他，满足他的要求，只是那得再等一会，不是现在。

她跨进图书室时，卡苏朋先生正把几本书放在桌上，听得声音，他马上回过头来，说道：

"我正在等你呢，亲爱的。我本想早上立刻开始工作，但觉得有些不舒服，可能是昨天过于兴奋了。现在我预备到灌木林走走，那儿空气比较温和。"

"你肯去走走，那太好了，"多萝西娅说。"恐怕昨天晚上你用脑过度了。"

"我也但愿我的脑子得到休息，不必再为我昨天提到的事操心，多萝西娅。我想，你现在可以给我一个答复了。"

"过一会我到花园找你，好吗？"多萝西娅说，她想赢得一段喘息的时间。

"半小时以内我都在紫杉林中，"卡苏朋先生说，然后走了。

多萝西娅觉得异常疲倦，按了铃，叫坦特莉普给她拿条围巾来。她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没有再陷入昨夜的思想斗争中，只是意识到她将说"是"，接受自己的命运。她太软弱，想到要给丈夫带来沉重的打击，便充满恐怖，她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完全屈服。她默默坐着，让坦特莉普给她戴上帽子，披上围巾，这在她是不常有的，因为她喜欢自己穿衣服。

"上帝保佑您，夫人，"坦特莉普说，对这位美丽、温柔的小姐流露了无法克制的关怀。现在她已系好帽子，觉得没有别的事好替她做了。

这使多萝西娅极度紧张的情绪再也忍受不住，她流下了眼泪，靠在坦特莉普的胳臂上嘤嘤啜泣。但不久，她便忍住哭声，擦干泪水，出了玻璃门，向灌木林走去。

坦特莉普在早餐室遇到男管家普拉特，对他说："我恨不得图书室中所有的书，都拿去给你家主人造地下墓穴[①]。"我们知道，她到过罗马，参观过那里的名胜古迹。她向其他仆人提到卡苏朋先生时，从

---

① 古罗马特有的一种墓穴，形同地下室，中间有过道，两旁是坟墓。

来不用别的称呼，只称他“你家主人”。

普拉特不禁大笑了。他非常喜欢他的主人，但他更喜欢坦特莉普。

多萝西娅到了砾石路上，在附近的一簇簇树木中间往来徘徊，心中犹豫不决，正如以前那次一样，只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罢了。上次她是担心她的出现会不受欢迎，现在她害怕的是她一到那里，就得把自己束缚在一种关系上，而这种关系正是她企图避免的。迫使她这么做的，不是法律，也不是社会舆论，只是她丈夫的性格和她自己的同情，只是虚构的、而不是真实的婚姻义务。整个情况她看得很清楚，然而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约束，她不能见危不救，对他的呼吁置之不顾。如果那是软弱，多萝西娅是软弱的。但是半个小时即将过去，她不能再犹豫不决。她走进了紫杉林，她没有看到她的丈夫，但那条小径是弯曲的，她沿着它走去，指望看到裹在藏青大氅中的他的背影，他在冷天到花园去时，总是穿这么一件外套，戴一顶厚厚的丝绒帽子。她想起，他可能在凉亭里休息，上那儿得走旁边一条小路。她绕过转角，看到他坐在长凳上，靠近一张石桌。他的胳膊靠在桌上，额角扑在手臂上，蓝大氅的领子翻了起来，从两边遮住了他的脸。

“他昨夜太疲倦了，”多萝西娅对自己说，首先想到的是他睡着了，但凉亭太潮湿，不是休息的地方。接着她又想起，不久前她看到过他这个姿势，那是在她为他朗读的时候，似乎他觉得这比别的姿势舒服一些；她还想到，有时他讲话时，或者听她讲话时，也那样把脸扑在手上。她走进凉亭，说道：“爱德华，我来了，我考虑好了。”

他没有理睬她，她想他一定睡熟了。她把手搭在他肩上，又说道：“我考虑好了！”他还是没有动，她蓦地产生了一个混乱而恐惧的思想，向他俯下身去，取下了他的丝绒帽子，把面颊贴在他的头上，伤心地哭了。

“醒醒，亲爱的，醒醒啊！听我说呀，我来答复你的话了。”

但是多萝西娅再也不必提出她的答复了。

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利德盖特坐在她的床边，她躺在床上正说胡话，一边拼命思索，回想上一天夜里出现在她心头的一切。她认出了他，喊着他的名字，似乎觉得她应该向他说明一切。她再三要求他把

她的话转告她的丈夫。

“告诉他，我马上去看他，我可以答应他，只是想到这事是多么可怕……它使我病了。不过病不重，我马上就会好的。你去告诉他吧。”

但是她丈夫的耳朵已笼罩在永恒的沉寂中，再也听不到了。

第四十九章

这位老爷带来了一个难题，
　　巫术咒语都对它无能为力；
把石块丢到井下易如反掌，
　　但谁能把它们从井中取出？

“我们千万要当心，不能让多萝西娅知道这事，”詹姆士·彻泰姆爵士说，眉头有些皱，嘴角边露出了异常厌恶的神情。

这是在洛伊克庄园的图书室中，他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跟布鲁克先生谈话。卡苏朋先生已在昨天埋葬，多萝西娅还不能离开卧室。

“这很难，你知道，彻泰姆，因为她是遗嘱执行人，凡是涉及财产、田地，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她都喜欢亲自过问。她有她的想法，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神经质地戴上夹鼻眼镜，打量着手中那张折拢的纸的边缘。“她喜欢亲自动手，我可以保证，作为一个遗嘱执行人，多萝西娅也必然要亲自处理一切。她在去年十二月已满二十一岁，你知道。我没法瞒住她。”

詹姆士爵士一言不发，朝地毯上瞧了一会，然后抬起眼睛，注视着布鲁克先生，说道：“你听我说，我们可以怎么办。在多萝西娅病好以前，事情都不必通过她，等她能够起床以后，马上让她住到我们那儿去。跟西莉亚和孩子在一起，这对她是最好的安慰，她可以忘记一切。在这期间，你必须把拉迪斯拉夫打发走，你应该让他离开英国。”这时，詹姆士爵士那种厌恶的神色又变得十分明显了。

布鲁克先生反剪着双手，踱到窗前，挺直背脊，把身子摇了一下，这才答道：

"说说是很容易的，彻泰姆，很容易的，你知道。"

"我的好先生，"詹姆士爵士坚持道，尽量把愤怒限制在礼节许可的范围内，"他是你请来的，也是你把他留在这儿的——我是指你让他担任了那个职务。"

"一点不错，但我不能不说明理由，就贸然解除他的职务，亲爱的彻泰姆。拉迪斯拉夫非常能干，一向得到大家的器重。我认为我把他请来，是为地方上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你知道，一件有益的事。"布鲁克先生说最后一句话时，特地转过身来，点了点头。

"我很遗憾，这一带地方居然少了他不行，这就是我对这件事要说的一切。不论怎样，作为多萝西娅的妹夫，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她的亲属提出强烈抗议，反对他们以任何名义把他继续留在这里。我希望你会承认，在有关内人的姊姊的尊严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

詹姆士爵士越说越激动了。

"当然，亲爱的彻泰姆，当然。但是你和我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

"我想，对于卡苏朋干的这件好事，我们应该没有分歧，"詹姆士爵士打断了他的话。"我认为，他损害了多萝西娅的名誉，这是最不公正的。我得说，从来没有比这更卑鄙、更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对他结婚时立下的遗嘱，她的家庭知道和信赖的一份遗嘱，加上这么一件附录，这是对多萝西娅的莫大侮辱！"

"得啦，你知道，卡苏朋对拉迪斯拉夫有些不满。拉迪斯拉夫告诉过我原因，那就是他不喜欢他的作风，你知道，拉迪斯拉夫也瞧不起卡苏朋的那些玩意儿，什么透特，大衮，①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据我看，卡苏朋还不喜欢拉迪斯拉夫采取的独立派立场。我看到过他们之间的信，你知道。可怜的卡苏朋只知道埋头读书，他不了解世界形势。"

"拉迪斯拉夫自然希望给事情涂上这么一层色彩，"詹姆士爵士说。"但我相信，卡苏朋只是为了多萝西娅才妒忌他，可是人们不明真相，会以为她已经有什么把柄落在丈夫手中。事情之所以叫人不

---

① 透特，古代埃及的智慧之神。大衮见本书一九〇页注①。

能忍受,原因也在这里:他把她的名字和那个年轻人连在一起了。”

“亲爱的彻泰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坐了下来,又戴上了眼镜。“那全是卡苏朋的胡思乱想。现在,还有这张纸,‘内容提要表’等等,‘供卡苏朋夫人使用’,这是跟遗嘱一起锁在书桌抽屉里的。我想,他是要多萝西娅替他刊印他的著作,是吧?她会这么做的,你知道。她也一心扑在他的著作上呢。”

“亲爱的先生,”詹姆士爵士不耐烦地说,“这根本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现在要尽快解决的是: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把小拉迪斯拉夫马上打发走?”

“得啦,不要性急,这件事可以慢慢来。说不定一切都会圆满解决。至于谣言,你知道,把他打发走,并不能制止谣言。人们爱怎么说就会怎么说,反正不必非得有根有据不可,”布鲁克先生说,忽然变得精明强干,看到了符合他心愿的真理。“至于摆脱拉迪斯拉夫,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点,那就是不让他主编《先驱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我不能要他离开英国,除非他自己想走,你知道,除非他自己想走。”

布鲁克先生尽量讲得心平气和,仿佛只是在讨论去年的天气,最后跟平时那样客客气气地点了点头,这种固执态度等于火上加油。

“我的老天爷!”詹姆士爵士说,情绪已激动到了顶点。“我们可以替他谋个职务,可以为他花些钱。他可以成为某个殖民地总督的随员!格兰普斯会接受他——我可以写信给富尔克,请他帮帮忙。”

“但是拉迪斯拉夫不是牲口,不是你要他到哪里,他就会到哪里的,我的好朋友。拉迪斯拉夫有他自己的思想。告诉你,他明天离开我,你后天就会发现他活动得更起劲了,这就是我的看法。他有口才,又会收集材料写文章,他的话鼓舞人心,及得上他的人并不多,这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你知道。”

“鼓动家!”詹姆士爵士说道,恨恨地加重了口气,仿佛把这个字的音节清楚地念一遍,就充分揭露了它的丑恶性质。

“请你冷静一些,彻泰姆。对了,关于多萝西娅,你说得不错,最好让她跟西莉亚在一起,越早越好。她可以住在你们家里,不久一切就会风平浪静。我们不宜造次,一举一动都要谨慎,你知道。斯坦迪

什会保守秘密，等她知道的时候，新闻就不新了。至于拉迪斯拉夫，情况在不断变化，到时候他就自动走了，根本不必我进行干预，你知道。”

“那么我可以得出结论，你拒绝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行动?”

“拒绝，彻泰姆？不，我没有拒绝。但我确实看不出我能做什么。拉迪斯拉夫是一位绅士。”

“承蒙你告诉我这点!”詹姆士爵士说，气得几乎忘记一切了。“我只知道，卡苏朋可不是这样一个人。”

“得啦，要是他在附录中干脆禁止她再嫁，那会更糟，你知道。”

“我不知道，”詹姆士爵士说。“那至少不致这么粗鲁。”

“可怜的卡苏朋，这是他想入非非的结果！那场病把他的头脑搞糊涂了。实在是多此一举，她根本不想嫁给拉迪斯拉夫。”

“但是这份附录这么一写，大家就会相信她想这么做。我也根本不相信多萝西娅会有这种念头，”詹姆士爵士说，然后眉头又皱了，“但我怀疑拉迪斯拉夫。老实告诉你，我怀疑拉迪斯拉夫。”

“可我不能根据这点，便贸然采取行动。事实上，哪怕真能把他打发走，送往诺福克岛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这在知道内情的人眼中，对多萝西娅更加不利。这会显得好像我们不信任她，不信任她，你知道。”

布鲁克先生的这个论点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服詹姆士爵士。他伸出手来取他的礼帽，表示不想再争论，一边仍气呼呼说道：

“好吧，我只能说，我认为，多萝西娅由于她的亲属的不负责任，已作了一次牺牲品。现在我作为她的妹夫，应该尽一切力量保护她。”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她早些住到弗雷什特去，彻泰姆。我完全赞成那个计划，”布鲁克先生说，觉得他在这场争论中胜利了，心里很高兴。在那个时候，要他跟拉迪斯拉夫分手，对他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议会随时可望解散，必须让选民们明白，采取什么方针最符合国家的利益。布鲁克先生真心相信，他的进入议会可以使这种利益得到保障，因为他忠心耿耿，愿意全力以赴为国家办事。

第五十章

“这个罗拉德派教徒要向我们说教啦。”
“去他的，凭我爸爸的亡灵起誓，”
船手说，“我不要听他的说教，
他没有什么福音可以带给我们，
我们只信仰我们唯一伟大的上帝，
而他老是给我们增加麻烦。”

——《坎特伯雷故事》①

多萝西娅住在弗雷什特庄园，平安无事地过了将近一个礼拜，没有提出任何危险的问题。现在每天早上，她跟西莉亚坐在楼上最漂亮的一间起居室里，窗外可以望见小小的暖房。西莉亚穿一身白色和淡紫色相间的衣服，像一束双色紫罗兰。她的眼睛老是睃着婴孩那别致的动作，对她没有经验的头脑说来，这些动作都是希奇的，因此她不时中断了谈话，向懂得这门奥妙学问的保姆请教它们的意义。多萝西娅穿了孀妇的衣服，坐在旁边，神色那么悲痛，对西莉亚毋宁说是一种干扰；因为不仅婴孩这么可爱，而且事实上，那个丈夫哪怕活着的时候，也死气沉沉，叫人讨厌，何况现在又……算了，算了！可想而知，詹姆士爵士已把一切告诉西莉亚，只是再三叮嘱她，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让多萝西娅知道真相。

但是布鲁克先生的预言没有错，多萝西娅对自己分内应做的事，从来不会推卸责任。她的丈夫在他们结婚时立下的遗嘱，它的宗旨她是理解的，因此她一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地位，马上在心中盘算，作为洛伊克庄园的主人，她握有授予教士俸禄的权利，那么她

---

① 见《坎特伯雷故事》中“律师的故事收场语”。罗拉德派是中世纪基督教中反对天主教的一个新教教派，以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1320—1384)的信徒为主，提倡社会平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教士应过清贫生活等。

应该把它授予谁呢?①

一天早上,她的伯父照例去探望她,显得十分起劲,不同寻常,据他解释,这是因为目前已很清楚,议会即将解散。这时,多萝西娅说道:

"伯父,如今我得考虑,洛伊克的教士俸禄应该归谁了。本来塔克先生是预定的继任者,但从他走后,我没听我丈夫讲过,他心目中谁可以接任他的职务。我想,现在可以把钥匙给我,让我回洛伊克查一下我丈夫的文件了。也许我能找到一点说明他的意愿的材料。"

"不要急,亲爱的,"布鲁克先生平静地说。"过不了多久,你知道,你要去就可以去了。但我已把桌上和抽屉里的东西看过一遍,什么也没找到,除了遗嘱,只有几本深奥的笔记,你知道。一切都可以慢慢来。至于牧师问题,我已经有了一个打算,想把它给一个人,据我看他是很适当的。人家向我推荐泰克先生,说他不错。我以前帮过他的忙,支持他争取一个职务。这是一个使徒式人物,我相信,他符合你的要求,你保证满意,亲爱的。"

"我希望对他有更充分的了解,伯父,要是我的丈夫没有留下什么说明他的意图,我只得自己作出判断。也许他的遗嘱中还有附件,是给我的什么指示,"多萝西娅说,她一直在猜想,她丈夫会为他的著作向她提出一些要求。

"关于教区长的人选,他没说什么,亲爱的,什么也没有,"布鲁克先生说,站起身预备走了,一边向两位侄女伸出手去。"关于他的著作,他也没说什么,你知道。在遗嘱中完全没有提到。"

多萝西娅的嘴唇有些哆嗦。

"得啦,你现在还不宜考虑这些问题,亲爱的。得过些日子再说,你知道。"

"我完全好了,伯父,我希望做些事。"

"好啦,好啦,以后再谈吧。现在我必须走了,如今我忙得不可开

---

① 授予教士俸禄的权利,实际也就是任命教区牧师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统一,有的属于主教,有的属于上级教会,但有些教区的教堂系由庄园主所修建,它的俸禄便由庄园主授予。洛伊克教区的情形便是这样。

交……目前已经到了转折关头,政治上的转折关头,你知道。这里有西莉亚和她的小家伙——你现在当姨妈了,你知道,好吧,我算是外公啦,"布鲁克先生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匆匆走了。他急于去告诉彻泰姆,这可怨不得他布鲁克先生,多萝西娅坚持非得亲自过问一切不可呢。

多萝西娅在伯父走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叠在一起的双手出神。

"瞧,多多!你瞧他!这么可爱的孩子,你看见过吗?"西莉亚操起她那种慢条斯理的嗓音,得意地说。

"什么,咪咪?"多萝西娅说,抬起眼睛,神色有些茫然。

"什么?他的上嘴唇啊,你瞧他用力把它往下拉,好像跟我扮鬼脸似的。多么滑稽!他的小脑袋中也有思想呢。可惜保姆不在这儿。你瞧他那副样子。"

一大滴眼泪在多萝西娅眼睛里徘徊了好大一会,现在终于在她抬起头,想笑一笑的时候,沿着她的面颊滚下来了。

"不要伤心,多多,吻一下孩子吧。你一声不吭,在想什么哟?我相信,你已经尽了一切责任,而且大大超过了。现在你应该快乐才是。"

"我不知道,詹姆士爵士肯不肯送我回洛伊克。我想把一切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话。"

"你不能去,得等利德盖特先生同意以后才行。他还没有同意呢。(保姆,你来了,你抱孩子到走廊上走走。)再说,你依旧像平时那样,头脑里装着一种错误的观念,我看得到这点,这使我感到不安。"

"我哪里错啦,咪咪?"多萝西娅说,相当温顺。现在她几乎准备相信西莉亚比她聪明了,她确实有些担心,想知道她的错误观念是什么。西莉亚发现自己占了优势,决定利用这种地位。谁也不如她那么了解多多,懂得怎样对待她。自从西莉亚生了孩子,她对自己坚定的意志和沉着的智慧,更有了新的认识。很清楚,有了孩子,似乎就等于掌握了真理,而错误,一般说只是由于缺乏那个核心力量在起调节作用的缘故。

"你在想什么,我都看得出,看得不能再清楚了,多多,"西莉亚

说。“你是想找一些不舒服的事干，只因为这符合卡苏朋先生的希望。好像你以前吃的苦头还不够。你这样待他，他根本不配，你以后会看到的。他待你很坏。詹姆士为了他，气得不得了。我最好还是告诉你，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西莉亚，”多萝西娅恳求似的说，“你使我很伤心。你要说什么，赶快告诉我。”有个思想掠过了她的头脑：卡苏朋先生没有把财产留给她。不过这并不是怎么可怕的事。

“是这样，他为他的遗嘱写了个附录，说在一种情况下，你将失去全部财产，那就是说，如果你出嫁……”

“这种话是毫无意义的，”多萝西娅迫不及待地插嘴道。

“不，不是嫁给任何人，附录上是说，如果你嫁给拉迪斯拉夫先生的话，你将失去一切，”西莉亚继续道，保持着平静的口气。“当然，这话是毫无意义的，你绝对不会嫁给拉迪斯拉夫先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有意义的，这说明卡苏朋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血涌上了多萝西娅的脸和脖子，她感到痛心。但是西莉亚认为，她给姊姊吃的是一粒事实的清醒丸，它会消灭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已给多多的健康造成了太大的危害。因此她用不带感情的声调继续往下说，仿佛是在讨论孩子的衣服。

“詹姆士这么说。他说，这是卑鄙的，不像一个绅士的行为。詹姆士看问题是最清楚的。那好像卡苏朋先生故意要让大家相信，你打算嫁给拉迪斯拉夫先生，这太可笑了。不过詹姆士说，这可以制止拉迪斯拉夫先生为了贪图你的财产娶你——仿佛他想过要向你求婚似的。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你甚至会嫁给一个玩白鼠的意大利人！但我必须去看孩子了，”西莉亚说，声调没有一点变化。她匆匆披上一块薄围巾，轻快地走了。

这时多萝西娅又变得冷静了，无能为力地靠在椅背上。如果她能说明她当时的感觉，那么她会说，她产生了一种迷惘、惊讶的心理，发现她的生活整个儿变了样子，她本人也在变化，以致回忆与刚刚诞生的新器官格格不入，不能配合。她丈夫的行为，她自己对他的忠诚，他们之间的一切争执，以及她跟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全部关系，总之，一切都变了。她的世界正在动荡转变，现在只有一点她是明确

的，那就是她必须等待，重新考虑一切。有一种变化使她害怕，仿佛那是一桩罪孽，就是她对去世的丈夫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发现他心里另外有一本账，它也许歪曲了她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接着她又意识到了另一种变化，它同样使她不寒而栗，那就是她在内心深处突然对威尔·拉迪斯拉夫萌发了一种奇异的怀念情绪。以前她从没想过他会成为她的情人，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她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在这么看他，而且也许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各种不适当的情况，各种无法立即解开的疑团，也纷至沓来，涌上了她的心头。

似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究竟多长，她不知道——她才听得西莉亚说："那就成了，保姆，现在他在我膝上可以安静了。你去吃饭吧，让加勒特待在隔壁屋里。"这时，西莉亚看到，多萝西娅靠在椅上，显得精神恍惚，便接着对她说道："多多，我认为卡苏朋先生没有良心。我从来不喜欢她，詹姆士也是的。我觉得，他的嘴角总包含一种恶毒的意味。现在他干出了这种事，我相信，哪怕按照宗教精神，你也不必再为他吃苦了。他的去世是上帝的恩典，你应该感谢。我们不应该悲痛，宝宝，是吗？"西莉亚充满信任，问那个没有知觉的世界的核心和调节者，他的小拳头那么可爱，连指甲也是十全十美的，那头发又多么……当然，一旦把他的帽子取下，那就……但怎么说好呢？总之，这是我佛如来在西方人中的化身。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利德盖特来了，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你的神色还没上次好，卡苏朋夫人，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让我给你按一下脉。"多萝西娅的手像大理石那么冰凉的。

"她惦记着洛伊克，要想去查看文件呢，"西莉亚说。"她不能去，是不是？"

利德盖特暂时没有回答。过了一会，他才望着多萝西娅，开口道："我不知道。按照我的意见，卡苏朋夫人目前最需要的是心绪宁静，在这个前提下，她什么都可以做。靠禁止是不能使人心绪宁静的。"

"谢谢你，"多萝西娅打起精神说道，"我相信那是合理的。有不少事等待我处理，为什么我要空坐在这里？"然后她尽力摆脱个人的

烦恼，回想别的一些事，蓦地说道："利德盖特先生，我想，你在米德尔马契认识每一个人，我有不少事要向你请教。目前我得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我要指定一位牧师。你认识泰克先生和一切……"但是她的心情太沉重了，终于说不下去，又抽抽搭搭哭了。

利德盖特给她喝了一点提神药水。

他在离开以前，要求会见詹姆士爵士，对他说道："让卡苏朋夫人做她要做的一切。我想，她需要充分的自由，这比任何药物更有效。"

他在多萝西娅神志昏迷时期对她的诊治，使他对她生活中受到的折磨，形成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结论。他觉得可以肯定，她一直在紧张的自我克制和内心矛盾中，过着痛苦的生活，现在她似乎只是觉得自己走出了一个牢笼，又陷入了另一个牢笼。

利德盖特的劝告，詹姆士爵士很容易接受，因为他发现，西莉亚已把遗嘱中那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了多萝西娅。现在无法挽回了，这就没有理由把需要办的事再拖延下去。第二天，詹姆士爵士马上同意了她的要求，答应送她回洛伊克。

"目前我并不想住在那里，"多萝西娅说，"那会叫我受不了。我在弗雷什特跟西莉亚在一起愉快得多。我离开了洛伊克，也许能更好地考虑关于它的问题。我打算上蒂普顿田庄，跟伯父一起住几天，看看从前我到过的地方，会会村子里我认识的熟人。"

"我想，现在还不成。你的伯父正忙于政治活动呢，你最好避免接触这类事，"詹姆士爵士说，这时蒂普顿在他心目中，主要是小拉迪斯拉夫出入的巢穴。但他和多萝西娅之间，没有一句话接触到遗嘱中那个讨厌的部分。确实，两人都觉得，在他们中间谈论这问题是不恰当的。詹姆士爵士哪怕在男人面前，也不好意思谈不愉快的事。至于多萝西娅，她一旦提到这个问题，她要说的一件事，正是她目前不能说的，因为它只是进一步暴露她丈夫的不公正。然而她确实希望詹姆士爵士知道，她和她丈夫为威尔·拉迪斯拉夫对家产的合理权利发生过分歧，她觉得，这就可以使他像她一样明白，她丈夫提出那个不近人情、粗鲁无礼的附带条件，主要是为了不惜一切对抗那个权利，不仅仅是出于更难谈到的个人感情因素。另外，应该承认，多萝西娅希望这一点能被大家所理解，这对威尔是有利的，因为她的亲友

似乎认为，他只是靠卡苏朋先生的施舍在过活。为什么要把他比作玩白鼠的意大利人呢？那句来自卡德瓦拉德太太的话，像恶作剧的小鬼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画的一幅刻毒的漫画。

在洛伊克，多萝西娅查看了桌上和抽屉中的一切，把她丈夫可能贮藏私人文件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也没发现专门留给她的什么，只有那份“内容提要表”，这可能是打算给她的一系列指示的第一份，是为了指导她的工作的。卡苏朋先生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犹豫不决，在给多萝西娅制定这份遗书时也是这样，何况他顾虑重重，对于把这部大作托付给别人的计划总是放心不下，跟他亲自执行这计划时一样，仿佛他是在一条黑暗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摸索。他不信任多萝西娅有能力处理他所准备的材料，他把它托付给她，只是因为他找不到另一个可以信托的编写者。但是他终于从多萝西娅的性格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觉得她能够做好她决心要做的事，因此他要求她作出保证，在这个承诺的束缚下辛勤劳动，为他建立起一座陵墓，在这陵墓上将刻上他的名字(不过，卡苏朋先生没有把这部未来的著作称做陵墓，他只是称它《世界神话索隐大全》)。但是岁月比他更强，他的打算未能如愿。他想用保证这双冰冷的手，抓住多萝西娅的一生，然而他只提出了问题，却没来得及听取答复。

现在这双手松开了。要是她出于深刻的同情，作出了保证，她就可能任劳任怨地履行她的诺言，尽管她的理智会提醒她，这一切都毫无价值，至多只是表现了她的忠诚，但为忠诚而献身正是最高的价值。然而现在她的理智非但不受忠诚的约束，而且更加活跃了，因为她发现，他们的夫妇关系中潜伏着秘密和猜疑的敌对因素。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在她面前已不能唤起她的同情，现在剩下的只是对丈夫委曲求全的辛酸回忆，而这位丈夫的思想实际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崇高，他又自命不凡，忘乎所以，看不到自己性格中患得患失的缺点，以致不顾尊严，做出了这样的事，连普通有一点荣誉感的人也不免为此大吃一惊。至于财产，它只是那个破裂的关系的象征，即使对它的所有权不附加任何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她也乐于放弃它，除了原来属于她，又在结婚时规定归她所有的那部分以外，她什么也不要。这份财产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她认为它的一半应

该属于威尔·拉迪斯拉夫，这难道不对吗？但是现在由她来实行这个正义的行动，怎么还可能呢？卡苏朋先生采取了残酷的措施，给她设置了有效的障碍，尽管她心里郁积着对他的不满，任何回避他的意图的做法，仍是她所不愿考虑的。

她把她需要研究的契据文书收集之后，又锁上了书桌和抽屉。她没有找到片言只语是留给她的，也没有发现丝毫迹象，说明她的丈夫在孤独的沉思中，曾有一时一刻想起过她，希望取得她的谅解，或向她作出解释。她返回弗雷什特时，对他最后提出的严峻要求，以及最后为维护他的权力而采取的不合理行动，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说明。

现在多萝西娅尽量把思想转向眼前的责任，其中有一件是别人一定会向她提起的。利德盖特听她谈到牧师的俸禄，当时就牢牢记在心里了，后来见了她，又与她谈到这事。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补救他以前违背良心所作的投票。

“关于泰克先生的情况，我不想说什么，”他说。“我倒想提出另一个人选，那就是费厄布拉泽先生，圣博托夫教区的牧师。他的俸禄少得可怜，养不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有母亲、姨妈、姊姊，她们都得靠他生活。我相信，他一直不结婚，原因就在这里。我听过他讲道，那是非常出色的，通俗易懂，发人深省。据我看，他有资格在圣保罗大教堂讲道，可以跟老拉蒂默[①] 媲美。不论什么题目，他都讲得深入浅出，见解独到，简单，明了。我认为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应该可以作出比目前更大的成就。”

“现在为什么不能呢？”多萝西娅问，如今她对一切不能发挥抱负的人，都深感同情。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利德盖特说。“我自己也有体会，要使合理的事变成现实，并不那么容易，总有许多力量在牵制着你。费厄布拉泽常常流露一种意思，似乎他选择了错误的职业。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不是当一名可怜的教士，据我看，他缺乏促使他前进的动力。他非常爱好博物学和各种科学知识，可是他的地位使他在这些兴趣上不得不受到一定的限制。他没有多余的钱——连日常开支

---

① 许·拉蒂默(1485？—1555)，英国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传教士，新教的殉难者。

都很拮据。这就使他热衷于打牌,反正在米德尔马契玩惠斯特的人有的是。他打牌是为了钱,确实也赢了不少。当然,这使他不得不跟一些不值得他结交的人来往,在某些方面,也使他失于检点。然而,尽管这样,从整个来看,我仍认为,他是我认识的最正直的人物之一。他对人不怀恶意,光明磊落,尽管有的人外表上比他正派。"

"我不明白,他这种嗜好怎么没有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多萝西娅说,"他怎么不想戒除这种恶习。"

"我相信,要是他的收入多一些,他是会戒的。他很愿意把时间用在别的方面。"

"我的伯父说,大家认为泰克先生是一个使徒式人物,"多萝西娅说,沉浸在思索中。她希望基督教创始时期的虔诚精神能在今日再现,但同时又滋生了强烈的愿望,要从赌博冒险中挽救费厄布拉泽先生。

"我不想说费厄布拉泽是使徒式人物,"利德盖特道。"他的地位不像使徒,他只是教区居民中的一个牧师,他的责任是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说实话,我发现,如今人们所谓的使徒式,只是指对一切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仿佛什么都得牧师说了算。我看,泰克先生在医院里就有点这种味道,他的教义大多就是要给人添麻烦,弄得大家不得安生,想到他就头痛。再说,一个使徒式人物到了洛伊克,那还得了!他会像方济各[①]一样,觉得连飞鸟也该听他传道。"

"确实,"多萝西娅说。"很难想象,我们的农夫和雇工会从他们的讲道中获得什么启示。我看过泰克先生的一本讲道文,这样的讲道在洛伊克没有用处——我是指那些谈到义的转归[②]和《启示录》的预言的那几篇。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基督教的种种教义,每逢我看到一种说法比别种更能体现上帝的恩惠,我便信奉它,认为它是最正确的,因为它包含的各种善最多,也能使大多数人分享这种善。毫无疑问,宽恕多一些总比谴责多一些好。但我希望先见见费厄布拉泽

---

① 方济各(约 1182—1226),基督教方济各修会的创始人。

② 基督教的术语,认为上帝为救世人,使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把他的"义"转归世人,因而使世人得救。

先生，听听他的讲道。”

“行，”利德盖特说，“我相信你会满意的。人们非常拥戴他，但他也有自己的敌人，反正总有那么一些人，看到别人有点才能，便不能宽恕他，因为他与他们不同。至于赢钱的事，那确实是个污点。米德尔马契人，你认识的当然不多，但是拉迪斯拉夫先生是跟布鲁克先生经常见面的，他就是费厄布拉泽先生家里那些老妇人的好朋友，他对这位牧师是会歌颂不止的。那些老妇人之一，姨妈诺布尔小姐，是忘我善行的稀奇古怪的体现，拉迪斯拉夫有时跟她非常热和。一天我在一条小街上遇到他们，你知道拉迪斯拉夫的样子，他有点像穿了外套和背心的达夫尼斯①，那个瘦小的老姑娘挽住了他的胳膊，活像从浪漫喜剧中走出来的一对宝贝。不过，对费厄布拉泽的最好证明，还是亲眼看看他，听听他讲的话。”

幸好多萝西娅是在她的私人起居室里听到这些话，当时没有别人在场，因此利德盖特对拉迪斯拉夫所作的天真介绍，没有引起她的痛苦。在私人闲谈中，利德盖特往往口没遮拦，他把罗莎蒙德的话完全忘了，因为罗莎蒙德说过，她觉得，威尔爱上了卡苏朋夫人。那时，他关心的只是怎样介绍费厄布拉泽的家庭。他故意先发制人，着重提到了人们对教区牧师可能讲的最坏的话。在卡苏朋先生去世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见到过拉迪斯拉夫，也没有听到过任何谣言，使他有所警惕，知道布鲁克先生那位心腹秘书，对卡苏朋夫人说来，是一个危险的话题。等他走后，他描绘的拉迪斯拉夫的形象，一直逗留在她心头，跟洛伊克的教职问题争夺地盘。威尔·拉迪斯拉夫怎么想她呢？那件使她的脸羞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红的事，他有没有听到？听到后，又有何感觉？此刻他清楚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到他露出微笑，俯视着那位小老妇人。一个玩白鼠的意大利人！不，相反，他能够同情每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分担人们思想上的压力，而不是对人们施加压力。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牧人，后来进入诗歌中，成为牧女克绿衰的情人，参见本书二十六页注①。

第五十一章

党派也是一种自然，你可以看到
逻辑怎样使它们具有共同的性质：
许多体现在个别中，个别体现在许多中，
全体不等于某些，某些也不等于任何，
属包含着种，两者都可大可小，
一类高不可攀，另一类却望尘莫及，
同一类也有它自己的差异，
这个不是那个，他永远不是你，
尽管这个和那个都投赞成票，你和他
也只是一等于一，三等于三，毫无差异。

关于卡苏朋先生的遗嘱，还没有谣言传进拉迪斯拉夫耳中。当时，到处都在谈论解散议会和未来的大选问题①，正如到了传统的教区节日或集市期间，各地的戏班子都要汇集在一起争奇斗胜，招揽生意，在这种背景上，无关紧要的私事自然不会引人注目。那场著名的“严肃选举”已近在眉睫，群众对它情绪之热烈，可以从酒类销售额之低落得到证明。威尔·拉迪斯拉夫这时成了大忙人，虽然多萝西娅的守寡仍为他所关注，他却根本不愿别人跟他提起这事，因此当利德盖特找到他，把洛伊克的牧师问题讲给他听以后，他一口回绝，毫不客气：

“这种事你干吗要把我拖进去？自从卡苏朋夫人住到弗雷什特以后，我从没见过她，今后也不会见到她。我从来不上那儿。那里是托利党的地盘，我和《先驱报》在那里，就像偷猎者和他的猎枪一样不受欢迎。”

事实是威尔发现，布鲁克先生非但不像以往那样，不管他愿意不

① 一八三一年四月英国议会因拒绝通过议会选举改革法案被解散，参见本书四三五页注①。

愿意，老要他上蒂普顿玩儿，而且暗示他，他还是少去为妙，这不能不引起他越来越多的猜疑。那是詹姆士·彻泰姆爵士提出愤怒的抗议之后，布鲁克先生所作的避重就轻的让步。威尔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多萝西娅的缘故，他已给挡在蒂普顿门外。那么，她的亲友对他发生了怀疑？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如果他们以为，他会不惜充当贪婪的冒险家的角色，为了钱追求一位富裕的夫人，那么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这以前，威尔从未充分意识到他和多萝西娅之间存在的鸿沟，直到现在，他才走到它的边缘，看到她站在它的另一边。他不免愤愤不平，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觉得，他对多萝西娅表示的任何关心，势必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甚至她也可能这么想，因为很清楚，人们都在千方百计向她灌输谗言。

"我们是永远分开了，"威尔想，"早知这样，我还不如留在罗马好，我在这里也离她一样遥远。"但是我们所说的失望，往往只是希望得不到满足时引起的痛苦期待。他发现有不少理由说明他不应该走，因为从公事上说，他没有理由在这个紧要关头，离开自己的岗位——正当布鲁克先生面临选举，需要"指导"，需要他为竞选进行大量直接或间接活动的时候，把他甩下不管。威尔不能在下棋下得最热烈的当口放下棋子。任何候选人，哪怕他像一切好好先生一样，头脑和骨头都软绵绵的，只要他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就应该支持他争取胜利。给布鲁克先生指点方向，让他保持坚定的思想，明确自己责无旁贷，必须拥护当前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和适可而止的方针，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费厄布拉泽先生预言的"装在口袋里"的第四个候选人，至今并未出现。不论议员候选人协会，或者争取改革派获胜的任何其他组织，都还没有发现必须进行干涉的复杂情况。布鲁克先生仍是第二个改革派候选人，他是自己掏钱参加竞选的。目前互相角逐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老托利党员平克顿，另一个是新辉格党人巴格斯特，他曾在上次选举中当选过，至于布鲁克，他是未来的独立派成员，只是在竞选中站在改革派一边。霍利先生和他的一派全力支持平克顿，布鲁克先生要取得胜利，得依靠那些放弃巴格斯特的选民，或者托利党内主张改革的新力量。当然，后面

这个办法比较可取。

争取选票的这种前景，对布鲁克先生说来，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认为，对待动摇分子应该用动摇的发言来引诱；何况敌对的论点一旦进入他的头脑，就会使他莫衷一是，模棱两可，这些情况给威尔·拉迪斯拉夫带来了不少麻烦。

"你知道，对这类事情是得讲究一些策略的，"布鲁克先生说。"迎合一点别人的意思，减少一点自己的锋芒，说些'不错，这有一定的道理'，如此等等的话。我同意你的意见，这是非常时期，国家有它自己的意愿……政治联合……诸如此类的事……但我们有时用的刀未免太锋利了一些，拉迪斯拉夫。再说，十镑的房主①，为什么是十镑？当然，总得在一个地方划条线嘛。但为什么正好是十镑？如果再往下追究，这问题就难讲了。"

"事情当然是这样，"威尔不耐烦地说。"但如果你想等有了十全十美的法案再干，那你只好当革命家了，可到那时，我看，米德尔马契就不会选举你。至于两面讨好，这可不是一个两面讨好的时代。"

辩论的结果，布鲁克先生总是同意拉迪斯拉夫的话，后者对他说来，仍是一位伯克，还带有一点雪莱的气质。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还是自己的办法管用，于是又满怀希望地回到了老路上。在这个阶段，他信心百倍，甚至不惜拿出大笔的钱来干这件事，因为他的口才和雄辩能力这时还没有受到考验，他至多只是作为会议的主席讲几句话，介绍其他一些演讲人，或者跟米德尔马契的选民谈谈话，而每次谈话之后，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位天生的策略家，后悔没有早些从事这行营生。不过他在莫姆赛先生那里，不免有些灰心丧气。莫姆赛先生是米德尔马契零售商的主要代表，这是一股雄厚的社会势力。至于这位零售商本人，他自然是本选区顾虑最多的选民之一，从他来说，他希望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同样供应茶和糖，因此他但愿不偏不倚，两边都不得罪。他跟从前的市民一样，认为必须参加选举，实在是一大麻烦，哪怕事前可以对各派一视同仁，使大家同样抱有希

---

① 英国一八三一年的议会选举改革法案，适当放宽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规定城市选民为年收入十镑以上的财产的持有者，包括房主等等在内。

望，最后总得摊牌，叫一些人失望，可这些人在他的账簿上，却是可敬的主顾。蒂普顿的布鲁克先生一向照顾他，向他买不少东西，然而平克顿的委员会中，也有不少人的意见对食品杂货业的生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姆赛先生认为，布鲁克先生“忠厚老实”，对于一个食品商出于无奈，投了反对票，还可以谅解。关于这点，他在自己的内客厅中得到了证实。

“谈到改革，布鲁克先生，我只能从家庭角度来考虑，”他满面堆笑地说，一边把口袋里的小银币弄得叮叮直响。“它对内人有没有好处，能不能在我死后，帮助她带大六个孩子呢？我这问题是假设的，我知道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很好，先生。我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请问，你叫我怎么办？有人跑来对我说：‘莫姆赛，随你怎么办，但是如果你投票反对我们，我只能上别的铺子买食品了。每逢我在酒里加糖的时候，我一定得明确知道，我的商人是有正确的政治立场的，因此我照顾他的生意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先生，这些话就曾经从你现在坐的位子上向我提出。当然我不是指阁下你，布鲁克先生。”

“不，不，那是不对的，是心胸狭隘，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然后安慰他道：“除非我的管家向我埋怨，说你的物品都是次货，莫姆赛先生，除非我听到，你出售的白糖，调味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质量欠佳，我决不会吩咐他上别处购买这些物品。”

“先生，蒙你的照顾，我非常感激，”莫姆赛先生说，觉得政治形势似乎明朗了一些。“确实，能够给这么一位公正无私的先生投票，我感到万分荣幸。”

“好吧，你知道，莫姆赛先生，你会发现站在我们一边是正确的。这次改革慢慢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有关全体人民的措施，是一个开端，必须先跨出这一步，才谈得到其他一切。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你只能从家庭角度考虑这事，但还有国家利益呢。我们都属于一个家庭，你知道，都是在一口锅子里吃饭。投票这类事，要知道，它可以帮助好望角的人赚钱呢。说真的，选举的影响之大，是谁也想象不到的。”布鲁克先生住口了，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经离开了轨道，尽管他还很得意。但是莫姆赛先生的回答却十分坚定，毫不退让。

“请你原谅，先生，但我无法从命。在我投票的时候，我必须知道

为什么投票，说得客气一点，我必须知道，这对我的钱柜和账册会发生什么影响。我承认，价格是一种奥妙莫测、谁也弄不明白的东西，你买进了葡萄干，它突然跌价了，可这东西是不宜贮藏的，对这类事，我还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但是它可以起镇静作用，免得人忘乎所以。谈到一个家庭，我想，总有借方和贷方，改革总不致把这个也改革掉，否则的话，我只好投票主张保持现状了。从个人来说，也就是从我自己和家庭来说，我不喜欢变，我是最不喜欢变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我不是不会失去什么的人——我这是指我在教区和私人事务方面的地位，跟阁下和阁下的惠顾当然是无关的，因为已经蒙你说明，只要我出售的物品使你满意，不论我投不投你的票，你是不会不照顾我的生意的。”

这次谈话以后，莫姆赛先生上楼，向他的太太吹嘘道，他毕竟比蒂普顿的布鲁克高明一着，现在他不必担心，可以参加投票了。

布鲁克先生这一次没敢向拉迪斯拉夫夸耀他的策略，不过从他自己来说，他还是很满意，觉得他的竞选不必靠拉选票，只要在辩论上下功夫，他是凭学识，不是凭卑鄙的伎俩取胜。布鲁克先生必然也有他的代理人，他们了解米德尔马契选民的特点，以及利用他们的无知为改革法案效劳的办法，不过这实际上无异是利用它来反对改革法案。威尔塞住了他的耳朵。议会有时也像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以至吃饭穿衣等等，如果我们的想象力太活跃，对它的内幕了解得太多，它就无法存在了。世界上有不少肮脏的手在干肮脏的勾当。只是威尔一再向自己提出，他支持布鲁克先生的竞选活动，应该完全问心无愧。

但是用那样的方式，为正义的一边争取多数，是否能够成功，他自己也心里无数。他写了不少演说稿和演讲的提纲，但他逐渐发现，布鲁克先生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货色，有时难免失去头绪，不知所云，很难再言归正传。起草文件是为国出力的一种方式，但记住文件的内容却是另一回事。不成！要使布鲁克先生在必要的时刻，想起必要的论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装满他的头脑，占有它的一切空间。但困难的是找不到这种空间，因为它早已被各种思想塞满了。布鲁克先生自己也说，他讲话的时候总觉得千头万绪，不知道说

什么好。

然而，拉迪斯拉夫的辅导活动立刻面临了考验。原来在提名的日子以前，布鲁克先生必须向米德尔马契尊贵的选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他发表演说的地点在白鹿大饭店的阳台上，这是一个有利的地点，位在市场的一角，一眼望去，可以看到一大片空地和两条交叉的街道。那是五月一个晴朗的上午，一切似乎都富有希望。巴格斯特的委员会和布鲁克的委员会之间，出现了一些谅解的迹象，它们的成员有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自由派律师斯坦迪什先生，以及普利姆但尔先生和文西先生这类实业家，因此实力雄厚，几乎与支持平克顿的一派势均力敌，平克顿的委员会以霍利先生等人为主，设在绿龙酒家。布鲁克先生近半年来，在自己的田庄上实行了一些改革，这使《号角报》对他的攻击调子降低了。他穿着淡黄色坎肩，驱车进城时，听到了一点欢呼声，不免得意扬扬，十分舒畅。但是在关键性的场合，情况往往变幻莫测，不到最后不能说万事大吉。

"看样子不错，是吗？"布鲁克先生看到人群在汇集，说道。"不论怎样，听的人不会少。我很高兴，你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有这么多朋友，实在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米德尔马契的织布工和制革匠，与莫姆赛先生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把布鲁克先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在他们眼里，他跟伦敦来的陌生人差不多。不过大家还算安静，站在那里听一些发言者介绍候选人的情况，尽管其中一人——那是布拉辛的政界人物，专程前来向米德尔马契指出它的责任的——说个没完没了，使人不由得担心，在他之后，候选人还能讲些什么。这时人群越来越多，那位政界人物的话也快完了，布鲁克先生的情绪突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他仍拿着夹鼻眼镜，摩弄着手中的演讲稿，不时与委员会的人交谈几句，仿佛对这次演说满不在乎似的。

"我得再喝一杯雪利酒，拉迪斯拉夫，"他用轻松的口气对威尔说。威尔就在他背后，随即把他要的提神剂端给了他。这件事做得并不恰当，因为布鲁克先生平时饮酒不多，喝第一杯以后，没隔多久，又喝第二杯，这对他的身体是意外事件，它的效果不是使他精力集中，而是精力分散。可怜他吧，许多英国人正因为演说时信口开河，

净谈些鸡毛蒜皮的私事，结果一败涂地！当然，布鲁克先生竞选议员，是指望为国勋劳，他应该不在此例，不妨谈谈私人琐事，但既然要演讲，总得讲些大道理才成。

布鲁克先生担心的不是演讲的开头，这部分他觉得满有把握，毫无问题，他会讲得头头是道，像蒲伯① 的双行诗一样娓娓动听。上船是容易的，但接着出现在眼前的一片汪洋大海，却叫人晕头转向。这时，他肚子里的守护神醒来了，提示他道："注意，问题，有人可能对纲领提出问题呢。"于是他开口道："拉迪斯拉夫，把纲领提要给我。"

布鲁克先生走到阳台上，欢呼声顿时响成一片，压倒了各种怪叫、呼啸、咒骂和其他反对的议论，这种现象说明对方很有节制，斯坦迪什先生(一只地地道道的老狐狸)立即凑在旁边的人耳边说道："这是危险的信号，真的！霍利还有更厉害的花招在后面呢。"然而欢呼声还是此起彼落，从来没有一个候选人像布鲁克先生那么和蔼可亲，他胸前的口袋里揣着提要，左手搭在阳台的栏杆上，右手摩弄着夹鼻眼镜。他衣冠楚楚，穿着淡黄色坎肩，亚麻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安详自若。他怀着信心开始道：

"先生们！米德尔马契的选民们！"

这开头是毫无问题的，接着而来的小小停顿也十分自然。

"我站在这儿感到非常高兴……我一生还没有这么自豪过，这么愉快过……这么愉快过，你们知道。"

话是讲得十分漂亮，但并不完全对头，这样，不幸得很，美好的开端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难怪，在恐惧控制了我们，一杯雪利酒又跟烟雾似的笼罩着我们的思想时，连蒲伯的双行诗也无济于事，变成了"不着边际，不知所云"的废话。拉迪斯拉夫站在窗边，演讲者的背后，心想："现在一切都完了。唯一的机会要看运气了，因为有时做得再好，也不一定得到好的效果，乱来说不定倒能侥幸成功。"这时，布鲁克先生方寸已乱，再也讲不到点子上，只得回过头来谈他自己和他的资历——这对于候选人始终是得心应手、万无一失的话题。

---

①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双行诗是两行押韵的诗，蒲伯运用的主要诗歌形式。

"我的好朋友们,我是你们的亲密邻居……你们知道,我在这儿当过好多年治安法官……我一直在参与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纠葛,比如,机器生产,还有破坏机器……你们不少人都关心机器,我近来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破坏机器,那是不成的,一切必须进行下去,贸易,工业,商业,物产的交换,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根据亚当·斯密,一切必须进行下去。我们要看到整个世界,要有'远大的目光,广阔的视野',必须看到一切地方,正如有人说的,'从中国到秘鲁'都要看到。这个人就是约翰逊,你们知道,在《漫游者》[①] 上。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就是个漫游者,当然,我没有到过秘鲁,但我不是经常守在家里的,我知道,那不成。我到过中东地区,你们米德尔马契的货物,有些就是销到那儿去的。还有,也销往波罗的海。波罗的海,你们知道。"

在回忆的海洋中这样漫游,对布鲁克先生说来是很轻松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可以毫不费事地从遥远的海外游回英国,但是敌人的鬼花招这时出现了。人群顶上升起了布鲁克先生的模拟像,它几乎就在他的对面,离他不到十码远。模拟像涂得花花绿绿,也是淡黄色坎肩,夹鼻眼镜,脸上没有表情。与此同时,空中还响起了模拟他的声音,它有些像杜鹃叫,又有些像鹦鹉学舌,用木偶剧中小花脸的腔调重复他的话。人人都仰起了头,打量十字路口那些遥遥相对的打开的窗户,但窗口有的没有人,有的挤满了哈哈大笑的听众。模拟的声音,哪怕毫无恶意,对于一个正在严肃认真地发表演讲的人说来,也带有嘲笑捣乱的性质。它往往不是准确地模仿原来的话,只是随心所欲地摘取一些字句,进行恶毒的歪曲。这时它发出的声音是:"波罗的海,你们知道",于是人群中本来此起彼伏的笑声,变成了一片哄然大笑。要不是党派的利益发挥了镇静作用,使布鲁克的委员会中那些人意识到,千丝万缕的关系已把他们共同的伟大事业与"蒂普顿的布鲁克"联系在一起,那么,连他们也会大笑不止。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用指责的口气问,新警察局在干什么。可是声音是无法逮捕的,

---

① 约翰逊于一七五〇——一七五二年间发行的期刊,其中文章绝大部分均为约翰逊本人所写。

对候选人模拟像的围攻也不见得有效，因为霍利也许本来就预备它给人当靶子打的。

布鲁克先生本人，这时不可能马上意识到什么，他只觉得头脑里乱哄哄的，不知说什么好，甚至耳朵也有些嗡嗡作响。他是唯一还没有发现一切的人，他既没看到自己的模拟像，也没听到那些模拟的声音。我们在寻找要说的话时，那种焦急的心情是最容易控制我们的知觉的。布鲁克先生听到了笑声，但他并不在意，因为托利党要想些点子跟他捣乱，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何况这时候，那个美好的开端失去之后又跑了回来，要把他领出波罗的海了，这使他心里更加烦躁，不知如何是好。

“哦，我想起来了，”他继续道，把一只手插在旁边的口袋里，做出一副安闲的样子，“你们知道，如果我需要一个先例……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对，我们又何必要什么先例……但是好吧，我们不妨提一下查塔姆①。我不能说，我一定会支持查塔姆，或者庞特，就是小庞特，他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们却需要思想，你们知道。”

“你的思想见鬼去！我们要的是法案，”一个粗暴的声音从下面人群中冒了出来。

那个看不见的小花脸，本来一直钉住布鲁克先生，这时立即应和道：“你的思想见鬼去！我们要的是法案。”笑声比以前更响了，布鲁克先生停了下来，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那个嘲笑的声音。但它又像是在挖苦那个干扰他的人，这么一想，他又受到了鼓舞，于是和蔼地回答道：

“你的话有些道理，我的好朋友。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彼此交换意见？你们知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由。至于法案，你们会得到法案的……”这时布鲁克先生停了一下，戴好夹鼻眼镜，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提要，仿佛要实事求是谈具体问题了。但那个看不见的小花脸又开腔了：

---

① 即威廉·庞特(1708—1778)，查塔姆伯爵，英国政治家，曾任内阁首相，称老庞特。他的第二个儿子威廉·庞特(1759—1806)，称小庞特，也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老庞特是辉格党党魁，小庞特则是托利党首脑。

“你们会得到法案的，布鲁克先生，只要多拉些选票，弄到个议席，花上五千镑，七先令，四便士。”

在一片大笑声中，布鲁克先生涨得满脸通红，放下了夹鼻眼镜，手忙脚乱地四面张望着，这才发现了自己的模拟像，现在它已越来越靠近他了。过了一会，他又看到，它给一些鸡蛋扔得好不伤心。他振作一下精神，又开口了。

“无理取闹，要花招，嘲笑，都是对真理的考验，这一切太好了……”这时，一只讨厌的鸡蛋啪的一声打在布鲁克先生的肩膀上，那个嗓音又出现了：“这一切太好了”，接着一阵鸡蛋飞到空中，主要针对模拟像，但有时仿佛出于偶然，也会打到那位原型身上。这时又有一群人冲进了会场，口哨声，呼啸声，吼叫声，笛子声，加上一些人想制止这一切发出的呐喊声，吆喝声，使整个会场越来越乱，在这一片鼓噪声中，谁的嗓音也没法压倒它，布鲁克先生也给弄得威风扫地，束手无策。这场风波要是不用游戏的方式，不用玩笑的方式出现，还不致使人这么狼狈。如果是真刀真枪的攻击，那么报馆访员可以据实报道，说“它使那位博学的先生肋部遭到了危险”，或者可以公正地证明，“那位先生的靴底曾出现在栏杆顶上”，这样也许还差可自慰。

布鲁克先生回到了委员会的办公室，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说道：“这实在有些不像话，你们知道。我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人民，可他们不让我往下说。你们知道，我正想谈到法案本身呢，”他又说，望了望拉迪斯拉夫。“然而到提名的时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但是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话没有获得一致公认，相反，委员会还觉得情况十分严重，那位布拉辛的政界人物写个不停，似乎又在酝酿新的计划了。

“那是鲍耶搞的花招，”斯坦迪什先生说，把话岔开了。“尽管他毫不声张，我也知道，他在口技上很有一手，谁也比不上他，说真的！最近霍利常请他喝酒，鲍耶这套本领还是值些钱的。”

“得啦，你知道，你从没向我提起这事，斯坦迪什，要不然，我也可以请他喝酒，”可怜的布鲁克先生说，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已请过不少人喝酒了。

“在米德尔马契，恐怕没有一个人比鲍耶更为人所不齿，”拉迪斯拉夫愤愤不平地说，“可是偏偏好像总是这些人在左右着大局。”

威尔气得要命，对自己是这样，对他的“上司”也是这样。他回到家中，关起房门，马上非正式地决定，他要跟《先驱报》和布鲁克先生从此一刀两断。他为什么还要呆在这儿？他和多萝西娅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要填平的话，除非他离开这儿，谋得一个完全不同的职务，而不是留在这儿，充当布鲁克的下属，理所当然地给人瞧不起。于是他的头脑里展开了年轻人的奇迹梦：在五年中，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广阔，越来越具有全国意义，政论文章和政治演说也必然身价百倍，于是他就可以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别人也不能误解他，说他是要多萝西娅降低身份迁就他了。五年，是的，只要他确切知道，她关心他超过关心其他任何人，只要他能让她明白，他离开她是为了将来可以不必贬低自己的人格，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情，那么他一定马上远走高飞，开始新的道路，这在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是完全可能的，按照事物的内在规律，才华可以带来荣誉，而荣誉可以带来世上的一切幸福。他擅长讲话，也擅长写作，不论干什么都能得心应手，而且他决心永远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为它们贡献自己的全部热情。为什么他不能有朝一日扬眉吐气，出人头地，感到自己赢得了应得的地位呢？毫无疑问，他应该离开米德尔马契，前往伦敦学习法律，为自己的成名做好准备。

但这事不宜操之过急，必须等他和多萝西娅之间取得某种谅解以后才成。他必须让她知道，在目前，哪怕她愿意嫁给他，他也不能娶她。这样，他暂时还不能离职，还得与布鲁克先生周旋一段时间。

但过不多久，他就有理由怀疑，布鲁克先生已走到他的前面，打算了结他们的关系了。原来外界的争论和内心的声音不谋而合，使那位博爱主义者为了人类的利益，终于采取了比平时果断的步骤，即退出竞选，支持另一位候选人，把他的竞选机构移交给那个人。他自称这是果断的步骤，但同时指出，他的健康状况使他受不了竞选中的惊涛骇浪，这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我觉得胸口不大舒服，继续干那件事已力不从心，”他向拉迪斯拉夫解释他的决定道。“我必须立刻煞车。你知道，可怜的卡苏朋就

是一个警告。我花了不少力气，取得了一些进展，路总算打通了。这件事，这种竞选活动，实在不好办，拉迪斯拉夫，是吗？我相信，你也厌倦了。然而我们靠《先驱报》打开了局面，使事情走上了轨道，如此等等。如今一个能力比不上你的人，也可以把它办下去了……是的，你知道，一个不如你的人也成了。"

"你是希望我辞职吧？"威尔说，脸立刻涨红了，一边从写字台旁边站起身子，两手插在口袋里，走了三步，又回过头来。"无论何时只要你提出，我都可以从命。"

"说到希望的话，亲爱的拉迪斯拉夫，我对你的能力一向评价极高，你知道。但是关于《先驱报》，我跟我们一边的某些人商量过，他们的意思还是由他们自己办，同时给我一定的赔偿。既然这样，我想你可能同意辞职，另谋更好的出路。那些人也许不会像我那么器重你，我是一直把你当知心朋友和左右手看待的，尽管我始终希望你能另有高就。我想，你是不是到法国走走。我可以给你写些信，写给奥尔索普[①]，以及诸如此类的大人物。我认识奥尔索普。"

"多谢你的关照，"拉迪斯拉夫高傲地说。"既然你即将与《先驱报》分手，关于我的下一步行动，我就不必再麻烦你了。我可能暂时还得留在这儿。"

布鲁克先生走后，威尔对自己说："这是他那些亲戚要他辞退我的，今后我干什么，不必他费心。我要留在这儿就留在这儿。我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不必因为他们怕我，我就离开。"

第五十二章

他一心想着
为它尽最卑微的责任。
——华兹华斯[②]

---

① 约翰·查尔斯·斯宾塞(1782—1845)，英国政治家，在政界以奥尔索普子爵的名义进行活动。一八三〇——一八三四年任下议院议长，支持改革法案。

② 原诗题名《伦敦，1802》，是一首颂扬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这里引的是它的最后两行。原诗系用第二人称写成，这里改成了第三人称，"它"是指英国。

在六月的一个晚上，费厄布拉泽先生知道他即将获得洛伊克的牧师俸禄以后，那间古色古香的客厅里真是喜气洋洋，连那些大律师的画像似乎也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没有喝茶，也没有吃烤面包，像平时一样穿得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只是脸色变得红红的，眼睛变得亮亮的，流露了她心头的喜悦，这使老妇人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青春时期，恢复了当年的姿色。她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卡姆登，最值得安慰的还是你的品德配得上担任这个职务。"

"一个人的品德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有没有优厚的收入，母亲，"儿子说，充满了欢乐，并不想掩饰这种心情。他满面春风，不仅显得朝气蓬勃，容光焕发，而且流露了丰富的内心活动，从他的目光中，人们不难看到他的快乐，也不难发现他的思想。

"我说，姨妈，"他继续道，搓搓手，望着诺布尔小姐，后者正跟海狸似的，在窸窸窣窣搞小动作，"今后我们茶桌上有的是方糖，你尽管偷去给孩子们吃好了，你还会有不少新袜子可以送人，至于要补的旧袜子，那更多了！"

诺布尔小姐向外甥点点头，轻轻发出了有些惊恐的笑声，心想多亏这个美缺，她已经往篮子里多丢了一块方糖。

"至于你，威妮，"牧师接着又道，"现在不论你要嫁给洛伊克的哪个单身汉都不成问题了，哪怕索洛蒙·费瑟斯通先生也行，只要我觉得你是真正爱上了他。"

威妮弗莱德一直望着她的弟弟，在伤心啼哭，因为哭是她表示快活的方式，现在听到他的话，不禁破涕为笑，说道："你应该先给我做个榜样啊，卡姆，现在你该结婚啦。"

"完全应该。但是谁肯嫁给我啊？我只是一个谁也看不上的老家伙，"牧师说，欠起身子，把坐椅推后一些，低头看看自己。"母亲，你说什么来着？"

"你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卡姆登，虽然比不上你的父亲，没他那么清秀，"老太太说。

"我希望高思小姐会嫁给你，弟弟，"威妮弗莱德小姐说。"她会使我们在洛伊克过得非常快活。"

"好极了！照你说的，好像那些年轻小姐都是市场上的鸟，关在笼子里就等我去挑选似的，只要我一开口，每个人都会乖乖的跟我回家，"牧师说，不想专门提到某一个人。

"我不是说每个人，"威妮弗莱德小姐说。"但我想，妈妈，你是喜欢高思小姐的，是不是？"

"我的儿子喜欢谁，我也喜欢谁，"老太太说，神色端庄威严。"卡姆登，你应该成家啦。要不，等我们到了洛伊克，就没人陪你打惠斯特牌啦，亨利埃塔·诺布尔从来不会打惠斯特牌。"(费厄布拉泽老太太一向用这个庄严的名字，称呼她那位瘦小的老姊妹。)

"今后我不打惠斯特牌了，母亲。"

"为什么，卡姆登？在我年轻的时候，惠斯特牌是正直的教士无可非议的娱乐，"老太太说，忘记了惠斯特牌对她的儿子说来意味着什么，因此讲得振振有词，好像是在驳斥一条新教义的危险挑战。

"我会很忙，没空打惠斯特牌。我得管两个教区呢，"牧师说，不想讨论惠斯特牌的优劣问题。

他已向多萝西娅说过："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放弃圣博托夫教区。不少人主张改革教士兼职制①，但如果我把大部分钱给别人，这已足以表明我反对这种制度。重要的不是放弃职权，是怎么运用它。"

"我也这么想，"多萝西娅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觉得，放弃权力和金钱，比保持它们更容易。授职权由我掌握，实在并不合适，然而我觉得不放心，不能把这权力托付给别人。"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不使你为自己运用的权力感到遗憾，"费厄布拉泽先生说。

他的性格属于那一类，即生活的重担一旦不再压痛他们的肩膀，良心便会活跃起来。他没有在那个问题上装出一副可怜相，但在心里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尽管这种懈怠在不领取教士俸禄的人是不足为虑的。

他对利德盖特说过："我常常希望干些别的，不是当教士。但是

---

① 指教士担任两个以上教区的职务，领取两份以上的俸禄，这曾遭到反对，后来受到了各种限制。

也许,我不如尽量当一个称职的教士好一些。你知道,这无非是使自己拿了俸禄,问心无愧,这么做,困难会简单得多。"说完后,他笑了笑。

这位牧师当时确实觉得,要尽自己的责任并不难。但责任有时却会恶作剧,给你带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好比有一个行动迟钝的朋友,我们好心好意请他来玩,却在我们家里摔断了腿。

过了还不到一个礼拜,责任就以弗莱德·文西的面目出现在他的书房中了。弗莱德刚从全能学院[①] 得了学士学位回来。

"我不好意思麻烦你,费厄布拉泽先生,"弗莱德说,那张清秀坦率的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神色,"但你是我唯一可以请教的朋友。以前我曾把一切告诉你,你对我那么好,使我不由得再来找你。"

"请坐,弗莱德,你讲吧,只要我办得到,我无不乐意效劳,"牧师说,他正在包扎一些小物品,准备运走,现在并没有住手。

"我要告诉你……"弗莱德犹豫了一下,然后一口气说了下去,"现在我得进教会办事了,说真的,不论我怎么想法子,我也找不到别的事干。我不喜欢这行职业,但我知道,我不能对父亲这么讲,他绝对不会同意的,他为了供我读书花了不少钱。"弗莱德又停了一会,然后说道:"我又找不到别的职业。"

"我跟你父亲谈过这事,弗莱德,只是跟他很难讲得通。他说,现在已经太迟了。但你终于跨过了一座桥,你还有什么别的困难呢?"

"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不喜欢干这行职业。我不喜欢神学,讲道,老是装得道貌岸然。我喜欢在田野上骑马,做别人都做的事。从任何意义上说,我都不想干坏事,但是人们希望一个教士做到的,我无法办到。然而我还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呢?我父亲不能给我任何资金,要不,我可以经营农业。他的商行也没有位子给我。当然,现在我要学法律,或者医学,已来不及了,父亲要我自己挣钱过活呢。说我进教会干事是错了,这自然很对,可是说这话的人,谁也没给我指明一条出路。"

弗莱德的声调显得牢骚满腹,愤愤不平,费厄布拉泽先生听了差

---

① 这名称是作者虚构的。

点发笑，多亏他的头脑太忙，顾不到笑，因为他想到的比弗莱德告诉他的更多。

“你在教义方面，或者信纲[1] 方面，有什么困难吗？”他说，尽量设身处地替弗莱德着想。

“不，我想信纲是正确的。我不打算提出争议，反对它们；比我好得多、聪明得多的人尚且赞成，何况是我。我觉得，要是我对它们产生怀疑，好像我是法官似的，那未免太可笑了，”弗莱德讲得相当坦率。

“这么看来，你曾经想过，尽管你不像一个教士，你还是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教区牧师？”

“当然，如果我非得当教士不可，我会尽力而为，履行自己的责任，尽管我不喜欢这职业。你认为，我应该受到责备吗？”

“责备你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当教士吗？那得问你自己的良心，弗莱德，看你怎么衡量利害得失，明确你的职务对你有什么要求。我只能把我的体验告诉你，我一直不太检点，结果弄得很不自在。”

“但是还有别的障碍，”弗莱德说，脸有些红。“我以前没有告诉你，不过我所讲的一切，也许已使你猜到了这点。有一个我十分喜欢的人，从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起，我便爱上了她。”

“我想，这是高思小姐吧？”牧师说，眼睛盯住了几条标签，仔细观看。

“是的。如果她肯要我，我可以一切在所不计。这样，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你相信，她对你有同样的感情吗？”

“她永远不会这么说。好久以前，她已要我答应她，不再向她提起这事。她特别反对我当教士，这我知道。但我不能没有她。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昨天晚上我见到高思太太，她说玛丽住在洛伊克教区长府上，跟费厄布拉泽小姐在一起。”

“是的，蒙她好意，帮助我姊姊料理家务。你想到那里看她吗？”

“不，我只想恳求你一件事。我不好意思一再打扰你，但是你的

---

[1] 指“三十九条信纲”，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领。

话玛丽是肯听的,我希望你跟她谈谈——我是指我进教会任职的事。”

“这可不大好办,亲爱的弗莱德。我首先得确定,你是真心爱她。而且按照你的要求跟她谈这件事,那无异于要她告诉我,她是不是同样爱你。”

“这正是我要她告诉你的,”弗莱德直截了当地说。“在我了解她的感情以前,我不能决定我的行动。”

“你的意思是说,你进不进教会干事,得看她的态度?”

“如果玛丽说她绝对不嫁给我,那我不论怎么考虑,反正也是白搭。”

“你这是傻话,弗莱德。爱情不是人生的一切,可是轻举妄动却会影响你一辈子。”

“我的爱情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一刻不爱玛丽。如果我必须放弃她,那等于要我靠假肢过日子。”

“我的干涉会不会使她不高兴?”

“不会,我相信她不会。你是她最尊敬的人,她不会像对待我那样,用几句笑话把你搪塞过去。当然,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除了你,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为我找她。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是我们两人都信得过的。”弗莱德停了一会,然后有些抱怨似的说道:“她应该承认,我为了通过考试花了不少力气。她也应该相信,为了她,我一定会好好做人。”

屋子里静默了一会,最后费厄布拉泽先生放下了手头的事,向弗莱德伸出了手,说道:

“很好,我的孩子。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就在那一天,费厄布拉泽先生骑上他刚买的小马,前往洛伊克的牧师住宅。“毫无疑问,我老了,”他想,“年轻人长大了,要把我挤出舞台了。”

他在花园里找到玛丽,她正在采玫瑰,把花瓣铺在一块床单上。太阳已快落山,高高的树木在长满青草的园径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玛丽沿着园径走来走去,没戴帽子,也没打阳伞。她并未发觉费厄布拉泽先生正从草地上走来,只顾俯下身子,教训一只黑背黄腿的

小狗,因为那只狗老是在床单上跑来跑去,嗅玛丽撒下的玫瑰花瓣。她用一只手捏住它的前爪,竖起另一只手的食指,对着它打皱的眉头和困惑的脸,操起庄严的低音,说道:“弗莱,弗莱,我真替你害羞,一只懂事的狗是不会这么干的,现在任何人见了,都会说你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年轻先生。”

“你对年轻的先生太不客气啦,高思小姐,”牧师说,离她已只有两码远。

玛丽吃了一惊,涨红了脸。“跟弗莱讲道理,它总是听话的,”她笑道。

“但是对年轻先生们却不成?”

“哦,有的不成,有的成,因为有些人是可以变好的。”

“你承认这点,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我正想跟你谈一位年轻的先生呢。”

“但愿这不是一个傻小子,”玛丽说,又开始摘玫瑰花,觉得心怦怦直跳,怪不舒服的。

“不是,不过他的优点也许不是聪明,而是热情和真诚。然而这两个特点中包含的智慧,往往是人们想象不到的。我想,你听了我这些话,一定猜到我讲的是哪一位年轻先生了。”

“是的,我想我猜到了,”玛丽勇敢地回答,她的脸变得更严肃了,手有些凉。“这一定是弗莱德·文西。”

“他有件事要我征求你的意见,就是关于他进教会任职的事。我希望你不致认为,我答应他这么做是多管闲事。”

“不,正好相反,费厄布拉泽先生,”玛丽说,不再摘玫瑰,合抱着双手,但不敢仰起头,“不论什么时候你找我谈话,我都认为这是我的光荣。”

“但是在我谈到这问题之前,让我先提一下你父亲告诉我的一件事。顺便说一下,这就是在那天晚上,弗莱德刚上学院,他托我找你父亲的时候。高思先生告诉我,费瑟斯通死的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你怎样拒绝销毁遗嘱等等。他说,你为这事,良心有些不安,因为你无意之间使弗莱德失去了一万镑遗产。我一直记着这事,但我也听到一些情况,这可能给你带来安慰,它们说明,你的自我谴责

是不必要的。”

费厄布拉泽先生停了一会，看看玛丽。他想，他应该使弗莱德得到充分的评价，但他也应该廓清她心头的一切错误观念——有的妇女就是出于赎罪的动机，选择了错误的婚姻，嫁给了她们不愿意嫁的男人。玛丽的双颊有些发红，她没有做声。

“我是说，你的行为对弗莱德的命运实际并无影响。我发现，即使销毁了末一份遗嘱，那第一份在法律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有人提出争议，它就站不住脚，而且可想而知，一定会有人提出争议。因此，在那一点上，你完全可以放心，不必感到难过。”

“谢谢你，费厄布拉泽先生，”玛丽诚恳地说。“蒙你想到我的心情，我很感激。”

“好，现在我可以言归正传了。你知道，弗莱德拿到了学位。他已经给自己开拓了一条道路，现在的问题是：他该干什么？这问题之所以困难，是他打算按照他父亲的意愿，进教会办事，然而这又违背了他一向的心愿，关于这点你比我更了解。我跟他谈过这问题，我承认，就目前的情形而论，他要当教士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他可以改变主意，尽力完成他的职责，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那条件得到满足，我也可以尽我所能，帮助弗莱德。当然，一开始不成，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可以当我的副牧师，这有不少事要做，因此他的薪金可以接近我以前当教区牧师的收入。但是我再说一遍，这有个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一切都是空话。他向我公开了他的心愿，高思小姐，要求我为他讲讲话。那条件完全在于你的态度。”

玛丽显得非常激动，因此过了一会，他又说道：“我们去散散步吧。”在散步时，他继续道：“直截了当地讲，任何职务，凡是会减少你同意做他的妻子的机会的，他都不能接受。但是在保持这个希望的前提下，他决心尽最大努力，做好你赞成他做的任何工作。”

“我不可能说，我一定会做他的妻子，费厄布拉泽先生，但是如果他当了教士，我可以说，我一定不会做他的妻子。你的话非常直爽，也非常亲切，我丝毫也不想纠正你的见解。这只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我总喜欢对事物采取嘲笑的态度，”玛丽说，她的回答中又出现了

调皮的闪光，这给她的谦逊口气增添了迷人的魅力。

“他是希望我把你的想法，如实转告他，”费厄布拉泽先生说。

“我不能爱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玛丽说，不想再深入一步。“弗莱德有头脑，也有学问，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从事某些有益的世俗职业，成为受到尊敬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想象他怎样布道，传教，给人祝福，在病人床边祈祷等等，我一想到他做这些事，就觉得是在看一出滑稽戏。他之要当教士，无非为了保持体面的身份，我认为，这种体面的低能儿是最可耻的。克劳斯先生便是一个例子，我常常想起他那张空虚的脸，那把精巧的伞，那种装模作样的斯文谈话。这些人有什么权利代表基督教，好像教会只是为了让一些白痴冒充绅士，好像……”玛丽忍住了，没再往下说。她这么滔滔不绝，仿佛是在对弗莱德，而不是对费厄布拉泽先生讲话。

“青年妇女总是严格的。她们不像男子，非得干点什么不可，不过也许我应该说，你不在此例。至于弗莱德·文西，你不致把他排在这么低的位置上吧？”

“确实不，他相当有头脑，但我认为，他当教士不能发挥他的才智。他只能成为一个在职业上弄虚作假的人。”

“那么你的答复是十分坚决的。他当了教士便毫无指望了？”

玛丽摇摇头。

“但是如果他不怕一切困难，用其他办法取得他的面包，你会支持他，给他希望吗？他可以指望得到你的好感吗？”

“我想，我已经对他讲过的话，不必再向他重复了，”玛丽回答，神态中显得有些恚恨。“我认为，他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以前，不必提出这类问题，光说他能够怎么做，那是没有意思的。”

费厄布拉泽先生沉默了一两分钟，这时他们走到了长满青草的园径末端，于是转过身来，站在一棵枫树的绿荫下。休息一会以后，他又说道：“我了解，你不愿让任何诺言束缚自己；但情况是不同的，或者你对弗莱德·文西的感情，会排除你对别人产生好感的可能性，或者不会；换句话说，或者他可以指望，在他获得你的允诺以前，你不会把这种允诺给予别人，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希望。请原谅，玛丽——你知道，我在教你教义问答时，一向是这么称呼你

的——但是当一个女子的感情状态涉及另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也许还不仅是一个人的幸福时，我认为，开诚布公和直截了当对她说来，还是比较正直的做法。”

现在轮到玛丽沉默了，她感到惊讶的不是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态度，而是他的口气，它蕴藏着一种强自克制的严肃感情。一个奇怪的思想掠过她的心头：他的话是与他本人有关的。但是她不敢相信，也不好意思抱这种想法。她从没想过，除了弗莱德，还会有别人爱她，而弗莱德，那是在她穿短统袜和系带子的小皮鞋的时候，就用阳伞上的铁圈当指环，与她订过终身的。她更没想过，她在费厄布拉泽先生眼里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他是她那个狭小的生活圈子中最聪明的人。一时间她只觉得，这一切都是谜，也许还是她自己的幻想；只有一点她是清楚的，明确的，那就是她的答复。

“既然你认为这是我的责任，费厄布拉泽先生，我愿意告诉你，我对弗莱德有相当深厚的感情，我不会为了任何别人抛弃他。如果我想到他会由于失去我而变得不幸，我就永远不会真正愉快。从我们还很小的时候起，他始终是最爱我的，我有一点不舒服，他便那么关心我，因此我对他的感激已经深深植根在我的心中。我不能想象，任何新的感情可以取代它，削弱它。看到他成为值得大家尊敬的人，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但是请告诉他，在那时以前，我不会答应嫁给他，否则我会使我的父母感到羞愧和伤心的。他完全有权选择任何别的女子。”

“那么我已经彻底完成了我的使命，”费厄布拉泽先生说，向玛丽伸出了手，“我得立即赶回米德尔马契。弗莱德有了这个前景，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寻找合适的职业了。我希望我能看到你们的结合。上帝保佑你！”

“哦，请等一等，让我给你喝一些茶，”玛丽说，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因为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态度含有一些难以捉摸的神情，仿佛他在坚决忍受着一种痛苦，这使她突然有些心酸——有一次她看到父亲走投无路，双手不断哆嗦时，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不用了，亲爱的，不用了。我必须赶回去。”

三分钟后，牧师又骑上了马背，他正直无私地履行了一项责任，

这是比戒绝打惠斯特牌艰巨得多，甚至比写悔罪反省书也更艰巨的。

第五十三章

从局外人所说的不一致，推断出不真诚，这只是浮浅轻率的结论，是把"假定"和"所以"的死逻辑应用在活的事物上，看不到信念和行为得以相互依存的千丝万缕的隐秘关系。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指望在洛伊克置办新的产业，他自然关心新牧师的人选，希望这是一个他完全满意的人。可是正当他握有契据，成为斯通大院产权人之际，费厄布拉泽先生却在那所古雅的小教堂中"荣任牧师"，向工农商各界会众宣讲第一篇讲道文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相信，这是对他本人，也是对全国公众的过错的一种惩罚和儆戒。不过，他不会经常上洛伊克教堂，在短时期内也不会住进斯通大院，他买下这片肥沃的田地，这幢漂亮的住宅，只是作为将来颐养天年的地方——他要在那里把田地逐步扩大，把房屋修缮得美轮美奂，使它们有助于颂扬上天的荣耀，然后迁入新居，把目前在银钱账目上的辛勤操劳摆脱一部分，在当地经营农业，让大家看到，上帝怎样通过不可预见的机缘，使他增加了财富，也使福音的真理更加昭然若揭。购进斯通大院作为这一发展的有力开端，进行得相当顺利，李格·费瑟斯通先生并不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想把它当作伊甸乐园，定居下来。确实，这也是故世的老彼得没有料到的，他生前一直想象，他怎样躺在草皮底下向上仰望，什么也不能阻挡他的视线，又怎样看到他那位青蛙脸的合法继承人，住在漂亮的老房子里安享清福，其他遗族却只得惊愕不已，大失所望。

但什么是我们的朋友们心目中的天堂，我们又知道得多么少啊！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判断一切，我们的朋友们却往往不肯开诚布公，甚至不愿流露一点心意。冷静而明智的乔舒亚·李格，没有让他的父亲发觉，斯通大院不是他心目中的最终目标，相反，他还明确

表示,他希望成为它的主人。但是,沃伦·黑斯廷斯① 有了黄金,想买进代尔斯福庄园,乔舒亚·李格有了斯通大院,却想用它换取黄金。他对自己的主要目标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也毫不动摇。他的贪得无厌来自先天的遗传,只是在环境的熏陶下取得了特殊的形式,他的主要抱负就是当一名钱币兑换商。他最初在码头上当跑腿的小脚夫,那时他就站在钱币兑换商的窗子外面观望,正如别的孩子站在糕饼铺的窗子外面观望一样。这种诱惑逐渐渗入他的内心,引起了一股独特的感情。他打算发财以后要做的事不少,其中之一是娶一位如花似玉的高贵小姐,但这一切乐趣,在他的想象中都无关大局,可有可无。只有一种乐趣是他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那就是在船只出入频繁的码头上,开一家钱币兑换铺,他拿着钥匙,坐在一只只上锁的钱柜中间,露出庄严冷漠的脸色,兑换各国铸造的货币,贪心的客商站在铁格窗外,羡慕地望着他,只得听凭他的发落。这股强烈的感情成了他的动力,使他掌握了实现这愿望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当别人认为他将终生定居在斯通大院时,他自己却在寻思,他期待的时刻终于快到了,他要在北码头镇开设一家设备完善的店铺,店堂里放满了各种保险柜和钱柜。

够了。在乔舒亚·李格出售田地这件事上,我们关心的只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观点。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令人鼓舞的天意,若干时期以来,他怀抱的目的没有得到外界的赞助,现在天从人愿,终于实现了。他这么解释,但没有太大把握,因此只能用委婉曲折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恩心情。他的疑虑并非来自这事对乔舒亚·李格的命运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个人的命运在上帝统治的世界中是排不上队的,它在那里也许至多只能算一块不足挂齿的殖民地。他的疑虑在于他担心,这天意对他可能也是一种惩罚,就像费厄布拉泽先生之接任牧师,显然是这么回事一样。

---

① 沃伦·黑斯廷斯(1732—1818),英国殖民主义者,印度的第一任总督,曾残酷剥削印度人民,因而致富。他的祖父曾任伍斯特郡代尔斯福教区牧师,在那儿置有庄园住宅,后因家道中落出售。沃伦·黑斯廷斯立志收回庄园,在印度发财后,终于达到了这目的。

这不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为了蒙骗别人，对其他人说的，他是对自己说的——这时他对事物的解释总是坦率的，不会比你不同意他的解释时，提出的任何理论差一些。因为自私渗入我们的理论，并不会影响它们的真诚，相反，它们越能满足我们的私心，我们对它们的信心也越坚定。

不过，天从人愿也好，惩戒也好，彼得·费瑟斯通死后还不到十五个月，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已成了斯通大院的主人。这件事，彼得要是地下有灵，一定会说"早知如此……"，它闹得沸沸扬扬，成了他那些失望的亲族差可自慰的话题。现在，故世的亲哥哥成了众矢之的；不论他如何狡猾，事物的发展更加狡猾，他只是枉费心机，这便是索洛蒙津津乐道的想法。沃尔太太的预言也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假的就是假的，假费瑟斯通不能取代真费瑟斯通。玛撒妹妹在白垩洼地得到消息后说："我的天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毕竟没有给救济院迷惑住。"

情深义重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特别高兴，因为买下斯通大院以后，她丈夫的健康状况一定可以大有起色。他每隔一两天就要骑了马，到那里走走，在总管的陪同下，参观一下农场的某一部分。那个幽静的地点，到了黄昏时分更加美妙，新割的干草堆送来一阵阵清香，跟茂盛的花园的气息混成一片。一天傍晚，太阳还在地平线上，阳光照进高大的胡桃树中间，树枝上像挂着一盏盏金光灿灿的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骑在马上，在大门外等候凯莱布·高思，他约他来，要他就马厩的排水问题提供意见。此刻高思正在干草场上跟总管谈话。

在赏心悦目的大自然的影响下，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觉得心情十分舒畅，比平时格外怡然自得。从教义上说，他相信自己毫无价值，但这种毫无价值的意识，只要没有在记忆中取得具体的形态，挑起羞惭的感觉或悔恨的情绪，单凭教义上的信念，是不会引起痛苦的。非但如此，假如我们的罪孽之重，只是说明上帝的宽恕之深，因而充分证明，我们是上帝的意图的特殊工具，那么，那种信念更可以使人沾沾自喜，得意非凡。记忆与脾气一样，有许多不同的状态，像西洋景似的经常变换着它的景色。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觉得，这时的阳光跟

他少年时代的阳光一模一样，在那些遥远的黄昏时刻，他常常跑到海伯里郊外讲道。现在他多么希望再体验一下当年的讲道生活啊。讲道文还保存着，他的讲解也一定驾轻就熟，毫不费力。但这简短的沉思，由于凯莱布·高思的到来而中断了。高思也骑着马，在拉动缰绳离开之前，他突然喊道：

“哎哟！那个从小路走来的家伙，穿一身黑衣服，他是谁？那副倒霉的样子，活像在赛马场上输光了钱。”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掉转马头，向小巷深处望去，但没有回答什么。来的是我们已有过一面之识的拉弗尔斯先生，他的外表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现在穿了一身黑衣服，帽子上围了一圈黑纱。他离两位骑马的先生不过三码远，他们可以看到，他由于认出了熟人，脸上蓦地一亮，一边朝上挥动手杖，一个劲儿地望着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最后才喊道：

“想不到，尼克，这真是你！我不会看错，虽然已经隔了二十五年，咱们俩都老了！你好吗，嗯？你想不到会在这儿看到我吧。来，咱们握握手。”

说拉弗尔斯先生的态度很激动，那等于说现在是黄昏一样，完全是多余的。凯莱布·高思看到，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愣了一下，有些手足失措，但最后还是冷冷地向拉弗尔斯伸出了手，说道：

“我确实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偏僻的乡间看到你。”

“哦，这是我一个继子的产业，”拉弗尔斯说，摆出了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势。“以前我到这儿找过他。我看到你并不觉得奇怪，老伙计，因为我捡到过一封信——按照你的说法，这是天意。不过，我遇到你，实在太好了，因为我这次不是想找我的继子。他对我没有良心，而且他可怜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说老实话，我是想念你才来的，尼克，我想打听你的住址，因为……瞧这个！”拉弗尔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揉皱的信纸。

除了凯莱布·高思，任何人看到这个场面，一定都不愿走开，想听听他们讲些什么，因为这个人居然认识布尔斯特罗德，这说明银行家的一生中，包含着一些跟他在米德尔马契的身份不相称的经历，它们必然带有秘密性质，足以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凯莱布与众不同，

有些在一般人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的爱好,他却几乎没有,这种爱好之一就是探听别人私事的猎奇心理。如果那些事涉及别人不愿公开的隐私,凯莱布尤其不想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哪怕他手下的人干了坏事,给他发现了,要他向他们指出,他也会觉得比犯错误的人更加不好意思。现在他踢了踢马,说道:"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祝你晚安,我得回家了。"说完,他便骑马走了。

"你在这封信上,没有把地址全部写清楚,"拉弗尔斯继续道。"这不像你平时的作风,你一向是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灌木别墅',这在哪儿都成。那么你是住在这一带啦?已经把伦敦的买卖收了,也许当上了乡绅,在村里有了一栋住宅,可以招待我去玩玩啦?天哪,这一晃多少年啦!老太婆一定死了——进了天堂也好,免得知道她的女儿多么穷苦,是吗?但是我的天!你的脸色多么苍白,死气沉沉,尼克。来,如果你要回家,我陪你一起走走。"

确实,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平时的苍白,现在几乎变成了死灰色。五分钟以前,他一生的经历还隐没在夕阳光中,他想起的只是早年阶段,那时在他的心目中,罪孽仅仅是教义和内心忏悔问题,屈辱只限于闭门思过,怎样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反省问题,一切都在于精神方面,在于对上帝的旨意的认识。可是现在,不知由于什么讨厌的魔力,这个嗓音响亮、脸色红润的汉子,又以不可抗拒的真实,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他体现了他的过去,而这过去一直并未进入他关于惩戒的种种想象中。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紧张地思索着,他不是一个在行动和言语上冒失的人。

"我正要回家,"他说,"但我可以推迟一些。你不妨住在这儿。"

"谢谢,"拉弗尔斯说,扮了个鬼脸。"现在我不想跟我的继子见面,我宁可上你家里。"

"你的继子大概就是李格·费瑟斯通先生,他已不在这儿。现在我是这儿的主人。"

拉弗尔斯睁大眼睛,长长的吹了一声口哨,表示惊异,这才说道:"那很好,我没有异议。我下了驿车,步行到这儿,走了不少路。我从来不习惯走路,也不习惯骑马。我喜欢的是一辆轻快的车子,一匹生气勃勃的马。坐在鞍子上,我总觉得不自在。老伙计,你看到我一定

又高兴,又感到意外吧!"他继续道,与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起朝屋里走去。"你嘴上不说,心里是这么想的。你的造化不小,不过你从来不知道满足,总是好了还想好,你也天生有这能耐,善于利用一切机会。"

拉弗尔斯先生觉得自己能说会道,十分得意,大模大样地摆动着一条腿,这使那位强作镇静、不动声色的朋友,实在有些受不了。

"如果我记得不错,"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开口道,态度冷漠而又恼火,"许多年以前,我们确实彼此认识,但并无深交,你现在这么讲话未免有些过分,拉弗尔斯先生。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可以照办,但不要装出那副老朋友的架势,这跟我们以前的关系并不相称,在阔别二十多年之后,就更不相宜了。"

"你不乐意我叫你尼克吗?这有什么,我在心里是一直叫你尼克的,尽管我看不到你,我还是想念你的。说实话,我对你的感情还真像白兰地似的,越陈越香呢!哦,你屋里总该有白兰地吧。上次乔舒给我灌了满满一瓶呢。"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还没完全明白,拉弗尔斯固然需要白兰地,但更需要折磨他,因此你越生气,他反而越高兴。不过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继续对抗是没有用的,于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边保持着坚定冷静的态度,一边吩咐女管家给客人准备酒菜。

这位女管家是李格留下的,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必顾虑,她可能认为,他之招待拉弗尔斯,只是因为拉弗尔斯是她从前那位主人的朋友。等到食物和酒端进镶护壁板的客厅,放在客人面前,屋里没有第三者的时候,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开口了:

"你和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拉弗尔斯先生,我们在一起不会愉快。因此对我们两人说来,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尽早分手。你既然说你想找我,那么你可能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但目前请你暂时在这里过一夜,明天一早我会骑了马赶来——早饭以前一定能到,你有什么事,我们到那时再谈吧。"

"很好,我完全赞成,"拉弗尔斯说,"这是一个怪舒服的地方,当然要长住有些枯燥,但是过一夜,在我是无所谓的,只要有这样的好酒,何况明天一早你就会再来。你这位主人比我的继子好多了,但是

乔舒有些恨我，因为我娶了他的母亲，你我之间却没有这种疙瘩，我们一向是十分友好的。”

在拉弗尔斯的态度中，说笑和调侃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但愿这只是喝酒的结果，因此决定在他完全清醒以前，不跟他谈什么。但他骑马回家时，仍不免忧心忡忡，清楚地意识到，不论怎么办，要跟这个人解决问题，一劳永逸，是不容易的。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必须摆脱约翰·拉弗尔斯，尽管他的重新出现，不能说不是上帝的安排。当然，他也可能是魔鬼派来的，目的是要危害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使他身败名裂，因为他是上帝行善的工具，但这种危害必然是上帝同意的，是一种新的惩戒方式。对他说来，这个苦恼的时刻，与其他时刻完全不同，在其他时刻，他的内心斗争是保证可以不致泄漏机密的，斗争的结果他也总是相信，他那些秘密的罪行已蒙上帝宽赦，他的祈祷也已被接受。再说，那些罪行哪怕在做的时候，由于他怀有与众不同的动机，是为了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上帝，促进他的事业，因此它们已经具有半神圣的性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他终于只能成为一块绊脚石，一块害人的磐石吗①？因为谁了解他内心的功德呢？只要找到借口，可以侮辱他，谁不会把他的一生和他所信奉的真理，当作一堆邪恶的废物呢？

在最隐秘的沉思中，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生养成的习惯，就是把最自私最丑恶的东西，用目的在于实现上帝的意旨的神圣教义掩盖起来。但是哪怕我们在谈论和思考地球运行轨道和太阳系的时候，我们的知觉和我们的行动还是得适应静止的大地和昼夜的变化。我们可以谈论抽象的痛苦，但是我们不能不清楚而深刻地感到热病发作前的寒颤和头痛，现在也一样，尽管说教的词句源源不断，自动到来，他仍感到，在周围的人们面前，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他将不免于出丑露乖，蒙受耻辱。因为痛苦，正如公众对耻辱的评论一样，是跟从前自我标榜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对于只以避免触犯刑法为目标的人，除了罪犯的被告席都算不得耻辱。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同，他的目标是要做一名圣洁的基督徒。

---

① “绊脚石”和“害人的磐石”均指妨碍人信仰上帝的障碍，语出《圣经》。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七点半，他已抵达斯通大院。那栋漂亮的老房子从来不像现在这么充满生机，百合花开得又大又白，金莲花在矮矮的石墙上连绵不断，美丽的叶子带着露珠闪发出银光，连周围的一切杂音似乎也怀有一颗宁静的心。然而它们的主人却无意欣赏这一切，他在屋前的砾石路上踱来踱去，等待拉弗尔斯先生下楼。命中注定，他非得与他一起用早餐不可。

过不多久，他们就坐在镶护壁板的客厅里，一起喝茶，吃烤面包了——在这么早的时候，拉弗尔斯只吃这些东西。早晨的他和晚上的他，变化并不像他的朋友期望的那么大，那种折磨人的情绪甚至还更强烈，因为他的兴致已不如昨晚那么高。当然，他的仪表举止，在晨光的照耀下，也显得更讨厌了。

“我很忙，没有时间奉陪，拉弗尔斯先生，”银行家说，他根本无心喝茶，烤面包也只是掰了一块，没有送进嘴巴，“要是你肯直截了当，把你找我的原因告诉我，我不胜感激。我猜想，你在别处有一个家，一定乐意尽快回家。”

“一个人怀念老朋友，想跟他见见面，尼克，这有什么不对呢？——我必须叫你尼克，从我们知道你打算娶那个老寡妇的时候起，我们就是叫你小尼克的。有人说，你跟老尼克[①] 生得惟妙惟肖，确实像他的孩子，不过那是你母亲的过错，只怪她给你起了尼古拉斯这个名字。你重又见到我，感到高兴吗？我本来以为，你会请我住进你那富丽堂皇的公馆。我现在已经没有家，我的老太婆死了。任何地方对我都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住在这里跟住在那里，在我都一样。”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从美国回来？当时你表示只要拿到相当一笔款子，就上那儿定居，我认为这等于说，你保证要终生留在美国。”

“我从来不知道，希望迁居一个地方，就等于要终生待在那里。但我确实在那儿住了十年，后来我住腻了，就回来了。我不想再上那儿，尼克。”说到这里，拉弗尔斯先生望着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慢条斯理地眨了眨眼睛。

---

① 英国民间对魔鬼的别称。尼克又是尼古拉斯的昵称。

“你是不是打算开店做买卖？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对不起，我的职业就是尽量享乐。我不想再干什么。如果说我以前干过什么，那就是贩运烟草的买卖，或者这一类事，干这买卖可以吃喝玩乐，过快活日子。不过不能没有一份可以养老的产业。我现在要的就是这个，我的身体不如从前了，尼克，虽然我的气色看起来比你好。我需要一份足以餬口的产业。”

“只要你保证不再跑到这儿来找我，我可以供养你的生活，”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他的口气也许显得过于焦急。

“那得看我自己认为怎么做合适，”拉弗尔斯冷冷地回答。“我认为，我完全有权利在这里结交一些朋友。我觉得，我配得上跟任何人来往。我下车时，把旅行包寄存在收税卡，包里有替换衣衫，全是上等亚麻布做的，我可以用名誉担保！不单是些硬衬胸和袖口。可是哪怕穿着这套丧服，这双搭扣鞋，以及其他一切，我在这儿的大人先生中间，也不致给你丢脸。”拉弗尔斯先生把他坐的椅子推开一些，俯首看看自己，特别是那双搭扣鞋。他的主要意图是挖苦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但他确实相信，他现在的仪表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他不仅漂亮，机智，而且身上那套丧服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相当身份的人。

“不论怎样，如果你指望依靠我，拉弗尔斯先生，”布尔斯特罗德过了一会说，“你就得按照我的要求办。”

“哦，那当然啦，”拉弗尔斯说，用的是故作温顺的挖苦口气。“难道我不是一向如此的吗？大人，你靠我发了财，可我得到的少得可怜。从那以后我常常想，我应该告诉你的老太婆，我已经找到了她的女儿和孙儿才对。那么做更符合我的感情，我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我想，现在你早把老太太丢在九霄云外了，不过这对她反正一样。你靠那行一本万利的营生发了财，这是你的造化。你当了大老板，买了田地，成了土皇帝。还是非国教派教徒吧，呃？还那么虔诚？或者为了适应上流人的身份，已经皈依了国教？”

这时候，拉弗尔斯先生那种慢条斯理眨眼睛，伸出一点舌头的怪模样，比噩梦更坏，因为很清楚，这不是噩梦，而是痛苦的现实。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感到厌恶，连身子都发抖了，他没有做声，只是在紧张

地思考，是不是丢开拉弗尔斯，随他爱怎么干，把他讲的一切只当造谣污蔑，不予理睬。不用多久，这家伙的卑鄙嘴脸就会暴露无遗，谁也不相信他。但清醒的意识告诉他："他讲的丑恶事实涉及你的时候，可不一定呢。"再说，把拉弗尔斯拒之于千里之外，固然痛快，但不顾事实，直截了当否认一切，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却做贼心虚，不敢一试。回顾得到赦免的罪恶，甚至为遭到怀疑的道德败坏行径进行辩解，这是一回事，处心积虑捏造事实，弄虚作假，那又是一回事。

由于布尔斯特罗德没有开口，拉弗尔斯决定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往下讲。

"说真的，我不如你运气好！在纽约，我给弄得焦头烂额，那些美国佬都是精明透顶的冷血动物，一个有高尚感情的人休想占他们的便宜。回国以后，我就结了婚，那娘儿们不坏，是做烟草生意的，也很喜欢我，但那行买卖，正如我们所说，没有多大出息。她是靠一个朋友在那儿开的店，已经有好多年了，但她有个儿子，这叫我受不了。乔舒和我一直合不来。不过我尽量使自己过得舒舒服服，跟我喝酒作乐的都是上等人。大家对我客客气气，我也对他们光明磊落，肝胆相照。我以前没来找你，你不要生我的气，我得了一场病，因此来晚了一步。我一直以为你还在伦敦干你那营生，做你的祷告，可我在那儿没找到你。现在你瞧，多么巧，我在这儿遇见了你，这是天意，尼克，也许上帝要咱们碰头，赐福给咱们呢。"

拉弗尔斯先生最后操起鼻音，用一句笑话结束了他的独白，然而谁也不会觉得，他的机智比伪善的宗教说教高明多少。如果利用人们最卑鄙的情绪获得成功的狡诈，可以称之为智慧，那么他确实是有这种才能的，因为他对布尔斯特罗德的冷嘲热讽，虽然好像脱口而出，却显然是经过斟酌的，就像下棋时每走一步都得几经揣摩一样。但这时布尔斯特罗德已决定了他该走的一步，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

"拉弗尔斯先生，我想你最好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不顾一切，想得到他不应得到的利益，他难免弄巧成拙，一无所获。尽管我对你不负有任何义务，我还是愿意给你一笔定期的年金，每一季度付款一次，只要你肯履行一个诺言，即永远住在别处，不在这一带

露脸。你怎样选择,悉听尊便。如果你坚持留在这儿,哪怕是一个短时期,你就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我不承认我认识你。"

"哈哈!"拉弗尔斯说,装出一副大笑的样子。"这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贼,他说,他不承认他认识警察。"

"你这比喻对我不适用,先生,"布尔斯特罗德说,不禁火冒三丈。"我没犯法,不论你还是别人,都休想用法律来威胁我。"

"你不懂得笑话,我的老朋友。我的意思只是说,我决不会承认我不认识你。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你按季度付款的办法,对我不太合适。我爱好我的自由。"

这时拉弗尔斯站起身子,在屋里来回踱了一两次,摇动着腿,装出一副全神贯注考虑问题的神气。最后他站在布尔斯特罗德面前,说道:"我跟你把话讲清楚!你给我两百镑,对,这是最低的数目,我就离开……我保证说到做到!拿起旅行包,马上就走。可是我不能牺牲我的自由,换取肮脏的年金。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也许我会符合一位朋友的要求,永远不再回来,也许不会。你身边带着钱吗?"

"没有,我身边只有一百镑,"布尔斯特罗德说,急于摆脱眼前的燃眉之急,尽管未来很难逆料,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要你把地址留下,其余的钱我马上汇给你。"

"不,我要在这儿等你把钱拿来,"拉弗尔斯说。"我可以散散步,吃点东西,到那时你就可以回来了。"

从昨天晚上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直心神不宁,连多病的身体也有些支撑不住,觉得在那个声音洪亮、坚定不移的家伙面前,自己简直束手无策。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只要暂时有个喘息的机会,他自然也会抓住不放。正当他站起来,预备满足拉弗尔斯的要求,遵命办理的时候,后者仿佛突然想起似的,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我确实又打听过莎拉的下落,只是我没有告诉你。对那位漂亮的年轻女子,我是十分关心的。我没有找到她,但我查到了她丈夫的名字,我把它记下了。但是真该死,我把笔记本丢了。不过只要我听到这名字,我马上想得起来。我的头脑还很灵敏,跟年轻力壮的时候不相上下,可是真糟糕,偏偏记不住这些名字!有时我真像一张该死的税单,上面什么都有,就是忘了填名字。不过只要我听到她和她家

庭的情况,我会马上告诉你,尼克。既然她是你前妻的女儿,你一定乐于为她做些什么的。”

“这没有疑问,”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那对淡灰色眼睛照例一动不动,望着前面。“不过那会减少我接济你的能力。”

在他走出屋子时,拉弗尔斯对着他的背影慢条斯理地眨了眨眼睛,然后走到窗口,望着银行家骑上马走了——实际是奉行他的命令。他的嘴唇先是微微向上弯曲,露出一丝冷笑,然后张开,发出了一声胜利的笑声。

“但是真见鬼,那个名字叫什么呢?”他随即用不大的声音叨咕,一边搔搔脑瓜,额上出现了一条条皱纹。他其实对自己的健忘并不在意,也从没考虑过这点,直到现在,他发现这也可以成为作弄布尔斯特罗德的手段以后,才引起了兴趣。

“那是从拉字开始的,好像有不少拉字似的,”他继续思索,仿佛想把一个溜走的名字抓回来。但是怎么也抓不住,不久他便对这种思想上的搜索感到厌倦了,因为拉弗尔斯这种人最不耐烦的便是内心的思考,最需要的便是夸夸其谈。他宁可把时间花在兴高采烈的闲谈上,这样,他通过跟男管家和女管家的聊天,对布尔斯特罗德在米德尔马契的地位,了解到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有一段寂寞的时间,他只得靠面包、乳酪和啤酒来消磨。正当他独自坐在镶护壁板的客厅里,享受这些食物时,他蓦地拍了一下膝盖,喊了起来:“拉迪斯拉夫!”他刚才搜索枯肠,一直不得要领,现在回忆的机能突然自行恢复,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体验是人人都有的,它有时像打喷嚏一样痛快,哪怕所要搜索的名字毫无价值。拉弗尔斯马上掏出笔记本,把名字记下,这倒不是他指望利用它,只是万一需要,可以不致手足无措。他不想把它告诉布尔斯特罗德,告诉了,他也捞不到实际的好处。但像拉弗尔斯先生这种人,心里保存一些秘密,也许始终是必要的。

他对自己这次的成功很满意,到了当天三点钟,他已在收税卡那里拿了旅行包,坐上了驿车。这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眼睛,终于可以在斯通大院的风景中,不致再看到那个丑恶的黑点了,但他的恐惧并没有消失,那个黑点随时可能再度出现,甚至跟他的家粘在一起,无法分开。

第六卷　孀妇和妻子

第五十四章

我的小姐眼眸中包含着爱，
她的目光给一切带来欢乐，
她所经之处人人驻足观看，
她的青睐会使人心跳不止，
俯下惭愧的脸，深深叹息，
意识到自己心灵上的污点，
于是恨变成爱，骄矜变成了崇敬。
女士们啊，请与我同声赞美她吧。
她的话渗入人们心灵深处，
带来了谦卑和善良的希望，
谁见到她都觉得无限幸福。
至于她回眸一笑，那神情
无法描摹，也不能在思想中再现，
那是优美绝伦、令人向往的奇迹。

——但丁：《新生》①

就在那个愉快的早上，正当斯通大院的干草堆一视同仁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款待着不值得款待的客人拉弗尔斯先生的时候，多萝西娅又回到了洛伊克庄园的公馆里。经过三个月的盘桓，她对

① 《新生》记载了但丁对贝亚德丽采的爱情，由三十一首抒情诗组成，间以散文的解释。这里引用的一首十四行诗，见该书第二十一节。原文为意大利文，这里据英国著名诗人丹·加·罗塞蒂的英译本转译。

弗雷什特的生活已感到厌烦。整天枯坐着,像在当圣凯瑟琳[①] 的模特儿让人写照,津津有味地端详西莉亚的婴孩,这她办不到,但面对着那个心肝宝贝似的孩子,完全不把他当一回事,这在一个没有孩子的姊姊说来,又未免不近人情。她倒很乐意抱了孩子,到外边走一两里路,这样,由于付出了劳力,她还会更爱他,可是又没有这个必要。一位姨母既不能把小外甥当佛爷一样崇拜,又除了赞美,不能为他做什么,这样久而久之,他那些动作自然显得单调无味,那张小脸蛋也失去魅力了。

但这种可能性,西莉亚一无所知,她只觉得,多萝西娅死了丈夫,又没有孩子,正在这个当口,小亚瑟(孩子是以布鲁克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诞生了,这对她是最好的安慰。

"多多这样的人,不论对什么,孩子也罢,别的也罢,从不计较是不是她自己的!"西莉亚对丈夫说。"不过哪怕她生了孩子,他也不可能像亚瑟那么可爱。詹姆士,对吗?"

"那可不然,只要孩子像卡苏朋,"詹姆士爵士说,但马上发觉自己并不老实,而且内心深处对那个十全十美的头生孩子还有些保留。

"没有的事!你怎么这么想?不过说真的,幸好多多没生孩子,"西莉亚说,"我觉得,替她着想,她还不如守寡的好。她可以爱我们的孩子,这跟她亲生的一样。现在她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自己做主了。"

"可惜她不是一个女王,"忠诚的詹姆士爵士回答。

"她是女王的话,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一定也会不同了,"西莉亚说,但不愿对这种想入非非的事多费脑筋。"我还是喜欢她像现在这样。"

因此,当她发现多萝西娅收拾行装,终于打算回洛伊克的时候,不免有些失望,扬起眉毛,用她平静温和的声调,发出了带一些讥刺的责问。

"多多,你这是怎么啦,又要回洛伊克?你自己说,那里没什么好干的,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你还为此发愁呢。你在这里才是如

①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的殉道者和圣女,原名也叫多萝西娅。

鱼得水，你跟着高思先生跑遍了蒂普顿，走进了最穷苦的人家。现在伯父出外游历了，你和高思先生可以支配一切，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我相信，詹姆士一切都会听你的。”

“我会时常到这儿来的，我得来看看孩子，他一定会越长越漂亮，”多萝西娅说。

“但是你再也看不到他洗澡了，”西莉亚说，“那是一天中最有趣的时刻。”她几乎噘起了嘴唇，觉得多多实在太狠心，偏要在可以留下的时候离开孩子。

“我的好咪咪，我会专门到这儿来过夜的，”多萝西娅说。“但目前我希望一个人呆在自己家里。我想多了解一些费厄布拉泽家的情形，也跟费厄布拉泽先生多谈谈，看看在米德尔马契还可以做些什么。”

多萝西娅天生的意志力不再完全转化为坚决的服从了。她非常想念洛伊克，简单地作出了回去的决定，觉得没有必要把理由全部告诉大家。但她周围的人全都反对。詹姆士爵士十分伤心，提议全家上切尔特南[①]住几个月，把神圣的方舟，即摇篮也带去。在那个时期，切尔特南是最有吸引力的，如果那也不成，你就提不出更好的去处了。

彻泰姆老夫人刚从伦敦探望女儿回家，她提出，至少应该写信给维戈太太，请她前来陪伴卡苏朋夫人。她认为，多萝西娅年纪轻轻，守了寡，打算单独住在洛伊克的公馆里，这是荒唐的。维戈太太在一些上等人家当过朗诵人和文书，论修养和情操，即使多萝西娅恐怕对她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卡德瓦拉德太太私下对多萝西娅说：“亲爱的，你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非发疯不可。你会弄得精神恍惚，疑神疑鬼。我们要保持神志正常，与别人同样看待一切事物，是得花些力气的。当然，对于无力谋生的年轻子女，发疯倒是一种保障，他们可以因此得到别人的照顾。可是你不必冒这风险。我敢说，你在这儿对那位好心的老夫

---

① 英国西南部的矿泉疗养地，十九世纪初，由于发现了各种矿泉水，成为著名的疗养地。

人有些厌烦了，但你得想想，要是你老是扮演悲剧王后，把一切想得那么崇高，你自个儿也会变得多么讨厌，叫你的朋友们皱眉头。孤零零地坐在洛伊克的图书室里，你会以为你是在行妖作法，呼风唤雨呢。你身边必须有一些人，他们对你讲的一切并不信以为真。这是一帖有效的镇静剂。”

“我从来不能与周围的人同样看待一切事物，”多萝西娅固执地说。

“那么我想，你已经看到自己的错误了，”卡德瓦拉德太太说，“这是神志正常的证明。”

多萝西娅感到这话刺痛了她，但并不在乎。她说：“不，我还是认为，对许多事情，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看法是错了。我相信，一个这么想的人，神志仍可能是正常的，因为世界上的多数人往往不得不回心转意，改变自己的看法。”

卡德瓦拉德太太没有再跟多萝西娅谈这问题，但事后对丈夫说道：“最好使她回到正常的人们中间来，尽快重新结婚。当然，彻泰姆家不会同意。但我看得很清楚，一个丈夫是使她保持正常的最好处方。要不是我们家太穷的话，我会把特里顿勋爵请来做客。他将来可以当上侯爵呢，至于她，毫无疑问，她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侯爵夫人。她穿了那套丧服，甚至比以前更漂亮了。”

“亲爱的埃莉诺，你还是别管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好。搞这些名堂是没有用的，”随和的教区长说。

“没有用？婚姻大事，除了让男女双方接近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她的伯父在这个时候关上庄园大门，出国游历，太岂有此理了。应该给她物色一个丈夫，合适的人还是不少的，可以请他们上弗雷什特和蒂普顿玩玩。特里顿勋爵跟她是天生一对，他也满脑子不切实际的计划，一心想给人们造福呢。卡苏朋夫人见了他一定满意。”

“还是让卡苏朋夫人自己去选择吧，埃莉诺。”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男人，净讲废话！如果她见不到几个男人，你叫她怎么选择？一个女人的所谓选择，往往只是接受她所遇见的第一个男子。你记住我的话，汉弗莱。要是她的亲友不肯为她花些力气，比嫁给卡苏朋更坏的事还在后头呢。”

“请你行行好，别再提那事吧，埃莉诺！那是詹姆士爵士最恼火的问题。你毫无必要的提起它，一定会闯祸，惹得他很不高兴。”

“我从没提过，”卡德瓦拉德太太说，摊开了双手。“西莉亚一开始就把遗嘱的事，统统告诉了我，我根本没有问她。”

“是的，是的，可是这件事，他们不愿声张，据我所知，那个年轻人正打算离开这一带呢。”

卡德瓦拉德太太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含有深意地向丈夫点了三次头，乌黑的眼睛里露出了深深的嘲笑。

多萝西娅我行我素，没有理睬别人的反对和劝导。这样，到了六月底，洛伊克的公馆里，百叶窗全都打开了，晨光安详地射进图书室，照亮了一叠叠笔记本，它们像堆积在荒凉寂寞的原野中的大石头，成了湮没无闻的信念留下的无声的见证。黄昏挟着玫瑰花香，悄悄踅进青绿色起居室，多萝西娅大多仍坐在这儿休息。起先，她走进每一间屋子，对十八个月的结婚生活提出了疑问，不断地思索着一切，仿佛在心中向她的丈夫抒发自己的感想。然后她在图书室中逡巡徘徊，心乱如麻，直到把所有的笔记本照她认为他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整理得有条不紊之后，才平静一些。她与他一起生活期间，那一直在起着约束和强制作用的同情心，还附着在他的幻象上，哪怕她愤愤不平提出抗议，向他声明他不对的时候，也是如此。她有一个小小的行动也许是可笑的，带有迷信的意味：她拿起那份“供卡苏朋夫人使用的内容提要表”，郑重其事地装进封套，盖上火漆印，在封面上写了几行字：“我不能用它。难道你至今还不明白，我不能盲目服从你，把我的精力浪费在我毫无信念的事情上？多萝西娅。”然后她把这份材料丢进了自己的写字台抽屉。

那种无声的对话，也许正由于是在心中进行的，才更显得真诚；在这期间，她始终怀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这愿望是促使她回洛伊克的真正原因，那便是她要见到威尔·拉迪斯拉夫。他们的会面会带来什么好处，她不知道。她孤立无援，她的手已被捆住，对他命运中的坎坷遭遇也无能为力。然而她的心还是渴望见到他。怎么能不是这样呢？如果一个公主在遭受磨难的日子里，从周围一群群四足的怪物中，发现有一个怪物一再来到她的身边，露出人的目光，带着同情和

恳求注视着她,那么她在人生的旅途中会想念什么,在她看到一群群怪物从她身边经过时,她又会寻找什么呢?无疑是寻找那注视过她的目光,那种她希望再度看到的目光。如果经验不能给我们的心灵提供启示,那么对于我们所向往和坚持的一切说来,生活无非是烛光下的纸花,阳光下的垃圾而已。多萝西娅想增进对费厄布拉泽一家的了解,尤其想跟新教区长多谈谈,这都是事实,但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她记起了利德盖特的话,他告诉她,威尔·拉迪斯拉夫和小诺布尔小姐非常要好,因此她相信,威尔一定会到洛伊克探望费厄布拉泽一家。在第一个礼拜日,她走进教堂以前,就看到了他,正像上一次看到他独自坐在教士的席位上一样。但是她进去以后,他却不见了。

在一星期的其他日子,她有时也上教区长家探望那些女眷。她想,她们或许会无意之间谈起他,但是没有。她只觉得,不论附近的人,还是不住在附近的人,费厄布拉泽老太太似乎都谈到了,偏偏没有提到他。

"米德尔马契一些听过费厄布拉泽先生讲道的人,说不定也会跟着他到洛伊克来,你们说是不是?"多萝西娅问,对自己有些鄙视,因为她明白,她提出这问题怀有秘密的动机。

"如果他们明白事理,他们会这么做的,卡苏朋夫人,"老太太说。"我看到,你对我儿子的讲道作出了准确的评价。他的外祖父就是一个出色的教士,只是他的父亲是当律师的,不过他很规矩,奉公守法;我们一向清苦,这也是一个原因。人们说,幸运是个女人,非常任性。但有时她是一个善心的女人,赏罚分明,你对他的器重就证明了这点,卡苏朋夫人,蒙你把这儿的教士俸禄给了我的儿子。"

费厄布拉泽老太太对自己这篇不亢不卑的发言,感到很满意,露出庄严的神色,重又开始编结毛线了。然而这并不是多萝西娅指望听到的回答。可怜的女人!她甚至不知道,威尔·拉迪斯拉夫是不是还在米德尔马契,她又不敢问任何人,除非是利德盖特,然而目前,她不派人请他,或者自己找他,便见不到他。也许威尔·拉迪斯拉夫已经听到卡苏朋先生留下的那个针对他的奇怪禁令,觉得他和她最好不再见面;也许她谋求这次会见是错了,别人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指责

她。然而“我要求那么做”，还是在那些明智的思考之后出现了，正如在忍无可忍之后，眼泪必然会涌现一样。会面终于实现了，但那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正式拜会。

一天上午，大约十一点钟，多萝西娅坐在她的起居室里，面前放着一张农庄地形图和其他文件，这是为了使她对自己的收益和事务有一个准确的印象。她还没有着手工作，只是坐在那里，把双手叠在膝盖上，目光沿着菩提树林荫道，眺望遥远的田野。每一片叶子都在阳光下静止不动，熟悉的景物也毫无变化，似乎象征着她生活的前景，那种舒适而没有目标的未来——除非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些理由，投入火热的活动，否则就谈不到任何目标。当时寡妇戴的帽子在脸周围有一圈椭圆形的边框，帽顶高高耸起，衣服则试图使黑纱得到最充分的运用。但这种庄严肃穆的服饰反而把她的脸衬托得格外年轻，青春的气息又回到了这张脸上，那对眼睛也充满了甜蜜、好奇和坦率的光辉。

她的冥想被坦特莉普打断了，后者进来通报，拉迪斯拉夫先生在楼下求见夫人，如果她不认为太早的话。

“我可以见他，”多萝西娅说，马上站了起来。“请他在会客室等我。”

在整幢住宅中，会客室是完全中立的一间，跟她婚后生活的苦难关系最少。锦缎窗帘与室内的装修紧密配合，一律是白色和金黄色；屋里挂着两面大镜子，几张桌上空无一物，总之，这是一间单调的屋子，不论你坐在哪里，反正一样。它位在多萝西娅的起居室下面，也有一扇弓形窗对着林荫道。当普拉特把威尔·拉迪斯拉夫请进屋里时，窗开着，一位有翅膀的不速之客，正嗡嗡叫着，不时飞进飞出，全不理会屋里简陋的陈设，这冲淡了屋子的庄严气氛，也减少了那种无人居住的荒凉感。

“欢迎您又光临这儿，先生，”普拉特说。他没有马上离开，站在那儿把窗帘整理了一下。

“我是来辞行的，普拉特，”威尔说，他甚至希望这位管家也知道，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会在卡苏朋夫人成为富孀后，前来巴结她。

“我听了很难过，先生，”普拉特说，退出了屋子。当然，他是仆

人，人家不会告诉他什么，然而他知道拉迪斯拉夫还蒙在鼓里的事，而且作出了自己的推论。确实，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未婚妻坦特莉普是有分歧的，后者曾说："你的主人真会吃醋，像魔鬼一样，而且毫无根据。夫人哪里会看上拉迪斯拉夫先生这种人，否则她就不成其为夫人了。卡德瓦拉德太太的使女说，等夫人服丧期满，有一位勋爵就要来娶她了。"

威尔拿着帽子，在屋里踱来踱去，过了没有多久，多萝西娅便进来了。这次会见跟他们在罗马的第一次会面大不相同，那时威尔惶惑不安，多萝西娅却泰然自若。现在他心情抑郁，但很坚决，她却神思恍惚，无法掩饰。刚到门口，她就感到，这次渴望中的会见毕竟是很难应付的，在她看到威尔迎上前来的时候，那种她不常有的深深的红晕，突然痛苦地涌上了两颊。他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谁也没有说话。她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两人便在窗边坐下了，她坐在一张小沙发椅上，他坐在对面的另一张上。威尔心里特别不自在，他觉得多萝西娅接待他的态度变了，单单她守寡这事不致引起这种变化，但他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之间从前的关系。于是他的想象力立即告诉他，除非是她的亲友们搬弄是非，把他们对他的猜疑灌输给了她。

"请你原谅，也许我的拜访太冒昧了，"威尔说，"但我在离开这一带开始新的生活以前，不能不来向你辞行。"

"冒昧？哪儿的话。如果你不愿来看我，我才真的会不高兴呢，"多萝西娅说，尽管她狐疑不决，心乱如麻，她那种真诚相见的谈话习惯还是占了上风。"你打算马上离开吗？"

"我想，大概很快。我准备上伦敦学法律，据说那是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不用多久，在政治方面会有不少事情要做，我打算从事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没有门第和金钱的人，得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光荣的地位，有些人便是这么做的。"

"这使他们更值得受到尊敬，"多萝西娅热情地说。"何况你是有不少才能的。我听我伯父说，你很会演讲，你讲完以后，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而且你对事物的解释总是清清楚楚。你希望每一个人得到公正的待遇。听到这一切，我非常高兴。我们在罗马的时候，我以为

你关心的只是诗歌和艺术，以及给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点缀生活的东西。但现在我明白，你考虑到了另一些事物。”

在谈话中间，多萝西娅的困惑消失了，她又恢复了以前的神态，用直率的目光望着威尔，目光中充满着愉快和信任。

“那么，你赞成我出门几年，在没有获得一定成就以前不再回来?”威尔说，尽量保持最大限度的自尊心，又极力想得到多萝西娅的好感，从她脸上看到强烈的同情。

她没有意识到，在她回答以前过了多久。她扭转了头，望着窗外的玫瑰花丛，仿佛威尔走后那漫长的岁月便蕴藏在这些花朵中。这不是明智的行为。但是多萝西娅这时顾不到考虑自己的态度，她想到的只是她必须向这悲伤的命运低头，听任它把她和威尔拆开。他刚开始接触到他的打算的那些话，似乎使她明白了一切，她猜想，他已知道卡苏朋先生对他采取的最后行动，它在他心头引起的震惊，也像她的一样大。但是他对她除了友谊，从没其他意思；她觉得，她的丈夫污辱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光明磊落，不应受到猜疑，直到现在，他仍保持着这种友情。有一种可以称作内心的无声啼泣的感觉，掠过了多萝西娅心头，然后她用清澈的嗓音开口了，说到最后一句，她的声音甚至有些发抖，仿佛水流给风吹起了一片涟漪：

“是的，照你说的那么做，应该是对的。有朝一日我听到你取得了成就，我会感到无比的高兴。但你必须保持毅力。那是可能需要很长一个时期的。”

威尔后来一直不明白，当他听到那“很长一个时期”用温柔而颤栗的声音发出的时候，他怎么没有跪倒在她的脚下。他时常说，她那身丧服的可怕颜色和式样，很可能对他起了相当大的遏制作用。不论怎样，他坐着没动，只是说道：

“我再也听不到你的消息。你也会从此忘记我的一切。”

“不会，”多萝西娅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凡是我认识的人，我从来不会忘记。我一生见过的人不多，今后看来也不会多。我在洛伊克有的是回忆的时间，是不是?”她笑了笑。

“我的天哪！”威尔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再也坐不住，仍拿着帽子，走到一张大理石桌子那儿，然后蓦地旋转身子，背靠着它。血涌

上了他的脸和脖子，神色几乎像发怒似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彼此见了面，仿佛逐渐变成了两尊大理石雕像，只有他们的心仍保持着知觉，他们的眼睛仍流露着热烈的希望罢了。但他不知怎么办好。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前来跟她告别，他的本意并非要向她诉说自己的心情，他不能那么做，以致贻人口实，仿佛他在觊觎她的财产。再说，那也是确凿的事实，他有些怕，不知这种诉说会在多萝西娅心头引起什么反应。

她从远处望着他，有些困惑，心想莫非她的话有哪里得罪了他。但在这整个过程中，她心里一直有个思想在活动，那就是他也许需要钱。可是她又无法帮助他。如果她的伯父在家就好了，有些事可以通过他来进行！正是想到威尔手头可能很拮据，而她的财产有一部分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她又记起了另一件事。她看他默默不语，眼睛避免看她，便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那幅挂在楼上的小画像——我是指你祖母那幅美丽的小画像。我觉得，如果你要，我应该给你，它不应放在我这儿。那相貌跟你像得出奇。"

"蒙你好心，我很感激，"威尔气呼呼地说。"但是我并不想要它。相貌像不像，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别人需要，不如留在那里好。"

"我是想你也许怀念她，要留一点纪念……我以为……"多萝西娅停了一下，因为她的想象力突然向她发出了警告：切勿提到朱丽亚姨妈的经历，"你一定希望留下这幅肖像，作为家庭的纪念品。"

"我其他一无所有，我为什么要它！一个人只有一个旅行包的家当时，最好把他的纪念装在头脑里。"

威尔是随口说的，他只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在这个时候，她忽然要把祖母的画像给他，这使他有些恼火。但是他的话却伤了多萝西娅的心，她的感情受不了。她站起来，露出一丝愤慨和傲慢的神气，说道：

"你一无所有，但你是我们两人中愉快得多的一个，拉迪斯拉夫先生。"

威尔吃了一惊。不论这话是什么意思，从声调听来，那是对他的

驳斥。他不再靠在桌上,向她走前了几步。他们的眼睛相遇了,目光显得离奇而严肃,仿佛在向对方发出疑问。他们的心似乎给什么隔开了,每一颗都在猜测另一颗中隐藏着什么。威尔确实从未想过,多萝西娅现在握有的财产,有一部分应该归他所有。他恨不得要求她提供解释,让他明白她目前的心境。

“直到现在,我从未把贫穷看作不幸,”他说。“但是,如果贫穷使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最心爱的事物,那么它会变得像麻风病一样可怕。”

这些话打中了多萝西娅的心,她感到后悔。她的回答带有同样伤心的声调。

“忧愁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两年以前,我还完全不懂得这点——我是指那种意料不到的情形,那时烦恼会突然降临,缚住你的手脚,使你在要求说话的时候,不得不保持缄默。我过去有些瞧不起妇女,认为她们不能自己开辟生活道路,从事比较有益的活动。我一向喜欢按自己的志趣行事,但现在我几乎不得不放弃这种愿望了,”她最后说,幽默地笑了笑。

“我还没有放弃按照自己的志趣行事的愿望,只是我很难做到这点,”威尔说。他站在离开她两码远的地方,心里充满了各种矛盾的要求和决心——既想看到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她爱他,又怕这样的证明可能给他带来的处境。“一个人无限渴望的事物,有时却给一些不能容忍的障碍包围着。”

正在这时,普拉特进来通报道:“夫人,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在图书室里。”

“请詹姆士爵士到这儿来吧,”多萝西娅立即说。这时,仿佛有一条电流同时通过了她和威尔两人。在等待詹姆士爵士到来的时间里,两人都感到了一种不甘愿屈服的高傲心情,但谁也没有瞧对方一眼。

跟多萝西娅握手以后,詹姆士爵士向拉迪斯拉夫勉强弯了弯腰,后者也以同样轻蔑的态度回了礼,然后走向多萝西娅,说道:

“我必须告辞了,卡苏朋夫人,也许我们得过很长时间才能再见了。”

多萝西娅伸出手来，亲切地说了再见。她感到，詹姆士爵士瞧不起威尔，用粗鲁的态度对待他，这激发了她的决心和尊严，惶惑不安的迹象终于从她的态度中一扫而尽。等威尔走出屋子后，她露出泰然自若的安详神色，望着詹姆士爵士，说道："西莉亚好吗？"这使他不得不把心头的不快隐忍下去，毫无表示。再说，即使他有所表示，又有什么用！确实，詹姆士爵士哪怕在思想里，也绝对不愿把多萝西娅和拉迪斯拉夫联系在一起，仿佛他可能做她的情人似的，因此他自己也希望避免任何不快的表示，否则就无异承认那件讨厌的事是可能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对这事这么反感，我相信他一时能说的，不外是也至多是这么一句话："拉迪斯拉夫那家伙！"不过继而一想，他会指出，卡苏朋先生的遗嘱附录已明文规定，禁止多萝西娅与威尔结合，否则必将受到惩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之间不该存在任何关系。而且正由于他对这事无能为力，没法干预，他的反感才特别强烈。

但是詹姆士爵士却具有一种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力量。他在那个时候到来，正体现了那些无法抵御的事理，它们使威尔的自豪感变成了一种离心力，把他从多萝西娅身边推开了。

第五十五章

她有没有缺点？我但愿你也有这些缺点。
它们是最纯正的葡萄酒中的果汁味，
或者说，它们是带来新生的烈火，
那种可以使坚固的黑色矿物
化成通往太阳的金光大道的烈火。

如果青年时期是希望的季节，那么，这往往只能从一种意义上讲，即我们的长辈对我们寄托着希望。其实，一个人在任何年纪都不如在青年时期那样，往往把一切感情、离别和决心都看作不会反复的东西。每个危机，只因为它是新的，便被认为是最后一次。据说，秘鲁最老的居民始终为地震忧心忡忡，也许他们不仅看到了每次地震，

而且想到，今后它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多萝西娅还处在那样的青年时期，她那双生有稠密的长睫毛的眼睛，在泪水的洗刷之后，显得一尘不染，生意盎然，像刚开放的西番莲，对于她，那天早上跟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告别，就意味着他们个人关系的终结。他即将前往遥远的地方，度过不可知的岁月，即使他再次前来，也是另一个人了。他内心的真实状况——他的自尊心促使他决心用事实回答对他的一切猜疑，让大家看到，他不是一个做着淘金梦的冒险家，会为了金钱追求一个女人——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力，她对他的一切行为的解释相当简单，根据她的推测，他和她一样，认为卡苏朋先生的遗嘱附录是一项粗暴无理的措施，由于它的存在，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友谊已不可能。这样，年轻人之间促膝谈心的乐趣，那种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屑理会的谈话，已一去不复返，成了生活历程中残存的珍贵遗迹。就为了这个原因，她在内心中不断回顾着这一切。那种独特的欢乐也已消失，只留下了一点无声的影子，供她凭吊，发泄自己也感到讶异的内心苦闷。她第一次从墙上取下了那幅小画像，放在面前，把这个受到残酷惩处的女人与她的孙儿联系在一起，多萝西娅的同情和裁判是站在这位孙儿一边的。凡是享有过女性的温柔的人，谁能指责她不该把那幅椭圆形肖像放在掌心，让它静静地躺在那儿，把她的面颊贴在它上面，仿佛要抚慰这位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少女呢？她当时不知道，这是爱情，它像她醒来前一霎间的梦一样，翅膀上带着清晨的气息，来到了她的身边；这是爱情，她是在为了失去它而啼哭，因为不可抗拒的白天以它无可指责的严峻，把他的形象驱除了。她只觉得，有一件东西已从她的命运中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对未来的思考也就更坚定明确了。热烈的心灵总爱构想未来的生活，要为实现自己的幻想献出一生。

一天，她前往弗雷什特，履行在那儿过夜和看孩子洗澡的诺言。卡德瓦拉德太太那天来吃饭，因为教区长出外钓鱼了。这是一个暖和的晚上，客厅的窗开着，窗外绿草如茵，构成一片斜坡，通向遍布百合花的池塘和树木茂盛的丘陵。但哪怕在这可爱的客厅里，也还是相当热，西莉亚穿着白薄纱衣衫，卷起了淡黄头发，不免怀着同情想

到，多多那套黑丧服和那顶包住脑袋的帽子，一定会使她憋得透不出气。但那已是在孩子表演的几个插曲过去之后，她心里无牵无挂的时候。她安闲地坐着，拿起一把扇子，扇了一会，才用她平静的喉音说道：

"亲爱的多多，你把那帽子脱掉啊。我看你这套衣服一定使你很不舒服。"

"我戴惯这帽子了，它几乎已成了我的一层外壳，"多萝西娅笑道。"要是把它脱下，我就觉得头上空空的，好像少了什么。"

"我一定得请你脱下，它使我们大家看了都觉得热呼呼的，"西莉亚说，丢下扇子，走到多萝西娅面前。那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位身穿白纱衣服的少妇，从那位比她庄严的姊姊头上解下了孀妇的帽子，丢在椅上。正当盘在头顶的深棕色发辫披散下来的时候，詹姆士爵士走进了屋子。他望着那获得解放的头顶，用满意的声调喊了一声"啊！"

"这是我干的，詹姆士，"西莉亚说。"多多这么死心眼儿，替他戴孝，实在大可不必，今后我们不准她再在亲友中间戴那顶帽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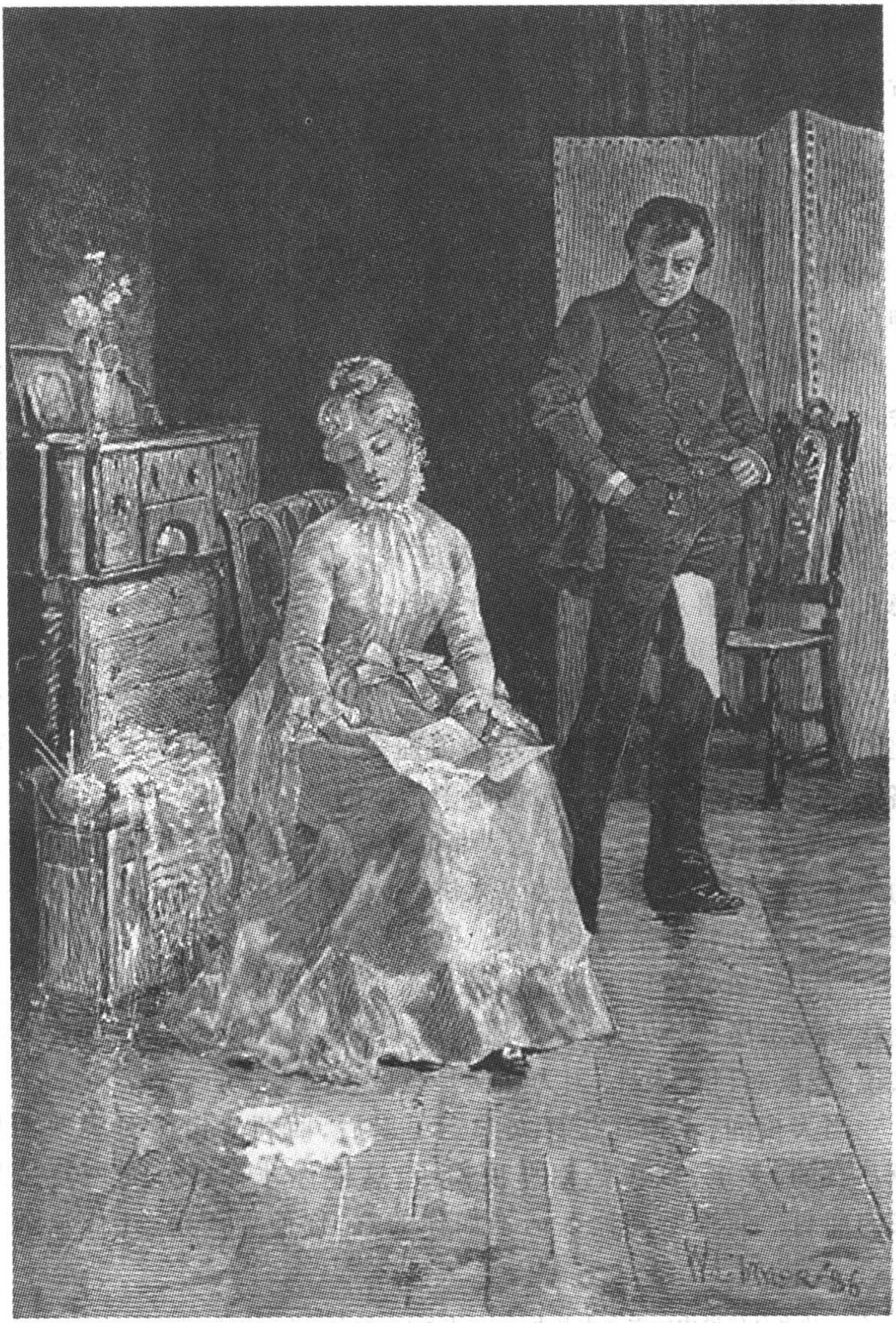
"亲爱的西莉亚，"彻泰姆老夫人说，"一个寡妇至少得服丧一年才成。"

"不一定，她可能不到一年就出嫁呢，"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她看到她的好朋友老夫人吃了一惊，心里有些得意。詹姆士爵士不知如何是好，俯下身子，逗西莉亚的马耳他小狗。

"我想那是极其罕见的，"彻泰姆老夫人说，她的口气表示她反对这么做。"我们的朋友还没人这么干过，只有比弗太太一个，可她的行为弄得格林赛尔勋爵十分伤心。她第一个男人待她并不好，这才更叫人纳罕。她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据说，比弗上尉常常抓住她的头发打她，还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对着她。"

"哦，那是她自己找错了男人！"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她今天的心情特别坏。"那样的结婚从来好不了，不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一个丈夫如果一无可取，次序先后毫无意义。我宁可要第二个好的丈夫，不要第一个漠不关心的丈夫。"

"亲爱的，你这张伶俐的嘴巴这次可讲得不近情理了，"彻泰姆老



夫人说。“我敢说，要是我们亲爱的教区长归了天，你是说什么也不会马上重新结婚的。”

“哦，我可不能担保，这也许是必要的经济措施。我认为，再嫁是合法的，要不，我们就成了印度教徒，不是基督教徒了。当然，如果一个女人找错了男人，她只得承担后果，要是她两次都错了，那也是命中注定，无可奈何。但是如果她能嫁一个出身高贵，又漂亮又勇敢的年轻人，那还是越早越好。”

“我想，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詹姆士爵士说，露出了厌恶的神色。“我们最好还是谈点别的什么。”

“不必为了我这么做，詹姆士爵士，”多萝西娅说，决心不错过机会，让自己跟这些关于美满婚姻的旁敲侧击的议论脱去干系。“如果你们是为我讲这番话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再嫁问题，它跟我毫不相干。我听了这些话，就好像你们在谈妇女猎狐，不论这么做的女人值不值得称赞，反正我不想学她们的样。还是让卡德瓦拉德太太喜欢谈什么就谈什么吧。”

“亲爱的卡苏朋夫人，”彻泰姆老夫人说，保持着她最庄严的神色，“请你别误会，我提到比弗太太跟你没有关系。这只是我突然想起的一个例子。她是格林赛尔勋爵前妻的女儿，后来他又娶了特弗洛依太太做填房。这是不可能暗中指你的。”

“哦，别讲了，”西莉亚说。“谁也没有故意要谈这事，这都是多多的帽子引起的。卡德瓦拉德太太讲的话没有什么不对。一个妇女不能戴着寡妇的帽子结婚，詹姆士。”

“算了，亲爱的！”卡德瓦拉德太太说。“我不想再得罪人了。不论狄多或塞诺比娅①，我都不愿提了。那么我们谈什么好呢？从我来说，我反对讨论人性，因为那便是教区长的妻子的天性。”

当天夜间，卡德瓦拉德太太走了以后，西莉亚偷偷对多萝西娅说：“真的，多多，别再戴你那顶帽子，这样你才在各方面恢复了原来的面目。每逢听到什么话不如你的意，你便要声辩，还像从前一

① 狄多是传说中的古迦太基女王，丈夫死后，爱上了埃涅阿斯，见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塞诺比娅是古代巴尔米拉城邦王后，王死后摄政，未再嫁。

样。但是我弄不明白,你认为错的是詹姆士,还是卡德瓦拉德太太?”

“谁也没有错,”多萝西娅说。“詹姆士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是他以为我会计较卡德瓦拉德太太那些话,却是错了。我要计较的话,除非有一条法律,规定我非嫁给一个年轻漂亮的公子不可,不论这是她介绍的,还是别人介绍的。”

“但你知道,多多,如果你打算结婚,那还是嫁给又年轻又漂亮的人好,”西莉亚说,想起卡苏朋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毫不足取,觉得应该趁早提醒多萝西娅。

“你别担心,咪咪,我对生活有完全不同的想法。我决不再结婚了,”多萝西娅说,摸了摸妹妹的下巴,一往情深地望着她。西莉亚正抱着她的孩子,多萝西娅是来跟她道晚安的。

“真的完全不同?”西莉亚说。“如果那是一个真正出色的人,你也不嫁吗?”

多萝西娅慢慢摇了摇头。“不论是谁我都不嫁。我有自己心爱的计划。我打算买一大块土地,把水抽干,建立一个小小的居住区,那里每个人都得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得认真地干。我得跟每个人都认识,成为他们的朋友。我正想跟高思先生仔细商量,他可以把我需要了解的一切告诉我。”

“如果你有了一个计划,那么你是会愉快的,多多,”西莉亚说。“也许小亚瑟大起来,也会喜欢计划的,那时他可以协助你。”

她当天夜里就告诉了詹姆士爵士,多萝西娅真的不打算再结婚,不论是谁她都不嫁,她要像从前一样推行她“形形色色的计划”。詹姆士爵士没有说什么。他在内心深处,对女人再醮怀有反感,不论多萝西娅嫁给谁,在他看来,都难免是对她自身的一种亵渎。但他明白,人们会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当它涉及一个二十一岁的女人时。“世俗”的习惯是把年轻寡妇的再嫁看作必然的,也许还是很快的事,如果一个寡妇这么做了,人们就露出微笑,表示赞许。但是既然多萝西娅选择孤独作她的终身伴侣,他觉得,这决定对她还是相当合适的。

第五十六章

幸福的人知道他活在世上
不是为了屈从别人的意志；
他有正直的思想作他的盔甲，
平凡的真理作他的行为准则。
………………
奴役的枷锁不能使他屈服，
富贵不能引诱他，贫贱不能威胁他；
他不是田地的主人，但他是自己的主人，
他一无所有，但他又拥有一切。

——亨利·沃顿爵士①

多萝西娅信任凯莱布·高思的见识，这是在她听到他赞成她的村舍计划时开始的，到了她寄居弗雷什特期间，这信任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詹姆士爵士曾邀她跟他和凯莱布一起骑了马，巡视两个农庄。凯莱布对她也赞不绝口，事后向妻子说，卡苏朋夫人有头脑，是真正干工作的人，与一般妇女大不相同。我们记得，凯莱布所说的"工作"，与银钱交易从来无关，这是指孜孜不倦地从事一项事业。

"大不相同！"凯莱布又说一遍。"她提到一件事，那正是我小时候经常想到的：'高思先生，我但愿到了晚年能够看到，我改善了一大片土地的条件，建造了一大批村舍，我相信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是值得我去从事的，等它完成以后，人们的生活就可以好一些了。'这是她的原话，她对事物就是这么看的。"

"恐怕仍是妇人的见识，"高思太太说，对卡苏朋夫人敢于违背服从的天职，表示有些怀疑。

---

① 亨利·沃顿(1568—1639)，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社会名流，曾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后又担任伊顿公学校长。他不是作家，但擅长诗文写作。这首诗题为《幸福者的特点》，是他最著名的一首诗，这里引用的是它的第一节和末一节。

“哦，你不要那么想！”凯莱布说，一再摇头。“你听到她讲话一定喜欢，苏珊。她的话通俗易懂，声音像唱歌似的。真是好极了！它使我想起《弥赛亚》[①] 中的一些词句：‘……于是众天使随即纷纷出现，齐声赞美上帝道……’你只觉得这声调听来非常悦耳。”

凯莱布十分喜爱音乐，只要有机会，附近演奏圣乐的时候，他从不缺席，听完后回到家中，还一直怀着万分虔敬的心情，回忆这崇高的乐曲，坐在那儿出神，眼睛望着地面，伸出了双手，仿佛心中有许多无法表达的语言，要靠它们抒发。

由于彼此存在着这种真诚的了解，很自然，多萝西娅要求高思先生承担洛伊克庄园的一切事务，包括它的三个农场和许多地产。确实，他想得到两个人干的工作，这愿望很快实现了。正如他所说：“事业是会繁衍的。”有一种事业，当时正在开始繁衍，那就是建造铁路。一条设计的路线要通过洛伊克教区，那里本来是牛羊的天地，它们在那里平静地吃草，毫无干扰，现在，幼年时期的铁路网，忽然把生存斗争的触角伸进了凯莱布·高思的业务工作，并通过两个他心爱的人物，影响了本书故事的进展。

海底铁路可能有它的困难，但海底至少还没有被各种土地所有者瓜分，谁也无权为可以测量的、甚至感情上的损失，提出赔偿要求。而米德尔马契所在的这个地区，铁路却像议会改革法案或即将来临的瘟疫一样，弄得人心惶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最坚决的是妇女和地主。妇女不论老少，都认为坐蒸汽车旅行是大逆不道，十分危险，因此竭力反对，说她们决不上当，踏进火车车厢。至于地主，他们的理由千差万别，正如索洛蒙·费瑟斯通先生与梅德利科特勋爵大不相同一样，然而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出售土地时，不论是卖给人类公敌或者一家必需购买的公司，这些罪恶机构非得向土地所有人付出最高的代价不可，否则决不让它们危害人类。

索洛蒙先生和沃尔太太都是自己有田地的，但他们属于头脑迟钝的一类，因此考虑了好久，才得出这个结论。他们一想到，那片大牧场就要一分为二，变成两个三角形小块块，弄得“四不像”，心里就

---

① 指德国作曲家韩德尔(1685—1759)的清唱剧《弥赛亚》。

凉了半截。可是交通桥梁和高额赔偿的事却遥遥无期,未必可信。

“要是火车打近围场通过,母牛非给吓得早产不可,哥哥,”沃尔太太说,口气无限伤心。“母马怀了胎,恐怕也是难免。一个寡妇的产业可以任意糟蹋,法律不给保障,这是什么世道。开始造铁路的时候,向左或向右斜一点,又有什么妨碍?大家知道,我没有力量跟他们斗法。”

“最好的办法还是一声不吭,等他们来勘察和丈量的时候,弄些人出来,骂他们一顿,把他们轰走,”索洛蒙说。“据我知道,布拉辛一带的老百姓就是用这个办法对付他们。其实说穿了,那都是借口,什么不得不采取这条路线。让他们把铁路通过另一个教区好了。他们带领一批暴徒闯进这儿,把你的庄稼踩个精光,我不信他们会给你什么赔偿。一个公司,它能有多少家当?”

“彼得哥哥——愿上帝宽恕他——就靠公司赚过钱,”沃尔太太说。“但那是做锰矿生意。那不是造铁路,不会把你的土地弄得东一块西一块的。”

“好吧,简恩,常言说得好,”索洛蒙最后小心谨慎地压低了嗓音道,“我们给他们制造的障碍越多,他们给我们的钱也越多,如果他们非得打这儿经过不可,就得这么办。”

索洛蒙先生自以为他这番道理很有见地,万无一失,其实未必,他的狡猾手段不能改变铁道的路线,正如外交家的狡猾手段不能使太阳系普遍冷却或患黏膜炎一样。不过他把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时,完全是通过外交途径兴风作浪的。他在洛伊克的田地位于全区最远的一头,雇工们住的房子有的分散在各处,有的聚集成一个小村落,名叫弗里克村,那里有一座磨坊,几个采石场,构成了发展缓慢的、落后的小工业中心。

弗里克村的公众对铁路是什么,还缺乏准确的观念,只是一味反对它;因为在那种穷乡僻壤,未知事物天然不得人心,不像在别处能获得普遍的崇拜,人们认为它往往对穷人不利,因此不信任是唯一明智的态度。哪怕议会改革的谣传也没有在弗里克村引起太平盛世的幻想,它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利益,例如给海勒姆·福特的猪提供免费的饲料,或者让度量衡酒店的老板为大伙免费酿制啤酒,或者使附

近的三个农场主提高冬季的工钱。既然不能提供这类明确的利益，改革看来无非是小贩的自吹自擂，而这是每一个稍明事理的人都不会信以为真的。弗里克村的人不乏这类体验，他们的基本倾向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大老粗式的大胆怀疑，不是相信他们会得到上天的特别眷顾，而是把上天看作随时可以使他们上当的一种力量，关于这点，天气的变幻莫测便是证明。

这样，弗里克村民的心理，正是索洛蒙·费瑟斯通先生可以大展宏图的园地，他的头脑里装着不少这一类思想，对天地万物都不相信，由于无事可做，他的怀疑更是得到了充足的营养和全面的发展。索洛蒙当时担任教区护路监督，常常骑了他那匹走不快的矮脚马，到处转游，路过弗里克村，便去看看工人开采石块的情形，还不时露出若有所思的神秘表情，逗留一会，这种表情会使你产生错觉，以为他的停留另有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缺乏前进的意志。对那里的劳动作了长时间的注视以后，他就把眼睛抬起一会，望望天边，最后才拉动缰绳，用鞭子打一下马，让它慢条斯理地继续前进。钟表的时针还比索洛蒙先生走得快一些，因为他觉得他不必着忙，尽可以悠悠闲闲消磨时光。他在路上遇到任何树篱工或沟渠工，总要小心谨慎、不着边际地搭讪几句，特别喜欢听他已经听过的消息，因而意识到自己比所有的谣言传播者高明一着，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不足凭信。然而一天，他跟海勒姆·福特展开了对话，福特是赶大车的。他先向海勒姆提供了消息，也希望后者告诉他，有没有看到外地人拿着标尺和工具在这一带侦察地形，这些人自称是铁路上的，但谁也弄不清他们的底细，或者他们打算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的意图讳莫如深，其实只是要把洛伊克教区分割得七零八落。

“嗨，那就甭想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啦，”海勒姆说，想起了他的大车和马。

“岂但这样，”索洛蒙先生说。“你想，把好端端一个教区分割得支离破碎！我说，他们应该到蒂普顿去。而且还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表面上说要发展交通，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要破坏田地，坑害穷人。”

“怎么，我看那些家伙都是伦敦来的，”海勒姆说，他有个模糊的

印象,觉得伦敦是农村一切祸害的根源。

"当然是这样。在布拉辛那边有些地方,据我听到的消息,老百姓在他们丈量的时候,一拥而上,把他们的测量仪器砸得粉碎,那些家伙也给赶走了,从此吓得不敢再露脸。"

"干得好,这一定大快人心,"海勒姆说,觉得自己还没干过这么痛快的事。

"好吧,我自己并不想跟他们作对,"索洛蒙说。"不过有人讲,这一带的好日子快完了,预兆就是那些家伙跑到这儿,到处乱闯,要造什么铁路,把土地切成几块,然后让那些大车子把小车子吞没,使这一带再也看不到马车,自然也没有赶车的人啦。"

"我偏要赶车,他们要造铁路,我就用鞭子抽他们的脑瓜,"海勒姆说。索洛蒙先生却拉动缰绳,自顾自走了。

谣言是用不到耕耘的,这一带乡村即将遭到铁路破坏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仅在度量衡酒店议论纷纷,在草料场上雇工们会集的时候,也不约而同,谈论这事——这是农村中一年一度交换意见的好时机。

在费厄布拉泽先生会见玛丽·高思,她向他承认了她对弗莱德·文西的感情以后,过了不久,一天早上,玛丽的父亲为了业务上的事,来到跟弗里克村同一方向的约德莱尔农场。他要在这里丈量洛伊克庄园边沿地区的一块土地,估定它的价值。凯莱布指望这块土地的售价能够对多萝西娅有利(必须承认,他的心情是要争取从铁路公司获得最优惠的条件)。他把马车停在农场上,然后和助手带着测链,步行前往目的地,路上遇到了铁路公司的一群职员,后者正在对准酒精水平仪。搭讪几句以后,他便走了,说过不一会,他们便会到达他丈量的地点。这天阴沉沉的,刚落过小雨,但到了十二点钟,云有些散开,天气好转了,小巷和树篱旁边,迷漫着泥土的香味。

正在这时,弗莱德·文西骑了马,沿着那些小巷走来。他对泥土的香味没有兴趣,因为他心烦意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有他的父亲要他马上进教会做事,另一边又有玛丽在威胁他,声称如果他进了教会,她只得抛弃他,可是世界上各行各业,似乎都不需要这么一位既无本钱,又无任何技能的年轻先生。现在,父亲发觉他

不再跟他顶牛,比较满意,待他也和气了一些,今天特地派他出来物色猎狗,让他骑了马到各处散散心,这使弗莱德更加心酸。哪怕他找到了职业,怎样禀明父亲,也是一个难题。但是首先还得找到职业,这是困难得多的。一个年轻人既没有亲友替他谋取"一官半职",就得自寻出路,可是哪一行世俗职业既体面,又有利可图,又不必具备专门的学识呢?他怀着这样的心情,骑在马上,经过弗里克村旁的小道,忽然想到,何不趁此机会,绕往洛伊克的牧师府,看看玛丽,于是让马放慢了步子,这时他可以隔着树篱,从一片田地望到另一片田地。突然一阵吵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左首一片田地的另一边,他看到六七个穿长罩衫的农民,举起草叉,对着四个铁路职员,气势汹汹地在进行辱骂,凯莱布·高思带着他的助手,正从田野中匆匆赶来,想帮助被围攻的人。弗莱德为了寻找大门,拖延了一些时间,等他骑了马赶到时,那些穿长罩衫的农民——在喝过中午的啤酒以后,他们翻晒干草的活儿不太紧张——已用草叉把几个职员逼得走投无路。凯莱布·高思的助手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家伙,按照凯莱布的吩咐,夺下了酒精水平仪,但给打翻在地上,似乎马上要挨揍了。那些职员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走,弗莱德掩护他们撤退,拦在农夫们面前,蓦地向他们大声呵斥,这才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你们这些该死的傻瓜要干什么?"弗莱德吆喝道,像闪电一样冲进分散的人群,忽左忽右地挥动着马鞭。"我要向法官控告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把小家伙打翻在地,说不定已把他弄死。要是你们还不罢休,到了下一次巡回审判时期,你们都得上绞刑架,"弗莱德说。后来他一想起这些话,便不禁哈哈大笑。

雇工们给赶进了大门,退回自己的干草场。弗莱德勒住了马,这时海勒姆·福特看到自己已进入安全地带,离他有一大段路,马上转过身子,拉开嗓门,哇啦哇啦破口大骂。

"你是个怕死鬼,你这家伙。你下马来,小少爷,下来跟我比试比试。我看你就不敢离开你的马和鞭子。你记住,我一拳就可以叫你魂灵出窍。"

"别忙,你等着,你乐意的话,我马上回来跟你较量,"弗莱德说,他对自己的拳击功夫很有信心,觉得完全能制服这些亲爱的同胞。

但是现在，他得赶紧去帮助凯莱布和那个倒在地上的小伙子。

小家伙的膝盖扭伤了，痛得哼哼哧哧，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弗莱德把他扶上马背，让他骑到约德莱尔农场，在那儿进行治疗。

“叫他们把马留在马厩里，告诉测量员们可以回来拿他们的工具了，”弗莱德说。“现在这儿已没有事。”

“不，不，”凯莱布说，“工具已经坏了。他们今天干不成了，这样还好一些。汤姆，把这些东西放在马背上捎去。他们看到你来，就会回去了。”

汤姆走后，弗莱德说：“我很高兴，我正好到这里来，高思先生。要是骑兵部队不及时赶到，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

“唉，幸好没出什么大事，”凯莱布说，有些心不在焉，望着给打断了丈量工作的那个地点。“不过，真糟透了，这就是愚蠢的结果……我一天的工作也给搅乱了。现在没人帮我拿测链，我也没法继续工作。”他带着烦恼的神色，正预备回那个地点，仿佛忘记了弗莱德的存在，但突然旋转身子，迅速地问道：“哦，对了！小伙子，今天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高思先生。我愿意当你的助手，可以吗？”弗莱德说，觉得帮助玛丽的父亲，会得到她的欢心。

“成，但是你不能怕弯腰，不能怕热。”

“我什么也不怕。只是我得先去找那个大个子，就是刚才转过身来向我挑战的家伙。我得教训教训他，这用不了五分钟。”

“别胡闹！”凯莱布操起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气说道。“我自己去跟这些人谈。这都是没有知识的缘故。有人在散布谣言，蒙蔽他们。这些可怜的傻瓜上了当还不知道。”

“让我跟你一起去，”弗莱德说。

“不，不，你呆在这儿。我不需要你们年轻人的血气。我会照顾自己的。”

凯莱布是个坚强的人，一向无所畏惧，只怕伤害别人，还怕自己没有口才，不会讲话。可是这会儿，他却觉得义不容辞，必须发表几句讲话了。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矛盾——那是由于他自己始终是一个刻苦耐劳的人——一面对工人有严格的要求，一面又对他们宽宏大

量，实事求是。每天好好劳动，认真工作，他认为这是有关他们福利的大事，正如从他自己来说，这是他的主要幸福一样；但是他对他们怀有强烈的友谊感。他向那些雇工走去，这时他们没有再上工，只是站在那里，像农村中的聚会一样，谁也不吭一声，用肩膀对着别人，保持着两三码的距离。大家板起脸，望着凯莱布，后者加快了步子，一只手伸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插在坎肩的钮扣中间，露出平时的慈祥神色，走到了他们中间。

"喂，小伙子们，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口道，用的照例都是简短的句子，这些句子好像在他头脑里已经酝酿了好久，贯注着他的许多思想，正如一株伸出水面的植物，下面生有茂盛的根须。"你们怎么搞的，干出了这种错事！有人骗你们，你们却相信他们。你们以为上面那些人想害你们呢。"

"啊！"人群中此起彼落，按照反应的快慢，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这是鬼话！没有这种事！他们是来勘察，看铁路从哪里通过好。再说，伙计们，你们阻挡不了铁路，不论你们喜欢不喜欢，它总要建造。如果你们跟它作对，你们只能自讨苦吃。法律给了这些人权利，他们可以来丈量土地。土地的主人不敢反对他们，如果你们跳出来干涉，你们就得准备对付警察和布莱克斯利法官，对付手铐和米德尔马契监狱。要是有人控告你们，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坐牢了。"

凯莱布停了一下，他选择的停顿和形象可说恰到好处，最伟大的演说家恐怕也不能超过他。

"但是别忙，你们并不是故意捣乱。有人告诉你们，铁路是坏事。那是谎话。它可能在某些地方，对某些人，有一点坏处，这是哪怕天上的太阳也在所难免的。但铁路是一件好事。"

"哼！对阔人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靠它发财，"老提莫西·库柏说，刚才别人闹事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仍在那儿翻晒他的干草。"我活到现在，看到的事多了，战争与和平，开凿运河，老王上乔治，摄政王，新王上乔治，各种各样的名堂都有，可是对穷人都一样。运河对穷人有什么好处？它们没有给穷人带来吃的，也没有带来穿的，要是他不勒紧裤带，他就积不下工钱。从我年轻的时候起，日子就越变越糟。有了铁路也好不了。它们只能使穷人越来越穷。但是那些阻挡

它们的人是傻瓜，我早对小伙子们说过，这是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但是你是在替有钱人办事，高思先生，这也难怪。”

提莫西是一个瘦长结实的雇农，这种人在当时已经不多，他们把积蓄藏在袜统里，住在孤零零的小房子中，任何漂亮的话都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很少封建观念，也压根儿不相信这一套，仿佛他们对理性时代和人权思想并不完全陌生。凯莱布面临的困难，凡是企图在黑暗时代，不凭奇迹的帮助，说服乡巴佬的人，都是了解的，这些乡巴佬通过长期的艰苦体验，掌握了一种无可否认的真理，它像巨人的棍子一样，随时可以打向你精雕细琢的理论，因为你所提倡的社会福利，他们完全感觉不到。凯莱布不会讲假话，哪怕会讲也不愿讲，他遇到这类困难，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靠他对他的“工作”的忠诚来解决。他回答道：

“如果你认为我不好，提姆，这没关系，与事情毫不相干。穷人的境况是很糟，这是事实。但我只要求这儿的小伙子们别干傻事，免得境况变得更糟。牛拉的车子可能太重，但如果车上也载着它们的草料，那么把车子推倒，丢进路边的泥坑，这对它们没有好处。”

“我们只是跟他们闹着玩的，”海勒姆说，开始看到这事的后果了。“我们并不想干什么。”

“好吧，那就答应我，别再乱来。我会留心，不让任何人告发你们。”

“我没有插手，我也不必答应你什么，”提莫西说。

“对，我是跟别人讲的。你们瞧，我今天也和你们每个人一样忙，我没有太多的工夫。你们答应不再闹事，弄到警察来干涉就成了。”

“好吧，我们不再阻挡，随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便是凯莱布得到的保证。于是他赶回弗莱德那里，后者已经跟来，站在门口张望。

他们着手工作了，弗莱德尽力帮助他。他情绪很高，在树篱下一块潮湿的泥地上滑了一跤，泥土玷污了他漂亮的夏裤，他也满不在乎，心里还怪舒畅的。他这么起劲，是由于刚才那成功的进攻，还是由于他帮助了玛丽的父亲呢？都是都不是。原来，今天的事件使他看不到出路的想象力，看到了他可以干的一项工作，这工作对他是有

一些吸引力的。我相信，高思先生头脑里的某些神经，也可能有所触动，想起那个老问题，注意到了正出现在弗莱德心头的目标。因为一次具有影响的偶然事件好比火种，接触到有油和麻屑的地方便会引起燃烧。弗莱德一向觉得，铁路是带来这种接触的媒介。但他们始终埋头工作，除了必要的时候，谁也不讲一句话。最后，丈量结束，他们一起离开的时候，高思先生说道：

"弗莱德，一个年轻人要干这种事，是不需要什么学士学位的，是吗？"

"我要是早干了这事，我就不想考学士学位了，"弗莱德说。停了一会，他又用迟疑的口气说道："高思先生，你是不是认为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不适宜学你这行业务了？"

"我的业务有许多种类，我的孩子，"高思先生笑道。"我懂得的知识，不少都来自经验，你不能像念书那样，从书本中得到它们。但你还很年轻，还来得及打基础。"凯莱布把最后一句话讲得特别重，但又有些犹豫，没再往下讲。根据他最近获得的印象，似乎弗莱德已决心进教会办事。

"如果我想试一下，你认为我干得好吗？"弗莱德问，态度更坚定了一些。

"那得看情形，"凯莱布说，把脸转向一边，压低了嗓音，那神色仿佛他谈的事，是需要用十分虔诚的态度对待的。"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你得爱你的工作，不能老是望着别处，尤其不能老是想玩。另一个条件是，你不能为你的职业害羞，认为干别的事对你说来更加体面。你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建立自豪感，边干边学，努力做好它，不能老是说，我不一定干这个，要是我干了那个或别的什么，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不论一个人怎样……"凯莱布嘴边露出微笑，用手指打了个榧子，"不论他是内阁首相，或者是堆干草的，如果他做不好他的本位工作，在我眼里，都分文不值。"

"我总觉得，我当了教士绝对做不到这点，"弗莱德说，似乎想讨论这个问题。

"那就不要干它，我的孩子，"凯莱布斩钉截铁地说，"否则你永远不会心安理得。或者，如果你安心的话，那就证明，你只是一根没有

知觉的木头。”

“这跟玛丽的想法非常接近，”弗莱德说，涨红了脸。“我想，你应该了解我对玛丽的感情，高思先生，我希望你不致因此生我的气，我一向爱她超过爱任何别人，今后我也不会像爱她那样爱任何人。”

弗莱德讲的时候，凯莱布脸上的表情显然变得温柔了。但是他庄严而缓慢地摇摇头，说道：

“那么事情就更严重了，弗莱德，因为你势必把玛丽的幸福也考虑在内。”

“这我明白，高思先生，”弗莱德热烈地说，“为了她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她说，如果我当了牧师，她绝对不嫁给我。可是如果我失去了对玛丽的一切希望，我会成为世界上最伤心的人。确实，要是我能找到别的职业，别的工作，不论这是什么，只要我担当得起的，我一定好好干，决不辜负你对我的好意。我愿意从事户外作业，我对土地和牲口已经有了不少知识。你知道，我始终相信——尽管你可能认为，这是我一厢情愿——我会有自己的田地。我有把握，我能学会这方面的知识，尤其在你的指导下，这是完全可能的。”

“冷静一些，孩子，”凯莱布说，苏珊的影子出现在他眼前了。“你对你的父亲谈过这一切吗？”

“没有，还没有讲，但我必须告诉他。我一直在等待，看我除了进教会以外，还能做什么。我很难过，不得不叫他失望，但一个人到了二十四岁，应该可以自己判断一切了。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怎么知道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我的教育是一个错误。”

“但是请你听着，弗莱德，”凯莱布说。“你能肯定玛丽爱你，或者愿意嫁给你吗？”

“我要求费厄布拉泽先生找她谈过，因为她不准我找她，我没有别的办法，”弗莱德道歉似的说。“他告诉我，我完全可以抱这样的希望，只要我能找到一个正当的职业——这是指教会以外。我敢说，高思先生，你一定认为我的行为不够稳妥，在我一无成就以前，不应该用我对玛丽的希望来麻烦你，打扰你。当然，我一点没有这种权利，事实上，我已经欠了你一笔永远无法偿清的债，哪怕我把钱还给了你，也还是这样。”

“不，孩子，你有这个权利，”凯莱布说，声音中饱含着感情。“年轻人在前进的路上有了困难，永远有权要求老年人帮助他们。我自己有过年轻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挣扎，但我还是欢迎别人的帮助的，只要这种帮助是出于友好的感情。我应该考虑你的事。你明天到事务所来找我，九点钟。记住，在事务所。”

高思先生在采取任何重大步骤以前，一定得跟苏珊商量，但是必须承认，他还没有回到家中，事实上已经作了决定。不少事情，别人看得很重要，或者固执己见，他却满不在乎，随你怎么办都成。他从来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肉，如果苏珊说，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应该住在只有四个房间的小屋子里，他会回答：“让我们去吧”，决不追问任何细节。但是在凯莱布的感觉和判断认为重要的场合，他却是个主宰者，尽管他的谴责总很温和，从不疾言厉色，他周围的人都知道，在他选取的这种例外事件上，他是绝不让步的。确实，他从不为个人的利益，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九十九件事情上，高思太太可以做主，可是在第一百件上，她往往意识到，如果她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就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于是只得服从了事。

凯莱布回到家中，把他遇到的争吵，以及后来弗莱德怎样协助他工作，讲了一遍，但对进一步的发展，却没有提起。到了晚上，夫妇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道：“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苏珊，孩子们彼此都很有意思——我是指弗莱德和玛丽。”

高思太太把活计放在膝上，用那对敏锐的眼睛焦急地望着丈夫。

“在我们的事情办完以后，弗莱德把心事都倒给我听了。他说他不能去当教士，玛丽说，如果他当了教士，她决不嫁给他。小伙子希望在我手下办事，全心全意学业务。我决定收下他，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凯莱布！”高思太太说，用的是深沉的女低音，表现了无可奈何的惊讶心理。

“这件事没有什么坏处，”高思先生说，坚定地靠在椅背上，握住了椅子的扶手。“他会给我增添一点麻烦，但我想我应付得了。小伙子爱上了玛丽，真心爱上一个正直的少女，这是件好事，苏珊。许多不务正业的男子曾经因此走上了正路。”

“玛丽跟你谈过这事没有?”高思太太问,心里有些生气,觉得这事不该一直瞒着她。

“没讲过一个字。有一次我问她对弗莱德的看法,我给了她一点警告。但是她叫我放心,她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懒惰的、任性的人。那以后再没谈过。但是弗莱德大概找了费厄布拉泽先生,托他向她说情,因为她不准他自己向她谈这事。费厄布拉泽先生发现,她是喜欢弗莱德的,只是他决不能当牧师。弗莱德的心完全在玛丽身上,这我看得出,我对小伙子的印象因此还不坏。再说,我们一向也是喜欢他的,苏珊。”

“我觉得,玛丽太可怜了,”高思太太说。

“可怜,为什么?”

“因为,凯莱布,她本来可以嫁一个比弗莱德·文西强二十倍的人。”

“是吗?”凯莱布惊异地说。

“我完全相信,费厄布拉泽先生看上了她,打算向她求婚。但是当然,现在弗莱德请他当了说客,这门比较好的亲事就没有指望了。”高思太太的话简明扼要,恰如其分。她感到烦恼,失望,但她不想讲多余的话。

凯莱布沉默了一会,他的心情也起伏不定。他望着地板,头和手在随着内心的论争移动。最后他说:

“这使我十分自豪和快乐,苏珊,我应该因为有了你而高兴。我始终感到,你获得的一切远远不能跟你本人相比。但是你嫁给了我,尽管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嫁的是我认识的最好、最聪明的人,”高思太太说,相信她决不会爱任何达不到这标准的男子。

“得啦,也许别人认为,你还可以嫁得更好。但我肯定要不到更好的女人。这就是我对弗莱德这件事引起的感触。小伙子从根本上说是好的,也相当聪明,只要能走正路就成。他爱我的女儿,把她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也给了他一定的保证,只是要看他今后怎样。我得说,那个年轻人的灵魂在我手里,上帝知道,我应该尽一切力量帮助他!这是我的责任,苏珊。”

高思太太是不喜欢哭的，但是在丈夫讲完以前，一大滴眼泪已滚下了她的脸颊。这是在各种感情的压力下出现的，它包含着深厚的爱和一定的烦恼。她迅速擦掉了泪水，说道：

“除了你，恐怕很少人会认为，这样增加自己的负担是一种责任，凯莱布。”

“别人怎么想，这无关紧要。我内心获得了一种清楚的感觉，我得照它行事。我希望你的心跟我在一起，苏珊，玛丽是个可怜的孩子，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让她的命运轻松一些。”

凯莱布靠在椅背上，露出恳求的神情，望着妻子。她站起来吻了他，说道：“上帝保佑你，凯莱布！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父亲。”

但是她出去以后，却痛哭了一场，抵偿了她郁积在心头的话。她觉得，她丈夫的行为势必遭到误解，而且她对弗莱德抱着理智的态度，不相信他会变好。那么，她的理智态度和凯莱布的热情慷慨，究竟哪一种符合将来的发展呢？

第二天早上，弗莱德来到事务所，没有想到，他得在那里接受一次考试。

“现在，弗莱德，”凯莱布说，“你得先做些案头工作。我经常有大量东西要写，不能没有助手。我要求你懂得记账，头脑里有个价值观念，我不打算雇佣别的办事员了。因此你得适应这一切。你的书法和算术怎么样？”

弗莱德觉得心里不好受，有些尴尬。他对案头工作思想上毫无准备，但是他决心很大，不愿退缩。“我不怕算术，高思先生，我一向觉得它很容易。至于我的书法，我想你是知道的。”

“我们来试一下，”凯莱布说，拿起一支笔，仔细端详了一会，蘸了墨水，连同一张有格子的纸，递给了弗莱德。“把那张估价表抄一两行，把后面的数字也写上。”

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字迹工整不符合上流人的身份，至多只有当文书的人才需要。弗莱德写的那几行，大有绅士派头，像那时任何子爵或主教的笔迹，母音全都一个样子，子音得翻来倒去端详好久，才看得清楚，每一笔都跟别的一笔混在一起，难分难解，字也不按照格子写，总之，这是一份深奥莫测的手稿，除非你事前知道作者要写

什么,否则很难看懂它的内容。

凯莱布瞧着他写,脸色逐渐变得阴沉了,等弗莱德把纸交还他的时候,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用手背使劲拍了拍纸。这么糟的成绩把凯莱布的温情都赶跑了。

“真是见鬼!”他不觉无名火起,喊道。“想想吧,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的教育得花几百几百英镑,培养出来的却是你这样的人!”然后把眼镜推到额上,望着不幸的抄写员,用比较温和的口气继续道:“愿上帝可怜我们吧,弗莱德,这实在叫我不能忍耐!”

“高思先生,我该怎么办?”弗莱德说,情绪已一落千丈,这不仅因为书法上挨了批评,也因为发现自己竟非得降低到办事员的身份不可。

“怎么办?这么办,你必须学会把字写得端端正正,不离开格子。要是没有人看得懂,还要你写它干吗?”凯莱布激昂慷慨地质问,低劣的工作质量使他不能平静。“难道世界上要做的事还太少,要你们搞些稀里糊涂的东西让人猜谜?现在人们就养成了这一套作风。有些人写给我的信,要不是苏珊给我整理清楚,不知要浪费我多少时间。这真是岂有此理。”说到这里,凯莱布把那张纸扔了。

这时,任何外人要是向事务所偷偷张一下,一定会感到奇怪,不知那位气势汹汹的代理人,跟那个俊秀的小伙子在闹什么别扭,只见后者咬紧了嘴唇,垂头丧气,白皙的皮肤青一阵白一阵的。弗莱德头脑里乱糟糟的,不知如何是好。高思先生刚一见面的时候,那么和气,那么器重他,他的感激和希望达到了顶点,现在又掉到了最低点。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案头工作,事实上,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指望的只是得到一个称心如意、自由自在的职业。要不是他对自己明确说过,事后他要立刻上洛伊克向玛丽报喜,告诉她,他已在她父亲手下办事,那么我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了结。幸好在这一点上,他是不甘心让自己失望的。

他当时所能说的只是一句话:“我很抱歉。”但是高思先生的气已经消了。

“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得尽量好,弗莱德,”他开始说,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口气。“每个人都能学好书法。我就是自己学的。只要有决

心，白天时间不够，可以在晚上练。我们必须有恒心，孩子。在你学的时候，卡勒姆可以继续担任簿记，替你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得走了，"凯莱布说，站起身来。"你必须让你的父亲知道我们的协议。你记住，等你练好字以后，你就得接替卡勒姆的工作，我不能付两个人的薪金。第一年，我可以付你八十镑，以后再增加。"

当弗莱德向父母作出必要的说明时，两人的反应是大吃一惊，这深深印进了他的脑海。从高思先生的事务所出来，他立刻赶往商行，他想得不错，对父亲最尊敬的态度，就是尽可能郑重地把这个痛苦的消息正式通知他。而从他父亲来说，他最庄严的时刻，就是在商行中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这时去找他，更能使他理解，这是他的最后决定。

弗莱德直截了当谈到了这事，简单地说明了他已做的和决心做的是什么工作，最后表示他很遗憾，不得不使父亲感到失望，这都怪他自己太不成才。这遗憾是真的，因此弗莱德才讲得那么恳切，朴实。

文西先生听得瞠目结舌，甚至没有发出一声惊叹，这种沉默在他不耐烦的时刻，是感情极度紧张的表现。那天上午，他在生意上心情不佳，他一边听，一边嘴角上那种痛苦的表情越来越显著。弗莱德讲完后，出现了将近一分钟的静默，这时文西先生把一本账簿放进抽屉，重重地转上了锁。然后他一眼不眨看着儿子，说道：

"那么你终于下定决心了，先生？"

"是的，父亲。"

"很好，那就坚决干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丢掉了你所受的教育，在生活中往下走了一步，可是我给你的教育却是要你往上走的，如此而已。"

"我很遗憾，我们意见不同，父亲。我想，我现在担任的工作也是高尚的，它与当副牧师并无尊卑之分。但是你为了我好，尽力作了安排，我对你是感激的。"

"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了。今后一切得靠你自己。我只是希望，等你有了自己的儿子以后，他会更好地报答你为他花费的精力。"

这话对弗莱德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他父亲是在利用受到了不公

平对待的有利地位，每逢我们陷入悲痛的处境，回顾自己的过去，仿佛这只是一页伤心史的时候，都会这样。其实文西先生对儿子的希望，包含着不少自高自大、不替别人着想、以及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因素。但不论怎样，失望的父亲仍掌握着有力的杠杆。弗莱德觉得，仿佛他做了坏事，给父亲抛弃了。

“爸爸，如果我继续留在家里，你不反对吧？”他说，站起来预备走了。“我有足够的工资，可以付伙食费，当然，这也是我应该付的。”

“伙食费，算了！”文西先生说，想到弗莱德在家里吃饭还得付伙食费，也有些不像话，恢复了清醒的头脑。“当然，你母亲会要你留下的。但是你明白，我不会供你骑马，你的裁缝账也得自己付。我想，如果要你自己掏钱，你可以少做一两套衣服。”

弗莱德又逗留了一会，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最后他想起来了。

“我希望你跟我握握手，爸爸，宽恕我给你造成的烦恼。”

文西先生从椅上迅速地抬起眼睛，看了一下已走到面前的儿子，然后伸出了手，匆匆说道：“好了，好了，不必再说了。”

弗莱德跟他母亲的谈话要多得多，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和解释，但是她的心不能平静，她看到了她的丈夫也许从未想到的事，即这么一来，弗莱德必定要与玛丽·高思结婚，从此高思一家和他们的作风就会闯进她的生活，把它弄得不成体统，她那亲爱的孩子有着美好的容貌，潇洒的风度，本来“在米德尔马契哪一家的孩子都望尘莫及”，今后肯定也会给那个家庭同化，变得外表粗俗，不修边幅。在她看来，这简直是高思的阴谋，要把人人喜爱的弗莱德占为己有。但是她不敢提出她的看法，因为只要稍一涉及，他就会对她“大发雷霆”，尽管他以前从没这么做过。她心太软，对他太体贴了，不忍心表示任何愤怒，但是她觉得，她的幸福遭到了破坏，接连几天中，她只要看到弗莱德，就不免淌眼泪，仿佛从他身上发现了他多灾多难的未来。也许，正由于弗莱德警告她，切勿再与父亲谈论这个伤心的题目，后者已接受他的决定，宽恕了他，她才迟迟不能恢复平素的愉快心境。如果她的丈夫猛烈责骂弗莱德，那么她就不得不挺身而出，保护她的宠儿了。直到第四天晚上，文西先生才对她说道：

“听着，露西，亲爱的，别这么垂头丧气的。你一直太宠你的儿子

了，你还会把他宠得更坏的。”

“从来没有一件事使我这么伤心过，文西，”妻子说，那漂亮的喉咙和下巴又开始抽搐了，“除非是他那场病。”

“废话，别想得太多啦！子女会给我们带来烦恼，这是可想而知的。别气坏了身体，那才更糟呢。”

“好，我不生气就是了，”文西太太说，在这恳求下，振足起精神，抖动了一下身子，像一只鸟似的，让竖起的羽毛重又平伏下去。

“不必为一个人大惊小怪，这没有用，”文西先生说，不愿为了一点小小的不幸，影响家庭的乐趣。“罗莎蒙德也跟弗莱德差不多呢。”

“是的，可怜的罗莎。我相信，她失去了孩子，一定很伤心，但是她恢复得很快。”

“孩子，呸！我看得出，利德盖特的业务愈来愈糟，据我所知，他还背了债。过几天我打算要她来一下，好好问问她。但是我知道，我没有钱给他们。让他的亲族接济他吧。我从来不赞成这门亲事。但现在讲已经来不及了。按铃叫他们拿柠檬来，露西，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明天我带你和路易莎，坐车上里弗斯顿玩玩。”

第五十七章

他们还不满八岁，一个名字已经
在他们心头升起，激起了感情的涟漪，
像生命之流渗入他们的机体，
震惊了幼小的心灵，陶冶了他们的性情。
这就是那个讲述忠诚的埃文·杜，
古怪的布雷德沃丁和维克·岩·伏尔的人，
他扩大了他们童年的狭小世界，
使他们知道了高山、湖泊和岩石的广阔天地，
还有更多的惊险情节和爱情，
他们相信瓦尔特·司各特，他从遥远的地方
给他们送来了充满欢乐和悲壮故事的书。
他们和书总会分开，但他们的笔

像粗壮的蜘蛛日复一日在纸上爬行，
记下了从塔利—维奥兰城堡开始的故事。[1]

晚上，弗莱德·文西步行前往洛伊克牧师府（他第一次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有时也难免没有马骑，只得靠两条腿步行）。他在五点钟出发，顺便拜访了高思太太，想了解一下，她对他们的新关系是否抱欢迎态度。

他发现，这个家庭，包括狗和猫在内，全都聚集在果园内一棵大苹果树底下。这是高思太太的节日，因为她的大儿子克利斯蒂，她最大的欢乐和骄傲，已回家欢度短暂的假期。克利斯蒂这个人，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就是留在大学里当导师，研读所有的古典名著，成为波尔桑[2] 第二。他是对可怜的弗莱德的无声批判，是那位教育之母提供的直观范例。克利斯蒂生得方头大耳，宽胸阔背，完全是他母亲的男性翻版，加上他的身材几乎比弗莱德矮了一个脑袋，因此自然称不上英俊潇洒。他一向说话干脆，直截了当，认为弗莱德的不肯读书，不过是长颈鹿的一贯作风，可又巴不得自己生得高一些。现在他躺在草坪上，靠近妈妈的椅子，用一顶草帽遮住了眼睛，吉姆在椅子的另一边，正大声朗读一本书，那是他心爱的一个作家写的，这位作家的作品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欢乐的主要源泉。书名便是《艾凡赫》，吉姆朗读的是比武时伟大的射箭场面，但他时常遭到贝恩的干扰，后者拿了自己的破弓箭，要大家看他射箭，可又射得一塌糊涂，莱蒂觉得他非常讨厌，大家也不理睬他，只有那只杂种狗布朗尼特别起劲，可它也许什么也不懂；一只灰白色的纽芬兰狗躺在太阳下，迟钝的眼睛正呆呆地出神，完全是一副年老力衰的样子。茶桌上，樱桃堆得像珊瑚似的。莱蒂的嘴巴和围涎

---

① 这首诗中提到的一些人名，都是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威弗利》中的人物，塔利—维奥兰城堡也出自该小说。这诗是作者对自己的童年生活的写照，据说，她在八岁左右读到了《威弗利》，书是借来的，她未能读完，但书的内容吸引了她，因此她靠回忆记下了这个故事。

② 理查德·波尔桑（1759—1808），英国的古希腊文学学者，曾编定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作品多种。

上还留着它们的一些痕迹，说明她刚才曾帮忙摘樱桃，现在她坐在草地上，睁大了眼睛，专心听哥哥朗读。

但是弗莱德·文西一来，大家的兴趣便转移了。他在花园的凳子上坐定之后，说他是上洛伊克的牧师府路过这儿。贝恩早已丢下弓箭，抓了一只拼命挣扎的、瘦瘦的小猫，跨在弗莱德伸出的一条腿上，一听这话，马上喊道："带我去！"

"我也要去，"莱蒂说。

"你跟不上弗莱德和我，"贝恩说。

"我跟得上。妈妈，你告诉他们，我跟得上，"莱蒂要求道，她在生活中时常得对抗轻视女孩子的习惯势力。

"我宁可跟克利斯蒂在一起，"吉姆说，言下之意是他比那两个小傻瓜高明得多。莱蒂听了，用一只手摸着脑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中狐疑不决，不知跟哪一个好。

"我们大家都去看看玛丽，"克利斯蒂说，伸开了胳膊。

"不，我的好孩子，我们不能一窝蜂都拥到牧师家里。你穿了这套在格拉斯哥穿的旧制服，也绝对不成。再说，你父亲就要回家了。我们不如让弗莱德一个人去，请他告诉玛丽，你在这儿，她明天就可以回家。"

克利斯蒂看看自己那磨光的膝部，再看看弗莱德那漂亮的白裤子。毫无疑问，弗莱德的衣服式样比英国大学校服强，何况他风度翩翩，连那种喜形于色，用手帕向后抚平头发的姿势，也与众不同。

"孩子们，走开，"高思太太说。"天气这么热，别老是纠缠你们的朋友。带你们的哥哥去看看兔子。"

大儿子明白了，立即带走了孩子们。弗莱德觉得，高思太太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把要说的一切说给她听，但他只是讲了一句文不对题的话：

"克利斯蒂回来了，你一定很高兴！"

"是的，我没想到他这么早回来。他是九点钟下的驿车，他父亲刚走，他就到家了。我正在等凯莱布回来，让他听听克利斯蒂有了多大的长进。去年一年，他的花费都是靠教课挣来的钱，同时他还刻苦

读书。他指望不久谋得一个私人导师的职务①,到国外去。"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弗莱德说,觉得这些愉快的事实带有药品的味道,"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停了一会,他又说:"不过我想,你可能认为,我会成为高思先生的一个大包袱。"

"凯莱布愿意背这包袱呢,他这种人总是做得比别人要他做得更多,"高思太太回答。她在织短袜,随时可以看弗莱德,也可以不看——一个人在琢磨怎样使自己的话具有教育意义的时候,这种姿势是最有利的。虽然高思太太想保持适当的沉默,她还是乐意开导弗莱德几句,让他有所得益。

"我知道,你认为我不配得到他的照顾,高思太太,你想得完全对,"弗莱德说,他的情绪好了一些,因为他发现她有了一些想教训他的迹象。"我做了损害别人的事,可这些人正是我最关心的。但是只要像高思先生和费厄布拉泽先生这样两个人没有抛弃我,我就没有理由自暴自弃。"弗莱德心想,应该向高思太太提一下这两位男性的模范。

"当然是这样,"她说,逐渐加重了语气。"一个年轻人得到了这样两位长辈无微不至的关怀,还要自暴自弃,使他们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这就实在罪有应得了。"

弗莱德对这种强烈的语言,有些惊讶,但只是答道:"我希望不致这样,高思太太,因为我已得到了一些鼓励,相信我能赢得玛丽的好感。高思先生把那事告诉你了吧?我想,你不致感到意外吧?"弗莱德没再说下去,他这话纯粹是指他自己的爱情说的,他觉得这事也许已相当明显。

"对玛丽给你的鼓励不感到意外吗?"高思太太说道,觉得应该让弗莱德更明确地意识到,不论文西家怎么猜想,玛丽的亲友们对这门亲事从来没有抱过希望。"不,我承认我感到意外。"

"不,她从没向我许诺过什么,我当面跟她谈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讲,"弗莱德说,急于替玛丽辩白。"只是我央托费厄布拉泽先生替我找她时,她允许他转告我,这不是毫无希望的。"

---

① 私人导师是指由学生聘请,而非由学校任命的导师,有时陪同学生出国游历。

高思太太心头蕴藏的训戒的威力，还没有充分发挥。现在她有些耐不住了，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家伙能够达到目的，是靠牺牲了更可怜、更聪明的人；他害死了夜莺，自己还不知道，可是他家里那些人，还以为她的家庭一心指望高攀这个小少爷呢。她这种气恼，由于不能向她的丈夫发泄，一直压在心底，以致此刻变得更加炽烈。模范妻子有时不得不寻找这样的替罪羊。于是她用十分果断的口气说道："弗莱德，你要求费厄布拉泽先生替你说情，这是很不应该的。"

"是吗？"弗莱德说，脸顿时涨红了。他感到吃惊，但还弄不清高思太太的意思，又用道歉的口气说道："费厄布拉泽先生一向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知道，他讲的话，玛丽会认真地听，而且他毫不犹豫，接受了我的要求。"

"是的，年轻人常常看不到一切，只看到他们自己的要求，也很少想到，这些要求会给别人带来多大损害，"高思太太说。她不想越出这种一般的训导范围，一边毫无必要地把编织的东西拆开，借以发泄自己的愤懑，还带着庄严的神气皱紧了眉头。

"我不明白，这会给费厄布拉泽先生带来什么损害，"弗莱德说。不过话虽如此，他还是感到，那个出乎意外的观念，开始自动形成了。

"一点不错，你不明白，"高思太太说，尽量使自己的话讲得发人深省。

一时间，弗莱德望着地平线，脸色变得忧郁而焦急，然后猛地扭转头来，用几乎尖厉的嗓音说道：

"高思太太，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费厄布拉泽先生爱上了玛丽？"

"如果是这样，弗莱德，我想，你是最不应该感到惊异的，"高思太太回答道，把编织的短袜搁在一旁，合抱着双手。她手头不拿活计的时候是很少的，这是她心情激动的表现。事实上，她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由于教训了弗莱德，觉得很痛快，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未免有些做过了头。弗莱德拿起帽子和手杖，马上站了起来。

"那么，你是认为我挡住了他的路，也挡住了玛丽的路？"他说，那口气似乎在要求答复。

高思太太一时做声不得。她使自己陷入了不愉快的境地，似乎非得把心中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不可，然而她明白，这是无论如何得

保守秘密的。她意识到自己讲漏了嘴，这使她特别难受，而且她没有料到弗莱德会如此激动。接着他又说道："高思先生得知玛丽喜欢我以后，并没有反对。如果有这种事，他应该是知道的。"

高思太太听他提到她的丈夫，心里悔恨莫及，她怕凯莱布埋怨她讲错了话，这种担忧是她很难忍受的。为了防止这不合心意的后果，她答道：

"这只是我的推测。据我看，玛丽一点也没想到这种事。"

但是她毫无必要地提起了它，现在该不该要求他绝对保守秘密，她有些犹豫，她不习惯这么低声下气讲话。正在她踌躇不决的时候，苹果树下放茶具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场风波。贝恩跳跳蹦蹦奔过草地，布朗尼跟在他的脚后，他看到小猫抓住线团，把一根毛线越拉越长，便又是喊叫又是拍手，布朗尼也大声吠叫，小猫吓慌了，跳上茶桌，打翻了牛奶，又跳了下来，使桌上的一半樱桃给线团带到了地上。贝恩又拿起结了一半的袜子头，举在小猫头上逗它，弄得它又疯疯癫癫，跳来跳去，这时，莱蒂一边吆喝，一边跑来要她母亲制止这场胡闹。总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天翻地覆。高思太太只得出面干涉，别的小家伙也都来了，于是跟弗莱德的单独谈话终于草草收场。过了一会，他就起身告辞了，高思太太跟他握手时，说了一声"上帝保佑你"，表示她的严厉态度已有所缓和。

她心里很不自在，觉得自己差点像"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傻女人"，先是随口乱讲，事后又要求人家保守秘密。但是她没有向弗莱德提出这要求，为了防止凯莱布的指责，她决定自己责备自己，当天晚上向他承认一切。很奇怪，温和的凯莱布一旦开庭问事，在她眼里，他就成了铁面无情的法官。只是她得向他指出，那种暗示，对弗莱德·文西还是大有好处的。

确实，在他前往洛伊克的时候，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弗莱德天生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现在却有人向他暗示，要是他不挡住道路，玛丽可以攀到一门十全十美的亲事，也许他的自尊心还从未受过这么大的损伤。他还非常恼火，没想到自己这么愚蠢，竟要求费厄布拉泽先生做中间人。但是作为一个情人，弗莱德也不例外，为玛丽的感情产生的新的忧虑，不能不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尽管弗莱德相

信费厄布拉泽先生慷慨无私，尽管玛丽已有言在先，他还是感到他有了一名情敌，这是一种新的意识，他对它充满反感，丝毫也不准备为了玛丽的幸福放弃她，倒是宁可为了她与任何人斗争到底。但是跟费厄布拉泽先生斗争，这只能带有隐喻性质，在弗莱德看来，这比体力上的搏斗困难得多。这体验对他无疑是一种折磨，也许不比他姨父的遗嘱带给他的失望好受一些。刀还没有插进他的心窝，但他已开始捉摸到它那锋利的刀口。他完全没有想过，高思太太对费厄布拉泽先生的估计可能错了，他只是怀疑，她对玛丽的估计可能错了，玛丽近来一直住在牧师府，她的母亲对她的心情了解得很少。

他走进客厅，看到她跟三位妇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轻松一些。她们正起劲地谈论一件事，看到他进屋就住口了。玛丽在给一堆浅浅的柜子抽屉抄写标签，她的蝇头小楷相当工整。费厄布拉泽先生到村里办事了，弗莱德与玛丽的特殊关系，三位妇人一无所知，他们两人又不便提出要到花园去。弗莱德在心中合计，看来他只是白跑了一趟，无法跟她私下讲一句话。他先是告诉她，克利斯蒂回家了，然后又讲，他已在她父亲那儿办事。他感到安慰的是，她对后面这个消息非常关心。她匆匆说道："这使我很高兴，"然后又俯下头写字，不让任何人看到她的脸。但这牵涉到一个问题，费厄布拉泽老太太怎么也不能置之不问。

"亲爱的高思小姐，你的意思不是说，你听到一个受了牧师教育的年轻人不肯干牧师这行职业，感到高兴吧；你只是说，事情既然这样，那么他能够在你父亲这样出色的人手下办事，你还是觉得很高兴。"

"不是这样，真的，费厄布拉泽太太，我想这两种情形都使我高兴，"玛丽回答，巧妙地擦掉了一滴叛逆的眼泪。"我有的完全是一颗世俗的心。除了威克菲尔德牧师① 和费厄布拉泽先生，我没有喜欢过任何教士。"

"亲爱的，请问这是为什么？"费厄布拉泽老太太说，停下了手中结毛线的大木针，望着玛丽。"你的意见一向都有充足的理由，但这

① 指英国小说家哥尔德斯密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书中的主人公。

一点却使我感到惊讶。当然，我这话不包括那些传播新教义的教士在内。但是你为什么不喜欢教士呢？”

“这个嘛，”玛丽说，突然变得笑逐颜开，好像考虑了一下，“我不喜欢他们的颈巾。”

“怎么，那么卡姆登的你也不喜欢啦，”威妮弗莱德小姐说，不免有些担忧。

“不，我喜欢，”玛丽说。“我只是不喜欢其他教士的颈巾，因为那是他们戴的。”

“这可把我弄糊涂了！”诺布尔小姐说，觉得自己的知识也许不够了。

“亲爱的，你是在开玩笑。你瞧不起这么高尚的一类人，一定是有更重要的理由的，”弗厄布拉泽老太太庄严地说。

“高思小姐对什么人可以当教士，有十分严格的标准，要叫她满意是很难的，”弗莱德说。

“哦，那么我很高兴，蒙她好意，没有把我的儿子也算在里边，”老太太说。

费厄布拉泽先生回来后，弗莱德向他讲了他在高思先生手下办事的新消息，但是玛丽有些纳闷，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声音气呼呼的。听完后，费厄布拉泽先生用安详而满意的口气说道：“那样很好，”然后俯下头，看玛丽写的标签，称赞她的字写得不坏。弗莱德心中嫉妒得要命，但是当然，也很得意，因为费厄布拉泽先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如果他生得丑一些，胖一些，像个四十来岁的人，那就更好了。现在玛丽既然公开把费厄布拉泽放在一切人之上，这些妇女又对这事抱着鼓励态度，那么结果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正当他觉得没法指望跟玛丽单独谈话时，费厄布拉泽先生忽然说道：

“弗莱德，帮我把这些抽屉搬回我的书房，你还从没见过我这间漂亮的新书房呢。高思小姐，你也来。我要你看看我今天早上捉到的一只大蜘蛛。”

玛丽立即领会了牧师的意图。自从那个难忘的晚上以后，他一直对她保持着牧师原来的慈祥态度，她那短暂的惊讶和怀疑也早已烟消云散。玛丽养成了习惯，对一切捕风捉影的事一概不予考虑，如

果有一个信念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使她沾沾自喜,她便马上会提高警惕,把它当作一桩笑话,撵出脑海,在这方面她已有过不少先例。现在正如她所预料的,弗莱德走进书房欣赏它的装修,她给叫去看蜘蛛,这时费厄布拉泽先生忽然说道:

"你们在这儿呆一两分钟。我得去找一幅雕版画,弗莱德长得高,可以帮我把它挂在墙上。我不用多久,马上回来。"于是他走出了屋子。然而弗莱德讲的第一句话却是:

"不论我怎么努力,反正没用,玛丽。你最后一定会嫁给费厄布拉泽。"他的口气有些愤慨。

"弗莱德,你在胡诌什么?"玛丽忿忿地喊道,脸涨得通红,心里惊异得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一切都很清楚,你不可能看不到,事实上你什么都明白。"

"我只看到,你的行为实在太糟了,弗莱德,你竟这么谈论费厄布拉泽先生,可他尽量帮助你,替你着想。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弗莱德还是有些心计的,尽管他正在气头上。如果玛丽真的毫无怀疑,那还是不把高思太太的话告诉她为妙。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答道。"如果有一个人各方面都比我强,你又把他看得比所有的人高,那么你一天到晚跟他接触,我自然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你这个人简直不知好歹,弗莱德,"玛丽说。"我真后悔,我根本不应该对费厄布拉泽先生说我多么关心你的。"

"不,我不会不知好歹。要是没有这件事,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把一切告诉了你的父亲,他对我非常亲切,他待我就像我是他的儿子。要不是为了这事,我可以全心全意工作,不论抄写或干别的什么。"

"为了这事? 为了什么?"玛丽问,现在她想,一定出了特别的事,有人说过或做过什么了。

"我会败在费厄布拉泽手里,这是可怕的,确定无疑的。"玛丽听了几乎忍不住笑,她的怒气平息了。

"弗莱德,"她说,扭过头去看他的眼睛,那对眼睛却气呼呼的,尽量避开她,"你这人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你要不是这么一个死心眼

儿的傻瓜，我倒真想扮演一个恶作剧的风流女子，让你以为除了你，还有别人在向我求爱，好叫你吃些苦头。”

“玛丽，你是不是真的最喜欢我？”弗莱德说，把充满深情的眼睛转过去看她，还想拉她的手。

“这个时候我一点不喜欢你，”玛丽说，退后了一步，把手伸在背后。“我只是说，除了你，没有任何人向我表示过爱我。但这不能证明，以后不会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么做，”她最后说，大笑起来。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决不会再想他，”弗莱德说。

“不准你再向我提这件事，弗莱德，”玛丽说，态度又变得严厉了。“我不知道，这是你愚蠢还是气量狭窄，你竟然看不到，费厄布拉泽先生故意把我们两个人留在这里，是为了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谈话。我很失望，你对他的美好心意竟会看不到。”

不久，费厄布拉泽先生取了版画回来了，他们没有时间再说什么。弗莱德不得不怀着一颗嫉妒和不安的心，回到客厅，然而玛丽的谈话和态度，依然给了他差可自慰的根据。这次会面的结果，整个说来还是使玛丽更加痛苦，她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新的方向，她还看到了各种新的解释的可能性。这一切使她感到，似乎她对不起费厄布拉泽先生；对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人有了这种情绪，总是危险的，它难免影响一个感恩戴德的妇女的坚定意志。第二天她有理由回家一次，这使她可以松一口气，因为她真心诚意要使自己始终明确，她最爱的是弗莱德。一种温柔的感情经过多年的累积，在我们心头形成之后，如果我们觉得可以把它任意调换，那无异是在贬低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会像守卫我们的财富一样，守卫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忠诚。

“弗莱德已失去了其他一切，必须让他保留这个希望，”玛丽对自己说，一抹微笑掠过了她的嘴角。她不能助长另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那种新的尊严感和公认的价值观念，本来不是她经常有的。如果弗莱德给排除在这一切之外，如果弗莱德遭到抛弃，为了失去她而闷闷不乐，那么它们对她深邃的思想说来，是不会有任何吸引力的。

第五十八章

憎恨既无法存在于你的眼里，
因此我不能看出你内心的变化。
许多人的虚情假意流露在脸上，
表现在颦眉、蹙额和神色中，
唯独上天造你时早已注定，
绵绵情意要常驻在你的脸上，
不论你的心如何变幻莫测，
你目光中除了温情还是温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①

在文西先生对罗莎蒙德的境况发出不祥的预言时，她本人还从未意识到，她会给逼得走投无路，不出他的所料，向他求助。尽管她的家庭生活照旧铺张浪费，讲究排场，在收支问题上她仍一点心事也没有。她的孩子早产夭折了，准备的绣花童装和鞋帽，只得堆在柜子里。这不幸的发生完全是由于一天她不顾丈夫的劝阻，坚持骑马出游造成的。不过别以为她当时发过脾气，或者疾言厉色地顶撞过丈夫，说她爱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这种事是从来没有的。

她为什么特别喜欢骑马，这原因得从利德盖特上尉的来访谈起。他是从男爵的第三个儿子，遗憾的是，我们那位与他同姓的泰第乌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这是个无聊透顶的纨袴子弟，“头发从前额到颈背分开，弄得怪模怪样”（泰第乌斯本人当然不采用这种发式），不论你谈到什么，他总要假充内行，胡诌一通。利德盖特在心里骂自己愚蠢，蜜月旅行时不该答应到伯父家去，以致引来了这次拜访。他跟罗莎蒙德谈心时，提到过这点，结果落了个没趣。原来在罗莎蒙德眼中，这次拜访无异特大喜事，在她一生中是空前的，可以使她扬眉吐气。她想到有一个堂兄弟是从男爵的儿子，即将住在自己

① 见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九十三首第五至十二行。

家中，便得意非凡，琢磨着他的到来所包含的意义，以及消息传开后人们的反应。她向她的客人介绍利德盖特上尉时，不免沾沾自喜，发觉人们听到他的身份，就像闻到了一股香味。这种满足感暂时补偿了她在婚姻问题上一个不如人意的缺陷，即她的丈夫虽然出身世家望族，终究只是一个医生。现在好了，她的结婚终于抬高了她的身价，使她超出了米德尔马契的水平，这不仅有目共睹，也符合她的理想，她的前途从此光芒万丈，她可以与夸林汉姆经常保持书信往来，互相拜访，结果自然也会使泰第乌斯飞黄腾达，尽管目前还很渺茫。此外，也许由于上尉的怂恿，他那位业已出嫁的妹妹梅甘夫人前往伦敦时，也带着使女顺道在这儿住了两夜，这事尤其重要。总之，很清楚，罗莎蒙德不遗余力练习弹琴唱歌，仔细选择花边等等，这些工夫没有白花。

至于利德盖特上尉本人，他那低低的额角，那偏向一边的鹰钩鼻，那显得粗俗的谈吐，在没有军人气派和胡子的任何年轻人那里，也许是缺点，但在利德盖特上尉这种人身上，却会得到闺阁名媛们的好评，认为这“很有风度”。不仅如此，他还有一种高贵的教养，就是不拘小节，根本不把中产阶级的文明礼貌放在眼里。对于女性的美貌，他更是一个权威的评论家。现在他对罗莎蒙德的恭维，甚至比在夸林汉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发觉，跟她打情骂俏，说说笑笑，一天几个钟头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次拜访成了他生平最愉快的赏心乐事之一，尽管他猜到，那位古怪的堂弟泰第乌斯对他并不欢迎，他也毫不在乎。利德盖特呢，他宁可死(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也不肯在交际应酬上失礼，因此一直委曲求全，克制着心头的不快，平时只是假装没有听到那位多情的军官在讲些什么，把回答的责任完全托付给了罗莎蒙德。好在他绝对不是一个嫉妒的丈夫，他宁可把那位浅薄无聊的年轻人丢给妻子，也不愿亲自奉陪。

一天晚上，那位贵客前往洛姆福德探望驻扎在那里的几个军官朋友，他走后，罗莎蒙德对丈夫说：“我希望你在吃饭时，跟上尉多谈谈。你有时对他爱理不理的，你的眼睛朝着他，可是好像没有看见他，倒是在研究他脑壳背后藏着什么。”

“亲爱的罗莎，请原谅，我不想跟这么一头自命不凡的蠢驴打交

道，"利德盖特毫不客气地回答。"要是他打破了脑袋，我也许还有兴趣，可以看看它里边装着什么，否则我不想睬他。"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瞧不起你的堂兄，"罗莎蒙德说，口气显得温和而认真，又有一点鄙夷的意味，手指在活计上来回移动着。

"你不妨问问拉迪斯拉夫，你的上尉是不是他遇见过的最讨厌的人。从他来了以后，拉迪斯拉夫几乎不再上门了。"

罗莎蒙德心想，她完全明白为什么拉迪斯拉夫先生不喜欢上尉，因为他吃醋了，可是她巴不得他吃醋呢。

"谁也说不清楚，那些怪人爱好什么，"她答道，"但是在我看来，利德盖特上尉是地地道道的绅士，我认为，哪怕看在高德温爵士面上，你也不该对他这么冷淡。"

"是这样，亲爱的，但我们已经为他举办了宴会。他可以爱来就来，爱去就去，随他高兴。他并不需要我。"

"然而他在家里的时候，你应该对他亲热一些。他可能不是你说的那种聪明的凤凰，他的职业跟你的不同，但你跟他多谈一些他熟悉的事，这样更好。我认为，他的谈话是十分风趣的。不管怎样，他不是一个不顾廉耻的人。"

"实际就是你要我对他亲热一些，罗莎，"利德盖特无可奈何地咕哝道，脸上的笑容非常勉强，当然更谈不到愉快了。罗莎蒙德不再做声，也不再发笑，但嘴角上那几条可爱的弧线依然显得温情脉脉，似笑非笑。

利德盖特那些话像伤心的里程碑，标明他离他过去梦想的天地已多么遥远，在那个梦境中，罗莎蒙德是完美的女性的化身，对丈夫百依百顺，像一条千娇百媚的美人鱼，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为他一个人唱歌，让他的伟大智慧得到休息。他开始看到，他所幻想的崇拜和她对才能的向往是两回事，后者只是因为才能可以带来富贵荣华，它是挂在钮扣洞上的勋章，或者姓名前的荣誉称号。

可想而知，罗莎蒙德也离开了她原来的立足点，她本来觉得，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不知所云的谈话枯燥乏味，毫无意思，现在却发现，从大多数人说来，他们的愚蠢确实叫人无法忍受，但也有一种完

全可以接受的愚蠢。要不是这样，请问，社会纽带还怎么维持呢？利德盖特上尉的愚蠢便能发出美妙的香味，带有一定的“风度”和铿锵悦耳的声调，何况它与高德温爵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罗莎蒙德觉得，这种愚蠢是非常可爱的，也理解它的许多妙处。

我们知道，罗莎蒙德喜欢骑马，因此，在利德盖特上尉到来之后，她的兴趣重新抬头是不足为奇的。上尉吩咐他的马夫带来了两匹马，寄养在绿龙酒家。他请罗莎蒙德骑一匹灰色马，他担保那匹马性子温和，是专供妇女骑的。这话不错，它是他替他妹妹买的，现在正预备带往夸林汉姆。罗莎蒙德第一次外出，没有告诉丈夫，又在他之前回到了家中。但是这次骑马，一切十分顺利，她宣称，她的感觉非常良好，因此她事后向丈夫谈起它的时候，完全相信他会同意她继续骑马出游。

事实却相反，利德盖特大为恼火，他简直不明白，她怎么可以冒这危险，这匹马是陌生的，而且她事前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他在惊讶之余，几乎大发雷霆，这对罗莎蒙德自然是不祥之兆。但火气过去以后，他沉默了几分钟。

“然而你总算平安回家了，”他最后说，口气很坚决。“你不能再去，罗莎，这是明摆着的。哪怕是世界上最文静、最温驯的马，也难保不发生意外。你知道，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希望你不再骑我们的花斑马的。”

“但是在家里也可能发生意外，泰第乌斯。”

“亲爱的，不要强词夺理，”利德盖特说，用的是恳求的口气。“要知道，你应该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再去，你就不要再去。”

这是晚餐前，罗莎蒙德正在梳理头发，她的脸照在镜子里，还是那么可爱，没有一点变化，只是现在那长长的脖颈有点扭在一边。利德盖特把手插进口袋，踱来踱去，这时在她背后站住，仿佛等她作出保证。

“亲爱的，请你把我的发辫缚在头顶上，”罗莎蒙德说，轻轻叹了口气，垂下了手臂，使一个丈夫不好意思再无动于衷地站在边上。以前利德盖特也常常替她系辫子，他的手指生得细长美好，正适合干这种灵巧的活儿。他把那些柔软的发辫盘在头顶，系在一只高高的梳

子上(男人竟能发挥这样的妙用!)。这时,那漂亮的颈项,连同它那可爱的曲线,全都显露在他的眼前,他除了吻它,还能怎样呢?但是哪怕我们做的只是以前做过的事,情况往往不同。利德盖特仍在生气,没有忘记他的立场。

"我要告诉上尉,他应该懂事一些,不要再怂恿你骑他的马,"他临走前说。

"请你千万别这么做,泰第乌斯,"罗莎蒙德说,眼睛望着他,口气显得比平时郑重。"你这么对待我,好像我是小孩子似的。请你答应我,不要过问这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她的反对似乎有些道理。利德盖特不得不同意,说道:"好吧,那就这样。"因此,谈话的结果是他向罗莎蒙德作出保证,不是她向他作出保证。

事实上,她已经决定不照他的话办。罗莎蒙德掌握着稳操左券的固执,她不必浪费口舌,作轻率的反抗。她喜欢做的事,在她看来就是正确的,她会运用她的全部聪明才智实现这个目标。她决定继续骑灰色马出外兜风,第二次利用了丈夫外出的机会。她打算暂时瞒着他,直等这事对她已无足轻重时,才向他摊牌。骑马是她心爱的活动,何况骑的又是一匹使她得意扬扬的骏马,身旁有利德盖特上尉,高德温爵士的公子,他也骑着一匹骏马;她与他并辔而行,出现在众人面前,这诱惑实在太大了,只要不给丈夫看到,这简直跟她婚前的梦想一样美妙。再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增进与夸林汉姆那家人家的情谊,这自然是聪明而必要的步骤。

但是温驯的灰色马经过哈尔赛尔树林时,正好有人在砍伐木材,一棵大树出其不意地倒下,马一惊,立刻向前飞奔,把罗莎蒙德也吓得大惊失色,这样终于造成了她的流产。利德盖特没法向她发泄愤怒,但对上尉确实毫不留情,他的拜访自然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以后每逢谈到这事,罗莎蒙德总是不动声色地坚持,那次骑马并无妨碍,哪怕她呆在家里,同样的征兆照样会出现,引起同样的后果,因为那以前她早有预感。

利德盖特只得说:"亲爱的,这太不幸了!"但他不免暗暗纳闷,这么温柔的一个女子怎么会这么顽固,执迷不悟。一种使他惊愕的感

觉逐渐在他心中形成了，那就是他对罗莎蒙德无能为力。他的渊博知识和深刻思想，非但与他想象的不同，不能在一切场合成为指导力量，而且遇到实际问题，往往给撇在一边。他一向认为，罗莎蒙德的聪明在于善于采纳忠告，这是妇女应有的品德。现在他却开始发现，这种聪明是怎么回事，它好像钻在一只封口的网袋里，你抓不住它，它也不接受你的约束。没有人比罗莎蒙德更机灵，在追逐她的爱好和利益的道路上，她一眼就能发现，她可以依靠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她清楚地看出了利德盖特在米德尔马契社会中的优异地位，她还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一步察觉到了他的才能一旦使他出人头地，可以带来多么美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对她说来，他在职业上和科学上的远大抱负，跟她所期待的这些效果毫无关系，它们可以说只是一种难闻的油脂，是无意之中偶然碰到的。对于油脂，她自然一窍不通，但是除了它，在其他一切方面，她都相信自己的看法，不相信他的。利德盖特感到惊异，他发觉，在无数小事上，正如在最近这次严重的骑马事故中，感情并没有使她接受他的意见。他毫不怀疑，她对他是有感情的，他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说明他干过什么引起她不快的事。至于他本人，他对自己说，他还像以往一样体贴她，爱她，可以容忍她的一切错误。但是，唉！利德盖特异常苦闷，他觉得一些新的因素已在他的生活中形成，它们使他厌恶，仿佛一个人一向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在最清洁的水中游泳，追求着光辉灿烂的目标，现在却看到一股污浊的泥水在他身旁出现了。

不久，罗莎蒙德便复原了，在她的针线台旁边变得比过去更可爱了。她坐着父亲的敞篷马车出外兜风，幻想着夸林汉姆可能发来的请柬。她知道，她在那儿的客厅里，可以成为最精致的装饰品，远远超过那个家庭里的任何一个女儿；她也明白，那些先生们全都意识到了这点，只是也许她还没充分认识到，那些名门淑女是不愿意别人超过自己的。

现在利德盖特已不必再为她操心，又陷入了他的所谓沉闷状态——这是她在心中给这种状态起的名称，它包括他全神贯注从事的一切活动，只有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在内。有时他还显得愁眉不展，厌恶一切日常事务，好像它们都含有苦味，实际这是表示他心

情烦躁、惶惶不安的晴雨计。这种心情有各种原因,有一个原因他却是出于好意,作了错误的估计,才不愿向罗莎蒙德提起,免得影响她的健康和精神。其实在他和她之间,彼此的思想早已走上不同的轨道,显然,这是哪怕在两个仍然互相关心的人之间也可能发生的。在利德盖特看来,他已经浪费了一月又一月的光阴,把他最美好的意愿,最充沛的精力,大部分牺牲在对罗莎蒙德的温情中了。他必须耐着性子,容忍她那些毫无意义的要求和干扰,尤其是他必须装出笑脸,丢开越来越渺茫的理想,面对她那颗空虚的、麻木不仁的、肤浅的心,为她牺牲他在职业上、在科学研究上的雄心壮志,那种较少个人色彩的目标,而他本来以为,这种雄心壮志必然会得到一位理想的妻子的尊重,被她看作神圣的事物,尽管她对这种事物一点也不理解。但是他的容忍是与一种对自己的不满混合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我们坦率一些,我们都会承认,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所感到的痛苦,大多来自这种对自己的不满,不论妻子或丈夫莫不如此。如果我们强大一些,环境对我们的作用就弱一些,这始终是真理。不过利德盖特心中明白,他对罗莎蒙德的让步,往往不仅仅是由于缺乏坚定的决心,也不是由于与我们生活中日常部分脱节的热忱,往往会遭到另一种情绪的侵袭,终于陷入麻痹状态。利德盖特的热忱始终面临的压力,不是单纯的忧郁,还有一件使他抬不起头的琐事,它露出嘲笑,面对着他一切崇高的努力,仿佛要把它们统统扼杀似的。

这件琐事,他一直不敢向罗莎蒙德提起。他有些惊奇,但他相信,它从未进入过她的头脑,尽管这是明摆着的、不难理解的事实。它有明显的迹象,完全可以推想得到,连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也一目了然,那就是利德盖特背了债。他忧虑重重,不能不时常想到,他正在一天天越来越深地陷入那个泥坑。它表面上覆盖着美丽的花草,引诱人向它走去。可是多么奇怪,一个人一旦进入那里,不用多久,就会把整个身子陷在里边。这时,哪怕他怀着一个有关全人类的计划,他也由不得自己,只能主要考虑还债的问题。

十八个月以前,利德盖特也没有钱,但他对一些零星收入从不计较,相反,有人为了几个钱,不惜卑躬屈膝,还引起他极大的鄙视。现在他却体验到了比单纯的亏空更糟的事。他成了这么一个

人，这个人在庸俗的可憎的考验面前，为了贪图安乐，买进了大量本来可以不需要的物品，可是又无力还账，而付账的日期已近在眉睫。

怎么造成这种状况，这是不太懂得数学或物价的人，也不难明白的。一个人在布置一个家，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家具和其他装修费用，比他能够支付的钱，多出了四百至五百镑；到了一年以后，他又发现，他的家庭开支，包括养马等等在内，达到将近一千英镑，而他行医的收入，根据过去的账簿原来估计有八百镑一年，现在它却像夏天的池塘，降低到了几乎不到五百镑，而且大多是赊账，那么结论很清楚，不论他在不在意，他是负债了。那时不像今天，花费不大，外省生活还比较省俭，但是一个医生刚买下别人的业务，又认为自己必须有两匹马，饮食必须丰盛，还要付人寿保险，为住宅和花园付高额租金，他马上就会发现，他的支出超过了收入一倍，这是任何人只要对这些细节稍加考虑，就可以想象得到的。罗莎蒙德从小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认为幸福的家庭就在于能够得到一切最好的享受，其他都是“次要的”。利德盖特呢，他认为“任何事既然要办，就该办得像个样子”，他不能想象别的生活方式。如果家庭开支的每个项目，事前向他征求意见，他也许会说：“这算不得什么”；如果有人建议他节省某一用途，例如，用便宜的鱼代替珍贵的鱼，他会觉得这是斤斤计较，贪小便宜。罗莎蒙德哪怕在利德盖特上尉没有来的时候，也喜欢举办宴会，利德盖特虽然常常认为这些客人讨厌，却从不干涉。交际应酬似乎是职业上谨慎周到的必要部分，摆酒请客自然符合这个原则。确实，利德盖特时常出入穷苦人家，懂得按照他们的支付能力开药方，但是，唉！难道就因为这样，事情便有所不同吗？我们知道，人的体验往往包含许多不同的范畴，它们不相为谋，也从没有人想把它们互相比较。支出正如丑陋和错误一样，一旦跟我们自身联系起来，就会出现新的面貌，衡量它时，总要从我们与别人的巨大差异着眼，而这种差异在我们的感觉中是十分显著的。利德盖特相信他从不讲究衣着，他也鄙视那些服饰华丽的纨袴之徒，可是在他看来，他拥有大量新衣服——它们自然是成批定制的——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记得，在这以前，他从没感到过债务缠身的压力，我行我素，也不需要自我批评。

但是现在压力降临了。

正因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才更令人愤慨。他感到惊讶,也感到厌恶,没想到这种与他的志趣格格不入,与他孜孜不倦从事的工作背道而驰的不利条件,竟会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他的身边,捆住了他的手脚。而且不仅眼前他已债台高筑,毫无疑问,长此以往,他的债还会越积越多。布拉辛有两个家具商,他们的账单是他结婚前已经欠下的,婚后,没有预计到的日常开支使他一直未能付清这些账,现在他们一再来信催讨,对他很不客气,使他不能不引起重视。这种事,别人遇到了也许不以为意,利德盖特却觉得是奇耻大辱,因为他一向自视甚高,从来不屑向别人哀求,或者得到任何人的恩惠。在银钱问题上,他甚至不愿向文西先生求情,指望他的接济,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向岳父开口;何况结婚以后,他已从各种曲折的渠道了解到,文西先生的买卖也并不兴旺,要想从他得到支援是难免落空的。有些人很容易把希望寄托在亲友身上,利德盖特前半辈子从没感到有这必要,他简直没有想过他需要借钱,但现在这个思想进入了他的头脑,不过他还是觉得,任何其他困难都比这好受一些。然而他没有钱,也没有希望得到钱,而他的业务依然如故,毫无起色。

这样,在过去几个月中,利德盖特无法掩饰内心苦闷的各种表现,是毫不奇怪的。现在罗莎蒙德既已复原,又变得容光焕发,他捉摸不如把他的困难全部告诉她。对商人账单的新认识,也促使他的理智走上了新的比较对照的轨道:他开始从新的观点出发,考虑购置物品的必要或不必要,并看到必须对生活方式作一些改变。要实行这种改变,怎么能不取得罗莎蒙德的同意?而且这时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使他不能不立即向她公开不愉快的事实。

由于没有钱,利德盖特暗中打听,处在他这种地位,可以靠什么作抵押。他向一个比较客气的债主答应提供他能办到的可靠抵押品,那人是银匠和首饰商,他同意把家具商的账也划归他负责,根据一定的条件收取利息。那必要的担保就是利德盖特家中整套家具的卖契,它可以使债主放心,在一定时期内不致再为不到四百镑的欠款前来索债。为了减少一些数目,银匠多佛先生愿意收回一部分餐具和任何其他物品,只要它们仍完好如新。所谓"任何其他物品",自然

巧妙地把珠宝也包括在内了,尤其是几件价值三十镑的紫水晶首饰,那是利德盖特送给新娘的礼物。

赠送这些礼品是否明智,大家的意见可能不同,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利德盖特这样的人理该表示的敬意,后来造成麻烦,那是由于当时外省生活过于贫困拮据,对那些财产有限的自由职业者不能提供跟他们趣味相当的收入,也由于利德盖特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向亲友要求接济。

然而在当时,他确实没有把这当一回事。那天早上,他最后决定买下那套餐具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价值昂贵的珠宝,他想他欠的账虽然还不知道准确的数目,但增加三十镑谅也无妨,反正不必马上付款,何况这些首饰戴在罗莎蒙德的脖颈和手臂上,一定非常相配。到了目前这个危急关头,利德盖特的想像力,自然难免接触到让这些紫水晶重返多佛先生店堂的可能性,尽管想到要向罗莎蒙德提出这要求,他仍不免惴惴不安。但他既已恢复了清醒的头脑,看到了他从未看到的后果,他便决心根据这个认识,凭他进行科学实验的严格态度(当然只是一部分),贯彻他的行动。从布拉辛回家时,他骑在马上,一直在为这种严格精神打气鼓劲,盘算着应该向罗莎蒙德采取的谈话方式。

他到家时已经傍晚。这个年方二十九岁、具有许多才能的坚强的人,现在变得愁眉苦脸了。他没有在心里骂自己犯了大错误,但错误仍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它像诊断清楚的慢性病,把不舒服的感觉强行渗入了他展望的一切前景,削弱了他的每一个思想。在他沿着过道,前往会客室的时候,他听到了钢琴声和歌声。不用说,拉迪斯拉夫在那里。威尔跟多萝西娅告别已经几个星期,然而他仍留在米德尔马契担任原来的职务。一般说,利德盖特并不反对拉迪斯拉夫前来串门,但现在他发现家中来了外人,有些不耐烦。他开门时,两人的歌声正向主音发展,他们抬起眼睛,看了看他,但没有因为他进屋而中断。可怜的利德盖特正给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出气,这时看到两个人在他面前咿咿呀呀,确实不是滋味,他的头脑里只觉得痛苦的日子还在前头。他的脸本来已比平时苍白,现在更变得怒气冲冲,他穿过屋子,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

两个唱歌的人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他们只有三个小节便完了，现在转过了身来。

“你好，利德盖特，”威尔说，上前跟他握手。

利德盖特握了手，但觉得没有必要开口。

“你吃过饭没有，泰第乌斯？我没想到你回家这么迟，”罗莎蒙德说，她已看到，她的丈夫正处在一种可怕的情绪中。她讲话时，在她平时坐的地方坐下了。

“我吃过了。我想喝一点茶，”利德盖特简单地说，还是皱着眉头，眼睛只是注视着自己两条伸在面前的腿。

威尔很机灵，自然懂得这一切。“我走了，”他说，一边去拿帽子。

“茶就来了，”罗莎蒙德说，“别忙着走。”

“谢谢，利德盖特心里烦躁，”威尔说，他比罗莎蒙德更理解利德盖特，对他的态度并不计较，一下子就想到，他大概在外面受了气。

“那就更需要你呆在这儿，”罗莎蒙德说，有些开玩笑似的，口气也特别轻松，“他会一个晚上都不理睬我呢。”

“不，罗莎蒙德，哪儿的话，”利德盖特说，用的是强有力的男中音。“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谈。”

这样的开场白跟利德盖特原来的打算一点不像，但是她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实在太气人了。

“可不是！你瞧，”威尔说。“我得去讨论技工协会① 的事呢。再见。”他很快走出了屋子。

罗莎蒙德没有看丈夫，只是随即站起身子，在茶盘面前坐下。她在想，她从没看到他这么不惹人喜爱。利德盖特把乌溜溜的眼珠转过去，瞧她怎样用那双十指尖尖的手，灵活地摆弄茶具，怎样一眼不眨地望着鼻子底下，脸上的肌肉纹丝儿不动，然而她的神情中包含着一种不容抹煞的意思，那就是对一切粗暴态度的抗议。他从仙女似的外形上，看到了女性冷若冰霜的新表现，不禁万感交集，一时间忘记了心头的创伤，而这种仙女似的外形，有一个时期在他眼里，正是

① 这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英国出现的一种工人组织，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技术和文化教育，与讲习所类似。

聪明伶俐、感情丰富的标志。他瞅着罗莎蒙德，头脑中突然出现了球尔的形象，暗暗问自己："她会不会因为我使她厌烦，杀死我呢？"接着又想："一切女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人类这种得天独厚的概括能力，只是使他比不能说话的动物更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它立即给利德盖特的回忆否定了，他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她的行为留给了他惊奇的印象，那就是多萝西娅。利德盖特记得他开始给卡苏朋先生看病时，她的神色和声调中流露的对丈夫的深厚感情，记得她怎样伤心啼泣，要求他告诉她，怎样才能最好地安慰那个人，为了这个人，她似乎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需要，她所念念不忘的只是对他的忠诚和同情。在沏茶的短短时间里，这些印象又在利德盖特心头复活了，它们像梦一般匆匆而过，接连不断。最后，在这种幻觉中，他合上了眼睛，仿佛又听到了多萝西娅的声音："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勤奋工作了一生，怀着一个目标。其他一切，他什么也不考虑。我也什么都不考虑……"

那个心灵深沉的女人的声音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它像潜伏在人们身上的一种可以统辖全局的精神力量(不是有一种精神能激发人的崇高感情，左右人的心灵和它的判断吗？)，到了一定的时刻便会醒来，给人以各种启示。现在那声音像仙乐一样，带着他离开了眼前的一切——他确实暂时沉浸在梦中了，最后才听到了罗莎蒙德那清脆而不带感情的声音："泰第乌斯，这是你的茶。"她把它放在他旁边的小桌上，然后又走回原来的座位，没有看他一眼。利德盖特认为她麻木不仁，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快了一些。她也相当敏感，也能产生持久的印象，只是她有她自己的思想方式。她现在的印象便是她受了欺侮，她要反抗。但是罗莎蒙德不会怒形于色，也从来不会提高嗓门；她有充分把握，决不会给人抓住把柄，贻人口实。

也许，利德盖特和她以前从没感到，彼此相隔这么遥远。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不决，事实上，他刚才那句突如其来的话，已经拉开了这场谈话的序幕。促使他过早说出那句话的原因，是他感到气愤，不允许她对他漠不关心，尽管这种气恼也跟痛苦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想到，她听到这消息会多么伤心，他也很难过。但是他等待收

走茶盘，点上蜡烛，沉静的夜晚对他更为合适，然而这一段时间又使已被驱逐的温情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他还是用亲切的口气开始了谈话。

“亲爱的罗莎，把活计放下，坐到我身边来，”他温和地说，推开桌子，伸出手臂，把一张椅子拉到了身边。

罗莎蒙德服从了。她穿一身半透明的淡色薄纱衣服，使她那苗条而又丰满的身材更显得婀娜多姿。她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最后望了望他，遇到了他的眼睛。她那娇嫩的脖颈和面颊，那轮廓鲜明的嘴唇，似乎从来没有这么明净美丽，光彩夺目，就像明媚的春光，初生的婴儿，以及一切清新可爱的事物给我们的感觉一样。现在它们也感染了利德盖特，把他早期对她的爱，注入了这次深刻的危机引起的其他一切回忆中。他把他的大手温柔地按在她的手上，说道：

“亲爱的！”那声音委婉动人，饱含着感情。同样的过去也还活跃在罗莎蒙德心头，她的丈夫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原来那个利德盖特，他的赞美便是她的欢乐。她把他的头发从他额上轻轻掠开，然后用另一只手按在他的手上，这是表示她宽恕了他。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它一定使你很伤心，罗莎。但有些事，丈夫和妻子是必须共同考虑的。我想，你大概已经看到，我亏空了钱。”

利德盖特停了一会，但罗莎蒙德扭转了头，望着壁炉架上的一只花瓶。

“我们结婚以前不得不买的一些东西，我当时无法把钱全部付清，那以后，又有各种开销是非付不可的。结果我在布拉辛欠了一大笔债，总数三百八十镑，这笔钱已经向我催了好久。事实上，我们的债正越积越多，因为人们不会由于别人向我讨债，便把欠我的钱早一点给我。前一段你身体不好，我不想把这事告诉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一起商量了，你应该帮助我才是。”

“泰第乌斯，我有什么办法呢？”罗莎蒙德说，重又把眼睛转向了他。这简单的几个字，像其他许多话一样，由于语气的不同，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心情，从无能为力的惶惑到明确无误的拒绝，从同甘共

苦的友好精神到隔岸观火的冷漠态度，都包括在内。目前罗莎蒙德那若无其事的口气，使“我有什么办法”这句话，具有了不关痛痒、无动于衷的意思。它像一块冰落在利德盖特火热的心上。但是他没有发怒，他太悲痛了，只觉得心在往下沉。等他重新开始时，那口气就像一个人在被迫完成自己的任务。

“现在我必须通知你，我不得不暂时提供抵押品，有一个人要来查点家具，开列清单。”

罗莎蒙德顿时变了脸色，等她能够开口时，她说道：“你没有去向爸爸借钱？”

“没有。”

“那么我去找他！”她说，抽回了自己的手，站起身子，立在离他两码远的地方。

“不成，罗莎，”利德盖特坚决地说。“现在那么做已经太迟。明天就要开列清单了。要知道，那只是一种担保，没有什么危害，这是临时措施。我还是坚持，不要让你的父亲知道，等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利德盖特最后说，口气斩钉截铁，更加坚定。

这当然不是和善的态度，但是罗莎蒙德使他看到了不祥的预兆：她会不顾他的制止，自己另搞一套。然而这种不和善，在她看来是不可原谅的；她没有哭，也没有反对，只是她的下巴和嘴唇开始哆嗦，眼泪涌了上来。这时利德盖特正处在双重的压力下：外界有物质上的困难，内心则对屈辱的后果充满着高傲的反抗，在这种情形下，他也许不可能充分体会，这突然的考验对一个年轻女子意味着什么，这个女子从小娇生惯养，她的梦想只是得到更多的欢乐，满足她的各种爱好。但是他愿意尽量不使她难过，她的眼泪刺痛了他的心。他一时不再说话，然而罗莎蒙德没有只顾哭泣，她竭力克制自己的烦恼，擦干了眼泪，继续望着面前的壁炉架。

“不要伤心，亲爱的，”利德盖特说，抬起头望着她。在她心烦意乱的这个时刻，她却宁可离开他，站在一边，这使他觉得什么话都很难说，只是他绝对必须说下去。“我们应该鼓起勇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件事都要怪我，我应该早就看到，我过不起这样阔绰的生活。我的业务又出现了许多对我不利的变化，它每况愈下，现在确实

已到了低潮。我能重整旗鼓,但是眼前我们必须紧缩开支——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顶得住风浪。等我办好这份抵押契据以后,我就有时间来考虑一切了。你是个聪明人,只要你用心管理好这个家,便可以使我谨慎一些,不致越出轨道。我在银钱账目上一向粗心大意,大手大脚……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亲爱的,坐下,宽恕我吧。"

利德盖特不得不低头认错,他像一只套上颈轭的牲口,有利爪,但是也有理性,而理性常常使我们适可而止。等他用恳求的口气讲完最后那句话,罗莎蒙德回到了他身边,坐在椅上。他的自我责备给了她一线希望,觉得他还可能听取她的意见,于是她开口道:

"清点家具的事为什么不能推迟一些?明天那些人来的时候,你可以打发他们回去。"

"我不想打发他们回去,"利德盖特说,专断的态度又抬头了。解释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离开米德尔马契,家具当然得出售,那就显得很自然了。"

"可是我们并不想离开米德尔马契呀。"

"但我相信,泰第乌斯,这么做好得多。为什么我们不能迁居伦敦?或者住在达勒姆附近,在那儿你的家是很有声望的。"

"我们没有钱,哪儿也去不了,罗莎蒙德。"

"你的亲族是不会让你没有钱的。我相信,只要你向那些讨厌的商人提出恰当的说明,他们可以理解这点,也就不会催你还账了。"

"这是痴心妄想,罗莎蒙德,"利德盖特气呼呼地说。"有些问题你不懂,你就应该接受我的决定。我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它们必须付之实施。至于那些亲戚,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也不会向他们恳求什么。"

罗莎蒙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心里在想,早知道利德盖特是这么一个货色,她决不嫁给他。

"我们现在不能为不必要的话浪费时间,亲爱的,"利德盖特说,又尽量恢复了温和的口气。"还有一些细节我得跟你商量。多佛说,

他愿意收回大部分餐具，以及我们肯放弃的任何首饰。他的态度确实不错。”

“那么我们今后不用汤匙和刀叉吗?”罗莎蒙德说，她的话有气无力，似乎连嘴唇也张不开了。她决心不再作任何反抗，也不再提任何建议。

“哪儿的话，亲爱的!”利德盖特说。“但是，瞧这儿，”他继续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打开，“这是多佛的账单。瞧，我标出了一部分物品，如果归还它们，我们就可以减少三十多镑。我没有在任何一件首饰上做记号。”利德盖特确实感到，首饰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他靠严格的说理克服了悲痛的情绪。他不便向罗莎蒙德提出，她应该归还哪一件他送给她的礼物，但是他对自己说，他必须把多佛的建议告诉她，让她的内心作出相应的决定，事情才可以迎刃而解。

“我看不看都一样，泰第乌斯，”罗莎蒙德说，态度很平静。“你爱退什么就退什么，随你的便。”她根本不屑瞧一眼账单，利德盖特的脸涨得通红，他缩回了手，把账单放在膝上。这时罗莎蒙德静静地走出了屋子，丢下利德盖特无能为力、瞠目结舌地坐在那儿。她不再回来了吗？看来她不愿与他采取同一步调，仿佛他们是两种人，有着相反的利益似的。他把头一仰，咬紧牙关，把两只手深深插进了口袋。他还有科学——还有值得从事的工作。他必须加一把劲，再接再厉干下去，因为其他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但是门开了，罗莎蒙德又走进了屋子。她拿着装紫水晶首饰的皮匣子，还有一只小巧玲珑的篮子，里边是另外几只首饰匣，把它们统统放在她坐过的椅上，用不亢不卑的声调说道：

“这是你给我的全部首饰。你爱退什么就退什么，那些餐具也是这样。你当然明白，明天我不会呆在家里。我得到爸爸那儿去。”

在许多妇女看来，利德盖特投向她的目光也许比愤怒更可怕，它包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似乎他已承认他无法改变她在他们之间造成的距离。

“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问，口气有些辛酸。

“嗯，晚上。当然我不会向妈妈提这件事。”罗莎蒙德相信，她的

行为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她。她走到她的工作台边，坐了下去。利德盖特思索了一两分钟，那结果便是他带着过去的一些感情，说道：

“现在我们已经结婚，罗莎，你不应该在我刚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就丢下我不管。”

“当然不会，”罗莎蒙德说，“我要尽我的力量，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一切。”

“把那件事丢给仆人们，或者要我跟他们讲明情况，这未必合适。我明天非得出门不可，而且恐怕还很早。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些金钱上的事使你感到委屈。但是，亲爱的罗莎蒙德，在尊严问题上，我跟你同样敏感，我觉得，这类事还是亲自处理为好，应该尽量不让仆人知道。你是我的妻子，我有了丢脸的事——如果这算得丢脸的话——你应该帮我一起解决。”

罗莎蒙德没有马上回答，但最后她说：“很好，那我就呆在家里。”

“我不想动这些首饰，罗莎，你把它们拿回去吧。但是我得把我们可以退的餐具开一张清单，包扎好以后立刻送回去。”

“那样仆人还是会知道的，”罗莎蒙德说，带有一点揶揄的口气。

“算了，我们不得不应付一些不愉快的变故，这是没有办法的。呀，墨水在哪里？”利德盖特说，站了起来，把账单扔在一张大桌子上，预备在那儿写清单。

罗莎蒙德去拿了墨水，放在桌上，便打算走了，这时利德盖特正好站在她旁边，用一条胳臂搂住她，把她拉到身边，说道：

“来，亲爱的，让我们不要灰心失望。我相信，我们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是不得已的。吻我一下。”

他天生的同情心，发挥了极大的抑制作用。丈夫设身处地替妻子着想，承认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由于嫁给他，陷入了不愉快的境地，这是他应有的勇气。她接受了他的亲吻，也勉强做了回答，这样，他们暂时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和谐。但是利德盖特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到，将来在家庭开支和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方面，他们必然还会发生争执。

第五十九章

人们从前说，灵魂具有人的形态，
只是比它的肉身小一些，灵巧一些，
它随时会走出躯体散散心。
现在瞧！在她天使般的脸庞旁边，
一个精灵张开苍白的嘴唇，
对着她的小耳朵发出了怂恿的低语。

消息的传播往往出人意外，十分迅速，正如蜜蜂嗡嗡叫，到处寻找它们的琼浆玉液，无意之间却把花粉带到了各处。这个恰当的比喻可以用在弗莱德·文西身上，那天傍晚，他上洛伊克牧师府，听到几位妇女在热烈讨论一则新闻，那是她们的老佣人从坦特莉普那儿听到的。消息说，卡苏朋先生死前不久，干了一件奇怪的事，在遗嘱的附录里提到了拉迪斯拉夫先生。威妮弗莱德小姐还吃了一惊，发现她的兄弟早已知道此事，因此认为卡姆登实在叫人捉摸不透，他知道的消息比他告诉她们的多得多。于是玛丽·高思说，那份附录也许是为了要发挥蜘蛛网的作用，但威妮弗莱德小姐坚决不同意这看法。费厄布拉泽老太太认为，最近拉迪斯拉夫先生只到洛伊克来过一次，这可能跟那个消息有关。诺布尔小姐则一声不吭，只是像猫叫一样发出了几声同情的叹息。

弗莱德跟拉迪斯拉夫和卡苏朋家不熟，听过也就算了，再也没想起那些议论。但是有一天，他母亲要他顺路给罗莎蒙德捎个信，他到她家时，正好看到拉迪斯拉夫出来。罗莎蒙德结婚以后，跟她那些怄气的弟兄已经没有什么好争吵，尤其现在，弗莱德采取了她所谓愚蠢的、甚至不可饶恕的一步，放弃了教会工作，甘心在高思先生手下办事，她更觉得与他没有共同的语言了。因此弗莱德宁可讲一些他认为不相干的事，他“顺便提到了那个小拉迪斯拉夫”，谈了他在洛伊克牧师府听到的消息。

再说，利德盖特也像费厄布拉泽先生一样，知道的比他讲的多得多。有一次他还捉摸过威尔和多萝西娅的关系，他的猜测甚至超过了事实。他想象双方都有了情意，这使他觉得事关重大，不宜随口乱说。他记得，他提到卡苏朋夫人时，威尔怎样神经过敏，因此更加小心翼翼。总之，他的推想，加上他所知道的事实，增进了他对拉迪斯拉夫的友谊和同情，也使他理解了他为什么犹豫不决，口说要离开米德尔马契，却一直不走。但是利德盖特始终不愿把这事告诉罗莎蒙德，这说明他们两人实际已经同床异梦，何况他确实不相信她会对威尔保守秘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只是他还不理解那种心理状态，不明白她为什么欲罢不能，非讲不可。

她把弗莱德带来的新闻搬给利德盖特听以后，他说："注意，不要向拉迪斯拉夫泄漏一点风声，罗莎。他会跟你大吵大闹，认为你侮辱了他。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使他痛苦的事。"

罗莎蒙德把头一扭，摸摸她的头发，露出根本不屑管这闲事的神情。但是下一次威尔来时，利德盖特恰巧不在，她便装出一副调皮的样子，说她明白，为什么他吓唬他们要上伦敦，可又始终不走。

"我知道原因，有人给我通风报信呢，"她说，把她正在做的活计，举在灵活的手指中间，一边侧转了头，装出娇滴滴的神气。"这一带有一块强大的磁石把你吸住了。"

"对，真有这么一块磁石。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得最清楚，"威尔说，带有一些男女调情的意味，但心里已差点要冒火了。

"那真是一件令人陶醉的风流韵事，它引起了卡苏朋先生的妒意，预见到他死了以后，他的夫人一定非这位先生不嫁，这位先生也非她不娶，于是他定下计策，要破坏这桩美满姻缘，规定她如果嫁给这位先生，就要失去她继承的财产……至于后事如何，还得下回分解，不过我相信，这结局一定香艳曲折，引人入胜。"

"我的老天爷！你在胡诌什么？"威尔说，他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大惊失色，整个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上。"不要开玩笑，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知道？"罗莎蒙德说，不再嬉皮笑脸，但心里痒痒的，只

想把全部事实统统告诉他，好让他大吃一惊。

“不知道！”他回答，已有些不耐烦。

“你不知道卡苏朋先生在遗嘱中规定，如果卡苏朋夫人嫁给你，她就得失去全部财产？”

“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威尔焦急地问。

“我的哥哥弗莱德在费厄布拉泽先生家里听到的。”

威尔从椅上一跃而起，去拿帽子。

“我相信，她宁可放弃她的财产，”罗莎蒙德说，从远处望着他。

“请你不要再讲了，”威尔说，声音变得嘶哑低沉，跟他平时那种轻快的口吻完全不同。“那是对她和我的莫大侮辱。”然后他又茫然若失地坐下，望着前面，可什么也没看到。

“现在你在生我的气了，”罗莎蒙德说。“想不到你会恨我，这太没意思了。我告诉了你这消息，你应该感激我才是。”

“我很感激你，”威尔说，声音粗鲁，显得心不在焉，像一个人在梦中回答问题似的。

“我希望听到你们结婚的消息，”罗莎蒙德调笑地说。

“永远不可能！你永远听不到这消息！”

怒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威尔立即站起身，跟罗莎蒙德握了手，依然带着梦游病人的神气，走出了屋子。

他走后，罗莎蒙德也站了起来，走到屋子另一头，靠在那儿的一只柜子上，没精打采地望着窗外。她感到百无聊赖，郁郁不乐，这种情绪在女人心中会逐渐转化为一种无关紧要的嫉妒，它没有具体的目标，也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只是总觉得不称心，不如意，可又不知道究竟要得到什么，然而它却可以使人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真的，任何事都不必看得太了不起，”可怜的罗莎蒙德在心里说，想到夸林汉姆那家人家始终没有写信给她。再说，泰第乌斯回到家中，也许又要拿家庭开支来折磨她了。她暗中已违背他的意愿，向父亲要求过帮助，但他终于断然拒绝了，说道：“我自己更需要别人帮忙呢。”

第六十章

动听的话总是值得赞美的。

——夏禄法官[1]

过了不多几天——那时已到了八月底——米德尔马契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有一批家具、藏书、名画，在著名的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的主持下，当众拍卖，欢迎本地居民前往选购。据传单所说，它们在同类物品中均属首屈一指的精品。这些东西原来属于埃德温·拉彻尔先生所有，现在拿来公开出售，不是表示拉彻尔先生商业上的失败，相反，倒是他的买卖兴旺发达的结果，因为他发了财，在里弗斯顿附近买了一幢大公馆，房屋是矿泉疗养地一位著名医师居住过的，他已把它布置得美轮美奂，不必再增添什么。确实，大幅豪华的人体画挂满了餐厅，害得拉彻尔太太很不自在，直到人家告诉她，这些故事都来自《圣经》，她才心安理得。因此，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的传单指出，这次拍卖对买主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特朗布尔先生对艺术发展史了如指掌，他有资格证明，那些毫无保留地[2] 出售的大厅家具，雕刻工细，都出自与吉朋斯[3] 同时的一位名家之手。

当时的米德尔马契，每逢大拍卖便像节日一样。一张桌上放满各色精美冷盘，跟举办豪华的丧事差不多；至于酒类更是应有尽有，大量供应，这结果便是哄抬价格，大量购买不必要的物品。拉彻尔先生的大拍卖更是盛况空前，那天天气晴朗，他的家位于市区的一端，屋后有花园和马厩，前面是米德尔马契的通衢大道，名叫伦敦大街，它也通往新医院和布尔斯特罗德先生那名为灌木别墅的幽静住宅。总之，拍卖场上熙熙攘攘，像集市一般，它把一切空闲的人都吸引到

①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这里引用的话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第二场。

② 指拍卖时不规定出售的最低价格。

③ 格林林·吉朋斯(1648—1721)，英国雕刻师，曾为伦敦各大教堂雕刻木器等。

了这儿，有的人只是为了凑热闹，在这里抬高价钱，在他们看来，喊价跟赛马场上的赌博没有什么不同。第二天出售各色精美家具时，几乎“倾城出动”，所有的人都来了，甚至圣彼得的教区长锡西格先生也光临过一会，想买一只雕花桌子，跟班布里奇先生和霍罗克先生挤在一起。米德尔马契的太太小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得到特别优待，团团坐在餐厅的大菜桌周围。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也在那里，他坐在高凳子上，前面桌上放着一把小木锤。站在后面的一排排人主要是男子，这些脸时常变换，因为他们不断从门里，也从通往草坪的打开的凸肚窗里进进出出。

但是那天的“倾城出动”，没有包括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在内，他身体虚弱，受不了那里的拥挤和沉闷空气。可是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看中了一幅画，那是《以马忤斯的晚餐》[①]，据目录上的说明，这是基多[②] 的作品。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现在已是《先驱报》的股东老板，拍卖前一天，他来到报馆，要求拉迪斯拉夫先生不吝指教，运用他在绘画方面的渊博知识，为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提供必要的帮助，鉴定那幅名画的价值。彬彬有礼、一丝不苟的银行家最后说：“我知道你即将远行，如果这对你的准备行装不致发生妨碍，务必劳驾到拍卖地点走一趟。”

要是威尔不是心不在焉，这句附加的话在他听来，可能带有一点嘲笑意味。好多星期以前，他与报馆老板之间已达成谅解，即由于他终必离开米德尔马契，他有权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把报社的管理工作移交给他所培养的副主编。但是模糊不清的远大前景，总不如安于现状、一切照旧具有吸引力。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有一项决定，我们心中巴不得它没有实行的必要，那么它是很难实行的。在这种心情下，哪怕对一切都不相信的人，也会偷偷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尽管我们的愿望要成为事实，几乎难以设想，然而，任何不可思议的事都是可能的！威尔没有向自己承认这个弱点，但是他踌躇不决。在一年的这个季节到伦敦去，有什么意思？拉格比公学的老同学，还

---

① 以马忤斯是耶路撒冷附近的村庄，据说耶稣死后，在这里显灵，与他的信徒一起用晚餐，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② 基多·雷尼（1575—1642），意大利画家，属于所谓古典派大师。

记得他的，不会在那里；至于写政论文章，那不如在《先驱报》多干几个礼拜。直到今天，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还是既下定决心，非走不可，又同样下定决心，非得跟多萝西娅再见一次面不可，不见面决不走。因此他回答说，他有些事，动身的时间还得推迟一些，他很乐意去看看拍卖的情形。

这几天，威尔心里很不服气，有人瞧他一眼，他便疑心别人可能知道了那件事，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因为那件事无疑在向他发出谴责，说他抱有卑鄙的目的，现在只是由于财产的重新安排，他的企图才未能得逞。他像大多数热爱自由，不把世俗名利放在眼中的人一样，只要谁胆敢暗示一下，认为他之这么做是别有用心，想标榜自己，而且正由于他的血管里，他的行动中，他的性格内有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他才要用高尚的思想伪装自己，那么他马上会暴跳如雷，跟那人大吵一场。他一旦陷入这种愤愤不平的心境，总会接连几天露出挑战的神气看人，那白皙的皮肤也涨得红红的，好像他是在放哨，观察敌人的动向，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在拍卖场上，他这种神气特别明显。有的人只知道他有些古怪，但脾气温和，也有人在他性情开朗愉快的时候看到过他，这些人自然会觉得他大不相同了。他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在公众前亮亮相，让托勒、哈克布特等等米德尔马契的土老儿们看到他，这些人瞧不起他，把他当作冒险家，可是他们自己却无知无识，连但丁也不知道，他们藐视他的波兰血统，可是他们自己的出身正需要灌输一些别的血液呢。他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离拍卖商不远，把两只食指插在上衣两边的口袋里，昂起了头，不理睬任何人。不过特朗布尔先生还是真心诚意欢迎他，认为他是一位鉴赏家。拍卖商兴高采烈，正在充分发挥他的伟大才能。

毫无疑问，凡是从事的职业需要发挥口才的人，最幸福的便是外省那些生意兴隆的拍卖商，他们不仅谈笑风生，口若悬河，而且学识渊博，无所不知，连自己也感到惊异。有些头脑古板、谨小慎微的人也许不敢说，从脱靴器到伯彻姆[1] 的画都是稀世珍品，但博思洛普·

---

① 尼古拉斯·伯彻姆(1620—1683)，荷兰风景画家。

特朗布尔先生性情豪放，头脑灵活，他天生是一个赞美专家，但愿天下万物都处在他的锤子下，他相信，通过他的介绍，一切便会提高价格。

这时，他正在为拉彻尔太太的客厅家具发挥他的天才。威尔·拉迪斯拉夫进屋时，第二只壁炉围栏突然引起了拍卖商的兴趣，据说这东西刚才给忘在原来的地方了。可是拍卖商一向公平行事，对最需要赞美的事物，总是给予最大的赞美，从不含糊。围栏是纯钢的，带有许多矢状镂空花纹，边上还有锋利的棱角。

“现在，女士们，”他说，“我要请你们注意。这里是一只壁炉围栏，这东西在别的拍卖商那里是不会毫无保留的，确实，这也难怪，因为它是钢做的，式样新颖，这种花纹，”这时特朗布尔先生压低了嗓子，带上了一点鼻音，还用左手的手指比划了一下它的轮廓，“不错，它也许不合一般人的口味，可是我告诉你们，不用多久，这种式样的工艺品马上会风行全国……你说，半个克朗？谢谢你……现在有人出半个克朗，这个精致独特的围栏；我不妨告诉你们，如今古色古香的东西在高等住宅区特别吃香。三个先令……三先令六便士……约瑟夫，把它举高一些！瞧，女士们，花纹高雅古朴……我毫不怀疑，这是上一世纪制作的！莫姆赛先生，你说四先令？……四先令……”

“我的客厅里可不要这种东西，”莫姆赛太太大声说，对那位鲁莽的丈夫发出了警告。“拉彻尔太太要这玩意儿，真叫我奇怪。不论哪个孩子在它旁边摔倒，脑袋肯定会给它切成两半。它的边像刀一样锋利呢。”

“一点不错，”特朗布尔先生马上接口道，“可是有一只像刀一般锋利的围栏，是大有用处的，如果你靴子上的皮带解不开，或者鞋带打了结，手边又没有刀，这围栏正好合用。还有，不少人上吊的时候，就因为旁边找不到刀子，没有给救下来。先生们，这里有一只围栏，如果你们不幸要上吊的话，它马上可以救你们的命，一眨眼工夫，你们就到了地上……四先令六便士……五先令……五先令六便士……一间空卧室，里边有一张四根柱子的床，碰巧来了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客人，那么把这围栏放在那儿是很有必要的……六先令，谢谢你，克林塔普先生……现在有人出六先令……好，成交！”拍卖商的目光具

有超自然的敏感性,它一直在周围搜索,寻找一切迹象,等待人们喊价,现在它回到了他面前的纸上,他的声音也变得平淡无味了,他说道:“克林塔普先生。劳驾,约瑟夫。”

“光凭那笑话,这围栏也值六先令,它可以供你讲一辈子呢,”克林塔普先生轻声笑着,对他旁边的人辩解似的说。他是一个有名的苗圃老板,但有些害羞,生怕买了这东西,给人当傻瓜。

这时,约瑟夫捧了满满一盘小物品来了。“现在,女士们,”特朗布尔先生说,拿起了其中的一件,“这盘子里装着各种精美绝伦的小玩意儿,都是布置客厅的小摆设……东西虽小,代表着人类的智慧……世上没有比小东西更重要的……(是的,拉迪斯拉夫先生,是的,等一等)……约瑟夫,把盘子传给大家看看……女士们,仔细看看这些小玩意儿。我现在拿在手上的这东西,制作精美,巧夺天工,我可以说,这是名符其实的画谜[①]。你们瞧,这会儿它像一只漂亮的心形盒子,轻便灵巧,可以放在口袋里。可那么一来,它又变成了一朵鲜艳的重瓣花,餐桌上的装饰品。现在,”特朗布尔先生突然让花瓣落下,变成了一叠心形叶片,“瞧,这是一本谜语书!至少有五百页,印得红艳艳的。先生们,要是我良心不好,我倒宁可你们别出大价钱,我自己也想留下它呢。还有什么比美妙的谜语更好的,它能激发纯洁的乐趣,甚至不妨说,陶冶人的性情!这里没有肮脏的语言,一个男子凭着它,就可以博得文雅美丽的女子的欢心。这件巧妙的东西本身,哪怕没有精致的小匣子、纸篮子等等,也值得一大笔钱。你把它揣在口袋里,不论走到哪儿,都有人欢迎你。先生,四先令?……这么一盘包含许多谜语等等的小玩意儿,只值四先令?瞧,这一个例子:‘甜甜的蜜得加上什么,才能捕住美丽的小鸟?回答:金钱。’听到没有?美丽的小鸟,甜甜的蜜,金钱。真是解颐妙语,有趣的智力游戏。它带一点刺,带一点我们所谓的讽刺和机智,可是没有下流的语言。四先令六便士……五先令。”

喊价在热烈的竞争中进行。鲍耶先生也喊了价钱,这太气人了。鲍耶根本买不起,他只是跟人捣乱,故意哄抬价钱。这股浪潮甚至把

① 一种用画来猜谜的玩具。

霍罗克先生也卷了进去，不过，他虽然表示了意见，他脸上那副不动声色的表情几乎没有改变，要不是班布里奇先生出于友情，向他呵斥，也许谁也不知道这喊价出自他的口里。班布里奇先生责问他，要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干吗，只有杂货店老板才希罕这些东西，他这是挥霍浪费，最后势必自食其果，这种事马贩子见得多了，不得不向他提出忠告。那些小玩意儿最后以一个畿尼成交，买主是斯皮尔金先生，附近一位年轻的斯兰德①，小家伙一有钱就随手乱花，现在又给那些谜语弄得忘乎所以了。

"喂，特朗布尔，这不成，你净拿些老娘们的破烂货来拍卖，"托勒先生嘟哝着，挤到了拍卖商身边。"我得看看那些画怎么样，我还有事，不能奉陪。"

"马上开始，托勒先生。承蒙阁下光临，真是不胜荣幸。约瑟夫！快把画拿来……二三五号商品。现在，先生们，凡是行家，都可以一饱眼福啦。这是一幅雕版画，威灵敦公爵在他的参谋人员簇拥下，来到滑铁卢战场。尽管近来发生的事，几乎已使我们这位民族英雄失去了光彩②，我还是敢说——因为干我这一行的人，是绝对不兴跟着政治随风倒的——比这更好的题材，那种无愧于我们当代的，属于当前这个时代的更好的题材，人的头脑大概还没有发现，要说有，除非在天上，人间可找不到，先生们。"

"这是谁画的？"波德雷尔先生问，看上了这幅画。

"这是试印样张③，波德雷尔先生，没有画家的署名，"特朗布尔回答，讲最后几个字时有些喘气。说完，他便噘起嘴巴，瞪起眼睛朝周围打量着。

"我出一镑！"波德雷尔先生说，口气十分坚决，好像预备破釜沉舟，坚持到底似的。不知是出于畏惧还是同情，没有人跟他哄抬价钱。

---

① 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一个愚蠢的乡下大少爷。

② 威灵敦于反对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成为民族英雄，后来一直是英国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托利党的党魁，但由于反对议会选举改革法案，逐渐失去人心，他的内阁也于一八三〇年十月垮台。

③ 版画的试印样张没有标题，也没有作者名字，因此严格说，是尚未完工的作品。

接着是两幅荷兰版画，那就是托勒先生想买的，到手以后，他就走了。其他图片，还有一些画，都卖给了米德尔马契的头面人物，他们是专门为这些东西来的。这时人们进进出出，变化更大了，有时已买到了要买的物品，离开这儿，有的刚才来到，或者临时来转一下，到草坪上的大帐篷里吃些茶点酒菜。这个大帐篷是班布里奇先生打算买的，他喜欢不时进去看看，预先享受一下他的所有权。他最后一次从那里出来时，只见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新伙伴，那人是特朗布尔先生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然而他的外表使人不免猜想，他大概是马贩子的亲戚——也是那种“放纵不羁的汉子”。他满脸连鬓胡子，大模大样，神气活现，一条腿不断摆动着，那副架势显得非同小可；不过他那身黑衣服，边上都有些磨损了，使人不由得产生对他不利的印象，觉得这人尽管一心想吃喝玩乐，却不见得能如愿以偿。

“这家伙你是从哪儿捡到的，班布？”霍罗克先生悄悄问道。

“你自个儿向他打听吧，”班布里奇先生答道。“他说他是刚从大路上拐过来的。”

霍罗克先生打量着陌生人，只见他用一只手握住手杖，背靠在上面，另一只手拿着牙签剔牙齿，眼睛东张西望，对他在人群中引起的沉默，显然有些不安。

最后，《以马忤斯的晚餐》抬出来了，这使威尔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等得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已经退后一步，把肩膀靠在拍卖商背后的墙上。现在他重又走到前面，眼睛无意之间瞟了一下那个惹人注目的陌生人，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那人也死死盯着他。但是威尔马上听到特朗布尔先生在喊他。

“对，拉迪斯拉夫先生，对，你是一位行家，这东西你一定有兴趣，”拍卖商开口道，声音越来越兴奋。“能够把这么一幅画拿给女士们和先生们看，我觉得很荣幸。这样一幅画，凡是既有鉴赏能力，又有购买能力的人，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买下。这是一幅意大利派名画，著名的基多的作品，他是世界闻名的大画家，所谓古典派大师的首要人物——我承认这说法，因为他们比现在大部分人高明一着或者两着，掌握着大多数人已不得而知的秘密。先生们，我不妨告诉你们，我见过古典派大师的许多画，它们不是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的，有些画色彩暗淡，不会叫人喜爱，也不适宜做家庭装饰。但是这一幅基多的画，单单那镜框就值好几英镑，家里有这么一幅画，任何太太都会感到自豪。它也适宜挂在慈善机关的饭厅里，如果哪位慈善家乐意捐赠给它的话。先生，把它转动一点吗？行，约瑟夫，把它转动一点，让拉迪斯拉夫先生看得清楚一些……说真的，拉迪斯拉夫先生到过国外，他了解这类货物的价值。”

一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威尔，他却冷冷地说道：“五镑。”拍卖商大不以为然，喊了起来：

“别开玩笑！拉迪斯拉夫先生！单单镜框就值那么多呢。女士们，先生们，为了这个城市的荣誉，想一想吧！要是今后有人发现，我们米德尔马契有过一件艺术珍品，可是没有一个识货的人，那多么丢脸。五畿尼……五畿尼七先令六便士……五畿尼十先令。女士们，再喊吧！这是一件珍宝，正如诗人所说，‘珍宝中的珍宝’，可是不得不用普通的价钱出售，因为人们不懂得它的价值，因为它落到了那些……我想说，那些不懂艺术的人中间，但是，不！……六镑……六畿尼……基多的第一流名画卖六个畿尼！这是对宗教的亵渎，女士们。我们都是基督徒，先生们，我们应该感到痛心，这么一件珍品只值这几个钱……六镑十先令……七镑……”

喊价声此起彼落，十分活跃，威尔还在继续提高价钱，他知道，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一心指望得到这幅画，心里捉摸，他可以把价钱一直提高到十二镑。但是他喊到十个畿尼就成交了。于是他挤出人群，从凸肚窗口走出了屋子。他又热又渴，想到大帐篷下喝一杯水。帐篷里没有一个客人，他向女招待要了一杯清水，但她还没走开，他突然发觉，那个脸色红润、老是盯着他瞧的陌生人，也走进了帐篷，这使他有些不高兴。这时威尔觉得，这个人可能是那种招摇撞骗的政治寄生虫，他们听了他关于议会改革问题的演讲，曾经有一两次想跟他拉关系，眼下大概得到了什么消息，要从他那儿换取一个先令的代价。他这么一想，那个在夏天看了会叫人出汗的家伙变得更讨厌了。威尔半坐在一张木椅子的扶手上，尽量把眼睛避开那个人。但是这种姿态，在我们的朋友拉弗尔斯先生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接近你，他决不会因为你不理睬他，便自行告退。他走前

一两步，站在威尔面前，立即拉开嗓门说道："请原谅，拉迪斯拉夫先生，令堂的名字是叫莎拉·邓凯克吧？"

威尔吃了一惊，站起身子，退后了一步，恶狠狠地答道："对，先生，是这样。请问，这跟你什么相干？"

按照威尔的性子，他爆发的第一阵火星总是对问题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用它的后果向人挑战。现在他一开口就说："这跟你什么相干？"这无疑是他想回避这个问题，仿佛他不愿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世！

尽管拉迪斯拉夫那么气势汹汹，拉弗尔斯可并不想跟他吵架。他看到这个细长个子的年轻人，虽然生着一身女孩子的细皮白肉，这时却像一只小老虎似的，准备扑上来，只得把原先打算捉弄他，逗他取乐的心情打消了。

"不要生气，我的小少爷，不要生气！我只是见过令堂——在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我认识她。但是你的相貌还是像你的父亲。我很荣幸，也认识令尊。拉迪斯拉夫先生，你的父母还活着吗？"

"死了！"威尔气呼呼地说，态度跟刚才一样。

"拉迪斯拉夫先生，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为你效劳，真的！但愿我们以后能再见面。"

拉弗尔斯说完，把帽子举了一举，摇动着一条腿，转身走了。威尔在背后望了他一会，只见他没有再走进那间举行拍卖的屋子，似乎朝大路那边去了。一时间他觉得自己有些傻，为什么不让那个人把话讲完。但再一想，又觉得何必多此一举，他不想从这种人那里了解什么。

不过当天晚上，他又在街上遇到了拉弗尔斯，后者好像忘记了他刚才对他的粗鲁态度，或者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亲热样子，想怄他生气，一看见他，便高高兴兴招呼他，走到他的身边，跟他搭讪，开始谈米德尔马契这一带的动人风光。威尔疑心他喝醉了，正考虑脱身之计，这时，又听得那人说道：

"我自己也到过国外，拉迪斯拉夫先生……我见识过世界，还会讲几句法国话。我是在布洛涅见到令尊的，你真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像极了！嘴，鼻子，眼睛，从额上向后梳的头发，都像他——很有

一点外国人的派头，约翰牛是不兴这种式样的。但我见到你父亲时，他身体很衰弱。我的天呐，真可怜，那双手简直没一点肉。你那时还是个小不点儿的孩子。他的病后来好了没有？”

“没有，”威尔简单地说。

“呀！真的！我一直记挂着，不知你的母亲怎样了。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离开了她的家人，她是一个高傲的女孩子，生得美丽，真的！我知道她为什么离开家庭，”拉弗尔斯说，斜过眼去瞟威尔，一边慢吞吞地眨眼睛。

“先生，不劳你费心，她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威尔说，态度十分倔强。但是现在拉弗尔斯先生不想计较他的态度。

“当然没有！”他说，坚决把头往后一仰。“她是太正直了，这才不喜欢她的家庭——事情就是这样！”拉弗尔斯又慢吞吞地眨眼睛了。“谢天谢地，那家人家的事我全清楚。那行生意有一点……嗯，你不妨称之为体面的盗窃，那种高级黑店，它不是偷偷摸摸干的，这是第一流的大买卖呢。店铺漂漂亮亮，生意兴隆，这一点不假。但是老天爷呐！莎拉讨厌这一切，她是一个勇敢的小姐，进过完善的寄宿学校，有资格当一位勋爵夫人呢。有些话都是阿尔奇·邓肯由于恨她，诬蔑她的，因为她不愿跟他来往。这样，她就从那个家中逃走了。我到处打听她的消息，先生，不过这是光明正大的，人家给了我很高的报酬。她出走以后，起先，他们不以为意，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先生，非常虔诚……后来她上了舞台。那时儿子还活着，女儿不在他们话下。哈罗！瞧，我们走到蓝公牛饭店了。拉迪斯拉夫先生，怎么样，要不要进去喝一杯？”

“不，我得告别了，”威尔说，冲进了一条小巷，那是通往洛伊克门大街的。他急于摆脱拉弗尔斯，走得几乎像飞一样快。

他在城外的洛伊克大路上走了好久。星星升起了，周围一片黑暗，他喜欢呆在这里。他觉得，他的身上好像给人扔满了污垢，人们都在嘲笑他。那个人的话似乎是可信的，怪不得他的母亲从来不肯告诉他，她为什么要从家里出走。

算了！他威尔·拉迪斯拉夫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哪怕那个家庭真的那么丑恶，跟他什么相干？他的母亲为了跟它脱离关系，勇敢地迎

接了困难。然而如果多萝西娅的亲属知道了这事，如果彻泰姆一家知道了这事，那么他们正好利用它为他们的猜疑大做文章，仿佛找到了根据，证明他们不让他接近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要怀疑就怀疑吧，他们最后还是会发现他们错了。他们会看到，他血管里的血跟他们的一样，没有沾染过一点污秽的杂质。

第六十一章

伊姆拉克答道："矛盾的两件事物不可能都是对的，但应用在人的身上，它们可能都是真的。"

——《拉塞拉斯传》①

这天，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为生意上的事，到布拉辛去了，夜里才回到家中。他一进门，他那位贤惠的太太就把他拉进了私人小起居室。

"尼古拉斯，"她说，那对正直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他，"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到这儿找你，说要见你，这叫我很不放心。"

"亲爱的，怎么样一个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安地问，担心她的回答会证实他的猜测。

"一个紫酱脸膛、大胡子的人，态度粗野，一点不懂礼貌。他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说你见不到他会很伤心的。他要在家里等你，但我告诉他，他可以明天上银行找你。这人死皮赖脸的，老是盯着我瞧，还说他的朋友尼克运气不坏，娶的妻子都那么漂亮。他赖在这儿，老不想走，幸好这时布留歇挣脱链子，跑到了石子路上——因为我是在花园里——我对他说：'你还是走吧，这狗凶得很，我管不住它。'你真的认识这么一个人吗？"

"我相信，我知道这是谁了，亲爱的，"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像平时一样，声音轻轻的，"这是个放荡的倒霉鬼，过去我帮过他不少忙。

① 即塞缪尔·约翰逊的《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传》中的人物，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曾陪伴拉塞拉斯至埃及等地游历。

不过你放心，他不敢再来麻烦你的。他大概会上银行找我，一定是想借钱吧。”

这件事只谈到这里为止。第二天，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从市里回家，正在换衣服，准备吃晚饭。他的妻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来，上更衣室找他，发现他穿着上装，没系领带，一条胳臂靠在五斗柜上，眼睛望着地面，正呆呆地出神。她进去时，他吃了一惊，抬起了头。

“你的脸色这么难看，尼古拉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头痛得厉害，”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这是他常犯的病，妻子自然相信，他愁眉苦脸的原因便在这里。

“你坐下，让我用海绵蘸醋替你擦擦。”

身体上，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并不需要醋，但是精神上，这种真诚的体贴，使他感到宽慰。虽然他和妻子相敬如宾，但是他接受这种照料，正如他的妻子尽这种义务一样，已成为他们夫妻之间的习惯，因此他总是安之若素。但今天，当她俯身替他擦醋的时候，他却说道："赫莉欧，你待我太好了。”那声音似乎包含着一种她不熟悉的调子，她不明白这是什么，但是她那女性的关怀，使她头脑里蓦地闪过了一个思想：他好像要生病了。

“你有没有什么心事？”她说。“那个人到银行找过你吗？”

“来过了，事情跟我预料的一样。这人有一个时期本来是可以有些作为的，但是后来他堕落了，成了道德败坏的酒鬼。”

“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担心地问。她本来还想说：“我听到他讲他是你的朋友，心里便不自在。”但是她忍住了，这是出于某种考虑——她有个习惯的想法，总觉得她丈夫早年的社会身份，与她的不完全相等，但是这时，她不愿提到任何包含这意思的话。她那个想法，倒不是由于她对他的过去有多大了解。她只知道，她的丈夫起先在一家银行当职员，后来开始从事他所谓的城市商业活动，在三十三岁那年发了财，他娶过一位寡妇，她比他年纪大得多，是一个不从国教者，也许还具有一个前妻的其他各种缺点，这些缺点，一个后妻凭自己冷静沉着的判断总是不难发现的。总之，通过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片言只语，她几乎了解到了她想知道的一切。他有时喜欢谈他早年如何虔诚，如何想当一名传教士，以及他从事过的

传道和慈善活动。她相信，他是个正人君子，他不是教士，但比教士更像教士，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她的信心才那么坚定，他为上帝所作的善行提高了她的认识。不过另一方面，她也总是认为，从任何意义上看，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能够娶到赫莉欧·文西这么一个妻子，这是他的幸运；她的家从米德尔马契的观点来看，是无可訾议的——这个观点比伦敦市井或不从国教教堂的观点，无疑均高出一筹。原封不动的外省精神对伦敦是不信任的，尽管真正的宗教在任何地方都有超度众生的意义，正直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却相信，从英国国教得救才是正道。她在人前总是讳莫如深，不愿提起丈夫过去曾是伦敦的不从国教者，甚至在跟他本人谈话时，也宁可佯装不知。关于这点，他也心照不宣；确实，在某些方面，他对这位坦率的夫人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她的虔敬来自模仿，她的世俗之见却得自先天，但它们在她身上是同样真诚的，她觉得自己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他也以娶她为荣，而且这种感情历久不衰。他的惧怕来自一种心理，即维护自己得到公认的威望的要求：失去妻子的景仰，正如失去任何人的景仰一样——当然不包括由于仇视真理，公然与他为敌的人在内——对他说来，无异是死亡的开始。

他听得她问："他是不是已经走了？"赶忙答道："哦，我想是这样吧。"还尽量使自己的口气显得泰然自若，十分安详。

但实际上，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离安详的心境非常遥远。他在银行里跟拉弗尔斯会面以后已很清楚，后者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存心与他作对，要刁难他。他公然声称，他是特地到米德尔马契找他的，想看看在这一带有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当然，他欠了一些债，比他预计的多，但是那两百镑还没有花完，只要再有二十五镑，他就够了，现在马上可以离开。可是他来的主要意思，是要探望他的朋友尼克和他的家庭，他那么关心他，对他的蒸蒸日上不能不闻不问。不久以后，他还可能回来，在这里长期定居。这一次，拉弗尔斯干脆拒绝承认他所说的"不得进入住宅"的条件，拒绝在布尔斯特罗德的监视下，离开米德尔马契。他打算明天搭驿车走，但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布尔斯特罗德给他弄得束手无策。恐吓和哄骗都不起作用：他不能指望恐吓会保持长久，诺言会真正兑现。相反，他感到寒心，相

信除非上天有眼，让拉弗尔斯一命呜呼，他肯定过不多久又要重返米德尔马契。这不能不叫他心惊胆战。

那倒不是他担心法律的惩罚或者倾家荡产。他担心的只是他过去生活中的某些事实从此将暴露无遗，引起当地人的议论，引起妻子的伤心啼哭，使他声名狼藉，成为他不遗余力地宣扬的宗教精神的耻辱。对身败名裂的恐惧，增强了他的回忆能力，那些长期丢在脑后，只剩了一些抽象辞句的景象，不可避免地又回到了他的眼前。其实，哪怕没有回忆，生活也不可分割，新和旧之间相互渗透的地带，把它联结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认真的回忆会迫使一个人承认应该谴责的过去。回忆引起的疼痛像伤口的重新裂开，一个人的过去不单纯是已死的历史，给现在丢弃的废物；对错误的悔改并不能使错误脱离整个生命，它仍是他身上颤动的肌肤，给他带来战栗和痛苦，激发罪有应得的耻辱。

现在，布尔斯特罗德的过去，在他这第二次生命中升起了，只是它的欢乐似乎已变得暗淡无光。不论白天和夜晚，早年的生活情景一幕幕出现在他面前，只有短促的睡眠暂时打断它们，但睡眠也只是把回顾和恐惧织入了虚假的现在。它们横亘在他和其他一切之间，寸步不让，就像我们在点灯的屋子里，哪怕隔着窗户向外眺望，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花草树木，仍是给我们丢在背后的事物。内心和外界相继出现的事件，融为一体，尽管每一件事只能轮替思考，但其余一切仍留在意识中。

他又一次看到了自己，那个年轻的银行职员，他生得讨人喜欢，不仅善于计算，而且口齿伶俐，爱好神学理论，他是海伯里市卡尔文派非国教教会中一个年轻有为的信徒，在对罪的信念和赦罪的看法上，他有突出的体验。他重又听到，他怎样在祈祷会上给人称作布尔斯特罗德兄弟，怎样在讲道坛上发言，怎样在私人住宅中传道。他重又感到自己怎样跃跃欲试，想当教士，怎样向往传教活动。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现在他但愿这就是他的一生，其余的部分都只是梦。知道布尔斯特罗德兄弟的人虽然不多，但这些人都对他异常亲切，他在那里如鱼得水，十分自在。他的力量只触及一个狭小的圈子，但正因为这样，他对它的作用感受更为深切。他毫不费力地相

信，上帝对他的恩典特别大，各种迹象也显示，上帝选中了他，要他完成特殊的使命。

接着，转变的时期到了，他这个在商业慈善学校中长大的孤儿，怀着飞黄腾达的意识，给请进了会众中最富裕的邓凯克先生的豪华别墅。不久，他在那里成了天之骄子，他的虔诚得到了主妇的赏识，他的才能又得到了主人的器重，这位主人是靠繁华的市区和西区的商业活动发财的。布尔斯特罗德的野心获得了新的营养，他展望的前景已不仅是“替上帝完成特殊的使命”，而是要把他卓越的宗教天赋与得天独厚的商业才干结成一体了。

不久出现了一个外来的有利因素：一个亲密的次要合伙人死了，留下的空缺急需有人补充。这时，在老板心目中，他的年轻朋友布尔斯特罗德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他肯担任他的心腹会计，那最好了。建议被接受了。这买卖是当铺，这个行业在生意的广泛和利润的优厚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布尔斯特罗德稍稍熟悉业务以后就发现，它获得暴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来历不明的货物不作仔细查问，一律照收不误。但是它在西区设有分店①，谁也不能怀疑它有肮脏的或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还记得，开头他不免顾虑重重。他在心里责问自己，跟自己辩论，有时还采取了祈祷的方式。这买卖已建立多年，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但是，开一家富丽堂皇的新酒家，与在一家百年老店里投资，难道不是一回事？为了利润出卖灵魂吗？但是谁能划出一条界线，指明人道的交易应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可能正是上帝拯救他的选民的途径吗？年轻的布尔斯特罗德也像年老的布尔斯特罗德一样，他这么说：“上帝，你知道，我的灵魂跟这些事是没有因缘的，我只是把它们看作耕耘你的花园的工具，使它不致荒芜。”

比喻和先例不胜枚举，独特的心灵体验也并不缺乏，最后，保留他的位置成了上帝对他的要求，万贯家产的美好前景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布尔斯特罗德的犹豫终于只停留在内心。邓凯克先生从没料

---

① 作者在这里虽未明言伦敦，但实际是以伦敦作背景的。伦敦西区是高级住宅区，资产阶级和贵族聚居的地方。

到，这件事会引起如此之大的疑虑犹豫，他也从没意识到，那个行业会跟上帝的救赎计划有什么关联。确实，布尔斯特罗德发现，他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是他说服自己，他的宗教活动和商业活动可以并行不悖，这样久而久之，矛盾也就化为乌有了。

现在，当过去重又从精神上包围布尔斯特罗德的时候，他也作了同样的辩解——事实上，岁月已把它们变成一团乱麻，再也理不清楚，它们像重重叠叠的蜘蛛网，堵住了道德意识的渠道。不仅如此，年龄还使利己观念越加高涨，也更难满足，他的心灵充满了自以为是的信念，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上帝，对他自己说来都无关紧要。然而，要是他能回到那个遥远的时期，重新成为一个贫苦的年轻人，那么，他宁可选择传教的道路。

往事接连不断，从他封闭的脑海里钻了出来。海伯里的豪华别墅也有它的烦恼。几年以前，唯一的女儿出走了，脱离了父母，登上了舞台。现在，唯一的儿子又死了，过了不久，邓凯克先生本人也一命呜呼。妻子是头脑简单的虔诚妇女，那个一本万利的买卖中出出进进的大量钱财，都得归她掌管，可她从来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生意，她只得把它全部托付给布尔斯特罗德，对他言听计从，正如妇女往往崇拜她们的教士，或者"天然应由男子担任"的牧师一样。很自然，过了一段时间，两人就谈起嫁娶来了。但是邓凯克太太朝思暮想，总是忘不了她的女儿，尽管大家一直认为，这个女儿已被上帝和父母所抛弃。有人说，她已经结婚，但是她始终没有回家。母亲失去了儿子，就希望有一个孙儿，这样，找到女儿更有了双重意义。如果她回来了，财产就有了出路，也许还是一条宽广的路，可以有好几个孙儿孙女共同继承。寻找女儿的努力没有眉目以前，邓凯克太太不想再嫁。布尔斯特罗德答应了她的要求，但是在广告和其他寻人方法都使尽以后，母亲终于相信，她的女儿再也找不到了，这样，她同意结婚，财产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丈夫。

其实女儿是找到了，除了布尔斯特罗德，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事，他答应保守秘密，拿了一笔钱走了。

这便是布尔斯特罗德现在不得不想起的全部事实，当然，这只是呈现在旁观者眼中的一个粗糙的轮廓。就他本人而言，在那个遥远

的时期，甚至在目前紧张的回忆中，这整个事实是由许多断片连接而成的，每个断片的出现都接受过理性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布尔斯特罗德认为，直到目前，他的生活历程显然都符合天意，是上帝在指引他走上一条道路，要他充当他的代理人，运用那一大笔财产，免得它落入邪恶之手。死和其他离奇的迹象，例如女人的盲目信任等等，便是那条道路上的里程碑。布尔斯特罗德赞成克伦威尔的话："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事件吗？上帝可怜你吧！"他的事件当然比较小，但实质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如果说他拿走了属于别人的财产，那么要解决这问题很容易，因为试问，上帝要他担当的任务不就是这样吗？如果让这份财产，哪怕它的一部分，落入一个年轻女子和她的丈夫手中，这可能是为上帝服务吗？他们好逸恶劳，只会把钱带到国外，挥霍得一干二净，这些人显然不能体现上帝的意旨。布尔斯特罗德事先从未对自己说："女儿是不会找到的，"然而到了必要的时刻，他却隐瞒了她还活着的消息。后来在其他时刻，他又安慰那位母亲，说那个不幸的年轻女子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也有一些时刻，布尔斯特罗德觉得他的行为并不正当，但他怎么能后退呢？他有过内心斗争，把自己说得分文不值，把希望寄托在补赎上，同时继续充当上帝的工具。过了五年，死神又拓宽了他的道路，带走了他的妻子。他慢慢抽出资金，但是没有让这种必要的紧缩危及买卖的生存，因此它还拖了十三年，才终于倒闭。就在这段时间里，尼古拉斯·布尔斯特罗德掌握着巨额资金，用心经营，成了外省实力雄厚的商界巨头，既是银行家，国教教徒，公益事业的创办人，又在一些工商企业中作了匿名合伙人，充分表现了他节约原料的能耐，以致他经营的染料损坏了文西先生的丝绸。现在这光辉的历程，已太平无事地过了将近三十年，以往的一切也早已抛入九霄云外，可就在这时，过去又抬头了，渗入了他的思想，像可怕的魅影笼罩着他虚弱的身体。

同时，在他跟拉弗尔斯的谈话中，他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它立即在他的期待和恐怖的斗争中，占有了一席位置。他觉得，这是他精神上、或许也是物质上得救的一条出路。

精神的得救,是他的真正需要。世上可能有粗俗的伪君子,他们为了欺骗世人,故意伪装虔诚,伪装热情,但是布尔斯特罗德不属于这一类。他只是欲望比理论上的信念更强烈,因而逐渐构成了他的想法,把满足他的欲望跟那些信念天衣无缝地统一起来。如果这是虚伪,那么这个演化过程在我们大家身上有时都有所表现,不论我们属于哪个宗教团体,是否相信人类未来的美好命运,或者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也不论我们是否把人间看作罪恶的深渊,得救的只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少数人,或者对世界的大同怀有热烈的信念。

对宗教事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始终是他一生中采取某种行动时,对自己申述的理由,也是他在祈祷中向上帝诉说的动机。在运用金钱和地位方面,谁会比他有更好的意图?在自我嫌恶和颂扬上帝的事业方面,谁会比他更彻底?照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看来,上帝的事业与他个人的行为端正是两回事,它着重的是鉴别上帝的敌人,这些敌人只能当作机器使用,因此只要可能,就应该尽量使他们得不到钱,也得不到由此而来的势力。还有,商业本来是撒旦要弄各种诡计的地盘,然而如果由上帝的仆人来掌握利润,把它用在正义的事业上,那么有利的投资自然也是上帝所赞许的。

这种奥妙的推理对福音派信仰说来,并不新奇,它跟英国人用冠冕堂皇的词句说明狭隘自私的意图,本质上并无二致。如果心灵深处没有对具体的人的直接同情,不能由它发挥制约作用,那么没有一条一般的原则,不可能危害我们的道德观念。

但是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贪欲,还相信着别的什么,那么他必然还有着一颗良心或者一个标准,他多少得用它们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行动。布尔斯特罗德的标准,就是他对上帝的事业可能发生的作用。"我有罪,渺小,我只是实现上帝的使命的工具,那么,使用我吧!"这就是他野心勃勃、努力扩大势力的时候,为自己找到的理由。然而现在,这理由似乎已面临破灭的危险,不得不终于抛弃了。

他为了更有力地显示上帝的荣耀,做了他所做的一切,如果这也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口实,连那荣耀也会因而失去光彩,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也符合上帝的意旨,那么他无异像呈献了不洁的供品似的,要给驱逐出圣殿了。

他经常作悔改的陈诉。但今天出现的悔恨使他特别痛苦，因为天意已对他不利，正在威胁着他，他要寻求的和解不能仅仅限于教义方面了。神的审判对他说来改变了面貌，自我贬抑已经不够，他必须付出赎罪的代价。如果可能，布尔斯特罗德确实准备在他的上帝面前付出代价，因为一种巨大的恐怖控制了他的全部感觉系统，即将到来的耻辱使他惶惶不安，产生了新的精神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每当过去死灰复燃，威胁着他，激起他的悔恨时，他总是反复思忖，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恢复平静和信心，靠什么牺牲才可以避免上帝的惩罚。在这些恐怖的时刻，他相信如果他主动地遵循正道，做几件好事，上帝就会从恶行的后果中拯救他。因为宗教信念在注入其中的感情发生变化时，也势必有所改变，而建立在恐惧心理之上的信念，仍离原始人的水平不远。

他看到，拉弗尔斯确实搭上了驶往布拉辛的驿车，这是暂时的解脱，它可以减轻眼前的可怕压力，但不能消灭内心的斗争，排除寻找安全措施的必要性。最后，他作出了一个困难的决定，写了封信给威尔·拉迪斯拉夫，约他晚上九时莅临灌木别墅，有要事商谈。威尔接到邀请，并不感到特别奇怪，认为这与《先驱报》的某些新设想有关，但是当他给带进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内室时，银行家脸上那种憔悴痛苦的神色使他吃了一惊，几乎想问："你病了不成？"只是感到不太合适，才改了口，仅仅问候了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不知替她买的那幅画，她可满意？

"谢谢你，她相当满意，今天晚上她带着两个女儿出去了。拉迪斯拉夫先生，我请你来，是因为想通知你一件十分秘密……确实，我得说，一件带有绝对机密性质的事。我敢说，你决不会想到，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已把你和我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威尔觉得像触电一样，震动了一下。一提到过去的亲属关系，他便十分敏感，几乎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这种预感对他说来绝不是愉快的，仿佛噩梦又要出现了，仿佛由那个说话哗啦哗啦、喝得醉醺醺的陌生人开始的行动，现在又要由这个眼神暗淡、满面病容的绅士继续下去了，他那低低的嗓音，那客气圆滑的谈吐，跟他记忆中的那个人截然相反，但同样讨厌。威尔回答时，脸色显然变了。

“是的,确实不会想到。”

“拉迪斯拉夫先生,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深深苦恼着的人。不过,要不是受良心的敦促,并且知道我必须接受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审问,我可以不必向你公开这事。今晚我请你来,便是为了向你说明这一切。当然,从人间的法律而论,你对我是不可能提出任何要求的。”

威尔不仅感到诧异,甚至很不舒服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停了一会,把头靠在手上,望着地板。接着,他又把审察的目光转向威尔,说道:

“据说,你母亲的名字是莎拉·邓凯克,她从她的家庭出走以后,登上了舞台。还有,据说,你的父亲曾经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变得异常虚弱。我想请问,你是否能证实这些传说?”

“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威尔说。他感到惊奇,这种询问照理应该在银行家刚才的提示之前进行,他却在这时才提出。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今晚遵循的是他感情的逻辑,他相信补偿的机会到了,他感到兴奋,因此迫不及待地发出了悔罪的表示,借以回避可能的责备。

“你知道你母亲娘家的任何情况吗?”

“不知道,她从来不愿谈这些事。她是一个非常宽大、非常正直的人,”威尔说,几乎有些生气。

“我不是想对她提出任何指责。她从没向你提到过她的母亲吗?”

“我听她说过,她认为她的母亲并不了解她出走的原因。她称她‘可怜的母亲’,用的是同情的口气。”

“那位母亲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布尔斯特罗德说,又停了一会,才继续道:“你有权向我提出要求,拉迪斯拉夫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但是我的良心承认它。我的富裕是从那次结婚开始的,然而如果你的外祖母能找到她的女儿,我们也许不会结婚,至少情况会有所不同。据我所知,那位女儿已不在人世!”

“是的,”威尔说,心中感到的怀疑和厌恶越来越强烈,以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从地上拿起帽子,站了起来。他不愿听

任别人揭开这种关系。

“请坐下,拉迪斯拉夫先生,”布尔斯特罗德焦急地说。“毫无疑问,这种突然的发现使你吃惊。但我要求你耐心一些,要知道,跟你谈话的人已在内心的折磨下,感到精疲力尽了。”

威尔又坐下了,看到一个老人这么自觉地贬低自己,觉得既同情又有些轻视。

“拉迪斯拉夫先生,我的希望是为你母亲遭到的损失提供一些补偿。我知道你没有财产,我预备按时给你一笔津贴,它大致相当于本来应该属于你的那份产业的收入,当时只因你的外祖母不知道你的母亲还活着,没有找到她,这才没有成为事实。”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没有再往下讲。他对他实施的步骤顾虑重重,等待着对方的裁决,尽管在上帝眼里,这是他悔罪的表现。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心情,他还一点也摸不到门,但是拉弗尔斯明确暗示过,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他天性敏感,现在又由于不出所料,发现了一些他宁可一无所知的新情况,更是思前想后,疑窦丛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讲完以后,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威尔也没有马上回答,这样过了几分钟,前者才又抬起头,用审视的目光打量威尔,威尔同样注视着他,说道:

“我猜想,你当时知道我母亲还活着,也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她。”

布尔斯特罗德吃了一惊,脸和手显然都在哆嗦。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友好态度会遇到这样的反应,也没想到对方会越出他事先定下的范围,迫使他承认更多的事实。但是那时他不敢撒谎,他突然感到,他本来怀着信心踩踏的地面,现在有些不稳定了。

“我不想否认你的猜测是合理的,”他答道,口气有些踌躇。“你是由于我而遭受损失的唯一活着的人,因此我想对你提供补偿。我相信,你理解我的目的,拉迪斯拉夫先生,它涉及的不仅是人间的权利关系,还有更高的意义。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它完全不带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质。我预备对我自己的财力和我家庭的未来作出适当的限制,分出一部分钱给你。我想,在我生前,我可以每年给你五百镑,在我死后,留给你一笔相应的资产。不仅如此,如果你有任何值得赞许

的计划，确实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给你更多的资助。”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已经接触到了具体的细节，指望这会对拉迪斯拉夫产生强大的影响，使他的其他情绪融化在感恩戴德中，接受他的建议。

但是威尔依然如故，毫不动心。他噘起嘴唇，把手指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一点也没有感动，只是生硬地说：

“在我对你的提议作出任何答复以前，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我必须要求你回答一两个问题。你所说的那份财产自然来自一种买卖，你跟这买卖有没有关系？”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这时想的是：“拉弗尔斯告诉他了。”既然他自告奋勇说了那些话，引起了这些问题，他怎么能拒绝回答呢？他答道：“有。”

“那买卖是完全正当的行业，还是不正当的——不，不仅不正当，而且，如果它的性质公开了，与它有关的人便不免被看作盗贼或罪犯的那种行业？”

威尔的口气有一种铁面无情的意味，他必须毫不掩饰地提出他的问题。

布尔斯特罗德克制不住愤怒，脸都涨红了。他为他的自我贬抑作好了思想准备，但是当这个年轻人，这个他打算施加恩惠的人，回过头来带着法官的神情对待他的时候，他的强烈的自尊心，他高高在上的习惯，终于压倒了他的悔罪的、甚至恐怖的心理。

“这店铺在我进去办事以前，早已存在了，先生。而且这类问题也不应该由你提出，”他说，没有提高声调，但是讲得很快，带有不屑回答的神气。

“不，我应该问，”威尔说，又一跃而起，手里拿着帽子。“在我决定是不是要同你打交道，接受你的钱时，我完全有理由提出这类问题。我的名誉必须保持清白。我也不允许我的出身以及与我有关的人，受到任何玷污。但现在我发现，那里有着我所不能容忍的污垢。过去我的母亲感到了这点，她尽力保持她的清白，如今我也得这么做。你还是把你那些不义之财，自己留着吧。如果我有财产的话，我愿意把它白送给任何人，只要他能证明你讲的那些不是事实。我要感谢你的是，你保留了这些钱，使我在今天可以拒绝它。一个人有没

有人格，这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晚安，先生。"

布尔斯特罗德还想开口，但是威尔坚决而又敏捷，一转眼已走出了屋子，再一转眼，门厅的门便在他后面关上了。别人要把继承这份财产的污点强加给他，这激起了他的猛烈反抗，以致他来不及考虑，这会不会使布尔斯特罗德太难受，对一个想弥补多年以来不能弥补的错误的六十岁的老人说来，这是不是心肠太狠、太不近人情了。

任何听到这些话的第三者，都无法充分理解，为什么威尔要这么气势汹汹，这么不留情面。这时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在尊严问题上的一切情绪，都是与他和多萝西娅的关系，与卡苏朋先生对待他的态度，有着直接联系的。他一怒之下，拒绝了布尔斯特罗德的提议，原因之一就是他觉得，如果接受了它，他今后将无法向多萝西娅交代这点。

至于布尔斯特罗德，威尔走后，他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哭得像一个女人似的。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比拉弗尔斯地位高的人这么公然向他表示蔑视。这蔑视立即像毒液一样，渗入了他的全身，使他感到浑身都不舒服。但是发泄性的哭泣必须停止。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不久就听完东方传教团的讲道，回到家中了。她们非常遗憾，爸爸没有听到这次讲道，主要是它有些内容十分有趣，于是她们尽量讲给他听。

也许，在一切隐秘的思想中，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看来威尔·拉迪斯拉夫至少不致把那天晚上的事宣扬出去。

第六十二章

他只是一个低级武士，
却爱上了匈牙利的公主。
——《古传奇》①

① 英国中世纪传奇文学作品，大约写成于十四世纪，作者不详。这是一篇长诗，叙述一个民间少年，在宫中当侍从，爱上了国王之女，后来经过各种曲折，终于结成了夫妇，前后共历七年之久。这里引用的是该诗的开头两行，所谓匈牙利并非实指，只是泛指一个远方的国家。

现在，威尔·拉迪斯拉夫一心想的，只是再跟多萝西娅见一次面，然后马上离开米德尔马契。他跟布尔斯特罗德不欢而散以后，第二天早上就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她，说各种原因使他不得不滞留在这一带，超过了他预定的期限，他要求她允许他再到洛伊克见她一次，时间请她指定，越早越好，因为他急于离开，只是他希望见到她以后再走。他把信拿到邮局，吩咐信差把它立即送往洛伊克庄园，并带回复信。

拉迪斯拉夫觉得再度要求话别，有些不合情理。他上次已当着詹姆士·彻泰姆爵士的面，表示了辞行的意思，甚至还向男管家说过，那是他最后一次拜访。当人们不指望他莅临的时候，他却重又登门，这对一个人的体面自然是不利的。第一次的告辞使人依依惜别，不胜惆怅，第二次如法炮制，便未免像一出喜剧了，也许对他迟迟不走的动机还会产生非议和嘲笑。尽管这样，采取直截了当的办法，跟多萝西娅见面，还是比较符合他的心情，这比耍弄任何花招，装得好像是偶然邂逅好，因为他希望她理解，与她会面是他的迫切要求。上一次跟她分手时，他对那件事还一无所知，而这事给他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也使他更加相信，他们的断绝往来是绝对必要的。多萝西娅个人的财产有多少，他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一向不大习惯考虑这类问题，因此自然认为，按照卡苏朋先生的安排，如果她嫁给他，那就意味着她同意放弃一切，变得分文全无。这是他连想也不愿想的，哪怕她准备为了他，接受这种艰苦的处境，他也不忍心这么做。何况，他母亲的家庭内幕现在已水落石出，这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这事要是给人知道，更会成为多萝西娅的亲戚们攻击他的理由，认为他根本配不上她。他本来怀有一个隐秘的希望，打算若干年后重返此地，到那时他个人的价值至少可以跟她的财富相当，但现在，这成了一个梦之后的另一个梦。这种变化使他觉得，他有充分理由要求多萝西娅再一次接见他。

但是那天早上，多萝西娅不在家中，没看到威尔的便笺。原来，她收到了伯父的信，说他要在一星期内回家，因此她先到弗雷什特通知这个消息，打算随后上蒂普顿田庄安排一切，那是她伯父托她办

的，他说他认为“一个孀居的女人为这类事操一点心是有好处的”。

如果威尔·拉迪斯拉夫那天早上听到了弗雷什特庄园上的一些谈话，他会发现他的猜测是有根据的，有些人真的在对他的流连不去恶意中伤。确实，詹姆士爵士对多萝西娅是完全放心的，但拉迪斯拉夫的行动一直处在他的严密监视中，替他通风报信的是斯坦迪什先生，这个人是理所当然可以信任的。拉迪斯拉夫自从宣布即将离开以后，在米德尔马契又过了将近两个月，这使詹姆士爵士更是疑虑重重，它至少证明，他对那个“小家伙”的反感是对的，他一向认为这小伙子肤浅，轻浮，很可能不顾一切，胡乱行事，就像那些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的浪子一样。但是他刚从斯坦迪什那儿听到一个消息，它不仅证实了对威尔的这些推测，而且给解除多萝西娅面临的危险提供了一条捷径。

反常的环境往往使我们大家都变得一反常态，气候条件变了，哪怕道貌岸然的先生也不得不打喷嚏，我们的感情处在类似的不协调状态，也会受到感染。好心的詹姆士爵士这天早上便一反常态，心情特别烦躁，想跟多萝西娅谈这消息，要是在平时，他是会把它当作他们两人的耻辱，尽量加以回避的。他不能用西莉亚做中间人，因为他不愿她知道他听到的那些流言蜚语。他天生胆小怕事，缺少口才，在多萝西娅到来以前，正穷思苦想，不知怎么才能把这消息透露给她。她出乎意外的到来，更使他无计可施，觉得这种不愉快的话，实在难以启齿。但在走投无路中，他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决定借重卡德瓦拉德太太。他立刻用铅笔写了张便条，派马夫骑着没有鞍子的马穿过猎园送去。卡德瓦拉德太太早已知道那些谣言，自然觉得多唠叨几遍也无伤大雅，不会降低她的身份。

多萝西娅给留在那里，理由是充足的，因为她想会见高思先生，后者不出一个小时就会到来。她在园子里跟凯莱布谈话的时候，詹姆士爵士便在恭候教区长太太，过不多久，她就到了，他迎上前去，发出了必要的暗示。

“够了！我明白，”卡德瓦拉德太太道。“你只管假撇清好了。我反正说闲话出了名，多说几句对我毫无损害。”

“我倒不是认为那些话有什么了不起，”詹姆士爵士说，不愿让卡

德瓦拉德太太了解得太多。“我只是觉得，必须让多萝西娅明白，她应该自重一些，不再与他见面。这话我实在不便向她提出，可是由你来讲却不费吹灰之力。”

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多萝西娅离开凯莱布后，就到他们这儿来了。卡德瓦拉德太太表示，她们今天的见面是世界上最偶然的巧合，她只是作为一位生过儿女的母亲，穿过猎园来探望西莉亚，谈谈孩子的事。那么，布鲁克先生就要回国啦？这叫人太高兴了！大概他这次出国，议会热和先驱热的病完全医好了。啊，提起《先驱报》，真有意思，有人曾预言，它马上会变成一只死海豚，不知采取什么色彩才能重整旗鼓，因为布鲁克先生那位宠儿，聪明的小拉迪斯拉夫已经走了，或者即将离开。詹姆士爵士听到这些话没有？

三个人正在花园的石子路上慢慢散步，詹姆士爵士扭转了头，用马鞭抽一下矮树丛，说他听到过这类话。

“其实这全是谣言！”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他没有走，显然也不想走，《先驱报》还原封不动，没有褪色，只是奥兰多[①]·拉迪斯拉夫先生正在大搞自由派的谈情说爱，跟你们那位利德盖特大夫的年轻妻子唱歌弹琴，打得火热呢。有人告诉我，她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据说，任何人到她家去，总看到这位年轻先生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要不就是在钢琴旁边咿咿呀呀唱歌。不过城里是生意人的世界，没有人会规规矩矩。”

“你开头就讲，那些传说全是谣言，卡德瓦拉德太太，我相信，这也是谣言，”多萝西娅说，显得愤愤不平。“我认为，至少这是误解。凡是讲拉迪斯拉夫先生的坏话，我都不想听，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已经太多了。”

多萝西娅一旦心情激动，就顾不到别人对她的议论。再说，哪怕她能够想到这点，她也不会为了怕受牵连，把那些对威尔造谣中伤的话置之不问，她认为这时保持缄默是卑鄙的。她涨红了脸，嘴唇哆嗦着。

詹姆士爵士瞟了她一眼，对自己的策略有些后悔。但不论出什

① 在中世纪的传奇文学中经常使用的骑士的名字。

么事，卡德瓦拉德太太都能应付自如，她向外摊开双手，说道："但愿如此，亲爱的！我是说，不论讲什么人，凡是坏话，我都希望是谣言。但是真可惜，小利德盖特娶了这么一个米德尔马契的小姑娘。他既然是上等人家的子弟，就应该娶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小姐才对，而且年纪不能太轻，要受得了他的那行职业。例如，克拉拉·哈法格就比较合适，她家里至今不知把她怎么办呢，她是有一份嫁妆的。那样，我们也可以跟她来往。不过算了！何必为别人的事操心。西莉亚在哪儿？我们还是进屋吧。"

"我得马上到蒂普顿去，"多萝西娅说，神色有些傲慢。"再见！"

詹姆士爵士送她上马车，不能再说什么。他事前费尽心机，还不惜卑躬屈膝求人，结果落得这样，想想实在有些泄气。

多萝西娅的马车沿着大路驶去，一边是浆果累累的树丛，一边是已经收割的麦田，但是她对周围的一切不看也不听。眼泪沿着她的面颊簌簌而下，她却并不觉得。世界仿佛变得丑恶了，可恨了，她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寄托她的满腔热诚。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有一幕情景一直从她脑海里涌现出来，给她带来了无名的忧郁，使她怎么也摆脱不开，那就是那天她发现威尔·拉迪斯拉夫跟利德盖特太太在一起，还听到了他在钢琴的伴奏下唱歌。

"他说，他永远不做我不赞成的事，现在我要告诉他，我不赞成这件事，"可怜的多萝西娅在心里说，既对威尔生气，又热情地替他辩护，两种情绪奇怪地交替起伏着。"他们都想在我面前破坏他，但是只要他不应受到指责，我什么也不怕。我始终相信，他是高尚的。"她最后这么想，这时她发觉，马车已驶进蒂普顿田庄大门的拱道，她赶紧用手绢拭了拭脸，想起了她来的目的。车夫要求把马卸下半个小时，因为一块马蹄铁似乎出了差错。多萝西娅打算休息一会，脱下了手套和帽子，靠在门厅的一个雕像上，跟女管家谈话，最后她说：

"我必须在这儿停留一会，凯尔太太。我想还是上图书室，把伯父信中交代的事抄一份给你，免得你忘了，请你把百叶窗打开一下。"

"百叶窗已经开了，夫人，"凯尔太太说，看着多萝西娅，后者一边谈话，一边在踱来踱去。"拉迪斯拉夫先生在那儿，他要找些东西。"

(威尔是来拿他的画稿的，它们装在一个文件夹里，当初包扎行李时，他把它们忘了，可他又舍不得抛弃它们。)

多萝西娅的心似乎给什么撞了一下，开始怦怦跳动，但是她不露声色，马上镇静下来。确实，威尔在这里的消息，一时间真使她欢喜不尽，仿佛一件丢失的贵重物品突然又回到了眼前。她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对凯尔太太说：

"你先进屋通报一声，说我在这儿。"

威尔已找到他的画稿，把它们放在屋子另一头的一张桌子上，正在翻看，有一张画的自然景色，多萝西娅曾觉得不能理解，现在他看到这值得纪念的一页，有些不忍释手似的。凯尔太太进屋时，他脸上还带着笑影，一边把画叠整齐，一边在想，大概多萝西娅的信已在米德尔马契等他了。这时凯尔太太走到他身边，说道：

"卡苏朋夫人来了，先生。"

威尔蓦地旋转身来，接着便看见多萝西娅走进了屋子。凯尔太太退出后，随手掩上了门。他们互相望着，一时头脑里涌现的东西太多了，使他们不知说什么好。他们的沉默不是由于心里慌乱，因为他们都感到分离已经临近，在依依惜别中是谈不上羞涩的。

她机械地向伯父的写字台走去，写字台的椅子紧靠着它，威尔替她把它拉出了一些，退后几步，站在她的对面。

"请坐下，"多萝西娅说，把手交叉叠在膝上，"你在这里，我很高兴。"威尔觉得，她的脸跟她在罗马第一次和他握手时一模一样，因为她那顶孀居戴的帽子外面罩了一顶出门戴的帽子，这时两顶帽子给一起摘下了。他可以看到，不久以前她流过眼泪。但是在她烦恼时出现的那种气愤的表情，已随着与他的见面而消失。每逢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充满信心，有一种由于互相了解而产生的无拘无束的轻松感，别人的闲言闲语又怎能一下子改变这种效果呢？让激动我们心灵并给我们带来欢乐的音乐，再度响起来吧，我们何必管人们在它背后对它发出的非议！

"我今天刚寄了一封信到洛伊克庄园，要求你约个时间跟我见面，"威尔说，一边在她对面坐下。"我马上就要走了，走以前，我必须再跟你谈一次。"

“我以为好多个星期以前，你已在洛伊克跟我告别过了，那时你也说你快走了，”多萝西娅回答，声音有些哆嗦。

“是的，但有些事我当时还不知道，最近才听说，它们改变了我对未来的看法。上次我见到你时，我还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回来。现在我想，这再也不可能了。”威尔说到这里停止了。

“你想把原因告诉我吗？”多萝西娅胆怯地问。

“是的，”威尔直截了当地回答，把头向后一仰，不再看她，脸上露出气愤的神色。“当然，这是我必然希望做的。我在你的眼里，也在其他人的眼里，遭到了粗暴的侮辱。有人用阴险的手段，从侧面破坏我的人格。我希望你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这么卑鄙，以致……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给人口实，认为我是为了钱才表面上装得……装得好像是为了别的什么。似乎要防备我不用靠别的什么，只要靠财产就够了。”

说到最后，威尔从椅上站了起来，他不知该往哪里走，结果仍朝最靠近他的凸肚窗走去，一年前，大约也在这个季节，那时窗也开着，他和多萝西娅就曾站在这窗口谈过话。现在，她对威尔的愤怒十分同情，一颗心几乎要跳出口腔似的，她只想告诉他，她从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可是他似乎对她也疏远了，仿佛她也是那个不友好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从没把你看作一个卑鄙的人，如果你这么想，那是很不应该的，”她开始道。然后在热情的驱使下，她觉得她需要辩白，于是也立起身子，走到他面前，站在她以前站过的窗口，说道：“难道你以为我怀疑过你吗？”

威尔看她来到那儿，不免一怔，退出了窗口，没有看她的目光。这个行动是他刚才那种愤愤不平的口气的继续，它伤了多萝西娅的心。她准备说，她跟他一样难受，只是她无可奈何，但是他们之间这种奇怪的、微妙的关系，是他们谁也不便公开提到的，这使她始终小心翼翼，不敢讲得太多。这时，她还不能相信，威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娶她，她生怕她用的字会暗示这种信念。她又回到了他最后那句话，热诚地说道：

“我相信，对你是用不到防备什么的。”

威尔没有回答。他的感情正在风暴中起伏不定,他只觉得,她的话不偏不倚,叫他不能忍受。在他愤怒的斥责之后,他的脸色那么苍白,憔悴。他走到桌边,把画稿放进文件夹里夹好,多萝西娅则站在远处望着他。他们似乎只得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消磨这最后在一起的几分钟。他能说什么呢?涌上他心头的最强烈的情绪是他对她的热烈的爱,而这是他禁止自己说出口的。她又能说什么呢?她不能给他任何帮助,她不得不保存那些本来应该属于他的钱,何况他今天跟平时那么不同,尽管她对他充满信任和友好,看来他不会作出任何反应。

但是威尔最后放下画夹,又走回了窗口。

"我必须走了,"他说,眼睛中有一种特殊的神色,那是有时随同怨恨的情绪而俱来的,仿佛它们对着亮光看得太久,有些疲劳和枯涩了。

"你预备怎么办呢?"多萝西娅胆怯地问。"我们上次分别的时候,你说的那些打算,仍没有变吧?"

"是的,"威尔答道,那口气仿佛他要回避这个问题,觉得它已没有意思。"不论我找到什么职业,我都得好好干下去。我想,一个人会养成在没有欢乐和希望的情况下工作的习惯。"

"欧,这话太悲观了!"多萝西娅说,几乎到了啼哭的边缘。接着,她勉强装出笑容,又说道:"我们一向承认,我们同样喜欢使用夸大的词句。"

"现在我没有夸大,"威尔说,把背靠在墙角上。"有些事,一个人一生只能经历一次;到了某一天,他必然感到,最美好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还很年轻,但我已有了这种体验,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我从没像今天这么怀有强烈的希望,可是我希望得到的,正是我所绝对不能得到的——我的意思不仅仅是我做不到这点,而是哪怕我办得到,我的尊严和荣誉,以及我所重视的我的一切,也不允许我这么办。当然,我会活下去,像一个梦见过天堂的人那样,尽力活下去。"

威尔住口了,心想多萝西娅不可能不理解这些话;确实,他觉得自相矛盾,违背了自己的本意,对她讲得这么明显。然而,向一个女子说,他决不再追求她,这是不应该被称作追求的。这至多只能说是

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然而多萝西娅的心,却带着完全不同的幻觉,飞速地回顾着过去的一切。她想,她本人可能就是威尔所一心想得到的,但这想法在她心头只是一闪而过,接着便产生了怀疑: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这些回忆在另一些回忆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暗淡,那另一些回忆却告诉她,经常跟威尔在一起的是另一个女子,她与他的来往密切得多。那么,他所说的那些话可能都是指那个人的,至于他跟她本人的那一点关系,只能用她平时的观点来解释,那就是他们之间只是单纯的友谊,何况它已遭到她丈夫的摧残,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多萝西娅默默地站着,垂下了眼睛,仿佛在梦中一般,各种幻象纷至沓来,使她心如刀割,不能不相信威尔所讲的是利德盖特太太。但为什么心如刀割呢?他分明要她知道,在这件事上,他的行为也是光明磊落的。

她的沉默,没有引起威尔的惊异。他望着她的时候,也思前想后,心乱如麻。他巴不得出现什么情况,使他们的分离不致成为事实,可是这种奇迹在他们那些深思熟虑的谈话中,显然连影子也没有。那么,归根结底,她对他有没有一点爱呢?他不想欺骗自己,说他宁可相信她没有这种痛苦。他无法否认,他内心的渴望就是要对她爱他这点获得肯定的信念,这是他所有谈话的出发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站了多久。多萝西娅抬起眼睛,正预备开口,这时门开了,她的仆人来通知她:

"马已准备好,夫人,您随时可以动身了。"

"我马上就走,"多萝西娅说。然后转身对威尔道:"我得给女管家抄一份摘要。"

"我必须走了,"威尔说,这时门已重新关上,他走到了她面前。"后天我就离开米德尔马契。"

"你的行为从各方面说都是对的,"多萝西娅道,声音低低的。她感到心头像压着什么,使她几乎说不出话。

她伸出了手,威尔握住它,一时没有开口,因为他觉得她的话那么冷淡,叫他受不了,这不像是她说的。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但是他的眼睛里包含着不满,而她的只是显得忧郁。他转过身子,把画夹挟在腋下。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公正的事。请不要忘记我，”多萝西娅说，忍住了正在升起的呜咽声。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威尔答道，有些生气。“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危险正在于忘记其他的一切。”

那时他确实对她升起了一股怒火，这使他毫不犹豫，马上走了。对于多萝西娅，他最后那句话，他到达门口时从远处向她鞠躬，以及他的离开，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等她明白过来，他已走了。她颓然倒在椅上，像泥塑木雕似的坐了几分钟，各种幻象和感觉纷纷向她袭来。最先是欢乐，尽管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可怕的事，欢乐还是欢乐，因为她现在明白，威尔爱的确实是她，不得不放弃的也确实是她，如果是别人，他就不致毫无希望，以致成为众矢之的，为了荣誉，非得迅速离开不可。他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多萝西娅深深吸了口气，觉得又恢复了勇气——谁也不能不让她想他。在这样的时刻，分离是容易忍受的，刚刚诞生的爱和被爱的感觉排除了悲伤。坚硬的、冰一般的压力仿佛融化了，意识又有了扩展的余地，往事带着更丰富的意义回到了她身边。欢乐没有由于无可挽回的分离而减少，也许还变得更完满了，因为现在任何眼睛和嘴巴已无权再发出谴责，表示轻蔑和怀疑。他的行为驳倒了谴责，也使怀疑不得不变成了尊敬。

任何人这时看到她，都会发觉，她心头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她。正如创造力总要寻找活动的机会，哪怕一件小事也会像通往光明的缺口似的，受到它的欢迎，现在多萝西娅也是这样，她觉得心情轻松，可以写她的摘要了。她最后向女管家交代了几句，口气十分愉快。她坐进马车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蛋在阴郁的帽子下仍显得那么红润。她把沉闷的黑纱掠到背后，望着前面，心想不知道威尔走哪一条路。他是无可指责的，她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在她的一切情绪中有着一条主流：“我为他辩护是对的。”

车夫习惯于驾着灰色马飞跑，因为每逢卡苏朋先生离开了他的书桌，便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不耐烦，每次旅行都想尽快到达终点；现在多萝西娅便沿着大路在飞驰。坐在车上是愉快的，夜里下过雨，路上没有飞扬的尘土，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只有一处有着

大朵大朵的乌云攒聚在一起。大地像笼罩在蓝天下的一片乐园，多萝西娅巴不得赶上威尔，再看他一眼。

路突然一拐，只见他挟着画夹在前面行走，但是一转眼，她已越过了他，他举了举帽子。她感到一阵心痛，她坐在车上，得意扬扬，他却在后面踽踽独行。她不能回头看他，仿佛有一群冷酷无情的俗物，横亘在他们中间，拆散了他们，使他们只得分道扬镳，彼此越离越远，即使回头瞧一眼，也无济于事。她不能吩咐停车等他，也不能流露任何迹象，似乎她在想："我们应该分开吗？"不能，千万种理由涌上她的心头，都在告诫她：不能对未来存有丝毫幻想，违反今天的决定！

"我要是早些明白就好了……我希望他知道……那么尽管我们要永远分开，我们还是可以十分愉快，我们可以彼此想念。要是我能给他一点钱就好了，那可以使他的日子过得轻松一些！"这些愿望一再出现在她的头脑里，然而社会像一座大山压在她心上，尽管她有行动的自由，每逢她想到威尔需要这种帮助，社会对他并不公正的时候，她总听得有个声音在对她说，他们的关系只能到此为止，再进一步就不合适了，凡是跟她有关的人，都抱着这样的看法。她充分体会到了促使威尔采取那个行动的原由，那是铁面无情的，不可违抗的。他怎么敢设想，她能够推翻她丈夫设置在他们中间的障碍呢？她自己又怎么敢于设想，她要推翻这障碍呢？

随着马车在前面变得越来越小，威尔的绝望也越来越沉重了。一点小事就能使他敏感的心灵十分痛苦，何况现在，他眼看多萝西娅的马车从他身旁驶过，他却只能像一个可怜的游子在路上慢慢蹀躞，只觉得前途茫茫，哪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也无从得到他想望的一切，这使他的行为变成了只是无可奈何的活动，失去了意志的支持。归根结底，他没有得到她爱他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谁能为自己单方面承担了全部痛苦，还照旧感到愉快呢？

那天晚上，威尔是在利德盖特家中度过的。第二天晚上，他就走了。

第七卷　两种诱惑

第六十三章

这类区区小事对小人物却是大事。

——高尔德斯密斯①

在一次圣诞节聚餐会上，托勒先生向坐在他右边的费厄布拉泽先生发问道："你和你那位科学泰斗利德盖特，最近还常见面吗？"

"很抱歉，不大见面。我住得太偏僻，他又太忙，"牧师回答。托勒先生常常笑他把那位"新医学之光"捧得太高，对这种调侃，他总是尽量回避。

"他很忙吗？这叫我听了很高兴，"明钦大夫说，态度温文尔雅，又带些惊异的神色。

"他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新医院里，"费厄布拉泽先生说，觉得有必要再补充几句。"这是我从我的邻居卡苏朋夫人那儿听到的，她常上医院。她说，利德盖特简直不知道疲倦，把布尔斯特罗德的医院办得生气勃勃。他正在准备新的病房，万一霍乱蔓延到这儿，可以抢救。"②

"我看，恐怕是准备把病人作他的新医疗理论的试验品吧，"托勒先生说。

"喂，托勒，说话要凭良心，"费厄布拉泽先生说。"你很聪明，不会不明白，大胆创新精神在医学上，也像在别处一样，是十分必要的。至于霍乱应该怎么对付，据我看，你们谁也心中无数。通常，一个人

① 引自高尔德斯密斯的长诗《旅行者》。

② 一八三二年春英国曾发生霍乱。

在新的道路上走得远了一些，首先受害的往往是他自已，不是别人。”

“我认为，你和伦奇应该感激他才是，”明钦大夫望着托勒说，“他把皮科克最有钱的病人都送到了你们这里。”

“利德盖特初出茅庐，行医不久，想不到生活过得那么阔绰，”啤酒商人哈利·托勒先生说。“我看，这一定是他北方的亲戚在接济他。”

“我也这么想，”奇吉利先生说，“要不，他哪能娶到那个漂亮的小妞儿，我们大家谁不喜欢她呢。真见鬼，全城最美丽的姑娘给他抢去，实在叫人不服气。”

“哎哟，说真的！也是最温柔的姑娘呢，”斯坦迪什先生说。

“据我知道，我的朋友文西对这门亲事一点也不满意，”奇吉利先生说。“他不会给他们多少钱。至于男方的亲戚肯不肯照顾他们，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奇吉利先生故意保持缄默，仿佛含有深意似的。

“嘿，据我看，利德盖特不指望靠行医的收入过活呢，”托勒先生说，带有一点揶揄的意味。这件事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费厄布拉泽先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议论，它们的意思无非是说，利德盖特的花销太大，业务收入不能相抵。但他认为，利德盖特办婚事大手大脚的，满不在乎，一定有什么财产可以依靠才会那样，因此尽管他的业务不太景气，看来也不致产生严重的后果。一天晚上，他特地抽空前往米德尔马契，打算像过去那样，跟利德盖特谈谈。他发现，对方心事重重，跟平时完全不同，平时他总是悠闲自在，无话可说，便保持沉默，一旦想起什么，又会马上侃侃而谈，兴致勃勃。今天，他们在他的工作室坐定之后，谈到生物学上某些观点时，利德盖特仍滔滔不绝，提出了它们可能对或可能错的种种论点；但是他提不出任何明确的意见或证据，那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探索的标志，不能像平时那么振振有词地说道：“一切研究中必然存在收缩和舒张”①，或者“人的头脑必然要在全人类的水平和显微镜的水平之间不断地扩张和收缩”。这天晚上，他的高谈阔论似乎只是为了不愿触

① 这是生理学上的术语，指心脏的收缩和舒张，这里是借用的。

及自己的心事。他们谈了不久,便走进了客厅,利德盖特请罗莎蒙德给他们弹点什么,然后坐在椅上默不作声,但眼睛中有一种奇异的亮光。费厄布拉泽先生头脑里闪过了一个思想:"他好像吸过鸦片似的……也许是痉挛性颜面神经痛吧……或者医学上发生了什么疑难问题。"

他没有想到,利德盖特的婚姻并不如意。他像别人一样,相信罗莎蒙德是温存体贴、百依百顺的妻子,尽管他一向对她没有兴趣,觉得她过分像精修女塾[1] 的模范学生,他的母亲也不能宽恕罗莎蒙德,因为她走进屋里,好像从没看见亨利埃塔·诺布尔。"不过,利德盖特爱上了她,"牧师对自己说,"她一定很合他的心意。"

费厄布拉泽先生明白,利德盖特是一个高傲的人,但是由于他自己缺乏相应的气质,除了不愿有卑鄙或愚骏的表现以外,从不注重个人的尊严,他自然很难体会利德盖特的心情,那种像怕灼伤一样,怕触及个人生活中的丑事的心情。在托勒先生家中那次谈话以后,过了不久,牧师终于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使他急于寻找机会,要向利德盖特表示,如果他有困难,愿意公开的话,他会用友好的耳朵听取一切。

在文西先生家中,这样的机会来了。那天是举行元旦宴会,费厄布拉泽先生自然在邀请之列,请帖上还特地说明,希望他在担任圣博托夫教区牧师,又荣任洛伊克教区长要职之后的第一个新年里,不要忘记他的老朋友们。这次宴会完全属于联欢性质,费厄布拉泽家几位女士都出席了,文西家的孩子们也都在酒席上就座,弗莱德还说服他的母亲,如果她不邀请玛丽·高思,费厄布拉泽家的人会认为这是瞧不起她们,因为玛丽是她们非同寻常的好友。玛丽来了,弗莱德异常兴奋,不过他的欢乐是起伏不定的——想到他的母亲能亲眼看见,玛丽怎样得到酒席上最体面的人的器重,他固然沾沾自喜,但看到费厄布拉泽先生坐在她旁边,又不免醋劲大发。弗莱德一向认为自己聪明伶俐,稳操左券,可是自从担心"可能败在费厄布拉泽手下"以

---

① 为已受普通教育的少女进入社交界作准备的一种学校,主要教授音乐、礼节等等。

后，便不那么轻松了，现在这种威胁还没有解除。文西太太虽已中年，但身材丰满，风韵犹存，看到矮小的玛丽，生着一头粗糙的鬈发，脸上既不像百合花那么洁白，又不像玫瑰花那么红润，不免怏怏不乐，心想她穿了结婚礼服，肯定不会好看，要是生下孙儿孙女都是高思家的那副相貌，如何得了。尽管这样，筵席上还是很热闹，玛丽尤其神采奕奕，看到弗莱德家的人为了他的缘故，对她已比以前亲切，也很高兴，而且她也希望让他们看看，那些被他们视作权威的人对她如何赏识。

费厄布拉泽先生发觉，利德盖特似乎心烦意乱，文西先生也尽量避免与女婿搭讪。罗莎蒙德仍那么优雅，文静，娇娇滴滴，可惜教区长没有心思对她进行仔细观察，否则就会发现，她对丈夫的一切漠不关心，这是跟丈夫情投意合的妻子决不可能的，即使礼节要求她保持一定的分寸，也不致如此冷淡。每逢利德盖特与人谈话，她从不看他一眼，倒像她只是一尊普叙赫[①] 的雕像，当初塑造时本来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在他有事外出了一两个小时，重新回到屋里时，她似乎没有留意，可是在十八个月以前，这一定会引起她的强烈反应。不过事实上，她正密切注意着利德盖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她那种若无其事、冷若冰霜的安闲外表，只是故意装出的一种姿态，表示她的内心对他极为不满，只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忍耐而已。用甜点时，利德盖特给叫走了，后来女士们聚集在客厅中，罗莎蒙德正好走过费厄布拉泽老太太身边，后者便对她说道："利德盖特太太，你丈夫的许多活动，你都是没法参加的。"

"是的，一个医生的生活是很繁忙的，尤其像利德盖特那样，总是对工作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罗莎蒙德说。她本来站着，因此说完这几句无懈可击的话以后，转身就走了。

"在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她真是寂寞得太可怕了，"文西太太说，她正好坐在老太太的旁边。"罗莎蒙德一生病，我就这么想，我只得住在那儿陪她。你知道，费厄布拉泽太太，我们的家庭一向很愉快。我自己喜欢寻快活，文西先生也经常请客，过得热热闹闹。这就是罗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少女，见本书一九一页注①。

莎蒙德从小生活的环境。这跟一个随时可以出门，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丈夫，是完全不同的。据我看，这个丈夫还目空一切，见了人不理不睬的，”口没遮拦的文西太太讲到这句插话，不免稍稍降低了一点声音。“但罗莎蒙德有的始终是天使般的性格，尽管她跟几个弟兄往往合不来，她也从没发过脾气。她从小就温柔得不能再温柔，模样儿又那么漂亮，真是没有说的。不过谢天谢地，我的孩子们脾气都很好。”

凡是看到文西太太那副神气的，都会相信这话，只见她把帽子的阔绸带往后一掠，望着她的三个小女儿发笑，她们小的七岁，大的十一岁。不过，她那笑盈盈的目光不得不把玛丽·高思也包括在内，因为三个女孩子正把她围在墙角里，逼她讲故事。玛丽刚讲完有趣的矮妖精[①]，这是她记得很牢的，因为莱蒂老是捧着她那本宝贝小红书，给她的哥哥姊姊们讲这故事，埋怨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文西太太宠爱的路易莎这时跑到她身边，睁大了惊异认真的眼睛，喊道：“妈妈，妈妈，矮妖精气得把地板都跺穿了，好久拔不出脚来！”

“好啦，我的小天使！”妈妈说，“你明天再讲给我听吧，现在去听故事！”她目送着路易莎回到那个动人的角落，心想，要是弗莱德以后再央求她邀请玛丽，她一定不再反对，瞧，孩子们跟她多么热和。

过了一会，墙角那里变得更热闹了，因为费厄布拉泽先生来了，他把路易莎抱在膝上，坐了她的位子。所有的女孩子都坚持，他也应该听矮妖精的故事，玛丽必须再讲一遍。他也坚持要听，玛丽没有推辞，又开始讲了，讲得娓娓动人，完全跟刚才一样，一个字也不差。弗莱德这时也坐在附近，他对玛丽取得的效果，十分满意，可惜费厄布拉泽先生也在那里，他一边装出一副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免得孩子们扫兴，一边却显然带着爱慕的神色，不断拿眼睛睃着玛丽，这使弗莱德的欢乐不免打了几分折扣。

“路，我看你今后不想再听我的独眼巨人了，”弗莱德最后说。

“不，要听的。你现在就讲，”路易莎说。

---

① 德国的一个著名童话，讲矮妖精怎样帮助一个少女成为王后，然后向她索取她的孩子，最后失败气死了。

“哦，不成，我讲不到那么好。你还是请费厄布拉泽先生讲吧。”

“对，”玛丽接着道，“请费厄布拉泽先生给你们讲蚂蚁的故事，它们的漂亮房子有一天给一个叫汤姆的巨人踩倒了，不过他想它们不在乎，因为他没有听到它们哭，也没有看到它们用手绢擦眼泪。”

“讲吧，讲吧，”路易莎说，抬头望着牧师。

“不成，我是一个庄严的老牧师。要是我想讲故事，我的故事会变成一篇讲道文。要我给你们讲道吗？”他说，把近视眼镜戴上，噘起了嘴唇。

“要，”路易莎说，有些踌躇。

“好，让我想想看。不要贪吃糕饼，如果糕饼是甜的，里面有葡萄干，那尤其要当心，它们不是好东西。”

路易莎一本正经当一回事，从牧师膝上爬下来，跑到了弗莱德面前。

“呀，我想起来了，元旦日是不该讲道的，”费厄布拉泽先生说，站起身走了。他近来发现，弗莱德对他有些嫉妒，还感到自己对玛丽仍没死心，见了她总是情意绵绵，特别关心。

“高思小姐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女孩子，”费厄布拉泽老太太说，她一直在注意儿子的行动。

“是的，”文西太太不得不这么回答，因为老太太是对着她说的。“可惜她长得不太漂亮。”

“我不这么看，”费厄布拉泽老太太坚决地回答。“我喜欢她的相貌。我们不应该老是把美貌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上帝的意思，贤惠的女子有时并不漂亮。我把美好的举止放在第一位，高思小姐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懂得怎样待人接物。”

老太太的口气带有一些锋芒，她已经看中玛丽，希望她做她的儿媳妇，只是由于她和弗莱德的关系，这事有些不好办，目前还不便公开。不过洛伊克牧师府的三位女士仍然希望卡姆登能选择高思小姐。

新的客人到了，客厅里开始了音乐和娱乐活动，惠斯特牌桌已在门厅另一边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摆开。费厄布拉泽先生为了使母亲高兴，陪她打了一局，因为她认为偶尔打打惠斯特牌，这是对恶意诽谤

的抗议，为了表示不同的意见，哪怕输了也是值得的。但打完一局，他就让给了奇吉利先生，离开了屋子。他走过门厅时，利德盖特刚好进屋，正在脱大衣。

“你来得正好，我在找你呢，”牧师说。这样，他们没有进客厅，只是在门厅里踱了几步，便在壁炉前面站住了，炉火红艳艳的，在周围寒冷的空气中更显得可爱。“你瞧，我对惠斯特牌已没有多大兴趣，”他继续道，朝利德盖特笑了笑。“现在我不必为几个钱打牌了。卡苏朋夫人告诉我，那是你帮了我的忙。”

“怎么讲?”利德盖特冷冷地说。

“好啦，你想瞒我，但我认为这种沉默是胸襟狭窄的表现。为一个人做了好事，就该让别人知道，使他也高兴高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拿我来说，我愿意接受每个人的恩惠，希望大家都对我好。”

“我不明白你是指什么，”利德盖特说，“除非有一次我向卡苏朋夫人谈起过你。但是她答应不提这事的，我不相信她会失信。”利德盖特把背靠在壁炉架的角上，使火光不致照见他的脸。

“那是布鲁克泄漏的，只是前几天的事。他向我表示祝贺，说他很高兴，我得到了牧师的俸禄，不过你打乱了他的策略，把我捧得那么高，好像我是凯恩或蒂洛森[①]，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这才使卡苏朋夫人不再考虑别的人选。”

“咳，布鲁克真是个嘴巴快得要命的傻瓜，”利德盖特轻蔑地说。

“好吧，我还喜欢他嘴快呢。我真不明白，你为我讲了好话，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的好朋友。你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一个人看到，他之所以能够正直行事，主要得力于他不必为钱操心，这对他的自满情绪是有力的镇静剂。任何人如果不需要魔鬼帮忙，他自然不必违背主祷文来讨好魔鬼。我现在用不着依赖机会向我发出微笑了。”

“我倒是认为，要有钱还是得靠机会的，”利德盖特说。“如果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职业挣钱，那自然有个碰运气的问题。”

---

① 托马斯·凯恩(1637—1711)和约翰·蒂洛森(1630—1694)，两人都是英国著名的高级教士，曾任主教等职。

费厄布拉泽先生觉得，他能理解这些话，它跟利德盖特从前的谈吐如此不同，是因为他心境不好，一个人事业上不顺利的时候，有些悲观是难免的。他用和蔼的同情口吻答道：

“咳，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忍受的事太多了。但是一个人如果有朋友爱他，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不惜一切地帮助他，那么他就可以比较轻松，等待时机的好转。”

“这当然啦，”利德盖特随口应道，改变了一下姿势，看了看表。“但人们往往把困难想得太严重，其实是不必的。”

他看得相当清楚，费厄布拉泽先生是在向他表示愿意帮助他，这使他受不了。我们世人往往固执得奇怪，他便是这样，长久以来，他一直为自己暗中帮助了牧师，感到得意扬扬，可是一旦牧师发现他也需要帮助，表示愿意报答他的时候，他却竭力回避，坚决保持沉默。再说，在这一切表示以后，接着应该怎样呢？应该“说明自己的处境”，表示他需要特殊的关怀。这在那时对他说来，是比自杀更不好受的。

费厄布拉泽先生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自然知道那回答的意义，而且利德盖特的态度和口气都那么强硬，跟他结实的体格相仿，如果你第一次不能说动他，那么多费唇舌也是枉然。

“你的表几点钟？”牧师问，只得把遭到冷遇的热情压了下去。

“十一点多了，”利德盖特说。他们走进了客厅。

第六十四章

甲先生：权力在哪里，责任也应该在哪里。
乙先生：不，权力是相对的，你不能靠
边境上强大的碉堡吓退瘟疫，
也不能靠奥妙的理论捉到鲤鱼。
一切力量都有两重性：因果不能分开，
没有果也就无所谓因，主动本身
也必须包含被动。这样，
命令没有服从也就不能存在。

哪怕利德盖特愿意把心事彻底公开，他也知道，费厄布拉泽先生力量有限，无法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商人的年终账单纷纷送来，多佛又威胁要处理他的家具，可是他能够依靠的只是点点滴滴的零星收入，何况对病人是不宜得罪的；至于弗雷什特庄园和洛伊克公馆给的优厚诊费，那早已随手花光了。总之，要渡过眼前的难关，至少需要一千镑，这样才略有剩余，使他可以在这种境况下，真正像那句称心如意的话一样，"松一口气，从长计议"。

快活的圣诞节过去之后，幸福的新年即将来临，市民们忙于过年，都希望平时含笑给予邻里们的帮助和货物，现在可以收回代价，这自然使利德盖特心头的压力更加沉重。他不得不为这些琐事操心，几乎无法集中精力考虑任何其他问题，哪怕多年来习以为常、念念不忘的工作，也只得丢在一边。他不是一个性情不开朗的人，性情不开朗往往是由于斤斤计较，气量狭隘，而他的脑力活动，他那热情和蔼的胸怀，那强壮的体格，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都可以使他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然而现在他却成了烦恼的俘虏，这种烦恼是最糟的，它不仅来自生活不如意，而且来自潜伏在那些不如意下面的第二种意识，即意识到自己浪费了精力，把生命消耗在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上，而这是与他以往的抱负背道而驰的。有一个怨恨的声音经常在他耳边萦绕："我现在想的是这些，可我应该想的是那些，"这使每一个困难变得加倍不能忍受。

在文学中，有些人物形象震动人心，就因为他们对世界普遍不满，认为这是一个黑暗的陷阱，他们伟大的心灵走进这里是一个错误。但是认为自身伟大，世界渺小，这种想法也许还聊可自慰。利德盖特的不满却难以忍受得多，这是一种意识，即相信他的周围为思想和实际行动提供了远大的发展前途，只是由于他自身的缺陷，他的天地才越来越小，使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为个人的得失忧虑重重，又不得不为了减轻这种忧虑，应付庸俗的琐事。他的困难也许微不足道，不值得大人先生们的一哂，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债务，哪怕负债，数目也大得多。毫无疑问，这类事卑不足道，可是对于大部分没有地位的人说来，要避免卑不足道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对金

钱无所需求，才不致对它抱鄙陋的希望，不致受它的诱惑，不致为了它等待别人的死亡，不致对它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在它的驱使下要弄马贩子手段，以次充好，投机取巧，或者觊觎应该属于别人的职位，或者为了自己的幸福，无所顾忌，甚至危害众人。

利德盖特意识到，他正在金钱的可耻压力下苦苦挣扎，他为此感到恚恨，消沉，正是这种心情使罗莎蒙德一天天疏远他，不断扩大了两个人的隔阂。从第一次向她公开卖契之后，他就再三努力，想引起她对他的同情，以便尽一切可能紧缩他们的开支；随着可怕的圣诞节的日益逼近，他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了。他说："我们两人只雇一个仆人就行了，我们应该尽量节省。我想我有一匹马已够了。"我们已经看到，利德盖特开始明白，也逐渐清醒地意识到，生活上必须量入为出，在这方面为了体面，讲究排场，必然得不偿失，因为债务人的身份一旦败露，那就什么体面也谈不到了。他的自尊心使他不甘落到这个地步，也不愿为了钱乞求别人接济。

"当然，如果你乐意，你可以辞退另外两个仆人，"罗莎蒙德说，"但是我认为，要是我们过得太寒碜，这会对你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危害。你的主顾一定会减少。"

"亲爱的罗莎蒙德，这不是我乐意不乐意的问题。我们开头太浪费了。你知道，皮科克住的房屋比这小得多。这都要怪我，我应该比你懂事。要是谁有权责骂我的话，我是应该受到责骂的，因为我使你不得不过艰苦的生活，这是你从来不习惯的。但是我想，我们是因为彼此相爱才结婚的。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渡过困难。好吧，亲爱的，把活儿放下，到我身边来。"

这时他对她实际已经心灰意懒，但是没有感情的未来使他害怕，他决心防止分裂的到来。罗莎蒙德服从了，他拉她坐在膝上，但在她的内心，她与他仍十分遥远。这个可怜的女人只看到，世界辜负了她，不能使她称心如意，而利德盖特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他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腰，把另一只手按在她的双手上。这个人尽管外表粗鲁，对女人还是十分温柔体贴的，在他的思想里，他从不忘记她们的体格较男子单薄，不论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她们都显得有些弱不禁风。他又开始他的劝导了。

“现在，罗莎，我对事情看得清楚了一些，我发现，我们在家庭开支方面真的浪费了一大笔钱呢。仆人大手大脚，我们也交际应酬太多了。但是与我们身份相同的人，有不少比我们过得俭省得多，他们的生活比较朴素，还注意节约每一文钱。看来在这类问题上，钱还不是主要的，例如，伦奇尽量过粗茶淡饭的生活，可是他的收入并不少。”

“啊，原来你打算像伦奇那样过日子!”罗莎蒙德说，把脖子扭了一下。“但是我听你说过，你厌恶那种生活方式。”

“是的，他们对一切都缺乏高雅的情趣，他们使节约变成了吝啬。我们不必像他们那样。我的意思只是说，虽然伦奇收入相当可观，他还是避免挥霍浪费。”

“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收入好一些呢，泰第乌斯？皮科克先生的业务就很兴旺，你应该多多留神，不要得罪人，而且也不妨像别人一样出售药品。我认为，你开头还算不错，你有好几家富裕的主顾。在这种事上，标新立异是没有意思的，应该想想大家要求你怎么办，”罗莎蒙德说，口气坚定，带一些教训的意味。

利德盖特的火气上升了，他可以容忍妇女的软弱，但不能容忍妇女教训他。水中女仙心灵浅薄也许还有可爱之处，如果她开始说教，那就一无可取了。但是他克制着自己，只是用坚定不移的口吻答道：

“我当医生应该怎么办，罗莎，这得由我决定。那不是我们讨论的题目。现在只要你知道，我们的收入可能极其有限，这就够了。它可能只有四百镑，也许还少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我们必须根据这个事实安排我们的生活。”

罗莎蒙德沉默了一两分钟，眼睛望着前面，然后说道：“我的姑夫布尔斯特罗德应该给你一份薪金，你在为他的新医院办事，你不拿报酬是不合理的。”

“这事一开始就已讲定，我的工作是尽义务的。再说，那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我已经指出，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什么，”利德盖特说，有些不耐烦。接着他忍住性子，用比较冷静的口气继续道：

“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办法，它可以使我们摆脱目前的大部分困难。我听说，小内德·普利姆但尔即将与索菲·托勒小姐结婚。他们

很有钱，可是在米德尔马契，好的住房极难找到。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房子，连同它的全部家具，转租给他们，他们一定乐于接受，愿意出较高的代价。我可以委托特朗布尔跟普利姆但尔接洽这件事。”

罗莎蒙德离开了丈夫的膝盖，慢慢走到屋子的另一头。等她转过身子，向他走来时，很清楚，她流过眼泪了，现在她咬住下嘴唇，握紧了手，不让自己哭出声音。利德盖特很不自在，气得哆嗦了一下，然而他觉得，在这当口让愤怒爆发出来，不像男子汉的行为。

“我非常遗憾，罗莎蒙德，我知道这是痛苦的。”

“在我忍受耻辱送回餐具，允许他们清点家具时，我本来以为……是的，至少在那时我以为，那已经到顶了。”

“我当时已向你解释清楚，亲爱的。那只是抵押，在抵押的背后还有着付债的问题。那笔债必须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付清，否则我们的家具就得拍卖。如果小普利姆但尔愿意接受我们的房子和大部分家具，我们就有能力付清那笔债，以及其他一些欠款，我们也可以摆脱我们负担不了的开支。我们不妨租一栋较小的房子，据我知道，特朗布尔有一栋很好的房子要出租，一年才三十镑，而这幢房子要九十镑。”利德盖特把这一篇话讲得简单扼要，斩钉截铁，这是我们要使一个糊涂的头脑认清铁面无情的事实时，常常用的口气。眼泪悄悄流下了罗莎蒙德的面颊，她立即用手帕捂住了脸，站在那里，望着壁炉架上的大花瓶出神。这时她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伤心。最后，她用小心慎重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会喜欢采取这么一个办法。”

“我喜欢？”利德盖特按捺不住了，怒冲冲地说，从椅上一跃而起，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大踏步离开了壁炉。“这不是喜欢的问题。当然，我不喜欢这样，但这是唯一的出路。”他一下子旋转身子，面对着她。

“但我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办法，”罗莎蒙德说。“我们可以把一切拍卖，一起离开米德尔马契。”

“去干什么？丢下我有工作的米德尔马契，跑到没有我的工作的地方去，这有什么用？我们在别处也是分文全无，跟在这里一样，”利德盖特说，火气更大了。

“如果我们落到那个地步，那么这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泰第乌斯，”罗莎蒙德转过身来，用充满自信的口吻说。“你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对待你自己的家人。你得罪了利德盖特上尉。我们在夸林汉姆时，高德温爵士对我十分亲切，我相信，只要你对他保持应有的尊敬，把你的处境告诉他，他不会置之不顾。可是你不那么办，却喜欢放弃我们的房子和家具，要把它们让给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

利德盖特的眼睛变得恶狠狠的，他越发愤怒了，回答道：“好吧，你一定要说我喜欢，那就喜欢吧。我可以奉告你，这比到毫无希望的地方去乞求怜悯好一些，那是丢我的脸，让我出丑。现在请你明白，我喜欢那么办。”

最后这句话的口气，无异是他伸出坚强的手掐住了罗莎蒙德那条娇嫩的胳臂。但是尽管这样，他的意志一点也不比她的强。她一言不发，立即走出了屋子，怀着坚定的决心，要阻止利德盖特实现他喜欢做的事。

他出门去了，但是等他冷静以后，他感到这次讨论的主要后果，只是使他的顾虑加深了一层，今后要跟妻子商量将来的安排更难了，最后恐怕无非是再发一顿脾气罢了。这好比一件细巧的瓷器上有了一条裂缝，他不敢再碰它，免得它终于破碎。如果他们不能继续相爱，那么他的结婚只是辛酸的讽刺。他心里早已有了准备，觉得她性格中存在着消极的一面，那就是缺乏同情心，这表现在她不屑考虑他的特殊愿望和基本目标上。第一次重大的失望熬过去了，理想妻子的温柔体贴、相亲相爱，已给丢到九霄云外，对生活的要求只能降低一等，跟失去了手脚的人一样。但是现实的妻子不仅有她自己的主见，而且还占领着他的心灵，他自己也殷切希望，这种占领不致削弱。在婚后生活中，担心“我不会再爱她”，这是比认识到“她永远不会太爱我”更加可怕的。这样，那次争吵以后，他内心的全部要求只是原谅她，应该责备的是艰难的环境，而这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当天晚上，他便向她表示亲热，试图医治他早上造成的创伤，罗莎蒙德的性格是从来不会板起脸孔，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确实，她欢迎这些表示，它们说明，她的丈夫仍然爱她，仍处在她的控制下。不过这跟爱他是大有区别的。

利德盖特不打算立即回到转让住房的计划上来。他决心付之实行，只是尽量不提这事。但第二天用早餐时，罗莎蒙德自己提到了它，口气很温和：

“你有没有跟特朗布尔谈过？”

“还没有，”利德盖特说，“但今天早上我路过那里会去找他，事情不能再拖了。”他把罗莎蒙德的询问当作她回心转意，不再反对的表示，因此起身出门时，还亲热地吻了吻她的额角。

过了一会，到了适宜拜客的时间，罗莎蒙德马上去找内德先生的母亲普利姆但尔太太了。她一进门，就高高兴兴祝贺了即将到来的喜事。普利姆但尔太太作为母亲，她的想法是：罗莎蒙德回顾过去，可能对自己的愚蠢有些反悔了。她觉得，目前她已占有优势，完全可以站在儿子一边，但这位老太太心肠不坏，因此对罗莎蒙德特别客气。

“是的，我应该说，内德很有福气。我能找到索菲·托勒这么一个好媳妇，真是没有说的。当然，她父亲不会亏待她，他开了那么大一家啤酒厂，自然要考虑自己的身份。我们攀了这样一门亲事，也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我看重的还不是这些。她是一个文雅的女孩子，没有架子，待人和气，可是风度比得上第一流的小姐。当然，我不是指贵族家的千金。有的人老是想往上高攀，我看这没有什么好处。我的意思只是说，索菲比得上这城里最好的闺女，她对这亲事也很满意。”

“我一向认为她很可爱，”罗莎蒙德说。

“我觉得，内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妻子，这是他人好的缘故，他从来不会目中无人，自高自大，”普利姆但尔太太继续道，她天生的尖刻嘴巴已温和多了，因为她竭力告诫自己，要采取正确的立场。“托勒家要求很高，本来可能不同意，因为我们的朋友中有些人跟他们是对头。大家知道，你的姑妈跟我从小是好朋友，普利姆但尔先生也总是站在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边。我自己的观点也从不含糊。但是托勒家还是很喜欢内德。”

“我相信他是人人喜爱、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罗莎蒙德说，由于普利姆但尔太太改正了态度，为了报答她的好意，她也对她格外客

气，恭维备至。

“是呀，他没有军人的气派，从来不会摆出一副架势吓唬人，好像大家都不如他，也不擅长讲话，不会唱歌，头脑也不灵敏。不过我宁可他不是那样。那对今世和来世都不是好兆。”

“说得很对，外表跟幸福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罗莎蒙德说。“我想，从一切方面来看，他们将来一定是幸福的一对。他们找到房子了吗？”

“哦，提起这事，那只得有什么房子住什么房子哩。他们在圣彼得广场找到了一栋房子，就在哈克布特家隔壁，也是属于他家的，眼前正在进行装修，房子还算漂亮。我看，要找到更好的恐怕难了。这件事，内德今天就可以决定。”

“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的房子，我喜欢圣彼得广场。”

“是呀，它离教堂不远，那是个幽静的区域。只是窗狭小一些，而且都是上下拉的。你是不是知道，还有什么房子出租？”普利姆但尔太太问，把圆圆的黑眼睛盯着罗莎蒙德，突然露出了起劲的神色，似乎想起了什么。

“哦，没有，这些事我知道得很少。”

罗莎蒙德前来拜访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和它的答复。她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以便寻找对策，免得在目前这种极不愉快的状况下，搬出自己的房子。至于她的回答是不是谎话，她根本没有理会，正如她说外表跟幸福没有关系时，也没理会它是不是谎话一样。她相信，她的目的是完全正当的，只有利德盖特的意图才是不可原谅的。她心中已形成了一个计划，它一旦全部实现，就足以证明，他那么委曲求全，降低身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她回家时，故意绕道经过博思洛普·特朗布尔的事务所，因为她要找他。在罗莎蒙德一生中，这还是她头一次想干一件带有商业性质的事，但是她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胜任。她不得不干她根本不愿干的事，想到这点，她不禁怒火中烧，潜在的固执脾气变成了活跃的创造力。对这件事，单单不服从，静静地坐在家中抵制是不成的，她必须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她对自己说，她的判断是正确的，“真的，要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想这么行动了。”

特朗布尔先生在事务所的里屋，以最文雅的态度接待了罗莎蒙德，这不仅因为她的美貌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且因为恻隐之心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他知道利德盖特正处在困难中，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千娇百媚的少妇，自然也苦恼重重，发现自己陷入了她无法控制的局面。他请她坐下，别客气，自己则恭恭敬敬，笑容可掬地站在她面前，表示不论少奶奶有何吩咐，他无不乐于照办。罗莎蒙德的第一个问题是：她的丈夫那天早上有没有来找特朗布尔先生商谈转让房屋的事？

"来过，少奶奶，来过，确实来过，"老实的拍卖商回答，似乎要使这种重复带有安慰的意味。"要是可能，我今天下午马上替他办理。他希望我不要拖延。"

"我现在是来通知你，不必再办了，特朗布尔先生。我要求你对这事严守秘密，不向任何人泄漏。你能答应吗？"

"当然，利德盖特太太，一定照办。我认为，在商业上，以及任何其他事务上，信用都是神圣的。那么，这是表示，委托已经取消了？"特朗布尔先生说，用两只手把蓝领带长长的末端整理了一下，恭敬地望着罗莎蒙德。

"对不起，是的。我发现，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已租下一栋房子，在圣彼得广场，哈克布特先生家隔壁。这事没有指望了，不必再办，免得办不成，利德盖特先生不高兴。此外，出现了另一些情况，使这个办法变得没有必要了。"

"很好，利德盖特太太，很好。什么时候用得着我，可以随时吩咐，"特朗布尔先生说，也很高兴，心想他们大概找到了新的财源。"请您放心，这事不会再进行。"

那天晚上，利德盖特有些喜出望外，他发现，罗莎蒙德比近来这一段时期活跃了一些，对他爱好的事不必他请求，似乎也很乐意为他做。他想："只要她愉快，我对付得过去，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在我们漫长的旅途中，这只是必须跋涉的一小片沼泽。但愿我的思想能重新安定下来，这就好了。"

他感到心情异常舒畅，因此开始探讨一份实验记录，这是他早已想做的，只是由于一系列琐事分了心，使他心灰意懒，对自己感到失

望，才拖延至今。他恢复了旧日的兴趣，重又沉浸在远大的探索中，罗莎蒙德则在一旁弹奏轻音乐，它像傍晚湖面上的桨声，对他的思考是有帮助的。时间已经很迟，他推开所有的书，望着炉火，两手合抱在脑后，忘记了一切，只是在考虑怎样进行一次新的复核实验。这时罗莎蒙德离开钢琴，靠在椅上，望着他说道：

"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已经找到房子了。"

利德盖特心头一跳，思路给打断了，他默默抬起头望了一会，像一个人刚从梦中给惊醒似的。接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闪过了他的头脑，他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今天早上，我去看望普利姆但尔太太了。她告诉我，他已租下一栋房子，是在圣彼得广场，哈克布特先生家隔壁。"

利德盖特没有做声。他把手从脑后移下，按在头发上，头发挂了下来，每逢他把胳膊肘支在膝上的时候，头发总是大量的披在他的额上。他感到了强烈的失望，仿佛在一间闷得透不出气的屋子里，他打开了门，却发现门口已给墙壁堵住。他还相信，罗莎蒙德对造成他失望的原因，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不想看她，也不想说话，等待着烦恼引起的第一阵痉挛慢慢消失。他在痛苦中对自己说，归根结底，一个女人不关心房子和家具，还关心什么呢？没有它们，丈夫只是一个空架子。等他抬起头，掠开头发时，他那对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茫然若失、不再企求同情的绝望神色，但他只是冷冷地说道：

"也许还有别人会要。我已交代特朗布尔，万一普利姆但尔那边不成，可以另找主顾。"

罗莎蒙德没说什么。她把希望寄托在事态的发展上，但愿在她的干预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前，她的丈夫与拍卖商不再碰头。不管怎样，她制止了眼前最可怕的事。过了一会，她说道：

"那些讨厌的人，他们要多少钱？"

"什么讨厌的人？"

"那些握有家具清单等等的人。就是说，要有多少钱，他们才满意，不致再纠缠不清？"

利德盖特打量了她一会，仿佛在观察症状似的，然后说道："如果

我能从普利姆但尔那里拿到六百镑，包括家具费和租赁权的补贴在内，我就应付得过去了。这样就可以付清多佛的账，别人那里也可以付一部分，好让他们安心，其余等我们节约开支以后再还。”

“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住在这房子里，你需要多少钱？”

“反正我在哪里也张罗不到这笔钱，”利德盖特说，声音很刺耳，带有一点嘲笑的意味。他感到生气，发现罗莎蒙德的心仍逗留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不愿面对现实寻找出路。

“你为什么不肯讲数目？”罗莎蒙德说，隐隐表示，她对他的态度很不满。

“好吧，”利德盖特用猜测的口气说，“恐怕至少得一千镑，我才能平安无事。”接着又用尖刻的声音补充道：“我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有这笔钱怎么办，是没有这笔钱怎么办。”

罗莎蒙德不再讲什么。

但是第二天，她实行了她的计划，写信给高德温·利德盖特爵士。自从上尉来访以后，她收到过他一封信，也收到过他已嫁的妹妹梅甘夫人一封信，他们对她的小产表示同情，还泛泛提了一句，希望能在夸林汉姆再见到她。利德盖特告诉她，这些只是应酬话，毫无意义。但她心中相信，利德盖特家的人跟他落落寡合，是他的冷淡和自命清高造成的，她写了回信，用尽了一切美好的词句，相信他们接着一定会专诚写信邀请她。可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显然，上尉不擅长写信，罗莎蒙德还想起，那些姊妹可能都出国了。但是现在社交季节业已开始，她们应该回来了。不论怎样，高德温爵士曾经摸摸她的下巴颏，宣称她很像那个著名的美人儿克洛莉夫人，一七九〇年他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呢；如果她有什么要求，他无不乐于从命，愿意为了她，对他的侄儿略尽绵薄之力。罗莎蒙德天真地相信了这一切，认为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当然会尽力帮助她，让她摆脱痛苦的厄运。她写了一封她认为最明智的信，高德温爵士看了，必然对她的知书识礼赞叹不止。她指出，必须让泰第乌斯离开米德尔马契，到更适合发挥他才能的地方去，这里的居民无情无义，阻碍了他业务上的发展，最后导致了他经济上的困难，眼前非得有一千镑不能度过危机。她没有声明，泰第乌斯并不知道她打算写信，这样，她的信似乎是经

过他默许的，她认为这更符合信的内容，因为她在信上说，他非常尊重他的伯父高德温，一向把他看作最关心他的长辈。可怜的罗莎蒙德现在所能运用的策略，大体就是如此。

这事发生在元旦宴会之前，高德温爵士还没有回音。但是那天早上，利德盖特得知，罗莎蒙德取消了他向博思洛普·特朗布尔所作的委托。事情是这样的：他觉得应该让她逐渐明白，他们必须搬出洛伊克门大街的房子，因此他克服了不愿跟她再谈这个问题的情绪，在早餐时对她说道：

"今天早上我想去找一下特朗布尔，托他在《先驱报》和《号角报》上为这房子登个广告。有的人本来不想另觅新居，看到这广告，也许会想租它。这一带乡村中，有许多人虽然家庭人口增加了，仍不得不挤在原来的住宅里，因为他们不知道哪里有房屋出租。特朗布尔看来还没有找到主顾。"

罗莎蒙德知道，不可避免的时刻到了。"我已关照特朗布尔不必再找了，"她说，小心保持着平静的外表，这显然是一种自卫措施。

利德盖特吃了一惊，默默瞧着她。半个小时以前，他还在替她系发辫，跟她"喁喁低语"，罗莎蒙德呢，她虽然没有说话，却像一尊文静、可爱的塑像，接受着他的朝拜，还不时对着膜拜者嫣然微笑。现在这些印象仍没从他头脑里消失，因此他的震惊不可能立即变成明确的愤怒，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感觉。他放下正在使用的刀叉，猛然靠在椅背上，最后用冷冷的嘲笑口吻说道：

"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这么做的？为什么？"

"我知道普利姆但尔家借到房子以后，就去通知他，不必再找他们，同时我告诉他，这事可以不再进行。我认为，你想转让房子和家具的做法，在社会上公开以后，对你很不利，我非常反对这么做。我想这些理由就够了。"

"那么，我对你讲的另一些迫切的理由，是不值得考虑的，我得出的另一种结论，我采取的相应措施，也是不值得考虑的？"利德盖特气呼呼地质问道，雷电和风暴正在他的眉宇间集结。

对于罗莎蒙德，任何人的愤怒只能引起她的不满，使她用冷眼对待他，她更变得心安理得，相信不论别人对她怎样，她至少没有错。

她答道：

“我认为这件事不仅跟你，也跟我有切身关系，我有充分的发言权。”

“是的，你也有权利讲话，但只能对我讲。你无权暗中改变我的命令，把我当一个傻瓜那么戏弄，”利德盖特说，用的仍是刚才的声调。然后又加强了揶揄的口吻道：“难道你就不能理解，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吗？难道非得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搬出这房子吗？”

“我用不着你再说一遍，”罗莎蒙德答道，她的声音像一滴滴冷水，滴在他的心上。“我记得你讲过的话。你那时讲话也像现在这样粗暴。但是那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我认为你应该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不应该走上使我这么痛苦的一步。至于登报召租，那只能使你名誉扫地。”

“那么如果我不顾你的意见，正如你不顾我的意见一样呢？”

“当然，你可以这么做。但我认为，你应该在结婚以前就向我讲清楚：你宁可让我受尽折磨，也不愿放弃你自己的目的。”

利德盖特没有做声，只是把头侧向一边，在绝望中扭动着嘴角。罗莎蒙德看到他不在瞧她，站起来把他的咖啡移到他面前，但他没有留意，继续在心里反复琢磨，有时在椅子上活动一下，把一条胳臂靠在桌上，用手揪自己的头发。各种思想感情汇集在他胸中，使他既不能痛痛快快发泄愤怒，也不能简简单单下定决心，坚持到底。罗莎蒙德趁他沉默的当口，继续道：

“我们结婚的时候，人人都认为你有很高的地位。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你会打算变卖我们的家具，到布赖德街租几间屋子居住，那些房间小得跟鸟笼似的。如果我们得那么样过活，不如让我们离开米德尔马契。”

“你这些想法也许很有道理，”利德盖特露出一丝嘲笑说，不过嘴唇仍那么苍白，没一点血色，他望着咖啡，并不想喝，“但现在问题是我背了债。”

“背债的人多得很，只要他们有体面的身份，人们照样信任他们。我记得爸爸说过，托比特家背了债，可是他们过得舒舒服服。轻举妄动不会有好结果，”罗莎蒙德说，显得理直气壮。

利德盖特坐在那里出神,各种思想在他心头搏斗。他看到,跟罗莎蒙德讲道理是无济于事的,决不能使她回心转意,他恨不得给她一拳,或者摔一件什么东西,这样至少可以给她留下一个印象,或者干脆告诉她,他是主人,她必须服从他。但是这么走极端,后果不堪设想,他感到害怕,而且罗莎蒙德那种安详自若、我行我素的固执,已使他越来越惊慌,看来她是不会向任何权力屈服的;再说,她已触及了他最敏感的问题,暗示她嫁给他是受了骗,她对幸福的向往成了空中楼阁。至于说他是主人,这并非事实;他靠推理和荣誉观念建立起来的决心,一遇到她无情的反击便冰消雪化了。他喝了半杯咖啡,便站起来打算走了。

"我至少得要求你,暂时别找特朗布尔,等确实找不到其他办法之后再找他不迟,"罗莎蒙德说。虽然她并不怕他,她觉得暂时不把她写信给高德温爵士的事告诉他,比较保险。"请你答应我,这几个星期内不再找他,如果要找,也得先跟我说一下。"

利德盖特冷笑了一声。"我想,现在倒是应该我要求你答应我,不先跟我说一下,什么也别做,"他说,目光炯炯地瞅了她一眼,然后朝门口走去。

"你记得,我们要上爸爸家里吃饭呢,"罗莎蒙德说,指望他回过身来,向她作更大的让步。但他只是应了一声"我知道",便走了。她认为他非常不近人情,不想一想,哪怕他现在不发脾气,不对她那么凶狠,他那些主意已弄得她够痛苦的了。她提出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他暂时别找特朗布尔,可他居然那么忍心,对自己的打算闭口不谈,不肯向她作出保证。她相信,从任何方面看,她的行为都是出于好意。利德盖特每一句讽刺或愤怒的话,只是在她心头那本怨恨的账簿上多记了一笔账。几个月来,可怜的罗莎蒙德已把丈夫跟失望的情绪联系在一起,婚姻那绝对不可改变的关系,失去了它的魅力,不能再引起快乐的美梦。它让她摆脱了父亲家的不愉快,可是并没有给她带来她所希冀和向往的一切。她所爱的利德盖特只是由她所追求的一些梦想构成的,它们现在大部分都幻灭了,日常生活的琐事取代了它们,她只能每时每刻在这些琐事中慢慢打发日子,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不能逃避不愉快的命运。利德盖特的职业习惯,他在家里

一心一意从事的科学工作，那在她看来几乎像噩梦一般可怕的趣味，以及在他们谈情说爱期间从没触及过的他那些与众不同的观点，这一切都在继续不断地对他们发生离异作用，因此，哪怕没有他在城里造成的不利局面，没有多佛的账单暴露后产生的第一次震惊，他的形象在她眼里也已暗淡无光了。在她结婚初期，直到四个月以前，他的形象是不同的，曾激发过她的欢乐和兴奋，但那已经过去了。罗莎蒙德不愿承认，那随之而来的空虚，跟她的百无聊赖有多大关系。在她看来(也许她是对的)，只要夸林汉姆发来了请柬，只要利德盖特离开米德尔马契，在别处——在伦敦，或者其他没有烦恼的世外桃源——获得了安身之所，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使她心满意足，哪怕失去威尔·拉迪斯拉夫也毫不足惜了；后者老是颂扬卡苏朋夫人，早已引起了她的不快。

这就是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元旦那天的情形，因此他们在她父亲家参加宴会时，才那么若即若离，她想起了早餐时他对她的粗暴态度，自然对他爱理不理的，至于他，那天早上的事件只是许多关键时刻中的一次，它对他的内心斗争发生了深刻得多的影响。他跟费厄布拉泽先生谈话时，带着冷嘲热讽的态度说，一切挣钱的办法本质上都一样，都得靠机会，选择只是傻瓜的幻想，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其实只是决心动摇的迹象，是从前意气风发的热情已消磨殆尽的表现。

他该怎么办？他想到跟罗莎蒙德一起住在布赖德街上的小房子里，便凉了半截，甚至比她更不自在，到那时，她的周围只剩几件简陋的家具，心中却装着满腹的牢骚。节衣缩食的生活，跟罗莎蒙德在一起的生活，这是两幅不同的画面，自从贫穷的魅影降临以后，它们已变得越来越无法调和。即使他抱定决心，要使它们融为一体，但能够促成这艰巨转变的前提还一点也看不到。虽然他没有作出妻子所要求的保证，他还是没有再找特朗布尔。他甚至开始设想，立即上北方找高德温爵士。他曾经相信，什么也不能驱使他向伯父乞求接济，但那时他还没有认识到坎坷命运的全部压力。他知道，不能靠一封信达到目的。不论面谈对他如何不愉快，但只有靠面谈，他才能作出充分的解释，测出亲戚关系的效力。然而，尽管利德盖特认为这是最容易的一步，他一想到这点，愤怒的反应还是马上跟踪而至——他长期

以来已经决心跟这种卑劣的打算一刀两断，绝不再和那些他所瞧不起的、与他没有共同目标的人来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们的趣味，向他们的口袋低头，现在却不仅要与他们言归于好，而且等而下之，要向他们恳求资助了。

第六十五章

你我两人总得有一个低头才是，
男子既比女子通情达理，
你当然只得委屈一些。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①

在通信中拖拖拉拉，是符合人之常情的，这在一切加快步伐的今天尚且不可避免，何况在一八三二年，因此，老高德温·利德盖特爵士，把一封对他本人无足轻重的信束之高阁，迟迟不复，又何足怪哉？新年已经过了将近三个礼拜，罗莎蒙德等候她的呼吁带来喜讯，可是每天都在失望中度过。利德盖特对她的期待一无所知，看到账单不断送来，只觉得多佛对其他债主的约束力即将消失。他从未向罗莎蒙德透露他想前往夸林汉姆的打算，不到最后关头，他不愿让她看到，在愤怒地拒绝她的要求之后，他采取的行动实际无异是向她让步。但是他确实在做动身的准备。有一段路可以坐火车，这使他的旅程来回只要花四天工夫。

但是一天上午，利德盖特出门以后，罗莎蒙德收到了一封给他的信，她一眼就看出，这是高德温爵士寄来的。她充满了希望。也许信中附有专门给她的信纸，在涉及银钱或其他援助时，把信写给利德盖特是很自然的。写信给他这点，不，还有复信拖了很久这点，似乎都证明，答复一定十分美满。这些思想使她兴奋得心神不定，什么也不能做，只是坐在餐厅生火的一角，做些轻松的针线，这封尚未打开的重要信件，则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大约到了十二点钟，她听到了过道

① 见该书“巴斯妇故事的开场语”一节。

中丈夫的脚步声，便赶紧跑去开门，操起最轻松愉快的声调说道："泰第乌斯，到这儿来，有一封给你的信。"

"是吗？"他说，没有摘下帽子，只是搂住她，把她转过身去，跟她一起走向放信的地点。"高德温伯父的信！"他喊了一声。罗莎蒙德重又坐下，看他打开了信。她希望他露出惊异的表情。

但是她发现，利德盖特的眼睛迅速地掠过简短的信纸时，他那张通常有些黝黑的脸，变得干巴巴的，失去了血色，鼻孔和嘴唇还有些哆嗦。他把信扔在她面前，粗暴地说道：

"如果你老是搞秘密活动，暗中反对我，隐瞒自己的行动，那我真受不了，没法跟你一起生活了。"

他说到这里便打住了，背对着她，接着旋转身子，走了几步，然后坐下，又烦躁地站起来，用手攥紧口袋底里的硬东西。他不敢开口，怕说出无法挽回的决裂的话。

罗莎蒙德读信时，脸色也陡然变了。信的内容如下：

> 亲爱的泰第乌斯：你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不必请你的太太代劳。这种弄虚作假绕圈子的做法，我相信不是你的作风。我从来不愿跟一个女人写信谈正经问题。至于要我供给你一千英镑，或者只是半数，我感到力不从心。我的家庭开支已经用尽了我的每一文钱。我还有两个较小的儿子，三个女儿，要我扶养，可想而知，我不能有什么积蓄。你自己的钱似乎花得太快了，以致落到如此糟的地步，你还是尽快换个地方为好。但是我跟从事你这一行的人从无往来，在这件事上我实在爱莫能助。我作为监护人，已对你尽了最大的责任，满足了你的志愿，让你学医。本来你是可以进军队或教会做事的。你的钱也足够你在那里谋得一官半职，然后步步高升，万无一失。你的叔父查尔斯一直对你不满，就因为你不肯从事他的职业，我倒没什么。我始终希望你万事顺利，但是你现在应该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了。顺祝愉快！
>
> 伯父高德温·利德盖特

罗莎蒙德看完这信，坐在那里发呆，把双手合抱在胸前，极力不

让深刻的失望流露在脸上。面对丈夫的愤怒，她用冷漠的沉默武装着自己。利德盖特立定下来，又望了她一眼，用带刺的严厉声调说道：

“现在你该相信，你暗中捣鬼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了吧？有些事你不懂就不要插手，应该由我来办，你管不了，不能代替我，这点道理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这些话是严厉的，但利德盖特已不是第一次吃到她的苦头。她没有看他，也没有答理。

“我差一点决定到夸林汉姆去。这对我说来是相当痛苦的，然而还可能有些指望。但是不论我想怎么办都没有用，你总是暗中跟我作对。你假意答应我的要求，欺骗我，让我听凭你的摆布。如果不论我想做什么，你都要反对，那么请你不妨直截了当向我讲清楚。这样我至少可以知道，我该怎么办。”

在年轻人的生活中，爱情的纽带有时变成了这种互相埋怨的情绪，这是非常可怕的。尽管罗莎蒙德竭力克制，眼泪还是悄悄流了下来，滚过她的嘴角。她依然没说什么，但是她的沉默掩盖着一种严重的后果：她厌恶她的丈夫，厌恶透了，恨不得她从来不认识他。高德温爵士对她那么残忍，没有一点同情心，他已与多佛和其他一切债主成了一丘之貉，这些狠心的人只想到自己，从不考虑他们给她带来的痛楚。甚至她的父亲也不关心她，不肯接济他们。事实上，在罗莎蒙德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人在她眼中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那位风姿绰约的少妇，她头上盘着金黄色发辫，两只小手交叉在胸前，她从来不会说一句不恰当的话，做一件不合理的事，因为她天生就是十全十美，没有缺点的。

利德盖特站在那里望着她，心中开始出现了那种几乎使他发狂的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是容易激动的人，在他们的怒火遇到默默无言、貌似纯洁的对抗时，常有的情形；那种纯洁的表情似乎在说，她只是无辜的牺牲者，她受到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这样终于使大义凛然的愤怒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正义性发生怀疑。他必须恢复信心，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不必使用过激的语言。

“罗莎蒙德，”他重又开口了，尽量讲得简单有力，不带火气，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之间缺乏开诚布公，互相信任，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在我表示了一个坚决的意愿之后，你表面上装得同意，事后却暗中阻挠，这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使我永远不知道，我该怎么信任你。如果你承认这点，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希望。难道我就这么不可理喻，像一只残暴的野兽吗？为什么你不能对我开诚布公？”

还是沉默。

“只要你说一声你错了，保证今后不再在背后搞小动作，这就够了，你愿意吗？”利德盖特催促道，他的声音中包含着恳求的口气，这是罗莎蒙德马上可以察觉的。她冷冷地说道：

“对于你刚才用的那些话，我不能作出任何反应或者保证。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说我‘暗中捣鬼’，说我‘不懂就不要插手’，说我‘假意答应’等等。我从来没有像那样对你讲过话，我认为你应该向我道歉。你说不能跟我一起生活。老实说，你并没有使我近来的生活得到什么愉快。我认为，我设法改变结婚给我造成的一些困难，这是理所当然的。”罗莎蒙德说到这里，一颗眼泪又挂了下来，她也像第一次那样，悄悄把它拭掉了。

利德盖特在一张椅上颓然坐下，觉得无计可施。抗议怎么能在她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位置呢？他放下帽子，把一条胳臂搭在椅背上，望着地面，好一会没有说话。罗莎蒙德利用了两点，一点是对他的责备中正确的方面避而不谈，另一点是对她结婚后，目前出现的不可否认的困难，抓住不放。虽然她在房子问题上的两面手法，骗过了丈夫，而且确实把普利姆但尔家蒙在鼓里，使他们没有知道这事，她并不认为她的行动可以名符其实地被称作“假意”。我们没有义务非把自己的行动按照严格的标准分类不可，正如各种食品和衣料要分清类别也不容易。罗莎蒙德觉得她受了委屈，现在利德盖特必须承认错误。

至于他，他认为她执迷不悟的程度与她的缺点同样大，可是如今他必须适应她的性格，这种必要性像铁钳一样夹住了他。他开始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她对他的爱已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他们今后的生活将只是一片沙漠。他那随时可以激动的情

绪，使这种恐惧与起先那种强烈的愤怒迅速地交替着。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再说他是她的主人，那肯定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自讨没趣而已。

“你并没有使我近来的生活得到愉快”，“结婚给我造成的困难”，诸如此类的话刺激着他的想象力，就像痛苦使人做噩梦一样。难道他不仅得把坚强的意志丢在一边，而且还得戴上家庭仇恨的可怕枷锁吗？

“罗莎蒙德，”他说，哭丧着脸，把眼睛转向她，“你不应该计较一个男子在失望和生气的时候讲的话。你跟我的利益不是对立的。我的幸福离不开你。如果我对你生气，那是因为你好像看不到，任何隐瞒只会增加我们之间的隔膜。我怎么会希望用我的话或我的行动，给你制造烦恼呢？我损害了你，就是损害了我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只要你对我开诚布公，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生气。”

“我只是想尽我的力量，免得你毫无必要地把我们送上灾难的道路，”罗莎蒙德说，现在她看到，她的丈夫心软了，她也心软了，于是眼泪又扑簌簌掉了下来。“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人中间出丑，过那么寒酸的生活，那叫人太难受了。我不如跟孩子一起死了的好。”

她一边说一边哭，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使这些话和眼泪对一个怀有爱情的男子，具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威力。利德盖特把椅子拉到她身边，用他有力而温柔的手，捧住她美丽的脸，按在自己的面颊上。他只是轻轻抚摩着她，什么也没说，但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能向她保证，一定不让她走上那可怕的灾难的道路，因为他还没有把握做到这点。当他离开她重又出门的时候，他对自己说，她所忍受的痛苦比他大十倍，因为他除了家庭生活，还有其他活动，他的工作使他得与别人经常保持接触。他希望他能够原谅她的一切，当然，这种原谅一切的心情，不可避免地会使他觉得，仿佛她只是另一种比他软弱的生物。但不论怎么说，她征服了他。

第六十六章

受到诱惑是一回事，爱斯卡勒斯，

但堕落又是一回事。

——《一报还一报》①

利德盖特会想到他的业务在抵制个人烦恼方面所作的贡献，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已没有多余的精力从事主动的研究，进行理论的思考，但是坐在病人的床边，外界的印象直接要求他作出判断，产生同情，这就分散了他的心，使他无暇考虑自己的私事。愚蠢的人能够体面地过活，不幸的人能够平静地过活，这只是日常活动发挥了有益的制约作用，但利德盖特不完全是这样，他是由于头脑没有空，思想中经常出现迫切的新问题，经常得考虑别人的需要和痛苦。我们许多人在回顾一生的经历时，往往会说，我们认识的最仁慈的人是一位医师，或者一位外科医生，他凭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掌握了熟练的技巧，在我们危急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了奇迹创造者所不能带来的崇高帮助。利德盖特在医院或私人住宅中看病的时候，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那种双倍幸福的心情，它比任何鸦片剂具有更好的镇静作用，能够从烦恼和精神消沉的压力下，支持一个人。

然而费厄布拉泽先生关于鸦片的猜测是对的。在第一次预见到困难，心情痛苦得喘不出气的时候，在第一次发现他的结婚即使不是套上枷锁的孤独生活，也必然只是不断付出爱，却不能指望得到爱的痛苦挣扎时，他服用过一两次鸦片。但是他没有那种天生的体质，不需要从厄运的骚扰中谋求暂时的解脱。他身强力壮，酒量很大，又并不上瘾。他周围的人喝酒时，他只喝糖水，对一喝酒便醺醺然的人，甚至还有些轻视和怜悯。对赌博也一样。在巴黎，他时常看人赌博，而且全神贯注，仿佛在观察一种疾病。可是赢钱正如喝酒一样，不能引诱他。他曾对自己说，他唯一向往的胜利，必须是有意识地通过能导致有益的结果的、既高尚又困难的过程而取得的。用激动的手指抓住一堆金钱，或者把二十来个垂头丧气的伙伴的赌注，扫进自己的腰包，眼睛中露出半野蛮、半痴騃的神色，这都不是他所憧憬的胜利。

但是正如他试过鸦片一样，他的思想现在自然也开始转向赌博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又译《请君入瓮》），引文见该剧第二幕第一场安哲鲁的话。

了;这倒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对这种轻易取得金钱的方法,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向往,这既不需要向人求情,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那时他要是在伦敦或巴黎,这样的思想一旦得到机会,便会把他带进赌场,但不是作壁上观,而是与其他赌徒一起,狂热地投身在赌博中。如果运气不坏,那么赢钱的巨大需要就会战胜对赌博的厌恶。自从向伯父求助遭到拒绝,成为泡影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说明赌博这种纯粹靠运气取胜的思想,已在他身上产生了强大的作用。

绿龙酒家的弹子房,是一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这些人大部分跟我们的朋友班布里奇先生差不多,是所谓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可怜的弗莱德·文西便在这儿输过钱,他那笔难忘的债务也包括这些赌账,为了它他才不得不央求那位好心的朋友替他垫钱。在米德尔马契,大家知道,许多钱就是这样在输赢中来来去去。绿龙酒家也因此声誉卓著,生意兴隆,成了一个娱乐场所,把四面八方的人吸引到了这儿。也许它的老主顾也和共济会的会员差不多,希望它保持独特的地位,外人不得问津,但它终究不是一个秘密团体,许多体面的长者和小辈也不时光顾,走进弹子房一睹究竟。利德盖特对打弹子既有体力上的优势,又有心理上的爱好,因此来到米德尔马契之后的早期阶段,也有一两次走进绿龙酒家,拿起了弹子棒。但嗣后他没有时间玩乐,也不愿跟那班人打交道。然而一天晚上,他有件事,得上那儿找班布里奇先生——马贩子答应替他剩下的一匹骏马找一个买主,因为利德盖特决定换一匹便宜的马,指望经过这道手续,能够多出二十来镑。现在他对零星款子也很重视,觉得它们可以对商人发挥缓冲作用。他路过那儿便拐进了弹子房,使他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班布里奇先生还没有到,但他的朋友霍罗克先生说,他不用多久准定会来。于是利德盖特留在那儿等他,一边玩弹子消磨时间。那天晚上,他显得异常活跃,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亮光,跟费厄布拉泽先生有一次看到的一样。他是难得光顾的,因此引起了屋里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大多是米德尔马契人。几个看客和打弹子的,都在兴致勃勃地下赌注。利德盖特打得很好,觉得满有把握。赌注纷纷落在他的周围,他迅速扫了一眼,心想他也许一下子就可以赢到一笔钱,比他换马省下的钱超过一倍。于是他开始为自己打的弹子赌博,一

赢再赢。班布里奇先生进来了，但利德盖特没有发觉。他不仅陶醉在自己的比赛中，而且已经在想入非非，打算第二天上布拉辛大干一场，那里赌博的输赢大，他只要把魔鬼的钓饵用力一拉，就可以拉到大把的钱，不致碰到钓钩，这样，他每天的心事便可一笔勾销了。

他正赢得起劲的时候，又进来了两个客人，一个是小霍利，刚从伦敦学法律回来，另一个便是弗莱德·文西，他最近几个晚上都在这个老地方消磨时间。小霍利打弹子功夫深，头脑冷静，打起来得心应手。弗莱德·文西看到利德盖特，吃了一惊，发现他还在狂热地下赌注，便站在一旁，没挤进围在桌边的一圈人中间。

弗莱德为了调剂紧张的生活，最近常出来散散心。他在高思先生手下全心全意从事各种户外作业已有六个月，又通过严格的练习，大体上克服了书写中的缺点，这些练习多数是晚上在高思先生家当着玛丽的面进行的，因此在他说来，这不是一件苦事。但最近两个礼拜，费厄布拉泽先生留在米德尔马契，执行教区的一些计划，玛丽住在洛伊克牧师府，跟三位女士做伴。弗莱德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又走进了绿龙酒家，一方面为了打弹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重新领略一下赌场风光，聊聊马和打猎，作些其他娱乐，这是既不吃力，也不枯燥的。这个季度他没打过一次猎，也没有马可骑，来来往往主要是搭高思先生的小马车，或者骑一匹温顺的矮脚马，那也是高思先生借给他的。弗莱德开始想，他何苦这么循规蹈矩的，甚至比当了教士还严格。“我告诉你，玛丽女士，学测量和绘图样，这可不简单呢，我看不比写讲道文容易，”他对她说，希望她知道他为了她多么努力，称赞他几句。“哪怕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①，也比我省力得多。他们至少可以打猎，也用不到学簿记书法。”现在玛丽暂时走开了，弗莱德也自由了，他像一只强壮的狗，给颈圈套着，脱不了身，现在把锁链的钉子连根拔起，到处溜达了。当然，他不会乱跑，也不会跑得太远。不准他打弹子，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决定不赌钱。说起钱，弗莱德现在有一个英勇的计划，要把高思先生给他的八十镑薪水，几乎全部省下来还给他，他觉得做到这点并不难，他可以节约一切不必要的支出，

① 都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完成过非凡的业绩，参见本书一八一页注①。

反正他的衣服已绰绰有余，他在家里吃饭也不用付钱。这样，他欠高思太太的九十镑，一年就可以大体还清，不幸的只是，当初她对这钱比现在需要得多。总之，弗莱德近来常上弹子房，今晚是第五次，但必须承认，今天他的口袋空空的，他只是有个设想，要从半年薪金中留给自己十镑（其余三十镑，他预备等玛丽回到家中，当着她的面双手捧给高思太太，想到这点，他得意非凡），于是这十镑一直在他头脑里作祟，他打算用它作本钱，碰碰运气，说不定机会凑巧，能够得手。不是吗？一个个金币在飞来飞去，他为什么不能顺手捞它几个？他并不想重蹈覆辙，但是一个人总喜欢让自己相信，如果他要乱来，他也是会乱来的，浪荡子尤其如此，他之没有调皮捣蛋，没有弄得倾家荡产，没有用尽人类有限的心机，说大话，吹牛皮，那不是由于他缺乏这些能耐。弗莱德没有考虑过正式的理由，这种考虑太不自然，不能准确表现旧习惯的诱惑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忽发奇想也是没有理由可言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心头有一种预感，觉得他一开始打弹子，也会跟着赌博，他要尽量享受一下陶醉的乐趣，哪怕明天早晨感到“头痛”也在所不计。有些行动往往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状态中开始的。

可是弗莱德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在这里看到他的妹夫利德盖特，后者在他眼里是个道学先生，有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这个看法从未改变；现在他却发现他在疯狂地赌钱，跟他自己可能做的一样。弗莱德吃了一惊，简直给弄糊涂了，尽管他也听到一点风声，知道利德盖特背了债，他的父亲拒绝帮助他。这样，他自己参加赌博的兴趣一下子消失了。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奇怪的。弗莱德那张白皙的脸，那对蓝盈盈的眼睛，平时总是神采奕奕，无忧无虑，似乎他除了寻欢作乐，什么也不在乎，现在它们却不知不觉变得严肃了，还几乎有些不好意思，仿佛见到了什么不规矩的勾当。利德盖特平时总表现出一种安详的自制力，那双炯炯发亮的、犀利的眼睛后面隐藏着一种深思的神色，可是现在，他的动作，他的目光，他的谈吐，都流露了一种狭隘的疯狂的意识，使人想起一只眼睛中凶光毕露、预备伸出利爪扑向牺牲者的动物。

利德盖特为自己打的弹子下赌注，赢了十六镑，但是小霍利的到

来，改变了整个局面。他使出打球的第一流技巧，也开始下赌注，跟利德盖特对着干，这样，后者那紧张的神经从单纯相信自己的打法变成了向对方挑战，要迫使对方也承认自己的优势。这种挑战比单纯的自信更紧张，但成功的把握却较小。他继续为自己下赌注，只是输的次数增加了。他没有罢休，因为他这时想到的仅仅是赌博，已沉湎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流连忘返，再也记不起其他一切。弗莱德发现，利德盖特正在接二连三输下去，于是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必须想个妥善之计，既不致得罪别人，又能提醒利德盖特，让他有个借口，可以赶快离开弹子房。他看到，利德盖特那种反常的神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突然想到，只要碰一下他的胳膊弯，把他叫开一会，就可以使他从沉醉中清醒过来。他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话，只有一个显然不可能的口实，即他想找罗莎，不知道她晚上在不在家，因此先问一声。他正打算不顾一切，实行这个未必有效的计划，侍者来了，带给他一个口信，说费厄布拉泽先生在楼下，有话要跟他谈。

弗莱德有些惊奇，感到很不自在，但还是叫侍者转告，他马上下去。于是他灵机一动，立即走到利德盖特身边，说道："我有话说，你出来一下好吗？"把他拖到了外面。

"费厄布拉泽刚才差人找我，说有话跟我谈。他在下面。我想，你说不定有事找他，因此告诉你，他在这儿。"

这只是弗莱德的托词，因为他不能说："你输得太不像话了，大家都在瞧你，你还是离开的好。"但是他的计策简直再好也没有了。利德盖特刚才并未发觉弗莱德在场，他的突然出现，以及宣称费厄布拉泽先生也在这儿，对他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

"不，不，"利德盖特说，"我没有什么事要找他。但是……我不想再打了……我得走了，我是来找班布里奇的。"

"班布里奇在那儿，正跟人大吵大嚷，我看他不见得愿意跟你商量正经事。还是跟我一起找费厄布拉泽谈谈吧。他恐怕要对我大发脾气，你得保护我才好，"弗莱德说，耍了个花招。

利德盖特有些窘，但他不愿露出破绽，显得他不敢去见费厄布拉泽先生。他下楼了。然而他们只是握了握手，谈谈天气怎么冷；等三个人都到了街上，利德盖特告辞时，牧师好像巴不得他快点离开。他

现在的目的显然是要跟弗莱德单独谈话，他亲切地说道："年轻人，对不起，我打扰了你，因为我有件要紧的事得和你谈。跟我一起上圣博托夫教堂走走，好吗？"

这晚上月光皎洁，星斗满天，费厄布拉泽先生提议他们绕道伦敦大街，前往那所古老的教堂。接着他说道：

"我一向以为，利德盖特是从来不上绿龙酒家的。"

"我也这么想呢，"弗莱德说。"但他讲他是去找班布里奇的。"

"那么他没有赌钱？"

弗莱德本来不想告诉他这件事，但现在他不得不说实话："不，赌了。但我想那只是逢场作戏。我以前从没在那儿遇见过他。"

"那么你最近时常到那儿去？"

"嗯，去过五六次。"

"我想，你应该知道，你还是别去的好。"

"是的。现在你都知道了，"弗莱德说，并不乐意这样给人盘问。"我什么也没隐瞒。"

"我想，正因为这样，我现在有理由跟你谈这件事。我们中间有过谅解，是不是？我们应该开诚布公，保持友好关系，你有话找我谈过，我有话应该也可以找你谈。现在我想跟你谈一下我的事，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对你是十分感激的，费厄布拉泽先生，"弗莱德说，心里在胡乱猜测，很不自在。

"我不想作违心之言，说你不必感激我。但是我得向你承认，弗莱德，我也有过不同的想法，打算什么也不跟你谈，让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人告诉我：'小文西又每天晚上在弹子房鬼混，他本性难改。'我听了，起先不打算像现在这么做，倒想保持沉默，让你自甘堕落，滑下去，开始赌钱，然后……"

"我根本没有赌钱，"弗莱德赶紧说。

"我听了很高兴。但是我想，我的态度是隔岸观火，让你走上歧途，弄得高思忍无可忍，你也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机会——你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的机会。你能猜到，是一种什么情绪在诱使我这么做——我相信你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满足你的感情是不符合我的

利益的。”

沉默来临了。费厄布拉泽先生似乎在等待对方承认这个事实；听得出他那悦耳的嗓音中包含着感情，这使他的话具有了庄严的色彩。但是任何感觉不能消弭弗莱德的不安。

“我无论如何不会放弃她，”他踌躇了一两分钟以后说。这种事是不能唱高调，表示自己毫不计较的。

“当然不会，因为她对你也是一片真心。但这种关系不论如何年深月久，往往也会变化。你的行动可能失去她的信任，使她离开你，这不是我凭空猜想，要知道，她对你的许诺只是有条件的。这样，另一个自知还能得到她好感的人，就可以乘虚而入，在她的爱情和尊敬中占有一席巩固的位置。我认为，这结果是可能的，不是我凭空猜想，”费厄布拉泽先生又着重说了一遍。“有一种好感是随时可以建立友谊的，哪怕青梅竹马之交也不能阻挡。”

弗莱德觉得，要是费厄布拉泽先生用的是鸟喙和利爪，而不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他的进攻也不致比现在更刺痛他。他不免惴惴不安，相信在这个假设背后，是有事实作根据的，那就是玛丽的感情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我知道这是可能的，那么我的一切都完了，”他说，声音有些发抖。“她只要比较一下……”他没有往下说，不愿把心里想的统统吐露给别人，然后忍住悲痛，又道：“但我一直认为你对我是友好的。”

“现在仍是这样，因此我才找你谈话。但有一种相反的意愿在我身上也是强烈的。我曾对自己说：‘要是那个小家伙自己不争气，要走邪路，这跟你什么相干？你的品质不比他差，你又比他大十六岁，吃过不少苦，难道你不比他更有权利获得美满的婚姻吗？既然他不求上进，自甘堕落，那就随他去，何况你也无能为力，你还是考虑你自己的利益吧。’”

他又停了，这时弗莱德只觉得浑身发冷，极不舒服。后面还有什么话呢？他只怕听到，他已跟玛丽讲过什么——他那些话好像不是警告，而是威胁。等到牧师重新开口时，他的口气有了些变化，似乎勉励成了它的基调。

“但是我也有过较好的想法,我终于恢复了原来的主意。我想,要使我断绝这个念头,弗莱德,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我心里想的一切都告诉你。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要求你给她的生活和你自己的生活带来幸福,如果我的逆耳之言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让你避免走上相反方向的危险……好吧,我都告诉你了。”

牧师讲到最后那些话,声调降低了。他不再往下说,这时他们站在一块草坪上,通往圣博托夫教堂的岔路便从那儿开始。牧师伸出了手,似乎表示谈话已经结束。弗莱德很激动,心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一个对高尚的行动有过深刻感受的人曾说,这种行动能在你身上引起新生的颤动,使你萌发开始新生活的愿望。弗莱德·文西现在便深深感到了这点。

“我决心做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弗莱德说,本来还想说“不辜负你,也不辜负她”,但终于没有出口。这时,费厄布拉泽先生又想起了一件事,继续说道:

“不过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弗莱德,我相信,她对你的好感至今并无丝毫削弱。你可以放心,只要你不越出轨道,一切都不会发生问题。”

“你对我的好处,我永远不会忘记,”弗莱德答道。“我不会说话,有些话也不必多说,只是我会尽力而为,不辜负你的好意。”

“那就够了。再见,上帝保佑你。”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但两人都在星光下走了好久,才回到家中。弗莱德心里反复想的,大多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嫁给费厄布拉泽,对她说来固然是件好事,但要是她最喜欢的是我,我又是一个好丈夫呢?”

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思想,也许集中表现在一次耸肩膀和几句简单的内心独白中:“一个小女子在男人的生活中,居然占有这么大的分量,似乎放弃她是一件了不起的英雄业绩,而赢得她的愿望却可以发挥教育改造的作用!”

第六十七章

现在灵魂中间爆发了内战，
需要开始闹事，决心给撵下了
神圣的宝座，大丞相骄傲签订了
屈辱的和约，为饥饿的叛逆者
充当了折冲樽俎的使节，
能言善辩的谋士。

幸亏利德盖特在弹子房里初战失利，没有赢钱，因此也没有勇气重整旗鼓，再向命运发动进攻。相反，第二天他还对自己十分生气，因为他把赢的钱全部输光不算，还倒贴了四、五英镑。他一想起自己扮演的角色，便满肚子的委屈，他不仅跟绿龙酒家那些人混在一起，而且竟跟他们同流合污了。一个哲学家走进赌场，不见得会比那里的市井小人高明多少，主要的不同只在于他事后会反躬自问，利德盖特那天的反躬自问是很不愉快的。他的理性告诉他，只要那个场所稍稍换一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比如，要是他去的是一家正式的赌场，那就得用两只手拼命搏斗，而不是用拇指和食指提起棒子轻轻打一下了。然而，尽管理性扑灭了赌博的欲望，他还是怀有一种情绪，觉得只要有必胜的把握，能赢到需要的钱，他宁可赌博，也不愿采取另一个办法，尽管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可避免了。

那个办法就是向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求情。利德盖特曾多次对自己，也对别人吹嘘，说他和布尔斯特罗德毫无关系，他之支持他的计划，仅仅因为它体现了他自己对医疗工作的设想，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已。诚然，他们有不少私人来往，但他认为这也是为了社会的公益，只得利用那位炙手可热的银行家；这想法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至于那位银行家的意见，他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动机在他看来也只是荒谬的混合物，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他还认为，他的理想已为自己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足以阻止他在一切重大场合，为个人利益提出任何要求。

然而到了三月初，他的境况终于面临了危急关头，到了这地步，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起的誓言只是出于无知，不得不看到，他们认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能的行为，变得显然可能了，向多佛所作的见不得人的抵押，眼看就要到期，自己的业务收入却只够支付过期的债务，最坏的是连日常供应也几乎无法赊账了，尤其是罗沙蒙德的绝望和不满，一直像魅影一样跟踪着他，这一切使利德盖特开始看到，他终于不得不向什么人低头求援了。起先他考虑是否写封信给文西先生，但一问罗莎蒙德，他发现不出他所料，她已找过她父亲两次，最后一次是在高德温爵士拒绝接济之后，爸爸说，利德盖特应该自己想办法。“爸爸说，现在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他不得不靠借债维持，债也越借越多，连他自己也只能节衣缩食过日子，要从家庭开支中哪怕省出一百镑也办不到。他说，让利德盖特找布尔斯特罗德商量吧，他们一向很有交情嘛。”

确实，利德盖特自己也已得出结论，要是他非得向人借一笔不用担保的贷款，那么他跟布尔斯特罗德的关系，至少比跟别人深一些。他向他提出要求，从外表上看似乎也不尽是为了个人。他业务上的失败，布尔斯特罗德负有一部分间接的责任，他作为医生参加他的计划，也给他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们假如处在利德盖特现在的地位，谁又愿意承认他得依靠别人，不尽量使自己相信，他的要求名正言顺，并不丢脸呢？是的，布尔斯特罗德近来对医院似乎有些冷淡，兴趣不如从前了，但这是由于他的身体变坏了，出现了一些根深蒂固的神经衰弱的迹象。在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那么彬彬有礼。不过利德盖特一开始就发觉，他对他的婚姻，以及其他私人状况，抱着明显的冷漠态度，好在他一向不愿他们的关系太密切，宁可冷淡一点。他一天天拖延着，没有把这意图付诸实施，因为他对各种可能的结局及其后果怀有戒心，这使他按照自己的结论行事的习惯打了折扣。他时常见到布尔斯特罗德，但他不愿为私人目的利用这些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想：“我不如写信给他，这比任何转弯抹角的谈话都好。”另一次他又想：“不，还是当面谈好，只要他有一点不乐意的表示，我可以马上退却。”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既没写信，也没专门约他面谈。他不愿

投靠布尔斯特罗德，他受不了这种耻辱，这样，他对另一条出路发生了兴趣，尽管这更不符合他一贯的想法。他不知不觉开始考虑，罗莎蒙德那个幼稚的意图常常弄得他不能忍受，但它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这就是离开米德尔马契，免得看到情况继续恶化。但问题是："现在我的业务值不了几个钱，有没有人想买它呢？而且卖得的钱必须够我们动身才成。"

对于这一步，他情绪上是鄙视的，认为这是抛弃眼前的工作，又有点像临阵脱逃，把实际存在的、可能还有发展前途的有益活动丢下不管，在缺乏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切从头开始。何况还有这个困难，他的业务即使还能找到买主，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再说，以后呢？罗莎蒙德住在简陋的寓所里，哪怕在大城市，或者最遥远的地方，她对那种生活也未必就会称心如意，她还是要唉声叹气，还是要责备他害了她。一个人命运不济，落到了生活的底层，不论他的能耐多大，很可能要长期忍受这样的厄运。在英国的社会条件下，科学头脑与带家具的简陋住所不是不能调和的，不能调和的主要是科学家的抱负和反对那种住所的妻子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他犹豫彷徨的时候，机会来替他作决定了。布尔斯特罗德写信来，请利德盖特上银行看他。最近，银行家的性格中出现了多疑症的症状；还有失眠——这实际上只是对习惯性消化不良症稍稍夸大的说法——也使他十分不安，认为这是健康正在恶化的迹象。他要利德盖特那天上午立即给他诊断一下，但除了以前讲过的以外，他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利德盖特为了消除他的顾虑，尽量安慰他，他听得很仔细，其实这些话以前都已讲过。这时，利用布尔斯特罗德怀着欣慰心情听取诊断意见的机会，把个人的要求向他提出，自然比利德盖特原来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他一向坚持，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对银行的业务，最好少操一些心。

"人们看到，精神紧张，不论程度怎么轻，对虚弱的身体也难免发生影响，"利德盖特说，这时，他的诊断已从具体病例进入一般论述了，"因为忧能伤神，这种影响，哪怕年轻力壮的人，一时也无法避免。我天生体质很强壮，但近来由于烦恼逐渐增多，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像我现在这样，身体正处于敏感状态，要是霍乱袭击我们这个

地区,我一定特别容易感染,成为它的牺牲品。它已在伦敦附近出现,我们应该聚集在上帝的宝座前面,祈求保佑才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并不是故意回避利德盖特的话,他确实为自己提心吊胆,无暇顾及其他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为全城百姓未雨绸缪,采取了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利德盖特说,可能由于银行家对他的话不理不睬,缺乏同情,因此对他那种不伦不类的隐喻和不合逻辑的宗教观点,更加不以为然,十分不满。但是他的心理已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要争取援助,现在不可能一下子打消主意。他接着说道:“城里已进行了妥善的消毒,添置了必要的设备,我想,万一霍乱蔓延到这里,哪怕我们的敌人也得承认,我们医院所作的安排,对公众是有益的。”

“确实这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依然冷冰冰的。“利德盖特先生,你提到我应该多休息、少操心这点,最近我也考虑过了,打算这么办,而且下了决心。我想,至少有许多事,包括商业方面和慈善事业方面,我可以暂时不必过问。我还想换一下居住环境,外出一个时期,也许我得关闭灌木别墅,或者把它出租,到沿海什么地方暂住——当然还得听听医生的意见,看这对健康是否有益。你觉得这些措施怎么样?”

“这当然好,”利德盖特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对银行家那双心神不定、暗淡无光的眼睛,那种只顾自己、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十分厌恶,几乎克制不住。

“近来我常常想,最好把这个问题跟你谈一下,它跟我们的医院是有关的,”布尔斯特罗德继续道。“按照目前我提到的状况,当然,我不宜再亲自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而对于我无法进行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支配的事业,继续大量投资,这是违反我有关责任的观念的。因此,一旦我最后决定离开米德尔马契,我认为,我只得取消我对新医院的进一步支持,当然,这医院主要是我出钱建造的,为了它的顺利发展,我还投入过大量资金,这些钱会继续发挥作用,我不会收回。”

在布尔斯特罗德按照习惯,略微停顿的时候,利德盖特的想法

是："他最近大概赔了不少钱。"这是对那一席话的最合理的解释，那些话对他的希望无异是当头一棒。他回答道：

"我看，医院的亏损恐怕很难弥补。"

"是的，"布尔斯特罗德答道，用的仍是不慌不忙、柔和悦耳的声音，"除非对计划作适当改变。现在只有一个人肯定愿意对它增加补助，那就是卡苏朋夫人。我跟她谈过这问题，正如我要向你指出的一样，我已向她指出，必须改变新医院的体制，让它赢得更普遍的支持。"

他又停了一会，利德盖特没有做声。

"我说的改变是指与老医院合并，这样，新医院就成了老医院的一部分，是它的扩充，它们属于同一个董事会。两个医院的医疗管理工作也必须合并。这么一来，我们的新机构便得以合理维持下去，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全市的医疗救济工作也可以统一了。"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又停顿了，他的眼睛从利德盖特的脸上移到了他的外套钮扣上。

"从经济方面看，这么做当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对策，"利德盖特说，声调中带有一点嘲笑的意味。"但是要我马上欢迎它，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其他医务人员推翻或阻挠我所推行的措施，反正凡是我主张的，他们都要反对。"

"你知道，利德盖特先生，我对你一心推行的新方针能不受干扰，得到实施的机会，是十分重视的，我承认，原来的计划也是我根据上帝的意旨，一直挂在心上的。但是既然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放弃它，我只得放弃。"

布尔斯特罗德在这场谈话中表现的，毋宁说是一种惹人生气的能耐。那不伦不类的隐喻，那不合逻辑的动机，引起了谈话对方的蔑视，但是用这方式表达那些事实，倒是完全合适的，它使利德盖特既愤怒又失望，却又不便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经过迅速的思考之后，他只是问道：

"卡苏朋夫人怎么讲？"

"那正是我要继续向你说明的，"布尔斯特罗德道，他已胸有成竹，准备好了一套使人满意的答复。"你知道，她是一个十分慷慨的

女人，恰好又掌握着一份财产，当然不能说太富裕，但要捐助一些钱还是绰绰有余的。她告诉我，她的收入的主要部分虽然已另有用途，她还是愿意考虑，能否全部承担我对医院的责任。但是她希望慢慢来，让她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问题。我告诉她，这事不必急，事实上，我的打算也还没有完全决定。”

利德盖特几乎想说：“要是卡苏朋夫人愿意接替你的位置，那我倒是因祸得福了。”但是他的心上还压着一块石头，这使他不能把快乐坦率地表现在脸上。他答道：“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卡苏朋夫人商讨这件事了。”

“一点不错，这正是她明确提出的希望。她说，她的决定大多得看你介绍的情况怎样。但现在不忙，据我所知，她目前正要出门旅行。我收到了她的信，”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边说，一边掏出信，念道：“‘我目前另有急事，’她说，‘我得与詹姆士爵士及彻泰姆夫人前往约克郡，查看该处的一块田地，查看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对医院的资助能力。’由此可见，利德盖特先生，在这件事上不必太急，我只是让你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事先心里有数罢了。”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把信放回了旁边的口袋，改变了姿势，好像他的事情已经谈完。利德盖特对医院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使他对危害这希望的问题更加不能容忍，他觉得，如果他必须争取帮助，就应该趁现在这个时候，理直气壮地提出。

“你把情况全部通知了我，我对你非常感激，”他说，声音中包含着一种坚决的意向，然而说了一句，又停顿了一下，仿佛不想讲似的。“就我而言，我的最高目的便是我的职业，我是把医院看作目前能充分发挥我的专长的场所的。但是充分发挥我的专长，跟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始终一致。凡是使医院不得人心的事，都跟其他原因纠缠在一起——我认为，这些原因都与我在职业上的严格要求有关——影响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现在我的病人大多是付不起钱的。如果我没有负担，不必付钱给别人，我倒宁愿这样。”利德盖特停了一下，但布尔斯特罗德只是点点头，凝神注视着他，于是他又说了下去，口气仍断断续续的，好像有些话难以出口似的：

“我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除非哪一个信任我

和我的未来的人，肯不要担保借一笔钱给我。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财产。我也没有希望从我的亲族那里得到什么。我的开支，由于结婚，已比预计的大得多。到了现在，我非得有一千镑不能还清债务。这样，我为最大一笔债款作抵押的物品，才不致拍卖，还能了结一些其他账目，最后留下一点钱，使我们可以靠小小的收入再维持一个时期。我知道，我的岳父决不会借这么一笔钱给我。因此我把我的境况告诉……告诉你，因为只有你可以说是与我的成败荣辱休戚相关的。"

利德盖特讨厌自己这些话，但他还是讲了出来，准确无误、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慌不忙，但毫不犹豫地做了回答。

"我很难过，不过我承认，利德盖特先生，我对这情况并不感到奇怪。拿我来说，我是不赞成你跟我内兄的家庭攀亲的，这家人家一向挥霍浪费惯了，现在能够维持这样的局面，已不容易，大多是靠我的接济。利德盖特先生，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再在债务中越陷越深，继续作没有指望的挣扎，还是干脆宣布破产的好。"

"那并不能改善我的境况，"利德盖特说，站起身来，声音万分沉痛。"何况这本身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始终是一种考验，"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但是，亲爱的先生，考验是我们在世上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必要的矫正措施。我希望你好好考虑我的劝告。"

"谢谢你，"利德盖特说，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占用了你不少时间。再见。"

第六十八章

如果恶行穿上体面的衣衫，装得道貌岸然，
那么德行还有什么高贵的服饰可以穿戴？
难道错误，难道诡计，难道轻率
也可以扮演美好的角色，变得可歌可泣？
然而这本古往今来的大书，

这个世界，这无所不包的画册，
有力地控制着一切，从历史的长河中证明，
最正直的道路还是最成功的最佳途径。
因为庄严而博闻广识的经验，
在用整个世界的眼睛观看，
掌握着一切时代的智慧，
它比没有向导的欺诈更加可靠！

——丹尼尔：《穆索菲勒斯》①

布尔斯特罗德与利德盖特谈话时，提到或透露了改变计划和转移兴趣的事，这是一次严峻的经历促使他作出的决定。事情发生在拉彻尔先生拍卖家私杂物之后，我们知道，在拍卖的那天，拉弗尔斯认出了威尔·拉迪斯拉夫，后来银行家曾试图用赎买的办法，赢得上天的同情，制止痛苦的后果，但没有成功。

他相信，拉弗尔斯不死总是祸根，他不久又会回到米德尔马契。这猜想终于证实了，圣诞节前夕他又出现在灌木别墅。布尔斯特罗德在家中接待了他，他可以阻止他跟家中其他人接触，但无法阻止人们的议论，拉弗尔斯的来访损害了他的名誉，也吓坏了他的妻子。他已不像上几次那么容易对付，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根深蒂固的歇斯底里气质，他的嗜酒成癖也越发严重了，这一切使他把叮嘱他的话统统丢到了脑后。他坚持住在这屋里，布尔斯特罗德衡量利弊得失，觉得这也不坏，至少可以免得他再在城里招摇过市。他让他当天晚上一直呆在自己屋里，看他上了床才走。拉弗尔斯觉得很有趣，他的到来，居然把这位道貌岸然、飞黄腾达的同谋犯弄得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他还用诙谐的方式表现这种得意的心情，说他对他的朋友颇为同情，因为他竟乐意款待一个过去对他有过功劳，但没有得到相应报酬的人。这种嬉皮笑脸的调侃包含着一种狡猾的打算，就是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地从布尔斯特罗德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如果布尔斯

① 丹尼尔，见本书三二三页注②。《穆索菲勒斯》是他写的一篇长诗，内容主要是讨论德行和知识的作用。

特罗德想摆脱这些新的折磨，就得付出必要的代价。但是他的狡诈未免超过了对方忍受的限度。

布尔斯特罗德的痛苦确实很大，不是拉弗尔斯粗糙的神经所能想象的。他告诉妻子，他只是照顾这个落魄的浪荡子，这个罪恶的牺牲者，否则他会走投无路，不堪设想。他没有完全撒谎，表示有一种家族关系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且这个人身上显示出精神错乱的症状，因此更需要小心提防。他预备第二天早上，亲自坐马车把这个倒霉鬼送走。他觉得这些暗示是必要的，它们可以使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格外留神，叮嘱女儿们和仆人们避免与客人接触；同时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不让别人走进他的房间，哪怕给他送酒菜也不成。但是他仍然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唯恐拉弗尔斯大声大气、不以为意地提到过去的事，给人听见，还怕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万一动了好奇心，在门口偷听。他又怎么能不让她听，打开房门侦察她的行动，以致泄露自己的害怕心理呢？不过，她是一个光明磊落、心直口快的妇人，看来不致为了打听别人的隐私，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然而恐惧是比一切推理更强大的。

这样，拉弗尔斯得寸进尺的折磨，产生了他没有预计到的后果。何况他的态度说明，他根本不听劝告，这使布尔斯特罗德大失所望，觉得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态度。当天夜里，送拉弗尔斯上床之后，银行家立即吩咐家人，他的轿式马车要在明天早上七点半准备就绪。到六点钟，他早已穿好衣服，怀着满腹心事在做祷告，为他逃避厄运的动机辩护，说如果他做了错事，在上帝面前讲了不真实的话，请上帝宽恕他，不要降罪给他。因为布尔斯特罗德虽然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却不敢公然撒谎。这些坏事大多像微细的肌肉活动，不会在意识中引起丝毫反应，尽管它们能使我们达到我们所企求的、盼望的目标。可是只有我们鲜明地意识到的行为，我们才能鲜明地想象到它们已为上帝所看见。

布尔斯特罗德手拿蜡烛，来到拉弗尔斯床边，后者显然还在做噩梦。他默默站着，指望烛光的出现能帮助熟睡的人慢慢苏醒，不致引起一点响声；如果突然叫醒他，他难免会大叫大喊。他望了两三分钟，只见拉弗尔斯浑身哆嗦，气喘吁吁，有了苏醒的迹象，最后他发出

了一声漫长的、有些窒息似的呻吟，坐直了身子，惶惶不安地瞪着周围，又是战栗又是喘气，但是没再出现其他动静。布尔斯特罗德放下蜡烛，等待他逐渐清醒。

这样过了一刻来钟，布尔斯特罗德突然板起脸孔，露出铁面无情的神气，说道："我这么早来找你，拉弗尔斯先生，因为我已吩咐在七点半把马车准备好，我预备亲自送你前往伊尔塞利，到了那里，你可以搭火车或等驿车，随你的便。"

拉弗尔斯正要开口，布尔斯特罗德便气势汹汹地拦住了他，说道："不要做声，先生，听我说。我现在可以给你一笔钱，今后只要你来信要求，我可以按时寄一定数目的钱给你。但如果你胆敢再在这儿露脸，再回到米德尔马契，胆敢用你的嘴巴说出对我不利的话，你就只得自食恶果，得不到我的任何帮助。我知道，你要害我，也无非讲我一些坏话，可是谁也不会因为你破坏了我的名誉就送钱给你。如果你敢再来找我，我也不怕，我能对付你。起来吧，先生，照我的吩咐做，不要做声，否则我马上叫警察，把你从我屋里带走，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带进城里任何一家酒店，但是你再也拿不到我一个子儿，我不会替你付酒账。"

布尔斯特罗德一生很少这么盛气凌人，大声吆喝，但是这一席话，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效果，他是经过推敲的，那天夜里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斟酌这事。虽然他不相信这么做就能一劳永逸，使拉弗尔斯不再跟他捣乱，他还是认为，这是他能够采取的最妥善的措施。这天早晨，他确实把那个人吓得垂头丧气，不敢反抗，他那灌满酒精的身体，这时也只得听凭布尔斯特罗德摆布，屈服在他那冷静、坚决的意志下面。在全家人吃早饭以前，他已乖乖地给押上了马车。仆人们以为他是主人的穷亲戚，这位主人一向严厉，在人们面前把头抬得高高的，因此为这么一个亲戚感到耻辱，要把他撵走，这是不足为奇的。银行家带着他的讨厌朋友，坐十英里马车，这对圣诞节说来，实在是枯燥无味的开端。但到了目的地，拉弗尔斯的精神恢复了，分手时还较满意，因为银行家又给了他一百英镑。布尔斯特罗德这么大手大脚是有各种动机的，只是他自己并没有对它们都作过深入的思考。当他站在拉弗尔斯旁边，看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时，有一点他心里

却很清楚,那就是从他第一次给他两百镑以来,这个人的身体已变得衰弱多了。

他尽量保持坚决的态度,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讲话,免得对方不把他当一回事,以后发生反复。他还竭力让拉弗尔斯明白,他完全知道,就他而言,收买的办法也和对抗的办法同样危险。然而离开那个讨厌的家伙,回到安静的家中以后,布尔斯特罗德依然不能放心,觉得他只是赢得了一段喘息的时间。仿佛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中那些可怕的印象仍留在他的脑海中,怎么也摆脱不了,又好像有一只危险的爬虫,在他周围活动,扰乱了他无忧无虑的生活,留下了一条条粘滑的污迹。

他一向相信,别人对他怀有许多美好的想法,它们在他内心深处构成了一块美丽的织物,目前这块织物已面临毁灭的危险,然而直到这时,谁能想象,它对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呢?

现在,布尔斯特罗德愈益意识到,一些不安的预感已郁积在妻子的心头,因为她小心翼翼,对那件事避而不谈。他在家中一向享有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尊敬,然而现在他相信,大家都在注意他,打量他,暗暗怀疑他隐瞒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使他向人说教的时候声音有些吞吞吐吐。就布尔斯特罗德这种心神不定的人说来,想象往往比事实更显得可怕。想象使他疑神疑鬼,似乎耻辱随时可以降临,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是的,千钧一发,因为如果他对拉弗尔斯的强硬态度不能迫使他就范——虽然他一直在祈求达到这目的,但他并不相信他能如愿以偿——那么身败名裂是必然的。尽管他对自己说,即使事实果真如此,这也是天意,是神的惩罚和警告,还是没有用,他一想到未来的灾难便不寒而栗。他断定,为了上帝的荣耀,避免这耻辱更为必要。他的畏惧心理终于使他准备离开米德尔马契。如果真相终必败露,那么不如远走高飞,到那时他对亲友们的窃窃私议可以置之不问。而且在新的环境中,他的生活不致引起广泛的兴趣,迫害他的人哪怕跟踪前来,对他也不能构成太大的压力。他知道,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他的妻子会感到无限痛苦;要不是迫不得已,他也宁可在已经生根的地方长住下去。因此,他的准备出走,开头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在各方面仍留下一些退路,如果蒙上帝照顾,情

况好转，他的恐怖烟消云散，那么在短期离开之后，他仍可回来。他着手准备移交银行的管理工作，同时对他在这一带的其他商业事务也不再积极过问，理由是他的健康欠佳，但并不排除将来重新参与这些活动的可能性。这措施使他增加了一些开支，减少了一些收入，加上当时工商业普遍不景气，已使他蒙受了一些损失，这样，医院作为他的支出的一个主要项目，自然成了他需要紧缩的方面。

这就是他当时的心情，它决定了他跟利德盖特的谈话。但是在这个阶段，他的安排都有一定限度，万一事实证明这一切并无必要，他可以随时撤销，恢复原状。他不断推迟着最后的步骤，尽管惶惶不安，他仍像许多人一样，在船只失事遇难，或者脱缰的马跑得即将把他们摔出马车时，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认为也许会出现奇迹，绝处逢生。到了晚年还要迁居外地，总不能不慎之又慎，免得后悔莫及，何况要他的妻子离开她唯一留恋的家乡，无限期地流亡在外，这个计划是无论如何很难向她做出满意的说明的。

布尔斯特罗德需要安排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他离开后，斯通大院农庄的管理问题。为了这事，以及与他在米德尔马契及其附近一带拥有的房屋田地有关的一切，他找凯莱布·高思商量了一次。像每个要处理这类事务的人一样，他需要一个比主人更关心农庄利益的代理人。关于斯通大院，布尔斯特罗德希望保留这份产业，将来在他愿意的时候，仍可重返农庄，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现在的安排必须符合这些条件，因此凯莱布劝他，不要把它托付给庄头，而是把土地、牲畜、农具等按年出租，提取一份相应的收益。

"高思先生，我可以托你按这样的条件找一位佃户吗？"布尔斯特罗德说。"如果我把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事托付给你，不知你认为我应该每年付你多少酬劳？"

"这事我得考虑一下，"凯莱布说，他一向这么干干脆脆，"得看我是不是照顾得到。"

要不是为弗莱德·文西的未来着想，高思先生或许不愿再增加自己的工作了，他的妻子也一直担心他年纪大了，负担过重。但是谈话结束，他告别布尔斯特罗德后，关于斯通大院出租的事，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富有诱惑力的设想。要是由他凯莱布·高思负责管理，在

这个前提下,安排弗莱德·文西经营那片田地,布尔斯特罗德会同意吗?这对弗莱德是很好的锻炼,他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份微薄的收入,但仍有时间协助其他工作,增长见识。他把这主意告诉高思太太,显然有些得意,因为这么办,她总不能扫他的兴,依然担心他负担过重了。

"小家伙要是知道一切都解决了,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他说,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睛闪闪发光。"苏珊,你想想看!老费瑟斯通死以前,弗莱德的心好几年一直挂在那里。现在他终于把这块地弄到了手,尽管只是承租性质,只要他好好干,未始不是同样好的转变。因为很可能,布尔斯特罗德会让他长期经营下去,这样他就可以把产业逐步买过来了。他还没拿定主意,这我看得出,他还在犹豫,要不要作长期迁居的打算。我一辈子还没遇到这么称心的事呢。这样,两个孩子慢慢就可以成家啦,苏珊。"

"在你还没有确实把握,知道布尔斯特罗德一定会同意这个计划以前,最好先别告诉弗莱德,你说对吗?"高思太太道,用的是谨慎小心的口气。"至于成家,凯莱布,我们老年人还是不要催他们的好。"

"哦,我看不一定,"凯莱布说,把头转向一边。"结婚是一种约束的力量。结了婚,弗莱德就不必我多管闲事了。不过,在我有确实把握以前,我什么也不会说。我得再跟布尔斯特罗德谈一次。"

他一有机会就这么办了。布尔斯特罗德对他的内侄弗莱德·文西根本不感兴趣,但是他非常希望得到高思先生的协助,他知道,许多零星事务要是没有全心全意的代理人经管,一定会造成许多损失。由于这样,他对高思先生的建议没有表示反对。不过,他之所以同意让文西家的一个人沾光,还有另一个原因。原来,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听到利德盖特负债以后,一直放心不下,想知道她丈夫能不能帮助可怜的罗莎蒙德,后来听到他说,利德盖特的事不容易解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听其自然",这使她非常不安。那时,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第一次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对我娘家的人总是太无情义,尼古拉斯。我相信,我没有理由对我的任何亲族不问不闻。他们可能过于关心世俗的利益,但谁也不能说他们是不值得尊敬的。"

"亲爱的赫莉欧,"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避开妻子的眼睛,因为

那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已给你的哥哥提供了一大笔资金。总不能要我把他结了婚的孩子也包下来吧。”

这似乎是事实,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的抗议终于平息,变成了对不幸的罗莎蒙德的怜悯,她受的奢华教育,她早知道会留下恶果的。

但现在想起这次谈话,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感到心安理得了,因为在他把离开米德尔马契的计划全部告诉妻子时,可以对她说,他已作了安排,为他的内侄弗莱德尽了亲戚之谊。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对她说过,他打算暂时关闭灌木别墅,到南方海边居住几个月。

这样,高思先生得到了他需要的保证,这就是在布尔斯特罗德离开米德尔马契这段时间内,斯通大院按照商定的条件,由弗莱德承租。

凯莱布得意扬扬,他盼望的这个“美好的转变”终于即将实现,要不是怕遭到妻子体贴入微的埋怨,他也许早已忍耐不住,把一切都告诉玛丽,好让“孩子得到一点安慰”了。不过他总算忍住了,还把弗莱德瞒得紧紧的,没让他知道他已到过斯通大院几次,以便详细了解那里的土地和牲口情况,作出初步的估价。尽管事情不必着忙,他还是迫不及待,作了这些调查,这是父爱在他心中起了作用;也许子女的幸福全在此一举,因此他才像给玛丽和弗莱德准备生日礼物似的,暗中安排着一切。

“万一整个计划只是空中楼阁呢?”高思太太说。

“那也没什么,”凯莱布答道。“空中楼阁塌下来是压不坏人的。”

第六十九章

如果你听到了什么话,就让它与你一起死去。

——《德训篇》①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会见利德盖特以后,当天下午三点钟,他仍坐

① 基督教外典之一,又称《西拉之子耶数智慧书》,与《旧约》中的《传道书》性质相同,因此又称《外典传道书》。内容大多为道德说教、劝世箴言等。

在银行的经理室里，他的秘书进来报告，他的马准备好了，又说，高思先生在外面，有事求见。

"请他进来，"布尔斯特罗德说。凯莱布进来了。"请坐，高思先生，"银行家继续道，口气十分殷勤。"我很高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还没走。我知道你是珍惜每一分钟的。"

"嗯，"凯莱布轻轻应了一声，把头慢慢转向旁边，一面坐下，把帽子放在地上。他望着地面，身子向前俯出，长长的手指垂在两腿之间，每根手指都在接连不断地活动，仿佛它们也跟着他安静的大脑袋在苦苦思索什么。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像每个认识凯莱布的人一样，对他这种慢条斯理的态度早已习惯，知道他每逢要谈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总不会马上开口。他估计，凯莱布要跟他谈的，大概仍是购买盲人大院中几栋房子的事，这些房子是预备买下后拆除的，牺牲它们能够使那一带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因此这种损失是可以补偿的。凯莱布的这类建议常常使那些东家感到恼火，但布尔斯特罗德对改进住房条件的计划，一般抱欢迎态度，他们合作得不坏。然而当他用轻轻的声音重新开口时，他谈的却是另一回事：

"我刚到斯通大院去了回来，布尔斯特罗德先生。"

"哦，那里没出什么事吧？"银行家说。"我昨天还到那儿去过。阿贝尔今年养的羊还不错。"

"对，是这样，"凯莱布说，严肃地抬起头，望着对方。"但那儿出了一点事——有一个陌生人在那儿，据我看，他病得很重。他需要医生，我是来把这消息通知你的。他名叫拉弗尔斯。"

他看到，他的话在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身上引起了震动。关于这件事，银行家一直以为，他的恐怖使他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什么也不会叫他露出破绽，但是他的估计错了。

"可怜的东西！"他用同情的声调说，然而嘴唇仍有一点哆嗦。"你知道他怎么来的吗？"

"他是我带去的，"凯莱布冷静地说，"是坐我的小马车去的。他下了驿车，从收税卡路口往前走了一段，我赶上了他。他记得，以前在斯通大院曾看见我跟你在一起，因此要求我让他搭车。我发现他

病了,应该把他送到屋里休息才对。现在我想,你必须马上替他请个医生,诊断一下。"凯莱布说完话,从地上拿起帽子,慢吞吞站了起来。

"当然,"布尔斯特罗德说,心里七上八下的。"高思先生,是不是请你劳驾,在路过利德盖特先生家的时候,进屋通知他一声……哦,不!他这时可能在医院。我立刻写张条子,打发仆人骑马送去,然后我亲自上斯通大院。"

布尔斯特罗德匆匆写了条子,亲自出去吩咐仆人。他回来时,凯莱布照旧站在那儿,一只手搭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布尔斯特罗德心里在不断盘算:"也许拉弗尔斯只向高思谈了他的病。高思看到这个衣冠不整的家伙老是找我,好像跟我很熟,也许有些纳闷,就跟上次一样,但他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是朋友,相处得不错,何况我对他可能还有用处。"

他希望他这乐观的估计得到证实,但是对拉弗尔斯的言行提出任何询问,只能暴露他的恐惧心理。

"我非常感激你,高思先生,"他用平时那种彬彬有礼的口气说道。"我的仆人几分钟内就可以回来,然后我亲自去走一趟,看看能为这个不幸的人做些什么。你也许还有别的事要跟我谈吧?那么,请坐下。"

"谢谢,"凯莱布说,轻轻挥了一下右手,谢绝了他的邀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我想说的是,我得要求你把你的事务委托给别人。你待我不错,允许把斯通大院租给我,还有别的事,我对你很感激。但是我不得不放弃这工作。"

一个明确的意识蓦地像尖刀一样,插进了布尔斯特罗德的心坎。

"这太突然了,高思先生。"这是他一时能说的一切。

"是的,"凯莱布说,"但是这已不可改变。我不得不放弃这项业务。"

他的口气虽然温和,但很坚定。他还发觉,在这种温和面前,布尔斯特罗德似乎有些惊慌,脸色变得死气沉沉,眼睛回避着停留在他身上的目光。凯莱布对他感到了深深的怜悯,但是哪怕他能找到合适的口实,他也不愿用它来说明他的决定。

"我担心,那个倒霉的家伙可能说了什么诽谤我的话,你才作出

这样的决定，”布尔斯特罗德说，现在他非常希望知道全部真相。

“是这样。我不能否认，我是听到了他讲的话，才采取这行动的。”

“你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高思先生，我相信，也是一个觉得自己必须对上帝负责的人。你应该不致轻信无稽之谈，采取对我不利的行动，”布尔斯特罗德说，他在搜索枯肠，寻找可以使对方心悦诚服的理由。“我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你放弃这种合作的理由未必充分。”

“只要可能，我不愿做出对任何人不利的事，”凯莱布说，“哪怕上帝看不到，我也不会做。我希望我能同情所有的人。但是，先生……我不得不相信，这个拉弗尔斯告诉我的是事实。这样，为你办事，或者从你那儿得到利益，都使我感到不安。我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我只得要求你另外物色代理人。”

“很好，高思先生。但是我至少得要求你告诉我，他对你讲的最严重的话是什么。我必须知道，那些要使我陷入不幸的无耻谰言是什么，”布尔斯特罗德说，一股怒火开始升起，跟他在这个拒绝他照顾的沉静的人面前感到的耻辱，混合在一起。

“那是不必要的，”凯莱布说，摆了摆手，把头俯下了一些，但没有改变声调，仍显得那么宽宏大量，不想使这个可怜的人过分伤心。“他对我说过的一切，永远不会再从我嘴里泄漏出去，除非发生了现在还不知道的情况，迫使我非讲不可。如果你为了金钱，有过损人利己的行为，用欺骗手段使别人丧失了他们的权利，因而得到了非分之财，那么我敢说，你现在已经后悔，你宁可恢复原状，但又办不到。这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凯莱布停了一会，摇摇头，“我不应该使你的生活变得更痛苦。”

“但是你这么做了——你使我的生活变得更痛苦了，”布尔斯特罗德说，竭力装出真心恳求的哭泣声。“由于你离开了我，我的生活变得更痛苦了。”

“我也是不得已，”凯莱布说，口气更温和了，举起了一只手。“我很抱歉。我无权对你进行裁判，我也不能说，他是邪恶的，我是正直的。没有这种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个人可以犯错误，但他的意

志能超越这些污点，尽管他无法使他的生活恢复清白。那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如果你的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为你十分难过，但我内心的感情不允许我再与你合作。这就是一切，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其余什么也不用谈了，因为我的主意已经定了。再见。”

“等一下，高思先生！”布尔斯特罗德赶紧说。“那么我可以信任你庄严的保证，你不会向任何男人或女人传播那些诽谤，哪怕它们包含着一点点真实，是吗？”

凯莱布生气了，愤怒地答道：

“既然我不想过问这事，我为什么要传播它？我不是为你担心。我对这种流言蜚语从来不感兴趣。”

“对不起，我心里有些乱，这个无耻之徒把我害苦了。”

“别说了！你应该考虑的是，他的堕落是不是跟你也有关系，因为你靠他的罪恶得到了利益。”

“你对他过于轻信，以致错怪了我，”布尔斯特罗德说，拉弗尔斯可能说过的话，他无法断然否认，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像噩梦一般压在他的心头，然而他感到庆幸，凯莱布没有要求他明确宣布他彻底否认此事。

“不对，”凯莱布说，又举起了一只手，请他别再往下说，“我愿意相信事实不是那样，只要它能得到证明。我不会使你失去这样的机会。至于谈论这事，我一向认为，揭露别人的隐私是错误的，除非我确实知道，这是为了挽救无辜的人必须做的。那就是我的观点，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我说的话是不必起誓的。再见。”

几个钟头以后，凯莱布回到家中，顺便对妻子说道，他与布尔斯特罗德有了一些小小的分歧，因此已放弃租佃斯通大院的一切设想，而且事实上已拒绝今后再为他办事。

“他对你干涉太多，是不是？”高思太太说，以为布尔斯特罗德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触怒了她的丈夫，不允许他对设备和耕作方式实施他认为正确的改革。

“嗯，”凯莱布应了一声，垂下头，严肃地挥了挥手。高思太太明白，这是表示他不愿再继续谈论这件事。

至于布尔斯特罗德，他差不多立即骑上了马，前往斯通大院，尽

量想赶在利德盖特之前到达那里。

他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幻象和猜测，这对他的希望和恐惧说来是一种语言，正如我们能够从使我们全身发抖的振动中听到声音一样。凯莱布·高思知道了他的过去，拒绝接受他的委托，这使他毛骨悚然，深深感到羞愧，然而再一想，他又几乎感到值得欣慰，因为拉弗尔斯没有把那些话告诉别人，只是告诉了高思，这还是比较安全的。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上天的巧妙安排，免得他遭遇到更坏的后果，由此可见，保守秘密的希望之门还没有关闭。何况拉弗尔斯又得了病，他又给带到了斯通大院，而不是别的地方，这一切都唤起了一种幻觉，使布尔斯特罗德的心感到振奋，似乎事情还大有可为。要是他能摆脱一切危险，不致身败名裂，要是他又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呼吸，那么他一定要比以往更加虔诚，把整个生命呈献给上帝。他在心中默默念叨着这个誓言，仿佛它能加速他期待的后果到来似的。他竭力让自己相信，虔诚的祈祷会在冥冥之中发挥无穷的威力，决定人的生死。他知道他应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①]，他也时常这么说。但是他最大的要求还是：但愿上帝的旨意是让那个可恨的人死去。

然而他来到斯通大院，见到拉弗尔斯身上的变化，不由得大吃一惊。要不是他那么苍白和虚弱，布尔斯特罗德会认为，他身上的变化纯属精神性质。他那种大声大气作弄人的兴致消失了，情绪变得紧张、空虚、惶惑不安，他低声下气央求布尔斯特罗德别对他发脾气，他的钱花完了，但那是他遇到了土匪，他们抢走了他一半的钱。他到这儿来只是因为他病了，有人在跟踪他——有人要搜寻他。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什么，他的嘴巴一直闭得紧紧的。布尔斯特罗德不懂得这些症状的意义，以为这种神经过敏的反常状态正可以供他利用，胁迫拉弗尔斯从实招供，因此他指出，他所谓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什么，纯属弥天大谎，他刚才还对让他搭车，送他上斯通大院的人讲过他的坏话。拉弗尔斯赌神发咒，矢口否认。原来事实是，他那意识的锁链断了，他在惊恐万状中向凯莱布·高思絮絮叨叨讲的一切，只是像一时的梦呓，早已从他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

① 基督教最常用的祈祷经文，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

布尔斯特罗德目睹这情形,心又沉下去了,他发现,他无法掌握这个倒霉家伙的心理,拉弗尔斯的每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不能说明他最需要知道的事实,即他在这一带是不是真的除了凯莱布·高思以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什么。女管家的神情毫无不自然的表现,她告诉主人,高思先生走后,拉弗尔斯要她拿啤酒,以后再没开口,他似乎病得很重。可以肯定,他没有在这里泄漏什么。阿贝尔大娘跟灌木别墅的仆人一样,认为这个怪人属于那种不受欢迎的"亲族",这种人在有钱人家始终是个累赘。起先她认为,他是李格先生的亲戚,反正有遗产的地方,这样的绿头大苍蝇总会嗡嗡飞来,这不足为奇。但他怎么又变成了布尔斯特罗德的亲戚,这就不得而知了,但阿贝尔大娘和她的丈夫一致认为,这是"无从知道的",这个说明已充分满足了她的精神需要,因此她对这事只是摇摇头,不想再多费脑筋。

不到一个小时,利德盖特来了。拉弗尔斯当时待在镶护壁板的客厅里,布尔斯特罗德到客厅门外迎接医生,说道:

"利德盖特先生,我请你来,是因为有一个人病了,他许多年以前曾在我手下办过事。后来他去了美国,回国后,据我猜想,一直在过不务正业的放荡生活。由于一贫如洗,他要求我接济他。他跟这儿从前的主人李格沾点亲戚关系,所以找到了这儿。我相信他病得很重,显然还有些精神错乱,但我想,我应该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他。"

利德盖特的头脑里,还深深印着早上跟布尔斯特罗德打的交道,他不想讲一句多余的话,对这些说明只是稍微点了点头,但是进屋以前,他机械地回头问了一声:"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医生也像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一样,总爱询问别人的姓名。

"拉弗尔斯,约翰·拉弗尔斯,"布尔斯特罗德说。他觉得,不论拉弗尔斯的情况怎样,不能让利德盖特知道得更多。

利德盖特对病人作了全面的检查和诊断以后,吩咐让病人上床,尽可能保持绝对的安静,然后与布尔斯特罗德一起走进另一间屋子。

"我看,他的病很严重,"银行家不等利德盖特开口便说。

"也是也不是,"利德盖特模棱两可地答道。"这种长期形成的并发症,它的后果怎样,现在还很难判断。但是这个人有强壮的体格,这是首要的。当然,目前他的身体处在衰弱状态,但据我估计,这场

病还不会造成致命的结果。应该对他仔细护理，小心照顾。”

“我会亲自留在这里，”布尔斯特罗德说，“阿贝尔大娘和她的丈夫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我没什么事，可以在这儿过夜，只是要麻烦你，替我送一张条子给我的太太。”

“我看那倒不必要，”利德盖特说。“他似乎很安静，还相当害怕。只是他可能胡闹，不听管束。但这儿有男人，是不是？”

“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几夜，为了想清静一些，”布尔斯特罗德满不在乎地说。“我今天也不妨这么做。必要的时候，阿贝尔夫妇可以跟我换班，给我帮忙。”

“很好。那么我只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就成了，”利德盖特说，对布尔斯特罗德这种有些特别的行为，并未感到惊讶。

“那么你认为，这病没有什么危险？”布尔斯特罗德问，这时利德盖特已把他的意见一一交代清楚。

“是的，除非另外出现什么复杂的症状，也就是我目前还没有诊断到的病情，”利德盖特说。“这病可能还会暂时恶化，但我相信，只要严格按照我开的药方服药调理，几天内就会好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记住，如果他要喝酒，不论什么酒，都绝对不行。按照我的看法，这类情况的病人，造成死亡的原因往往是治疗不当，不在于疾病本身。然而新的症状还可能出现。明天早上我再来。”

等布尔斯特罗德给他太太的条子写好以后，利德盖特就骑马走了。关于拉弗尔斯的生平，他起先并没有作什么猜测，只是一心揣摩他的病情。最近韦尔医师[①] 的丰富经验在美国发表之后，引起了震动，大家纷纷讨论这类酒精中毒的正确治疗方法，现在这些议论来到了利德盖特的头脑中。这个问题他在国外已开始注意，因此他坚决反对通行的治疗方法，不准喝烈性酒，不准无限止大剂量使用鸦片。他不断按照这个信念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他想：“这个人是生了病，但他身上还有不少落拓潦倒的迹象。我看，他大概是靠布尔斯特罗德赈济的人。真奇怪，在有些人身上，

---

① 约翰·韦尔(1795—1864)，美国医师，哈佛医学院教授。一八三一年曾发表《酒精中毒震颤性谵妄症的形成及治疗》一书。

冷酷和慈悲会并行不悖。布尔斯特罗德对待某些人，是我看到的最缺乏同情心的家伙，可是他为慈善事业不辞辛劳，还花了许多钱。也许他是在进行某种试验，看看哪些人是上帝所关怀的。看来他已经决定，我不是上帝所关心的人。”

这股怨气一经产生，就源源不断，到他走近洛伊克门大街时，它已在他的思想中逐渐扩大，成了主流。自从当天早上银行家派人到医院找他，跟他进行第一次会谈后，他还没有回来过。现在是他第一次带着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心情回到家中。要想弄到足够的钱还债的希望终于幻灭，他只觉得他的婚后生活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和罗莎蒙德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处境势必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彼此已很难给对方提供什么安慰。他觉得，与其看到自己的温情，由于缺乏物质的后盾，对她无济于事，那不如让自己也得不到她的温情好一些。过去和未来的屈辱，把他的自尊心压得喘不出气，而且就他而言，这些痛苦还跟另一种更深刻的悲痛情绪难分难解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那种对它们起着支配作用的预感——预感到罗莎蒙德必然认为，他是她一切失望和灾难的主要根源。他从来不喜欢贫穷，不愿过朝不保夕的生活，也从没想过他可能落到这等地步；但现在他开始想象，真心相爱、志同道合的夫妇，在简陋的家具面前会怎样安之若素，一笑置之，共同合计他们的黄油和鸡蛋还能维持多少日子。可是如今这美丽的诗一般的天地，对他说来已那么遥远，正如那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一样了。在不幸的罗莎蒙德心中，从来没有过可以使奢华生活相形见绌的广阔天地。他怀着万分忧郁的心情下了马，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除了晚餐，没有别的欢乐。他想，最好当晚就把他向布尔斯特罗德求情失败的经过，告诉罗莎蒙德。应该趁早让她有所准备，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是他的晚餐还得等好久才能到口，因为他一进门就发现，多佛的代理人已派人守在屋里。他问利德盖特太太在哪里，仆人回说，她在卧室内，他上了楼，看到她躺在床上，脸色惨白，一言不发，对他的任何问话或目光，不仅一句不回答，连一点表示也没有。他坐在床边，俯身对着她，用几乎像祈祷似的声音说道：

“可怜的罗莎蒙德，我使你受苦了，宽恕我吧！让我们仍然彼此

相爱吧。”

她呆呆地望着他，脸上仍是一副万念俱灰的神色。但是过了一会，眼泪涌上了她蓝盈盈的眼睛，她的嘴唇哆嗦着。这天，那个坚强的人受到的折磨太多了，他终于忍无可忍，让头垂在她的旁边，呜呜咽咽地哭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到她父亲家去了，他没有拦阻——现在他觉得，他不应该拦阻她，让她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半小时后，她回家了，说爸爸妈妈希望她回去跟他们住在一起，等情况好转以后再说。爸爸说，他对债务无能为力，如果他付了，五六笔债马上会接踵而至。她最好先回娘家，等利德盖特为她安排好舒适的家庭以后，她再回来。“泰第乌斯，你反对吗？”

“随你喜欢吧，”利德盖特说。“但危机还不致马上发生，可以不必匆忙。”

“我最早也得明天才走，”罗莎蒙德说。“我还得收拾衣服呢。”

“好吧，我可不能明天就走，还得在这儿多呆一会——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利德盖特无可奈何地冷笑道。“也许只有等我弄得头破血流死了，你才舒服呢。”

原来，他对她的体贴虽含有感情的因素，但也是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决定，因此它不可避免会给突然爆发的愤怒所打断，这愤怒有时表现为嘲笑，有时又表现为抗议，这种情形是利德盖特的不幸，也是罗莎蒙德的不幸。但是在她看来，他的反唇相讥毫无道理，那种意外的严厉也只是在她心头激起了反感，以致加倍的体贴恐怕也很难挽回，获得她的谅解了。

“既然你不愿意我走，”她说，照旧保持着冷漠而温和的态度，“你何必耍脾气，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对我讲？那我就呆在这儿，等你要我离开的时候再离开。”

利德盖特没有再说什么，便出门看病了。他感到委屈，伤心，眼睛下出现了狭长的黑影，这是罗莎蒙德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但近来她根本不屑瞧他一眼。泰第乌斯处理事务的方式，给她带来的痛苦太大了。

第七十章

我们的作为从远处追随着我们，
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现在。

利德盖特离开斯通大院后，布尔斯特罗德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拉弗尔斯的口袋。他认为他一定留下一些东西，例如旅馆账单之类，足以说明他到过哪里，这就能够验证他的话，因为他说，他由于生病，又没有钱，他是直接从利物浦来的。他的小笔记本里夹满各种账单，但凡是别处的，日期都在圣诞节以前，只有一张是那天早上的。它跟马市场的传单揉成一团，塞在上衣下端的一只口袋里，那是他在比尔克利旅馆居住三天的费用，马市场便在那儿举行，它离米德尔马契至少四十英里。账单上的数目很大，由于拉弗尔斯身边没有行李，很可能为了省下一些钱作路费，他把手提包留在旅馆作抵押了。因为他的钱包空空如也，口袋里也只有两枚六便士硬币和几个零钱。

布尔斯特罗德根据这些迹象，觉得放心了一些，拉弗尔斯从圣诞节那次难忘的访问之后，确实一直离米德尔马契远远的。在这么远的地方，生活在跟布尔斯特罗德素昧平生的人中间，拉弗尔斯怎么能靠传播米德尔马契一位银行家过去的丑事，满足他幸灾乐祸、自我吹嘘的本能呢？就算他讲了，又有什么害处？现在当务之急是对他进行严密监视，防止他胡言乱语，泄漏消息，免得他心血来潮，重复对凯莱布·高思可能讲过的话；布尔斯特罗德最担心的，是怕他见了利德盖特，又故态复萌，随口乱说。他独自坐在床边陪夜，只是吩咐女管家睡时别脱衣服，以便随叫随到。他说他自己不想睡，医生的嘱咐很重要，他不放心托付给别人。他忠实地执行医生的指示，尽管拉弗尔斯一再向他要白兰地，说他一点力气没有，整个大地好像在从他脚下往下陷落。他烦躁不安，不能入睡，但不敢胡来，还能接受管束。按照利德盖特的吩咐准备的饮食送来时，他拒绝了，而他要吃的东西又吃不到，但这一切似乎只是使他对布尔斯特罗德更加害怕，他只得低声下气恳求他不要发怒，不要用饥饿向他报复，还拼命赌咒，说他绝

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他一句坏话。哪怕这种恳求，布尔斯特罗德觉得，也不能让利德盖特听到。但是最使他吃惊的，还是他在谵妄状态中突然出现的精神错乱，那是在天色将明未明时，他突然以为有一个医生站在他身边，于是向他诉起苦来，说布尔斯特罗德要饿死他，向他报复，他以为他把他的事告诉了别人，其实他什么也没讲过。

布尔斯特罗德天生的专断傲慢和坚决意志，帮了他的大忙。这个外表脆弱的人，尽管心烦意乱，还是找到了必要的力量对付艰难的环境。在那难捱的一夜和清晨，他的神气像一具还魂的僵尸，身体凉了，但仍能活动；他阴沉森严地端坐在那里，主宰着一切，心中紧张地盘算着，该用什么办法保护自己，才能转危为安。不论他可以发出什么祈祷，不论他的内心对那个人腐朽的精神状态可能作出什么说明，也不论他是否意识到他目前的责任是接受上天的惩罚，而不是指望别人得到灾难，然而通过这些思索，在他力图把千言万语凝固成一个坚定的意志的过程中，符合他心愿的幻景仍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栩栩如生地显现和扩大了。而且这一系列幻景也带来了为它们辩解的理由。他从这些幻景中看到，拉弗尔斯只能死，也只有他死，布尔斯特罗德才能得救。这个堕落的灵魂离开人世，算得什么？他不知悔改——那些国事犯不是也不知悔改吗？于是法律判处了他们死刑。如果在这件事上，死是天意，那么希望它以死结束，也就算不得罪过，只要他没有亲手制造这后果，只要他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行事。万一出现失误，那是难免的，处方是人开的，不会万无一失，利德盖特说过，另一种治疗方法会促成死亡，那么他自己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就不会呢？但是当然，在错和对的问题上，意图决定一切。

这样，布尔斯特罗德把他的意图和他的愿望分割开了。他在心中宣布，他的意图是服从医生的指示。但他为什么要对这些指示的效力反复推敲呢？那只是愿望玩弄的普通花招，为了使它可以利用各种毫不相干的怀疑观点，从效果尚不明确的一切措施中，从貌似不合规律的一切隐晦状况中，为自己扩大活动的地盘。然而他还是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他的畏惧心理不断转向利德盖特，他们前一天早上的谈话，使他回想起来不免顾虑重重，尽管在当时他毫无这种感觉。那时，他提到

了医院可能发生的变化，可是它在利德盖特心头引起的痛苦反应，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利德盖特对他的不满，他也并不在乎，他认为，拒绝别人对他的过高要求，这是名正言顺的。但现在他回想当时的情形，发现这可能使利德盖特成为他的敌人，于是幡然悔悟，觉得应该对他采取安抚态度，或者不如说，使他产生一种感恩图报的强烈心愿。他后悔不该舍不得花钱，哪怕这在当时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万一拉弗尔斯的呓语引起不愉快的怀疑，甚至泄漏真相，布尔斯特罗德仍可有恃无恐，知道由于他的广施恩泽，利德盖特已在心中为他筑好了一道防线。但是后悔也许来得太迟了。

这个不幸的人在心灵中进行的挣扎是奇怪的，可怜的。多少年来，他一直想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更好，自私的欲望在他身上与教规融为一体，披上了庄严的道袍，像一个虔诚的唱诗班，跟着他走过了漫长的一生，可是现在恐怖突然从它们中间崛起，它们再也无法大声歌唱，只能为苟全性命发出寻常的哀鸣了。

直到将近中午，利德盖特才到达。他说，他本想早一些来，只是有事耽搁了。布尔斯特罗德发现，他的神色有些沮丧。但他立即专心致志开始诊断，详细询问一天来的变化。拉弗尔斯的病反而重了，他简直不想吃东西，始终不能安睡，老是语无伦次地说胡话，但还不太厉害。跟布尔斯特罗德担心的相反，他没有发觉利德盖特在场，只顾自言自语，有时断断续续地嘟哝几句。

"你觉得他怎么样?"布尔斯特罗德偷偷问。

"病情恶化了。"

"你认为希望减少了吗?"

"不，我仍认为他能够复原。你今天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利德盖特说，望着布尔斯特罗德，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使他有些不自在，尽管实际上这与任何怀疑无关。

"是的，我想仍住在这里，"布尔斯特罗德说，竭力控制着自己，讲得不慌不忙。"我已把我留在这儿的理由通知了内人。阿贝尔大娘和她的丈夫没有经验，这事不能完全交托给他们。而且这样的责任也不属于他们的职务范围。我猜想，你大概有什么新的指示吧。"

利德盖特提出了新的指示，主要是如果几小时后，病人继续失

眠，需要使用鸦片，鸦片的剂量绝对不宜过多。他已把鸦片带来，以防万一。他向布尔斯特罗德仔细交代了剂量，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停止使用，又说明了不停止的危险，还反复叮嘱，绝对不能让病人喝烈性酒。

“根据我的诊断，”他最后道，“麻醉是我担心的最大危险。他哪怕不吃多少食物，也能维持很久。他的身体还是相当结实的。”

“你自己的脸色也很难看，利德盖特先生，跟你平常完全不同，我可以说，从我认识你以来，还没见到你这样，”布尔斯特罗德说，那种殷勤劲儿跟前一天的漠不关心截然相反，就像他现在对自己的疲劳满不在乎，跟他平时活命第一，一有小病小痛便大惊小怪，也大不相同一样。“恐怕你有什么心事吧？”

“对，有些心事，”利德盖特说，态度粗鲁，一边拿起帽子，打算告辞。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布尔斯特罗德问道。“别忙，请坐下。”

“不，谢谢你，”利德盖特说，有些傲慢。“我昨天把我的情况同你讲过了，我没什么好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债务已经到期，现在真的要执行了。总之，千言万语就是这么一句话。再见。”

“慢着，利德盖特先生，等一下，”布尔斯特罗德说，“我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昨天我一时匆忙，没来得及深入思考。内人十分关心她的侄女，我对你的境况发生不幸的变化也深感忧虑。尽管求我帮忙的人很多，我经过重新考虑，还是觉得应该为你作出一些牺牲，不能袖手旁观。我记得你说过，有了一千镑，你就可以还清全部债务，恢复安定的生活？”

“是的，”利德盖特说，欢乐突然涌上了他的心头，超越了其他一切感觉，“除了还清全部债务，还会多一点。这样，我可以精打细算，重新安排家庭生活。我的业务今后也可能有些起色。”

“那么请你等一下，利德盖特先生，我可以给你签一张这个数目的支票。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必须彻底才有效果。”

布尔斯特罗德开支票时，利德盖特转身对着窗外，他想到了他的家，还想到他那有着良好开端的生活终于可以避免一场灾难，它那些有益的目标也不致夭折了。

"你可以给我一张期票作交换,利德盖特先生,"银行家说,一边把支票递给他。"但愿今后你的境况慢慢好转,你就可以还我了。现在我觉得很高兴,希望你不致再遇到什么挫折。"

"我对你非常感激,"利德盖特说。"你使我恢复了希望,我又可以愉快地工作,为我的目标奋斗了。"

他觉得,布尔斯特罗德重新考虑他拒绝过的事,这是十分自然的,符合他性格中助人为乐的一面。他把马打了一鞭,让它跑得稍快一些,以便早些到家,把好消息告诉罗莎蒙德,他还想早些上银行兑取现款,跟多佛的代理人结清账目。但同时他的头脑中也闪过了一个思想,它给他的印象是不愉快的,仿佛一个不祥的预兆,张开黑色的翅膀,掠过了他的心头,这个思想就是他意识到,他跟几个月前已多么不同,他竟然为个人得到的恩赐欣喜若狂,竟然由于布尔斯特罗德给了他一笔钱,他便感激涕零,把他当作了救命恩人。

银行家觉得,他已达到目的,排除了一个不安全因素,但他还是心事重重。他出于罪恶的动机,希望赢得利德盖特的好感,然而他没有测量到这个动机的分量,它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却依然作为孳生烦恼的根源潜伏在他的血液中。一个人立了誓言,但不一定能把违反誓言的路堵死。那么他是不是有意识要违反它呢?完全不是,只是导致违反它的愿望,仍在他身上暗暗发生作用,渗入他的想象,就在他一再叮嘱自己牢记他的誓言时,使他放松了警惕。拉弗尔斯恢复得很快,又能自由运用他那讨厌的知觉了——这怎么能叫布尔斯特罗德喜欢呢?拉弗尔斯的死,这才是能带来解脱的前景,他在不知不觉中祈求的也正是这种解脱,他哀哀祝告,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就可以避免耻辱的威胁,他也可以继续充当为上帝服务的忠实工具了。利德盖特的诊断没有为这祷告的应验带来希望。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布尔斯特罗德对那个人身上顽强的生命力,越来越感到难以容忍,巴不得他快些陷入死亡的深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迫切的心愿引起了对这只野兽的生命实施谋害的冲动,因为心愿本身对它已无能为力。他在心中说,他太疲倦了,今天晚上他不能再陪病人坐到天亮,他只得把他交给阿贝尔大娘,万一有事,她可以招呼她的丈夫。

拉弗尔斯一直只能迷迷糊糊睡一会儿，然后突然惊醒，又变得烦躁不安，大叫大嚷，说他在陷下去。这样，到了六点钟，布尔斯特罗德开始按照利德盖特的指示，给他服用了鸦片。又过了半个多钟点，他把阿贝尔大娘叫来，告诉她，他觉得自己精疲力尽，不能再守夜了。现在他只能把病人托给她照料。他向她交代了利德盖特关于每次用药剂量的指示，但在这以前，阿贝尔大娘对利德盖特的药方一无所知，她只是按照布尔斯特罗德的吩咐，把药配好送来，反正他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现在她开始问，除了鸦片，她还能用什么。

"目前只能给他喝汤或苏打水，其他什么也不用。有事你可以随时找我。今天夜里，除非发生重大变化，我不再到这儿来。必要时，你可以找你的男人帮忙。我得早些上床休息。"

"是的，先生，您太累了，应该早些休息，"阿贝尔大娘说，"还应该吃点什么，提提精神，您吃得太少了。"

于是布尔斯特罗德走了，他不用担心拉弗尔斯在谵妄状态中泄漏什么，因为他的呓语断断续续，不致发生危险，使人相信他的话。不论怎样，他只得孤注一掷。他下了楼，走进镶护壁板的客厅，开始考虑，他是不是给马披上鞍子，借着月光连夜回家，不必再关心尘世的后果。他又后悔没请利德盖特晚上再来一次。也许他会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拉弗尔斯已没有多大指望。他要不要派人请利德盖特呢？要是拉弗尔斯的病情果真恶化了，他正在慢慢死去，那么布尔斯特罗德可以高枕无忧，怀着对上苍的感激，安然入睡了。但他有没有恶化呢？利德盖特来后，可能只是说，病情的发展正如他预料的一样，并预言病人会逐渐安静入睡，然后慢慢好转。那么请他有什么意思？布尔斯特罗德害怕这样的后果。他左思右想，总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就是拉弗尔斯复原后，又会一切照旧，变成原来那个人，重新对他纠缠不清，弄得他走投无路，只得带着妻子远走他方，她也只得离开她的亲友和家乡，心中老是对他打着问号，跟他离心离德，同床异梦。

他坐在壁炉旁边，这么反反复复琢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蓦地出现了一个思想，使他一惊，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点亮了他带下来的卧室蜡烛。那个思想是：他忘了交代阿贝尔大娘，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停

止使用鸦片。

他拿起烛台，但站在那儿，好久没有动。她给他服用的，也许已经超过了利德盖特规定的剂量。但是他忘记医生的一部分嘱咐，在他目前这种极端疲劳的情况下，是可以原谅的。他拿着蜡烛上了楼，不知道他是应该直接回自己的卧室睡觉，还是应该上病人屋里纠正他的失误。他站在走廊里，脸对着拉弗尔斯的房间，他能听到他在呻吟，在叨咕。那么他还没有睡熟。既然还没有睡熟，那么谁知道呢，也许利德盖特的指示还是不服从比服从好？

他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他还没有脱下衣服，阿贝尔大娘打门了。他开了一条缝，以便听到她低声说的话：

“先生，我能不能给这个可怜的人喝一点白兰地？他说他觉得在陷下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喝……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是靠鸦片在支持。他老是说，他在往下陷落，陷到地底下去。”

她有些诧异，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什么也不回答。他心里正在进行斗争。

“要是他这么下去，一定支持不住，非死不可。我故世的主人罗比逊先生病后，我侍候他，总是不断给他喝葡萄酒和白兰地，每次都是一大杯，”阿贝尔大娘又道，带一点规劝的口气。

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还是没有马上回答，于是她继续道：“在别人快咽气的时候，是不能再浪费时间的，先生，我相信你也不愿意这样。要不，我把我们自己贮藏的一瓶朗姆酒拿给他喝吧。既然你叫我陪夜，我就得用尽一切办法……”

这时一只钥匙从门缝中塞给了她。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用沙哑的嗓音说道：“这是酒窖的钥匙，那里有不少白兰地。”

第二天一早，大约六点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便起了床，做了一段时间祷告。也许有人以为，内心的祷告必然是坦率的——必然会深入行为的根源！其实，内心的祷告是无声的言语，而言语总是自我表现，可是哪怕在自己的反省中，谁能如实表现自我呢？布尔斯特罗德还没有把最近二十四小时中混乱的内心活动，在思想中理出一个头绪。

他站在走廊里听了一会，可以听到呼吸困难的鼾声。然后他走

进园子,注视着青草上和早春的嫩叶子上的白霜。他走回屋里时,迎面看到阿贝尔大娘,不免一怔。

“你的病人怎么样,大概睡着了吧?”他说,口气竭力装得很愉快。

“他睡得可香呢,先生,”阿贝尔大娘说。“他是在三点到四点之间慢慢睡熟的。您要不要去看看他?我想我走开一会没有关系。我男人下田干活去了,家里只剩一个小女孩在照料水锅呢。”

布尔斯特罗德上了楼。他一看就明白,拉弗尔斯的睡眠不是那种恢复精力的睡眠,它只能把他一步步带进死亡的深渊。

他环顾室内,看到一瓶白兰地还剩下一点,装鸦片的药瓶几乎已经空了。他把药瓶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拿起酒瓶,带下了楼,重又把它锁在酒窖里。

用早餐时,他考虑,他该立刻回米德尔马契,还是等利德盖特到来?他决定等他,又对阿贝尔大娘说,她只管去干她的活好了,他会待在卧室内守护病人。

他坐在那儿,望着他的安全的敌人,只见他正在一去不复返地走进沉寂之国。他感到了好几个月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的良心得到了安慰,秘密已把翅膀合拢,它像上帝派来的天使,把他救出了苦海。他掏出笔记本,查阅各项记录,那是他为了离开米德尔马契而作的安排,有一部分已经付诸实施。现在他只要离开一个短时期就行了,根据这情况,他考虑着哪些应该照旧,哪些应该取消。有些他本来觉得必要的节约措施,在他暂时引退期间,可以照旧执行,他仍希望,医院的开支大部分由卡苏朋夫人负责。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鼾声终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病床上,他不由得想起,那个正在离开的生命,一度是从属于他的生命的,他曾为它的卑鄙无耻,对他唯命是从,感到由衷的喜悦。但正是这种昨天的喜悦,促使他今天为这生命的结束感到喜悦。

谁能说拉弗尔斯的死是意外的暴卒呢?谁能知道,他怎样就可以不死呢?

利德盖特在十点半钟到达,正好赶上看到病人咽气。他走进屋里时,布尔斯特罗德察觉他的脸色蓦地变了,但这主要不是惊异,而是承认他的判断错了。他在床边静静站了几分钟,眼睛注视着死人,

但是他那强作镇静的表情说明，他的内心正在进行一场辩论。

“这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望着布尔斯特罗德。

“昨天我没在这里守夜，”布尔斯特罗德说。“我太疲倦了，只得把他交给阿贝尔大娘照料。她说，他是在三点到四点之间睡熟的。我八点以前进屋时，他几乎已处在这种状态。”

利德盖特没有再提别的问题，只是默默坐了一会，最后他说：“现在一切都完了。”

这天早上，利德盖特心情很好，他又恢复了希望和自由。他像过去一样，怀着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觉得自己浑身是劲，可以忍受结婚生活的一切缺陷。他没有忘记，布尔斯特罗德是他的恩人。但是这桩病例仍使他惶惑不安。他从未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然而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布尔斯特罗德提出问题，才不致像在侮辱他。要是他向女管家查问……算了，人已经死了。如果说由于什么人的无知或粗心造成了他的死亡，现在再提也没有用了。何况归根结底，他自己也可能判断错了。

他和布尔斯特罗德一起骑马回转米德尔马契，一路上谈了不少事，主要是霍乱，改革法案在贵族院通过的可能性，以及政治协会的坚决态度。谁也没有讲到拉弗尔斯，布尔斯特罗德只提了一下，说他只得把他葬在洛伊克教堂的墓园里，还说，这个可怜的人，据他所知，除了李格，没有其他亲属，可是他说过，李格待他很不好。

利德盖特回到家中不久，费厄布拉泽先生来了。上一天，牧师没有进城，但利德盖特家即将强制拍卖的消息，晚上传到了洛伊克，那是担任教区执事的鞋铺老板斯派塞先生带去的，他则是从他的兄弟，洛伊克门大街可敬的修钟匠那儿听到的。自从那天晚上，费厄布拉泽先生发现利德盖特和弗莱德·文西从弹子房出来以后，一想起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在绿龙酒家赌一次或几次，这在别人可能是逢场作戏，但在利德盖特，却是他正在发生变化的若干迹象之一。他一向对赌博不屑一顾，现在竟开始效尤了。这变化也许跟他婚后生活不如意有关，费厄布拉泽先生也听到过一些流言蜚语，现在他认为，这主要恐怕是债务引起的，关于这些债务，传说已越来越多，他开始担心，所谓利德盖特有家底，或者有富裕的亲戚做靠山等等，一定纯粹

是谣传。但他第一次想赢得利德盖特信任的尝试,碰了钉子,因此不敢再问。如今消息传来,利德盖特家里真的要拍卖了,这使牧师再也不能置之不问。

利德盖特刚送走一个他非常关心的穷苦病人,一看到费厄布拉泽先生,立即伸出手迎上前去,露出了满脸笑容。牧师不免感到诧异,这会不会又是拒绝同情和帮助的傲慢表示?没有关系,同情和帮助是非给不可的。

"你好吗,利德盖特?我来看你,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些消息,使我为你深感不安,"牧师说,用的是友好的口吻,没有一点谴责的意味。这时他们都已坐下,利德盖特马上答道:

"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听到这儿要强制执行拍卖?"

"是的,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利德盖特说,神情无牵无挂,仿佛是在谈论一件他毫不在乎的事。"可是危险已经过去,债还清了。我现在不再有什么困难,也不再欠什么债。我想我可以重整旗鼓,更好地安排一切了。"

"原来如此,我太高兴了,"牧师说,靠在椅背上,声音轻轻的,十分利落,这是心上的石头搬掉以后常有的表现。"这比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的所有新闻都好。我承认,我是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进这儿的。"

"谢谢你来看我,"利德盖特亲切地说。"正因为我的心事消失了,我才更能领会你的美意。前一个时期,我确实给弄得焦头烂额。我担心,这些创伤今后还会给我带来痛苦,"他又道,露出了一丝苦笑,"但眼前,我只能感到,套在我身上的锁链终于解开了。"

费厄布拉泽先生沉默了一会,然后热情地说道:"我的好朋友,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如果有什么唐突的地方,请别见怪。"

"我相信,你要问的事是不会使我生气的。"

"那么我就问了,这是为了使我完全放心,必须问的。你有没有……有没有为了还债,又另外借了一笔会给你今后带来更多麻烦的债?"

"没有,"利德盖特说,脸有一点发红。"我想我何必不告诉你,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这次帮我忙的是布尔斯特罗德。他借了相当可观

的一笔钱给我——一千镑,他答应等我有了钱再还他。”

“好,这是很慷慨的,”费厄布拉泽先生说,觉得不能不对他不喜欢的人表示赞许。他一向劝利德盖特,不要和布尔斯特罗德发生任何私人瓜葛,现在他不免有些惭愧,简直不敢想到这点。他立即补充道:“不过布尔斯特罗德关心你的福利是应该的,也是自然的,你与他合作以后,收入非但没有增加,也许反而减少了。他能采取这样合情合理的行动,我很高兴。”

利德盖特听了这些好心的推测,感到不大自在。它们使他心头那种不安的意识更加鲜明了,这种意识几小时前刚从他的思想中隐隐诞生,那就是布尔斯特罗德起先对他冷酷无情,接着忽然大发慈悲,他的动机只能是自私的。他对那些好心的推测未置可否。他不愿接触借款的整个过程,只是牧师刚才不敢想到的那一点,却以更清楚的面目呈现在他眼前了:这种接受布尔斯特罗德私人贷款的关系,正是他以前不遗余力想避免的。

他不能回答什么,只得开始谈他打算实行的节约措施,声称他对生活已有了不同的观念。

“我想办一个诊所,”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在那方面犯了一个错误。如果罗莎蒙德不在意,我还想收一个学徒。我不喜欢这些事,但只要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干,它们其实并不会降低他的身份。何况我已经历过严重的创伤,再擦破一点皮也算不得什么。”

可怜的利德盖特!“如果罗莎蒙德不在意”,这是他无意之间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它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脖子上套着枷锁的明显标志。费厄布拉泽先生对他怀着深刻的同情,希望他成功,他丝毫不知道有一些事已在利德盖特心头引起了不祥的预感,因此满腔热诚地祝贺了他,便告辞走了。

第七十一章

小丑　……那是在那间叫葡萄串的房间里,真的,您最喜欢在那儿坐着,是不是?

弗洛斯　是的,因为那间屋子敞亮,冬天坐在那儿舒适。

小丑　那就对了，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一报还一报》①

拉弗尔斯死后五天，班布里奇先生闲着无事，站在绿龙酒家院子外面的大拱门下。他是不喜欢独自一人胡思乱想的，但他刚从酒店出来。任何人在下午这么早的时候，悠闲地站在拱门下，肯定是想招引别人跟他做伴，就像一只鸽子找到了可口的食物似的。只是现在他要公诸同好的不是有形的食物，而是无形的精神食粮，因为根据理性的判断，流言蜚语可能也是人们所需要的。第一个对这种内心要求作出反应的，是对门的棉布商人，态度斯文的霍普金斯先生，他的主顾大多是妇女，所以他比别人更需要男性的谈话。班布里奇先生对棉布商只是敷衍了几句，他觉得霍普金斯当然乐意找他谈天，可是他并不想为霍普金斯浪费唇舌。但是不久就有一群更重要的听众出现了，他们有的是路过这儿留下的，有的是特地到这儿闲逛，想打听绿龙酒家有没有什么新闻。现在班布里奇先生认为值得花些工夫，多谈些有意思的事了；他说，他刚从北方回来，看到了一些出色的种马，也买了几匹。他向在场的各位先生保证，他在唐卡斯特看到一匹天下无敌的纯种母马，是栗色马，快四岁了，谁若不信，可以亲自去看看，要是谁能找到更好的马，他班布里奇甘愿受罚，给"从这里赶往赫勒福德"。还有两匹黑色马，那是预备用来驾旅行马车的，它们使他仿佛又看到了他卖给福克纳的一对马，那还是在一八一九年，他卖了一百畿尼，可是福克纳两个月后脱手的时候，却卖了一百六十镑。如果谁能证明这不是事实，班布里奇先生甘愿受罚，听凭他用最恶毒的字眼骂他，直骂到口燥唇干，他决不还嘴。

正在他夸夸其谈，讲得起劲的时候，弗朗克·霍利先生来了。他是不屑到绿龙酒家门口转游的，只是偶尔路过大街，看到班布里奇在街对面，才迈开大步，穿过马路，向马贩子打听，他答应替他找的第一流驾车马有没有着落。霍利先生在等他的好消息，因为班布里奇讲过，要在比尔克利给他物色这么一匹十全十美的灰色马，包他一百个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引文见该剧第二幕第一场。

满意，如若不然，那就算他班布里奇不识马，可是班布里奇不识马，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霍利先生站在那里，背对着大街，正跟马贩子约定时间相马和试马，恰巧一个人骑了马从旁边经过。

"布尔斯特罗德！"两三个声音同时发出，声音轻轻的，其中一个属于棉布商，他还循规蹈矩地加上了"先生"的称呼。但是这种惊叹声并无特别的意思，这无非像人们看到一辆驿车在远处出现，便喊一声"里弗斯顿驿车"。霍利先生扭过头来，对布尔斯特罗德的背影投出了漫不经心的一瞥。但是班布里奇跟着把眼睛转过去的时候，却扮了个嘲笑的鬼脸。

"对啦！这使我想起来了，"他把嗓音压低一点，说道，"我在比尔克利不仅找到了你那匹驾车的马，霍利先生，还发现了一件怪事。那是关于布尔斯特罗德的。你可知道，他的财产是怎么弄到手的？哪位先生想打听离奇的新闻，我可以免费奉告。要是天网恢恢，报应不爽的话，布尔斯特罗德早应该到博塔尼湾[①] 去做他的祷告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霍利先生说，把手伸进口袋，朝拱门下走前了一步。要是布尔斯特罗德真是个坏蛋，那就证明，弗朗克·霍利确有先见之明。

"我是从布尔斯特罗德的一个老伙伴那里听到的。我告诉你，我最早是在哪里遇见他的，"班布里奇说，突然用食指做了个手势。"拉彻尔家拍卖时，他到过那儿，不过那时我与他还根本不认识，我错过了机会，他显然是来找布尔斯特罗德的。他说，他能敲布尔斯特罗德的竹杠，要多少有多少，因为他了解他的全部老底。不过到了比尔克利，他灌饱了酒，把秘密统统泄漏给我了。他绝对不是想告发他，没有的事，这家伙只是夸夸其谈，好吹牛皮，他的牛皮就跟着他翻山越岭，跑遍了各地；他哪怕跑瘸了腿，还是非吹牛不可，好像这能捞到钱似的。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班布里奇露出厌恶的神气，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他对自己的吹牛很满意，觉得那是完全具有市场价值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可以在哪里找到他？"霍利先生问。

---

① 在澳大利亚，当时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



“要问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只知道我是在‘撒拉逊人头酒店’跟他分手的。但他的名字叫拉弗尔斯。”

“拉弗尔斯!”霍普金斯先生惊叫道。“昨天我刚为他的丧事供应过布匹呢。他葬在洛伊克。送葬的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出殡挺体面的。”

这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班布里奇先生突然破口大骂,其中“十恶不赦”是最温和的。霍利先生皱起眉头,向前伸出脑袋,大声喊道:“什么?这人死在哪里的?”

“死在斯通大院,”棉布商说。“女管家告诉我,他是她主人的亲戚,星期五来的时候已经病了。”

“什么,星期三我还跟他在一起喝酒呢,”班布里奇插嘴道。

“有没有医生给他看过病?”霍利先生问。

“有,那是利德盖特先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还在病床旁边守过一夜呢。他是第三天早晨死的。”

“讲下去,班布里奇,”霍利先生坚决地说。“那家伙讲布尔斯特罗德什么来着?”

人群已经扩大了,市政府法律顾问的在场证明那里的谈话是值得一听的。现在有七个人听到了班布里奇先生的故事。它的主要内容,我们都已知道,其中包括威尔·拉迪斯拉夫的身世,只是加上了一些地方色彩和细节,布尔斯特罗德怕泄漏的也就是这部分,他希望它随着拉弗尔斯的尸体一起埋进地底。这是他早年生活留下的魅影,它一直跟随着他,直到这天,他骑马经过绿龙酒家的拱门时,他才相信,上帝已把他从它的威胁下拯救出来。是的,是上帝拯救了他。他还没向自己承认,他为这目的要弄过什么花招。他觉得,这是上帝为他所作的安排,他接受了这安排,如此而已。要证明他做过什么,加快了那个人的灵魂的离开,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关于布尔斯特罗德的这些传闻,像烟味一样迅速传遍了米德尔马契。弗朗克·霍利先生为了收集情报,还专门派出一名心腹文书,借口打听干草价格,前往斯通大院,实际是找阿贝尔大娘,了解她所知道的关于拉弗尔斯和他病中的一切细节。经过这样的调查,他终于知道,那是高思先生用他的小马车,把这人送往大院的。于是霍

利先生利用一个机会，到凯莱布的事务所找他，问他能否在必要的时候，抽出一些时间，为争执双方进行仲裁，然后随口问了一下拉弗尔斯的情形。凯莱布没有漏出一句对布尔斯特罗德不利的话，只是不得不承认，上星期他辞掉了当他的代理人的职务。霍利先生根据这点推测，拉弗尔斯一定把他的事告诉了高思，这样高思才拒绝替布尔斯特罗德办事。几小时后，他把他的推测讲给托勒先生听。这些话从此便流传开了，最后终于失去了推测的痕迹，仿佛这是高思直接提供的一份材料，哪怕孜孜不倦的历史学家也只得信以为真，认为凯莱布是第一个把布尔斯特罗德的罪恶史公之于世的。

霍利先生不难看到，不论拉弗尔斯透露的消息，或者他致死的原因，法律都无法追究。他亲自骑马到洛伊克村，查看登记簿，跟费厄布拉泽先生讨论整个事件，后者同意那位大律师的意见，认为布尔斯特罗德有见不得人的隐私终于暴露，这不足为奇，但是牧师一向为人正直，不肯凭个人的好恶妄下断语。只是在他们谈话之际，另一个联想悄悄出现在费厄布拉泽先生心头，使他看到，不久的将来，另一件事必然会在米德尔马契闹得沸沸扬扬，这是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的。布尔斯特罗德怕拉弗尔斯，既然这样，那么他对他的医生委曲求全，慷慨解囊，自然也与这种畏惧心理不无关系。尽管牧师竭力抵制这类想法，不愿承认那是有意识的接受贿赂，他还是看到了一种预兆，觉得这些复杂情况，一定会对利德盖特的名誉产生有害的影响。他发现，霍利先生目前还不知道那件突然还清债务的事，因此尽量留意，不让自己说走了嘴，接触到这个问题。

"好吧，"他说，深深叹了口气，想结束这场漫无止境的讨论，这种讨论其实只是推测，什么也不能得到合法的证明，"这是一则海外奇谈。那么我们这位活泼多变的小家伙拉迪斯拉夫的身世，真有些曲折离奇哩！一位高尚贤淑的小姐和一位波兰音乐界的爱国志士相结合，这倒很像他的出身，可是我从没料到，这中间还有犹太当铺老板的血统。不过事先谁也不能知道，这样的混合会产生什么后果。有些肮脏的物质还是能发挥净化作用的。"

"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霍利先生说，骑上了马。"犹太人，科西嘉人，吉卜赛人，反正一样，都是万恶的外国血统。"

“我知道，他在你眼里是一匹害群之马，霍利。但他实在是一个不谋私利、光明磊落的小家伙，”费厄布拉泽先生笑道。

“得啦，得啦，这正是你的辉格派偏见，”霍利先生说，他一向喜欢带着歉意表示，费厄布拉泽态度这么文雅，心肠这么好，使你不由得以为他是一个托利党人。

霍利先生回家时，骑在马上，想到利德盖特给拉弗尔斯看病的事，认为这不外是他站在布尔斯特罗德一边，给他帮忙罢了。但是后来消息传出，利德盖特不仅没有拍卖家具，而且还清了他在米德尔马契欠下的一切债务。消息传播得很快，各种猜测和解释围绕着它展开，赋予了它新的形态和活力。它传进了许多人的耳朵，最后也传进了霍利先生的耳朵，他立刻发觉，医生的突然有钱，跟布尔斯特罗德企图掩盖拉弗尔斯传播的丑事，有着重大联系。那钱必然来自布尔斯特罗德，这是即使没有真凭实据也可以断定的，因为关于利德盖特的情况早有谣传，说他的丈人和他自己的家庭，都不肯接济他。至于直接的证据，不仅银行的一个职员已予证实，而且清白无辜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本人，也向普利姆但尔太太提到了这笔借款，后者又告诉了她的儿媳妇，然后托勒家的索菲把它传开了。这件事变得轰动一时，这么重要，以致宴会频繁，应酬不断，请客的人，赴宴的人，都在为这桩有关布尔斯特罗德和利德盖特的丑闻忙忙碌碌。妇女们也奔走相告，有丈夫的，死了丈夫的，以及单身女子，都为了它带着针线活计，不断串门，一起喝茶聊天。一切公共场所，从绿龙酒家到朵洛普的饭店，变得盛况空前，大家全在议论这件事，连贵族院会不会否决改革法案的大事，也相形见绌，退居次要地位了。

大家几乎不再怀疑，布尔斯特罗德之所以对利德盖特一掷千金，包含着不可告人的隐情。霍利先生首先发难，邀集了一伙亲密朋友，其中包括两位医生，托勒先生和伦奇先生，进行密谈，讨论拉弗尔斯患病的真相。他把他从阿贝尔大娘处收集的细节，跟利德盖特出具的证书一一作了对照，证书上写的死亡原因是酒后震颤性谵妄。当时所有的医生，毫无例外都对这病保持着传统的观点，因此宣称，从这一切细节中，他们看不出任何可以引起怀疑的确凿根据。但是怀疑的伦理根据还是存在的，布尔斯特罗德显然具有强烈的动机，企图

摆脱拉弗尔斯,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帮助利德盖特解决了他必然早已知道的困难;此外,布尔斯特罗德不择手段是完全可能的,利德盖特对贿赂无动于衷,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也像一切傲慢不逊的人一样,在需要钱的时候决不会放过机会。哪怕这钱只是要利德盖特为布尔斯特罗德早年的丑事保守秘密,这也极不光彩;这家伙为了出人头地,破坏前辈医师的名誉,不惜对银行家卑躬屈膝,早已为人所不齿。这样,在斯通大院的暴卒事件中,尽管没有发现犯罪的任何直接证据,霍利先生的机密小组散会时,每个人都已形成一个观念,即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即使真相不明,无法定罪,人们的普遍心理还是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哪怕年高德劭的前辈长者也在所不免,这符合人的猎奇本能。他们爱好猜测,胜过对事实的单纯了解,猜测所得的结果不用多久,就会比事实更可信,它的容量也更大,可以容纳不可容纳的细节。布尔斯特罗德早年生活中的丑事,尽管已比较明确,在某些人的心中,仍给加上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情节,然后经过他们绘声绘影的闲谈,终于变得光怪陆离,骇人听闻。

这种思想方式的主要支持者就是朵洛普太太,屠宰巷金樽酒店精力饱满的老板娘,她常常不得不驳斥顾客们浅薄的实际主义,因为这些人总是认为,他们从外在世界收集到的材料,与她心头"涌现"的一切,同样可靠。当然,它们怎么来到她的心头,她不得而知,但它们既然出现在她的心头,就与她用粉笔记在壁炉板上的账目一样,具有了确凿无疑的权威。她说:"嘿,布尔斯特罗德自己也讲,他的肚子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哪怕他的头发得知了他的思想,他也要把它们连根拔掉。"

"这可怪了,"林普先生说,这是一个喜欢思考的鞋匠,眼睛近视,嗓音尖细。"我记得,我在《号角报》上看到过,这是威灵敦公爵改变态度,投降罗马天主教徒以后讲的话①。"

"很可能,"朵洛普太太说。"一个坏蛋既然这么讲过,另一个坏

① 威灵敦公爵本来反对所谓"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后来为避免与爱尔兰发生内战,改变态度,于一八二九年与罗伯特·庇尔一起,促使议会通过了该法案。

蛋自然也可能这么讲。尽管他是个假道学，装得那么煞有介事，倒像全英国没有一个牧师比得上他，他还是不得不向魔鬼讨教，魔鬼究竟比他高明一些。”

“对，对，这个同谋犯，你是无法把他驱逐出境的，”玻璃匠克雷布先生说，他听到的消息太多了，弄得他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相信什么才好。“不过据我听到的话，人们说，布尔斯特罗德本来打算逃走，他怕丑事败露了不好见人呢。”

“不论他走不走，反正他会给撵走，”理发师迪尔先生说，他刚才进屋。“我今天早晨刚给弗莱彻刮过胡子，因为他手指痛，他在霍利手下办事。他说，他们大家一致赞成驱逐布尔斯特罗德。锡西格先生现在也反对他了，要把他赶出教区。这城里有些先生说，他们宁可跟囚犯一起吃饭，也不跟他来往。弗莱彻说：‘我也宁可这样。一个人跑到这里，打着宗教的幌子暗中捣鬼，表面上装得好像嫌十戒还不够，背地里干的坏事却比半数囚犯还多，跟这种人在一起，还有什么胃口喝酒？’弗莱彻就是这么说的。”

“不过，要是布尔斯特罗德把资金抽走，这对我们的城市未必有利，”林普说，声音有些发抖。

“可不是，大部分人还不像他肯花钱做好事呢，”嗓音有力的染色匠说，他的双手红红的，简直可以跟他那张和善的脸庞媲美。

“但是根据我的看法，他保不住他那些钱，”玻璃匠说。“人家不都在讲，他的钱应该属于别人吗？根据我的想法，要是他们上法院告他，就可以把他弄得倾家荡产。”

“没有这样的事！”理发师说，他觉得他比朵洛普店里所有的人，地位都高一些，不过他还是喜欢上这儿闲谈。“弗莱彻说没有这样的事。他说，他们可以提出不少证据，证明这个小拉迪斯拉夫是谁的儿子，但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就像他们不想证明我是芬兰人一样，所以他拿不到一个子儿。”

“喂，你们听听他讲的什么话！”朵洛普太太气呼呼地说。“要是法律这么对待没有母亲的孤儿，那么上帝把我的孩子叫了回去，我真要谢天谢地啦。照你这么说，一个人的父母是谁，可以不问不闻。迪尔先生，我真不明白，你还算是一个聪明人，光知道一个律师怎么说，

不问问另一个律师怎么说。大家知道，什么事都有两个方面，至少两个方面，要不，我倒要请教，谁还想打什么官司？如果法律不能证明你是谁的孩子，人们还要那些法律干吗。弗莱彻爱怎么说，随他的便，可我得说，我根本不把你的弗莱彻放在眼里！”

迪尔先生赶紧赔笑脸，表示朵洛普太太敢跟律师对抗，叫他钦佩之至。他对老板娘的揶揄，一向逆来顺受，因为他在她店里挂了一大笔账。

“人们说得很对，如果他们提出控告，这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钱，”玻璃匠说。“比如那个可怜的家伙，他如今死了，不在了，可是根据我的看法，他从前也是个阔气的绅士，还比布尔斯特罗德正派得多。”

“当然正派得多！我敢担保，”朵洛普太太说。“根据我听到的，他好得多。我早已这么说过。有一天，税务官鲍尔温先生到这里来，就站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他说：‘布尔斯特罗德带到这儿来的钱，都是靠偷和骗弄到手的。’我说：‘我早已看穿了他，鲍尔温先生。自从他走进屠宰巷，打算买我楼上的房子以后，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我一见他心里就发毛。请问，谁会有那种不死不活的脸色，眼睛无缘无故老盯着你瞧，好像要看到你的脊椎骨似的。’那就是我说过的话，你们不信，可以问鲍尔温先生。”

“这一点不假，”克雷布先生说。“根据我的了解，大家叫作拉弗尔斯的这个人，生得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再好也没有了，谁跟他在一起都觉得快活——当然，他现在已经死了，躺在洛伊克教堂的墓地里了。根据我的想法，他怎么会躺在那里，有些人知道得比他们应该知道的更多。”

“这还用你讲！”朵洛普太太说，觉得克雷布先生显然有些含糊其辞，因此口气中带一些嘲笑。“那家伙把一个人骗到一栋荒凉的房子里，丢在那儿，可是他并不在乎住医院和请护士的钱，哪怕把半个村庄的人都请去，日日夜夜陪伴病人，他也不在乎，他却不让一个人进屋，除了医生，可这个医生，大家知道，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又是个穷措大，什么都听他摆布，到了事后，这个医生又突然有了钱，付清了肉店老板拜尔斯先生的账，可这些上等腿肉账，从去年米迦勒节欠到现在，都快一年了。总之，不用任何人跑来告诉我，也不必凭祈祷书

起誓，我便猜到，这里边还有不少关节。我才看不惯你们这副眨巴着眼睛、吞吞吐吐的傻样子呢。”

朵洛普太太向周围扫了一眼，那副睥睨一切的神气说明她一向是店中享有绝对权威的老板娘。接着，勇敢一些的人开始了附和的大合唱。林普先生只得呷了口酒，把两只扁平的巴掌合在一起，紧紧压在膝盖中间，垂下患睑缘炎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它们。朵洛普太太那一席话像火一样猛烈，把他的智慧烤干烧光了，似乎要等再下一阵雨，它才会恢复生机。

“为什么不打开坟墓，请验尸官检验一下？”染色匠说。“从古以来都是这么干的。要是有肮脏勾当，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成，乔纳斯先生！”朵洛普太太说，口气特别郑重。“我知道，那些医生都是什么货色。他们是老狐狸，不会给你找到破绽。这个利德盖特医生，他不等病人断气，就想给他们开膛剖肚呢。这是明摆着的，他要剖开体面人的肚子是打的什么主意。我告诉你们，他什么药都懂，有的药你们嗅了，看了，也不懂，吞下以前不懂，吞下以后也不懂。说真的，我亲眼见过甘比特医生配的药水，他是我们俱乐部的大夫，一个好好先生，凡是他接生的孩子，活的最多，在米德尔马契谁也比不过他——我说，我看过他配的药水，不论在瓶子里，在瓶子外，都跟别的药差不多，可是它能叫你第二天就肚子痛。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自己捉摸吧，事情就是这样！总之一句话，谢天谢地，我们的俱乐部总算没跟这个利德盖特医生打交道。要不，真不知有多少母亲的孩子得遭殃呢。”

朵洛普店里讨论的问题，也是全城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大事。这些议论一边传到了洛伊克牧师府，另一边传到了蒂普顿田庄，也毫无遗漏地传进了文西家每个人的耳朵。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的朋友，全都讨论过这件事，还伤心地把它跟“可怜的赫莉欧”联系在一起。只有利德盖特这时还蒙在鼓里，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他侧目而视；布尔斯特罗德本人也没想到，他的秘密仍会暴露。他跟人们的关系一向并不融洽，因此那些不友好的表示也没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他为各种业务上的事，出门了几次，因为他现在已打定主意，觉得自己不必离开米德尔马契，可以料理一下以前一直挂在那儿的事务了。

“我们不妨到切尔特南旅行一次，大概得一两个月，”他对妻子说。“那地方不仅空气新鲜，又在海边，而且对我们的精神也大有好处。在那儿住六个星期，可以使我们心情愉快，耳目一新。”

他确实相信这种精神作用的重要性。由于最近的那些罪孽，他打算今后过更虔诚的生活，尽管他向自己讲起这些罪孽时，都是作为假定提出的，祈祷时也是作为假定的事祈求宽恕的：“如果我在这方面做了错事……”

至于医院，他避免再跟利德盖特提到它，怕因此暴露他是在拉弗尔斯死后才突然改变计划的。在他隐秘的内心中，他相信利德盖特会怀疑他故意违背他的医疗嘱咐，既然他怀疑这点，自然也会怀疑他有一定的动机。幸亏他对拉弗尔斯的经历还一无所知，布尔斯特罗德决定随时留意，免得这种模糊的怀疑继续加深。利德盖特一向反对把某一医疗方法说成绝对有效或有害，他认为这是武断，因此他没有理由提出疑问，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只能保持缄默。这样，布尔斯特罗德觉得，他靠上天保佑总算度过了危机。唯一使他忐忑不安的，是有一天他无意之间遇见了凯莱布·高思，但后者只是和蔼而严肃地向他举了举帽子。

然而在当地的一些主要市民中间，一种与他誓不两立的情绪正在增长。

由于城内发现了一名霍乱病人，市政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防疫问题。当时议会已匆匆通过一项法令，准许为防疫措施征收捐税，米德尔马契也成立了委员会，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许多消毒和预防设施获得了辉格和托利两党的一致赞助。现在的问题是：应否在城外开辟一个掩埋尸体的场所，这笔费用该靠征税筹集，还是由私人认捐。会议公开进行，全市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参加。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于十二时前从银行出发，打算在会上鼓吹私人认捐方式。由于对自己的计划迟疑不决，近来他一直处在半隐退状态，但是今天早上，他决定恢复原来的面目，作为一个活跃而有影响的市民，在当地的公共事务中露脸了，因为他是希望在这里终其天年的。路上他遇见了不少人，都是去开会的，其中也有利德盖特，两人便结伴同行，一面谈论开会的目的，一面走进会

场。

屋内济济一堂，似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比他们到得早。但是中央的大桌子旁边，靠近上首的地方，还有几个位子空着，他们便朝那儿走去。费厄布拉泽先生坐在对面，离霍利先生不远。所有的医生都出席了。锡西格先生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蒂普顿的布鲁克先生在他的右首。

利德盖特发现，他和布尔斯特罗德就座时，人们在互相使眼色，表情有些特别。

主席宣布开会，说明了会议的宗旨，指出醵资购买一块土地的好处，这块土地应该大一些，将来可以改作公墓。接着，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起立，要求发言，他的嗓音尖厉，但是给他压得低低的，显得柔和流畅，大家知道，这是他在这类会议上经常使用的声调。利德盖特又发现，人们在互相使眼色，表情有些特别。霍利先生跟着站了起来，用洪亮坚定的嗓音说道："主席先生，我要求在大家开始就这事发表意见之前，允许我谈一下一个有关社会舆论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也是在场的许多先生认为必须首先解决的。"

尽管社会礼节限制了"可怕的语言"，霍利先生那种简短有力、镇静自若的讲话方式，还是显得咄咄逼人。锡西格先生同意了这个要求，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坐下了，霍利先生继续讲下去。

"主席先生，我现在的发言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它至少还得到了本市八位先生的赞同，他们便坐在我们周围，并要求我代表他们讲话。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应辞去一切公共职务——我现在便向他正式提出这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纳税人，而且是作为绅士中的一员所担任的职务。有些事和有些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法律不能过问，然而它们也许比许多能够依法惩处的行为更加卑劣。正直的市民和绅士，如果不愿与这些行为不端的人同流合污，就应该尽他们的力量保卫自己，这就是我和我所代表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决心要做到的一点。我不是说，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犯了可耻的罪行，我只是要求他公开否定或驳斥有关他的一些丑闻的传说，传播这些丑闻的人现在死了，是死在他的屋子里的。根据这传说，他曾在许多年前干过邪恶的勾当，不择手段地攫取了财产。如果布尔

斯特罗德先生不能否定这一切，他就应该辞去他现在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这些职务是只有高尚正直的绅士才配担任的。”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他从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起，内心就发生了危机，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几乎使他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住。利德盖特也大吃一惊，仿佛一些模糊的预兆终于应验，露出了可怕的事实，然而他的愤懑和厌恶，似乎遭到了他的医生本能的抵制，当他看到布尔斯特罗德那张铁青的脸上惶惶不安、无地自容的神色时，他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挽救或解除他的痛苦。

布尔斯特罗德一下子就明白：他的一生归根结底是失败了，他成了一个名誉扫地的人，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屈服，尽管他一向以卫道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上帝抛弃了他，暴露了他的真面目，让人们用胜利的、鄙薄的眼光看他，他们扬扬得意，因为他们的憎恨已证明是正当的；在陷害他的同谋者时，他尽量回避良心的谴责，其实都无济于事，现在这种回避只是变成了对他的恶毒嘲笑，被揭穿的谎言也像可怕的利爪指向着他——这一切惊涛骇浪似的向他涌来，他终于没有消除后患，他的耳朵仍然听到了咒骂的回声。他突然意识到，重新建立的安全感只是空中楼阁，事情还是败露了，这意识并非来自一个罪犯的粗俗感官，它来自一个敏感的人的内心，这个人一生都是在最紧张的状况下度过的，敏感已成为他身上主导的、压倒一切的特点。

但是在这个紧张的机体上，仍保持着反抗的活力。尽管他身体虚弱，自我保存的意志依然跃跃欲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像火焰一样不断跳动，驱散了一切教义上的恐惧，哪怕他可怜巴巴坐在那里，祈求怜悯和同情的时候，它也在他死一般苍白的表皮下蠢动和发光。在霍利先生讲完以前，布尔斯特罗德觉得他应该回答，而且这回答应该是反驳。但是霍利先生讲完以后，他却不敢站起来声明：“我没有过错，这些传说都是捏造的。”即使他敢这么做，他还是觉得，在当前这种心惊胆战的状况下，他的声明只能是一块破旧的薄纱，用它当遮羞布是不成的，经不起一拉，它就破了。

一时间室内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望着布尔斯特罗德。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紧紧靠在椅背上。他不敢站直身子，在他开始说话时，他把手压在两旁的座位上。他的声音虽然比平时嘶哑一些，还是

能够听见的，每个字他都讲得清清楚楚，虽然每句话之间，他总要停顿一下，好像喘不过气似的。他先是面向锡西格先生，然后对着霍利先生，说道：

“先生，我作为基督的仆人，向你提出抗议，因为你允许对我进行恶毒的攻击。有些人仇视我，任何诽谤，只要是针对我的，明明是无稽之谈，他们也信以为真，表示欢迎。对待我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也特别严格。我成了一些流言蜚语的牺牲品，这些流言蜚语指控我行为不端……”说到这里，布尔斯特罗德提高了声音，有些愤愤不平，几乎像轻轻的呐喊，“那么请问，谁有权利控告我？那些过着非基督徒的生活，不，过着不顾廉耻的生活的人，那些不择手段牟取私利的人，那些干着狡诈诡谲的职业的人，那些在我把我的收入用于促进今生和来世的崇高目标时，把他们的收入用在荒淫无耻的享乐上的人，他们不配对我提出指控。”

他提到狡诈诡谲的职业时，屋里骚动了，有的人在交头接耳，有的人在嘘嘘怪叫，还有四个人顿时站了起来，他们是霍利先生，托勒先生，奇吉利先生和哈克布特先生，但霍利先生第一个开口，这使其他的人没有出声。

“如果你是指我，先生，那么我请你，以及其他任何人，审查一下我的职业生活。至于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那么我根本不承认你那一套关于基督精神的骗人鬼话。谈到我怎样使用我的收入，那么豢养盗贼，骗取合法继承人的财产，然后打起宗教的招牌，自封为扼杀人间一切欢乐的圣人，这决不是我的原则。我不想伪装我的道德观念如何高尚，我也还没有找到任何美好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你的行为，先生。我再一次要求你对有关你的丑闻，提出满意的解释，否则，请你自动辞去你的职务，我们绝对不能容纳你作我们的同事。我声明，先生，我们拒绝同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合作，他的卑鄙无耻不仅已由舆论，而且也由最近的事实得到证明。”

“对不起，霍利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主席说。霍利先生仍气呼呼的，有些不耐烦，稍微弯了弯腰，重新坐下了，把两只手深深插在口袋里。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我想，目前的争论不宜再延长了，”锡西格

先生对着那个浑身哆嗦、脸色发青的人说道。“我不得不同意，霍利先生所说的话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情绪，因此我认为，为了你的基督教信仰，如果可能，你应该澄清事实，否定那些不幸的诽谤。从我来说，我愿意给你充分的机会，听取你的发言。但是我必须声明，你现在的态度是令人遗憾的，不符合你一向主张的那些原则，为了这点，我必须提请你注意。现在我作为你的牧师，以及希望你恢复荣誉的人，建议你退出会场，避免对会议发生进一步的阻碍。”

布尔斯特罗德踌躇了一会，然后从地上拿起帽子，慢慢站了起来，但他抓住椅子的一角，身子摇摇晃晃，以致利德盖特觉得，没有人扶他，他一定走不回家。他该怎么办呢？他不能眼看一个人由于没人扶助，倒在他的旁边。他站起身来，把胳臂伸给布尔斯特罗德，搀他走出了屋子。然而这个行动，尽管只是尽了一点轻微的责任，纯粹出于同情心，在这个时刻，对他说来还是十分艰巨的。这好像是他在发出信号，表示他跟布尔斯特罗德站在一起，它的严重性，这时他也跟别人一样充分理解。现在他相信，这个颤颤巍巍靠在他胳臂上的人，是把那一千镑作为贿赂赠予他的，他对拉弗尔斯的治疗遭到了别有用心的破坏。推论一个接一个相继而至：人们一定知道那笔借款，相信它是贿赂，也相信他是把它当作贿赂接受的。

可怜的利德盖特，这一发现像两只可怕的手攫住了他的心，他在挣扎，然而从道义上说，他还是不得不把布尔斯特罗德一路护送到银行，又派人去叫他的马车，并等在那里送他回家。

这时会议已匆匆结束，岔到了关于布尔斯特罗德和利德盖特的这件事上，人们分成意见不同的几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布鲁克先生以前只听到一些零星消息，觉得自己支持布尔斯特罗德，未免“走得远了一些”，因此心里很不自在。现在他又了解了全部真相，感到有些不忍，露出伤心的脸色，对费厄布拉泽先生说，利德盖特真倒霉，给卷进了这件不清不白的事情中。费厄布拉泽先生正打算步行回洛伊克。

“你搭我的马车好了，”布鲁克先生说。“我正预备拐往洛伊克看望卡苏朋夫人。她昨天夜间从约克郡回来了。她想见见我呢，你知道。”

于是他们坐车走了。一路上，布鲁克先生好心地说，但愿利德盖特的行为不致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年轻人带着他伯父高德温爵士的信来找他时，他就知道他不是寻常之辈。费厄布拉泽先生讲话不多，他十分伤心。他对人的弱点有过切身体会，不敢相信在走投无路的逆境中，利德盖特一定不会为穷困所迫，干出对不起自己的事。

马车抵达庄园住宅门口时，多萝西娅正在园子里，她出来迎接他们。

"你好，亲爱的，"布鲁克先生说，"我们刚开了会回来，那是有关防疫的会，你知道。"

"利德盖特先生在那儿吗?"多萝西娅问，她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没戴帽子，站在四月明朗的阳光下。"我得找他，跟他详细研究一下医院的事。我答应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这么做的。"

"哦，亲爱的，"布鲁克先生说，"我们刚听到了不幸的消息——很坏的消息，你知道。"

他们穿过园子，向教堂门口走去，费厄布拉泽先生急于回牧师府。多萝西娅听他们讲了整个不幸事件。

她听得非常仔细，凡是涉及利德盖特的事实和感想，她还要求他们讲了两遍。沉默一会以后，她在教堂院子门口站住，对着费厄布拉泽先生，用有力的声音说道：

"你不致相信，利德盖特先生会干出任何卑鄙的事吧？我并不相信。让我们查清事实真相，替他恢复名誉吧！"

第八卷　日落和日出

第七十二章

丰富的心灵是双面的明镜，
一面照见以往的种种事实，
一面仍能展望无限美好的前景。

多萝西娅的正义感使她慷慨激昂，恨不得马上替利德盖特洗刷冤屈，解除人们的怀疑，证明他不是把钱当作贿赂接受的。但是当她考虑到这事的复杂性质，再对照费厄布拉泽先生的经历，便不免有些悲观和踌躇了。

"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费厄布拉泽先生说。"怎么才能水落石出呢？办法只有两个，要就是公开向法官提出，派验尸官检验，要就是私下向利德盖特查问。第一个办法没有充足的根据，否则霍利早已采用了。至于跟利德盖特谈这件事，我承认，我不敢造次。他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我已有过几次经验，觉得很难同他谈他个人的事。再说……除非事先知道他的行为光明磊落，否则后果是不是好，我没有把握。"

"我觉得我能够相信，他的行为是没有过错的，因为我认为，人们几乎总是比别人想象的好一些，"多萝西娅说。最近两年来，她所经历的种种不幸，使她对人们的任何怀疑猜测，都抱着强烈的反感。这是费厄布拉泽先生第一次引起她的不满。她不喜欢这种对后果顾虑重重的态度，认为一个人应该有热烈的信念，敢于伸张正义为仁慈尽心竭力，依靠这些感情的力量战胜一切。两天以后，费厄布拉泽先生在洛伊克公馆跟她的伯父和彻泰姆夫妇一起用餐。甜点心已端上桌子，但还没有吃，仆人退出了餐室，这时布鲁克先生开始打瞌睡了，多

萝西娅忽然旧事重提，振振有词地说道：

"利德盖特先生自然明白，他的朋友们听到对他的诬蔑后，第一个希望必然是为他主持公道。我们活在世上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互相帮助，使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吗？如果一个人在我苦恼时开导过我，在我生病时医治过我，那么他有了烦恼，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多萝西娅那热情洋溢的声调和态度，跟将近三年前她坐在她伯父的餐桌上首时差不多，但三年来的经历，已使她比以前更有权利提出坚决的意见了。不过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不再是羞涩而缄默的求婚者，他成了关心备至的妹夫，他真心诚意敬佩这位姊姊，同时又为她提心吊胆，怕她再想入非非，重蹈覆辙，结果几乎跟嫁给卡苏朋一样坏。他笑得少多了，在他说"一点不错"时，大多只是不同意见的前奏，跟当年百依百顺的独身时代大不相同。多萝西娅出乎自己的意外，发现她非得下很大决心，才能不怕他，尤其因为她认识到，他确实是她最好的朋友。现在他便不同意她的话。

"但是，多萝西娅，"他说，提出了异议，"你可不能包办代替，给一个人决定他的生活啊。利德盖特应该知道——至少他不用多久就会知道，他该怎么办。如果他是清白的，他会让大家明白这点。他必须自己解决一切。"

"我认为，他的朋友们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费厄布拉泽先生补充道。"事情是可能的，我对我自己的弱点就有过深切的体会。利德盖特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我相信这点，但哪怕这样一个人，也难免受到诱惑，接受别人的钱财，尽管这钱多少带有间接行贿的意味，目的是要他对从前的某些丑事保持沉默。我是说，如果他遇到了困难，处在逆境的压力下，这是不足为异的，而据我知道，利德盖特正处在这种困难重重的逆境中。除非铁证如山，我不相信他会干出任何损害他名誉的事。但是可怕的复仇女神总是把一些错误抓住不放，幸灾乐祸的人也会趁机兴风作浪，把这说成弥天大罪，这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和自白，无法找到对他有利的证明。"

"啊，多么冷酷！"多萝西娅说，握住了两只手。"如果一个无辜的人，整个世界都不相信他，你是不是愿意相信他？再说，一个人的性

格，它事先就对他作出了说明。”

“但是，亲爱的卡苏朋夫人，”费厄布拉泽先生说，对她的热情发出了微笑，“性格不是刻在大理石上的，它看不见，摸不着，也不会一成不变。这是一种活的、变化的东西，正如我们的身体一样，有时也会生病。”

“那是可以挽救和医治的，”多萝西娅说。“我不怕，我会要求利德盖特先生把事实告诉我，让我帮助他。我为什么要怕？现在我不买那块地了，詹姆士，我可以接受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建议，接替他的位置，给医院提供经费。我必须找利德盖特先生商量，以便彻底了解清楚，按照目前的计划，为社会造福的前景如何。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理由，要求他对我充分信任，他也可以把一切告诉我，使整个局面得到澄清。这么一来，我们便可以支持他，让他摆脱烦恼，放手工作。人们颂扬各种勇气，唯独不敢颂扬为最亲密的朋友主持正义的勇气。”多萝西娅的眼睛变得水汪汪、亮晶晶的，声音也不同了，这惊醒了她的伯父，他开始听了。

“确实，在给人以同情方面，我们男人不一定能成功的事，妇女也许不妨一试，”费厄布拉泽先生说。多萝西娅的热情几乎打动了他。

“然而妇女无疑应该更加谨慎，听听那些更懂得世故人情的人的意见，”詹姆士爵士说，眉头有一点皱了。“不管你最后怎么做，多萝西娅，目前你确实不宜出面，不要自找麻烦，卷进布尔斯特罗德的这桩公案中。我们还不知道，事情会怎么了结。这一点你该不反对吧？”他最后说，看了看费厄布拉泽先生。

“我也认为最好等一等，”后者说。

“是的，是的，亲爱的，”布鲁克先生说，并不完全明白，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只是想讲几句普遍适用的道理，也算是他的贡献。“事情是很容易做过头的，你知道。不能随心所欲，要适可而止。至于为一些计划掏钱的事，也不宜太匆忙，那是弄不好的，你知道。高思把我拖进了一个无底洞，使我为修理、排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花了不少钱。我不为这件事，就得为那件事掏钱，弄得口袋老是空空的。我必须赶紧煞车。还有你，彻泰姆，你在庄园周围造那么些橡木围栏，非把你弄得倾家荡产不可。”

多萝西娅听了这些泄气的话，有些扫兴，但也只得依从了。她和西莉亚一起走进图书室，这现在是她日常休息的地方。

“多多，真的，你还是听听詹姆士的话好，”西莉亚说，“要不，你会自找麻烦的。你一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去这样，以后也会这样。但现在谢天谢地，现在詹姆士会替你考虑一切。他让你实行你的计划，但又使你不致忘乎所以。也许，有一个弟兄比有一个丈夫更好。一个丈夫不会总是让你实行你的计划的。”

“好像我需要一个丈夫似的！”多萝西娅说。“我只要求我不致每走一步，便遭到阻挠，不能实现我的心愿。”卡苏朋夫人还是不甘心接受约束，流下了气愤的眼泪。

“哦，多多，真的，”西莉亚说，那种喉音比平时更明显了，“你总是自相矛盾，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唯独对卡苏朋先生始终百依百顺，真不像话，我想，如果他不让你去看我，你真的会不去看我的。”

“我当然服从他，因为那是我的责任，那是我对他的感情，”多萝西娅说，通过满眼的泪花望着她。

“那你为什么不能依顺一下詹姆士的愿望，把这也看作你的责任呢？”西莉亚说，觉得自己的议论很有说服力。“因为他的愿望也是为你好呀。再说，一切总是男人最明白，除了有些事女人才懂得多一些。”

多萝西娅大笑起来，忘了她的眼泪。

“哦，我是指孩子这一类事，”西莉亚解释道。“如果我知道詹姆士错了，我也不会依从他，不像你什么事都听卡苏朋先生的。”

第七十三章

同情那心事重重的人吧 不幸在到处游荡，
有时也会找到你我这里。

利德盖特告诉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她的丈夫开会时突然发病，几乎昏倒，同时尽量安慰她，请她不必慌张，他相信他马上就可复原，明天他再来看他，必要时她也可以派人找他。说完，他就直接回家了。

为了免得给人看见,他骑着马,从城外绕了三英里路。

他觉得心里非常烦躁,不知怎么办好,仿佛一股怒火正在针刺似的疼痛下升起。他甚至想咒骂自己,为什么跑到米德尔马契来。他在这儿的一切遭遇,似乎只是为这万恶的灾难所作的准备,它葬送了他的远大抱负,以致连那些只有世俗之见的势利小人也瞧不起他,认为他的名誉已一败涂地,无法挽回。在这种时刻,一个人难免对一切都看不顺眼。利德盖特觉得他是受害者,而其他人却充当了危害他命运的代理人。一切发展都与他的心愿相反,别人纷纷侵入他的生活,使他无从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结婚似乎成了一场无穷无尽的灾祸;在他的愤恨平息以前,他宁可一个人自怨自艾,不敢回到罗莎蒙德身边,生怕一见到她,就会按捺不住怒火,干出不可原谅的事。许多人的生活中都有过类似情形,这时,他们最高尚的品质也只能对内心向往的事物,投下一层阻挠的阴影:利德盖特那颗温柔的心,现在只是表现为一种顾虑,担心他会违背它的初衷,而不是表现为一种激发他的仁慈的感情。因为他非常伤心。这种悲伤是只有把智力生活——那种可以促使人的思想和目标日趋崇高的生活——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才能理解的,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一个人离开了那种安详的活动,在世俗的烦恼中苦苦挣扎,浪费精力,对他们说来是多大的痛苦。

如果他不能在怀疑他卑鄙无耻的人中间,为自己恢复清白的名誉,他怎么生活下去呢? 他又怎么能悄悄离开米德尔马契,仿佛他企图逃避公正的谴责? 可是他又怎么能洗刷自己呢?

会上的一幕,他刚才已经看到,尽管它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情况,已足以使他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布尔斯特罗德一直在提心吊胆,怕拉弗尔斯泄漏他的隐私。利德盖特现在可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想象一个大概了:"他怕秘密暴露,传进我的耳朵,因此要使我对他感恩戴德,封住我的嘴巴,这就是他从漠不关心一变而为大发慈悲的原因。他可能在治理病人上捣了鬼——可能违背了我的嘱咐。恐怕他就是这么做了。但不论他是否这么做,整个社会相信,他采取某种手段毒死了这个人,而我,即使没有帮助他,至少纵容了他的犯罪活动。然而……然而他可能并没有犯那种罪行;他对我态度转变只是出于

真正的怜悯，是他所说的重新考虑的结果，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说‘不是不可能’，有时倒是事实，而我们认为应该相信的，却往往大错特错。对待那个人，布尔斯特罗德最后这一次可能是清白的，跟我的怀疑正好相反。”

他的处境太残酷了，使他束手无策。即使他丢开其他一切，单单考虑怎样为自己辩护，即使他不怕人们的耸肩、冷眼，以及代替谴责的回避，公开说明他所知道的全部事实，谁又会相信他呢？为自己作证，说“我不是把那笔钱当作贿赂接受的”，这只能成为逗人发笑的话柄。具体现象总是比你的表白更强大。还有，自告奋勇说明一切，这必然要涉及布尔斯特罗德的态度，因而加深别人对他的怀疑。他必然得说明，他第一次向布尔斯特罗德提出他的迫切需要时，对拉弗尔斯这个人还一无所知，后来他接受这笔钱的时候，心里也毫无其他想法，只认为这是那次谈话的结果，并不知道这借款背后还隐藏着新的动机，是与他给请去替那个人治病有关的。不过归根结底，对布尔斯特罗德的动机的怀疑，可能是错误的。

但跟着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拿那笔钱，他的行为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丝不差呢？当然，如果他到达的时候，拉弗尔斯还活着，还能继续接受治疗，他当时又想到了布尔斯特罗德可能有违反他的指示的地方，那么他会严格追查这事，如果他的猜测得到证实，哪怕他新近得到过他重大的恩惠，他也会置之不顾。但是如果他没有拿到那笔钱，如果布尔斯特罗德向他冷酷地推荐破产的办法以后没有改变态度，利德盖特即使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他会一点也不查问吗？会不敢得罪布尔斯特罗德吗？他对整个治疗方法的怀疑，以及大多数同行把他的治疗方法看作错误的方法的理由，会同样有力，对他发生同样的作用吗？

这在利德盖特回顾事实，驳斥一切谴责的时候，成了他思想中难以解开的疙瘩。如果他无牵无挂，那么这件有关病人生死的事，必然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既然相信他对托付给他的生命采取了最好的治疗方法，那他必然会尽一切力量，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他考虑的却是：不能把违反他的指示当作罪行，不论那是出于什么动机，而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遵从他的指示同样

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他那么做无非是遵从医务界的惯例罢了。再说,他平常不出事的时候,也一再反对把病理上的怀疑歪曲为道德问题,他常说:"哪怕纯粹是试验性的治疗,也是问心无愧的,因为我的任务是挽救生命,照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行事。科学本来不像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给错误以合法的根据,科学的真谛是要与错误作斗争,它决不会扼杀良心。"天哪! 现在科学的良心却与卑鄙的金钱问题,与报恩观念,与自私心理纠缠在一起了。

"在米德尔马契所有的医生中,有谁会像我这样扪心自问呢?"可怜的利德盖特说,重新爆发了对命运的压力的反抗。"然而他们却理直气壮地在我与他们之间划了一条鸿沟,仿佛我是一个麻风病人!我的业务和我的名声彻底完了,这是我看得到的。哪怕我能提出有效的证明,洗清自己,对这里的仁人君子也不会发生作用。在他们眼里,我反正是一个道德败坏、声名扫地的人了。"

在这以前已经有不少迹象,使他感到费解,例如,正当他还清债款,欢欢喜喜站起来的时候,市民们却回避他,用奇怪的目光看他,有两个病人本来一向请他看病,但据他知道,他们已另找别人了。现在真相大白,他遭到了普遍的抵制。

这种无法改变的误解,在利德盖特刚毅的个性中引起了顽强的反抗,这是不足为怪的。他宽大的前额上不时露出的怒容,不是毫无意义的偶然现象。他骑着马,度过痛苦万分的最初几个小时后,重又回到了城里,他决心留在米德尔马契,不论有多少厄运在等待着他。他绝不在诽谤面前退缩,仿佛已对它屈服似的。他要与它周旋到底,不让自己有丝毫怯懦的表现。他决定毫不让步,照旧表示他对布尔斯特罗德的感激,这既是出于他慷慨的天性,也同样是出于蔑视一切的力量。确实,跟这个人的关系已对他构成致命的危害,确实,如果那一千镑还在他手中,哪怕他的债依然全部欠着,他也会立即把钱如数奉还布尔斯特罗德,宁愿要饭,也决不在接受贿赂的不白之冤下苟延残喘(因为要知道,他是自尊心最强的人中的一个),然而他还是不愿背弃这个帮助过他、如今已被命运压倒的人,他不能为了让自己脱去干系,不惜向另一个人狺狺狂吠。"我要照我认为对的去做,不向任何人解释。他们可以用尽手段饿死我,但是……"他怀着坚定不渝

的决心想，但这时快到家了，罗莎蒙德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把刚才为名誉和自尊心受到损害而进行的痛苦挣扎，挤到一边去了。

罗莎蒙德对这一切会怎么想呢？这是他要戴上的另一条沉重的锁链，可怜的利德盖特心烦意乱，不能容忍她那无声的谴责。他不想把他的苦恼告诉她，尽管它必然会立即成为他俩的共同命运。他宁可等待时机，让它自行暴露，反正这是不会很久的。

第七十四章

愿主保佑我们白头偕老。

——《多比传》：结婚祷告①

在米德尔马契，丈夫的坏名声，妻子是不会长期不知道的。诚然，没有一个女子会在友谊上如此忠心耿耿，把她听到的、或者信以为真的关于一个丈夫的不愉快事件，直截了当告诉他的妻子；但是一个女人如果头脑闲得无聊，没有事干，这时突然发现了一桩对她的邻人十分不利的消息，她全身的道德神经马上会活跃起来，非把这事宣扬出去不可。坦率是一个原因。在米德尔马契的词汇中，坦率的意思就是指争取最早的机会，让你的朋友们知道，你对她们的才能，她们的行为，或者她们的地位，抱着并不乐观的态度；真正的坦率是不必别人前来征询意见的。其次，那就是对真理的热爱——这是广泛应用的词语，但在这场合，它的意义是：看到一个妻子过于愉快，跟她丈夫的品德不能相称，或者看到一个妻子一切称心如意，过于幸福的时候，立即仗义执言，让那个可怜的东西觉察到，要是她了解事实真相，她就不能为她的帽子，为她晚宴上的精美饮食沾沾自喜了。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关心一个朋友道德上的成长，这有时被称作灵魂，而不顺耳的话对它是有益的，这些话要伴以对着家具若有所思的目光，

① 《多比传》是基督教的外典之一，内容是讲一个叫多比的老人如何虔诚行善，得到上帝的恩宠的故事。

以及含有深意的语调,这语调的言外之意是,说话者考虑到对方的情绪,本不想直言相告。总之,我们可以说,一颗善良的心之所以要使友人不快,那是为了她好,是出于热烈仁慈的动机。

米德尔马契所有遇人不淑的妻子中,恐怕没有一个会像罗莎蒙德和她的布尔斯特罗德姑妈那样,触动这种道德心,使它从不同的方式上,对她们的不幸遭遇作出反应。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不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女子,她从来没有故意损害过任何人。男人们一向认为,她是温柔漂亮的妻子;他们还说,布尔斯特罗德看中文西家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与她结婚,这正是他伪君子本色的表现之一,因为从他厌弃人世的欢乐而言,他理该选择一个老是愁眉苦脸的黄脸婆才对。在布尔斯特罗德的隐私暴露以后,人们谈到她便说:“呀,可怜的女人!她像白天一样诚实,你们可以相信,她从没怀疑过他有不端行为。”跟她相好的妇女们,一见面便谈到“可怜的赫莉欧”,想象她知道一切以后心情怎样,推测她已经知道了多少。没有人对她怀恨在心,不如说,大家倒是同情她,关心她,忙于考虑她在这种处境中应该怎么办,抱什么态度;这样,从她还是赫莉欧·文西的时候直到现在,她的为人和作为,自然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有关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和她的地位的思考,必然涉及罗莎蒙德,她和她的姑妈一样,前途十分暗淡。但是她得到的主要是严厉的谴责,不是同情,不过她也是古老而善良的文西家的一员,这个家在米德尔马契是无人不知的,她的不幸也在于嫁给了一个外地人,作了婚姻的牺牲者。当然,文西家也有他们的缺点,但这些缺点都浮在面上,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坏事可以给你“发现”。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跟她的丈夫截然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赫莉欧的过错是她自己造成的。

“她一向喜欢时髦,”哈克布特太太说,她正在招待几位太太用茶点,“当然,她为了跟她的男人保持一致,也把宗教抬到了第一位。她总想在米德尔马契出人头地,装出一副姿态,让人相信时常有一些教士,以及天知道什么人,从里弗斯顿那类地方到她家中来做客。”

“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责备她的,”斯普拉格太太说,“因为这城里有身份的人,大多不愿跟布尔斯特罗德来往,可她的宴会上总得有几个客人呀。”

“锡西格先生一向给他撑腰，”哈克布特太太说。“我想，现在他该后悔了。”

“不过他心里从来不喜欢他，这是大家知道的，”托勒太太说。“锡西格先生从来不走极端。他总是遵守福音上的真理。只有泰克先生那样的教士，那些主张采用非国教派赞美诗，信仰低级教会的教士，才会跟布尔斯特罗德臭味相投。”

“我听说，泰克先生为了他非常难过，”哈克布特太太说。“这也难怪，据说泰克家一半是靠布尔斯特罗德养活的。”

“这对他的教理当然会发生不利的影响，”斯普拉格太太说，她年纪大了，头脑有些古板。“人们恐怕不会再吹捧循道派，它在米德尔马契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我觉得，不能把人们干的坏事算在他们的宗教信仰账上，”鹰隼脸的普利姆但尔太太说，她刚才一直听着。

“哦，亲爱的，我们忘了，”斯普拉格太太说。“这些话是不应该在你面前讲的。”

“我知道，我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人，”普利姆但尔太太说，脸有些红。“确实，我的丈夫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交情一向不错，赫莉欧·文西出嫁以前也早已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看法，经常告诉她，她哪里错了，这个可怜的人。然而讲到宗教，我得说，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哪怕不信任何宗教，他照样可以干他所干的事，甚至更坏。我不是说，他的表现没有一点过分，我自己就是喜欢中庸之道的。但事实总是事实。在巡回法庭上受审的，我想，不见得都是宗教狂热分子。”

“好吧，”哈克布特太太说，巧妙地扭转了话题，“归根结底一句话，我认为她应该跟他离婚。”

“我不同意，”斯普拉格太太道。“你知道，夫妻夫妻，就是要白头到老。”

“但这并不是说，你的丈夫要进新门监狱的时候，你还得死心塌地跟着他，”哈克布特太太道。“你倒想想看，怎么能跟这种人一起生活！说不定他会对你下毒手呢。”

“说得不错，我也认为，要是这种人还能得到贤惠的妻子的照顾

和关心,这无异是鼓励大家犯罪,"汤姆·托勒太太说。

"可怜的赫莉欧便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普利姆但尔太太说。"她一向把她丈夫捧到了天上。确实,他也什么都依她。"

"好吧,我们来看看,她该怎么办,"哈克布特太太说。"我想她还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但愿不要遇到她,因为我确实担心,万一讲话时说漏了嘴,把她丈夫的事讲出了口怎么办。你们猜,她会不会已经听到一点风声?"

"我想还不至于,"汤姆·托勒太太道。"我们听说他病了,从星期四开会回家以后,还从没出过门。但是她和她两个闺女昨天上过教堂,她们还戴着崭新的托斯卡纳草帽。她自己的帽子上还有一根翎毛。她讲究衣着,我从没发现她的宗教对这有过什么影响。"

"她总打扮得漂漂亮亮,非常摩登,"普利姆但尔太太说,带一点讥刺。"我知道,为了色彩调和,她特地把那根翎毛染成了淡紫色。我这么说,赫莉欧不会在意,她是主张公正的。"

"至于她知道不知道发生的事,那是不可能长期瞒她的,"哈克布特太太说。"文西家的人知道,因为文西先生出席了会议。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不仅牵涉他的妹妹,还牵涉他的女儿呢。"

"一点不错,"斯普拉格太太说。"大家相信,利德盖特先生今后在米德尔马契再也不能趾高气扬了,他就在那个人死的时候,拿到了一千英镑,这自然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确实怵目惊心。"

"骄傲的人一定要失败,"哈克布特太太道。

"我不想为罗莎蒙德·文西难过,她跟她的姑妈不同,"普利姆但尔太太说。"她需要吸取一点教训。"

"我猜想,布尔斯特罗德家可能迁往国外什么地方,"斯普拉格太太说。"一个家庭出了丢脸的事,一般都这么办。"

"这对赫莉欧是最沉重的打击,"普利姆但尔太太说。"遇到这种事,没有一个女人会比她更伤心。我从心底里同情她。尽管她有各种缺点,像她这么好的女人还是少见的。她从做姑娘的时候起,就干净整洁,穿得清清楚楚,又一向心地善良,像白天一般光明正大。你们有机会,不妨看看她的衣柜,总是整整齐齐。在她的教育下,凯特和爱伦也跟她一样。你们可以想象,她在那些外国佬中间,会多么难

受。”

“大夫说，那正是他要奉劝利德盖特的事，”斯普拉格太太道。“他说，利德盖特应该跟法国人住在一起。”

“我敢说，这对她正好合适，”普利姆但尔太太道，“她就是那么轻佻。不过这来自她的母亲，跟她的姑妈毫无关系，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倒是苦口婆心开导过她，据我知道，她是希望她嫁给别人的。”

普利姆但尔太太所处的地位，使她的感情有些复杂。不仅她和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来往密切，而且普利姆但尔家的大染料厂与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也有共同的利益，这使她一方面希望，对他的品德所作的最温和的评价能够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更加战战兢兢，唯恐人家说她替他掩盖罪责。还有，她家最近与托勒家的联姻，使她跟最体面的集团搭上了关系，这满足了她各方面的要求，唯独那些严厉的观点，她觉得碍难同意，尽管她相信，在别的场合，它们是完全合理的。这个机灵的小女人的道德观念给搅乱了，她没法调和这些对立的“道理”，这些由最近的事件引起的悲和喜，因为那些事件固然使应该倒霉的人倒了霉，但也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尽管有各种缺点，她还是不希望她败落的。

但那时，可怜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对正在到来的灾难还毫无觉察，只是内心的不安加深了，这种不安是自从拉弗尔斯上次来到灌木别墅之后，就经常在她心头出现的。那个讨厌的人生了病，住在斯通大院，她的丈夫居然留在那里照料他，这事她只得这么解释：拉弗尔斯从前在她丈夫手下办事，得到过他的帮助，今天他潦倒了，走投无路，因此从情理上说，不能把他丢下不管。何况从那以后，她发现丈夫的谈话已比较开朗，他说他的健康好转，可以继续处理银行的业务了，这一切使她产生了天真的乐观心情。但是在利德盖特送他回家，说他在会上病了以后，这种平静打破了。尽管后来几天中，利德盖特尽量安慰她，她还是暗暗伤心落泪，相信她的丈夫不完全是身体病了，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折磨着他。他不要她给他读书，也不要她时常坐在身边，理由是任何声音和行动都使他的神经受不了，然而她怀疑，他独自关在屋里，是为了集中精神处理他的书信文件。她相信一定出了乱子。也许那是做生意蚀本，损失了一大笔钱，又不愿让她知

道。她不敢问丈夫，只得找利德盖特打听。在开会后的第五天——这五天中，她除了上教堂，没有出门——她对他说：

“利德盖特先生，请你老实告诉我，我喜欢知道事实真相。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有没有出什么事？”

“他是神经受了一点小刺激，”利德盖特回答，有些闪烁其词。他觉得，这件痛苦的事还是不讲为妙。

“但那是什么引起的呢？”布尔斯特罗德太太问，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逼视着他。

“在公共场所，空气中往往含有一些毒素，”利德盖特说。“强壮的人抵抗得住，但对虚弱的人，根据体质，这会引起一定的反应。至于病在什么时候发作，或者说，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身体突然支持不住，这往往是很难作出准确说明的。”

他的答复，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并不满意。她还是相信丈夫遇到了不幸，大家却把她瞒得紧紧的，按照她的性格，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她吩咐两个女儿陪伴她们的父亲，自己立刻坐上马车，进城拜客，心想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事务如果出了问题，她一定会看出一些迹象或听到一些消息的。

她先拜访锡西格太太，她不在家，然后又绕过墓园，来到哈克布特府上。哈克布特太太从楼窗口看到她前来，想起了以前对自己的警告，觉得不便跟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会面，为了贯彻这个决定，本想吩咐下人说她不在，但转念一想，又冒起了一股好奇心，舍不得放弃这次激动人心的谈话，只是打定主意，决不把心中的秘密泄漏一句。

这样，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给请进会客室，哈克布特太太接见了她，但神态跟平时略有不同，嘴唇闭得更紧，手也搓得更频繁，对信口说话采取了预防措施。她决定不问候布尔斯特罗德先生。

“已经快一个礼拜了，我除了教堂，哪儿也没去，”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在寒暄几句以后说。“那是因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星期四开会时病了，我不想离开家。”

哈克布特太太把一只手移近胸口，用它的手心擦着另一只手的手背，眼睛望着地毯上的花纹打转。

“哈克布特先生也去开会了吧？”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毫不放松，跟

着又问。

“是的，他去了，”哈克布特太太回答，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据说，买地皮的钱决定由大家认捐。”

“但愿不再有霍乱病人要埋在那里，”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实在太可怕了。但我一向相信，米德尔马契是一个无灾无病的福地。那一定是因为我从小就住惯了的缘故。但我从没看到比它更好的城市，住在这里是最舒服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区域。”

“我相信，我是希望你一生都住在米德尔马契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哈克布特太太说，轻轻叹了口气。“然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因为命运随时会把我们丢到天涯海角。当然，我相信，不论怎样，这城里总是有人惦记你的。”

哈克布特太太想说：“如果你肯听我的忠告，我得劝你离开你的丈夫。”但她觉得很清楚，这个可怜的女人还不知道，惊人的霹雳正在向她袭来，因此目前除了让她思想上有点准备以外，她什么也不能做。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突然觉得身上发冷，开始哆嗦，她意识到，哈克布特太太这些话背后，显然隐藏着什么不寻常的事。尽管她出门时决心要探明真相，现在却发现，她没有勇气实现这个目的，于是把话头一转，问了问小哈克布特们的情况，便匆匆告辞，说她还得去探望普利姆但尔太太。在前往那里的路上，她左思右想，认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肯定又跟他那些冤家对头，在会上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激烈争吵，哈克布特先生也许便是其中的一个。这就难怪他的太太态度这么暧昧了。

但是当她跟普利姆但尔太太谈话时，她却发现，这个令人宽慰的解释有些站不住脚了。“塞利娜”带着感伤的情调接待她，哪怕谈话接触到的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她也要用语重心长的口气作答，这不可能是普通的争吵引起的，它最严重的后果，恐怕也不仅仅是影响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健康。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本来以为，问别人也许不好，问普利姆但尔太太是不碍事的。但出乎她的意外，她发现，老姊妹也不一定始终可以无话不谈，因为不仅其他时候的一些谈话还记忆犹新，可能造成隔阂，而且长期以来保持着优越感的人，要向不如她的人打听消息，接受怜悯，这也不是好受的。但普利姆但尔太太说

了几句神秘莫测、含意深远的话，表示她决不会背弃她的朋友等等，这使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相信，一定出现了飞来横祸。尽管她天性坦率，她不敢再问："你心里究竟还瞒着我什么？"只想赶快告辞，免得听到更明确的话。她开始感到不安，毫无疑问，这灾祸决不仅仅是失去几个钱罢了。她敏锐地发觉了一个事实，即塞利娜也像刚才哈克布特太太一样，听她谈到她的丈夫，便躲躲闪闪，仿佛尽量避免提及一个声名狼藉的人。

她在极度紧张的心情中，匆匆告辞之后，吩咐车夫驶往文西先生的商行。在短短的路上，由于情况不明，她越想越害怕，心里非常恐慌。她走进经理办公室，看到哥哥坐在那里，便两腿发抖，那张平时十分红润的脸，也变得死一般苍白了。他一见到她，脸上也出现了相似的神色。他从座位上站起身子，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迫不及待地说道：

"上帝保佑你，赫莉欧！你都知道了。"

这一瞬间也许比继之而来的任何时刻更坏。这是在感情经历严重的危机时，内心不安的集中体验，是意识到一切中间状态的苦闷彷徨即将结束，最后一幕即将到来的预感。如果没有关于拉弗尔斯的回忆，她也许仍以为，那只是金钱上的亏损，但现在随着她兄长的表情和言语，一个思想突然飞进了她的头脑：她的丈夫可能犯了什么罪。然后，在恐怖的支配下，她眼前出现了丈夫被揭发的可耻情景，接着，她又觉得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她，弄得她羞惭难当，无地自容，随即她的心猛然一跳，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他身边，只得伴着耻辱和孤独，凄凄惶惶、毫无怨言地度过余生。所有这一切，在她心头只是一刹那的工夫，这时，她颓然坐进椅子，抬起眼睛，望着站在她面前的哥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沃尔特。这是怎么回事呀？"

他把一切告诉了她，什么也没有隐瞒，他讲得不慌不忙，不时停顿一下，让她明白，丑事已一清二楚，不用证明了，特别是关于拉弗尔斯的死。

"人们还会议论下去的，"他说。"哪怕法官宣判他无罪，人们仍会议论纷纷，交头接耳，挤眉弄眼。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不干坏事，

尚且难免给人说长道短，何况现在。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对利德盖特也像对布尔斯特罗德一样沉重。我不想猜测事实究竟如何。我只是但愿我从没听到过利德盖特和布尔斯特罗德的名字。你还不如终生不出嫁的好，罗莎蒙德也是这样。”

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没有做声。

“但是你必须拿出勇气来，不要害怕，赫莉欧。大家并不责备你。不论你打算怎么办，我始终跟你在一起，”哥哥说，讲得虽然率直，但并无恶意，态度诚恳。

“沃尔特，你扶我一把，送我上车，”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我一点力气也没有。”

她回到家中，不得不对她的女儿说：“我身体不大好，亲爱的，我必须躺一下。你去照顾爸爸吧。让我安静一会。我不想吃晚饭了。”

她进了卧室，锁上房门。她的思想受到了伤害，她的生命遭到了摧残，她需要时间来适应这新的状况，然后才能迈开坚定的步子，走上不得不走的道路。她对她丈夫的为人发出了一道新的探索的光，她不能对他毫不计较，二十年来，她相信他，尊敬他，上了他的当，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都是丑恶的骗局。他娶她的时候，那罪恶的过去已经存在，可是他把它瞒得紧紧的，现在她再也不能相信他是无辜的，相信人们对他的指责是无的放矢。她的天性是正直的，光明磊落的，她不得不分担罪有应得的耻辱，这使她像任何人一样，不能对这痛苦漠然置之。

但是这个女人没有受过完备的教育，她的言谈举止像一件奇怪的百衲衣，夫唱妇随仍是她思想的组成部分。一个男子，当他荣华富贵的时候，她跟他在一起，度过了将近半辈子的生活，他也一贯对她关心体贴，现在惩罚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她觉得她没有理由抛弃他。有一种抛弃是跟被抛弃者仍在一张桌上吃饭，一张床上睡觉，但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没有爱的共同生活，只能加快被抛弃者的灵魂的没落。但她不能这么做，她在锁上房门的时候就知道，她会打开门，回到不幸的丈夫身边，分担他的忧虑，谈论他的过错，这情形我感到悲痛，但不能谴责。不过她需要时间来恢复她的力量，需要用哭泣来跟她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和骄傲告别。在她决定下楼时，她先做了几

件事，这在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眼里，可能只是蠢事，然而她却要用它们向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旁观者表明，她要开始新的生活，迎着羞辱前进。她摘下了她所有的首饰，穿上了朴素的黑外衣，她不再戴富丽豪华的帽子，头发上也没有大蝴蝶结，只是把头发梳直，让它露在一顶寻常的帽子下面，这一切使她突然变得像一个早期的循道派教徒。

布尔斯特罗德知道妻子出门回来，说她身体不大舒服以后，也是在跟她同样不安的心情中度过这段时间的。他早已料到，她会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事实，但他听候命运的安排，觉得这比由他自己承认一切轻松一些。现在他相信，这个时刻终于到了，他在焦急中等待着它的后果。他的女儿给他打发走了，虽然他同意给他送一些食物去，但他什么也没吃。他觉得，他正在无人同情的痛苦中慢慢死亡。也许他从妻子的脸上，再也看不到温情脉脉的微笑。如果他向上帝祈祷，除了沉重的报应，恐怕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到了晚上八点，门开了，他的妻子走了进来。他不敢抬头看她。他坐在那里，垂下眼皮，她向他走去的时候，觉得他好像变小了——似乎干瘪了，萎缩了。新的怜悯和旧的温情像一股激流，滚过了她的心头。他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她把一只手按在他的手上，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道：

"抬头看着我，尼古拉斯。"

他微微一震，抬起眼睛望着她，一时间有些惊讶，她那苍白的脸，那刚换上的黑色衣服，那嘴角边的哆嗦，都在说："我知道了。"她的手和目光温柔地停留在他身上。他失声哭了，她坐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啼哭。他们还不能彼此诉说那种她要跟他一起承担的耻辱，或者那些给他们带来耻辱的行为。他的忏悔是无声的，她的忠诚的保证也是无声的。尽管她胸怀磊落，她还是不敢接触那些话，那些表明他们彼此休戚相关的话，她像回避火一样回避着它们。她不敢问他："其中哪些只是诬蔑和无稽之谈？"他也不能说："我是无辜的。"

第七十五章

对现实的欢乐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幻想的欢乐充满无知的虚荣，导致爱情的中途夭折。

——帕斯卡尔

自从家里解除了威胁，讨厌的债务悉数还清以后，罗莎蒙德看到了一线希望，似乎欢乐就要回来了。但是她并不愉快，她的婚后生活没有满足她的任何要求，在她的想象中，那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利德盖特在这短暂的平静时期，回想起那些心神不定的日子时常暴跳如雷，叫罗莎蒙德受了不少委屈，因此眼下对她小心翼翼，格外体贴。但是他的心情也大不如前了，他依然觉得，节省开支，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势在必行，不断对她好言相劝，希望她逐渐接受这个想法；哪怕听得她回答要他迁居伦敦时，他也百般忍耐。但有时她并不回答，只是懒洋洋地听着，心里在纳闷，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她丈夫生气的时候讲过的那些无情而傲慢的话，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当初是得到他的鼓励和赏识的。他对事物的看法，她一直认为违反常情，这在她心中也造成了一个疙瘩，使她把他的一切温情仅仅看作他不能给她带来幸福所作的一点小小补偿。他们跟亲友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夸林汉姆也不能再抱任何希望，除了威尔·拉迪斯拉夫偶尔跟他们通通信，似乎已没人记得他们。威尔决心离开米德尔马契，她感到痛心，失望，因为尽管她知道和猜到了他对多萝西娅的爱慕之情，她心里仍怀着一个信念，认为他对她本人的感情深得多，即使今天不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这样。罗莎蒙德这类女人总是生活在幻想中，认为任何男人遇到她们，肯定会一见钟情，只要这种钟情不致毫无希望。卡苏朋夫人自然才貌双全，但威尔对她的爱慕，还在认识利德盖特太太之前。他跟罗莎蒙德谈天，有时逗笑戏谑，找她的岔子，有时又故意用夸张的姿态大献殷勤，她认为这种谈话方式便是更深的感情的伪装。在他面前，她总觉得心情舒畅，能满足自己的虚荣观念，好像生活在香艳风流的爱情故事中，这是利德盖特已无法

创造的奇境。她甚至想象——青年男女们谁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发挥过想象力？——威尔故意夸大他对卡苏朋夫人的爱慕，是为了挑起她的嫉妒心。可怜的罗莎蒙德，在威尔离开以前，活跃在她脑海中的，就是这些思想。她觉得，他做她的丈夫，会比利德盖特合适得多。其实没有比这想法更荒谬的，因为罗莎蒙德对她的婚姻的不满，在于结婚本身所造成的状态，在于它需要自我克制和容忍，不在于她丈夫的为人如何。但是想入非非的美满生活，总是引人入胜、富有魅力的，正好可以供她消愁解闷。她编制了一则小小的罗曼史，它对她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起了调剂作用，在这故事中，威尔·拉迪斯拉夫始终是单身汉，生活在她身边，对她百依百顺，怀着虽未明白表示、但彼此心照不宣的爱情，它随时会在一些有趣的场合，发出迷人的闪光。他的离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失望，引起了她的悲哀，增加了她对米德尔马契的厌恶。但是起先她还有另一个欢乐的梦可以代替它，那就是跟夸林汉姆的那个家族的交往。后来她婚后生活的烦恼加深了，那另一种安慰也消失了，这使她不得不怀着惆怅的心情，靠回味那个一度支持过她的虚无缥缈的罗曼史过日子。世上的男女往往对自身的一些迹象作出极其错误的判断，把模糊不安的憧憬有时当作天才的表现，有时当作一种宗教情绪，更多的是把它当作强烈的爱情。威尔·拉迪斯拉夫写过一些闲话家常的信，既是给她的，也是给利德盖特的，她写了回信。她感到，他们的分别不会是永别，她现在一心渴望的变化，就是利德盖特同意迁居伦敦；到了伦敦就会万事如意；她默默下定决心，要促成这个变化，就在这时，她突然收到了威尔的信，说他即将回来，这个喜讯使她觉得一切又有了指望。

信是在市政厅那次难忘的会议前不久收到的，当然，对利德盖特说来，没有比威尔·拉迪斯拉夫的信更没有价值的了，它主要只是讲他对开拓殖民地的计划发生了新的兴趣，但顺便提到，在未来的几星期内，他可能有必要回米德尔马契一次，他说，这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惬意的，它几乎像学生的假期一样好。他希望还能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找到他的位置，还能听到为他演唱的大量歌曲。但他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动身。当利德盖特把信念给罗莎蒙德听的时候，她的脸像一朵复活的鲜花，更显得娇嫩可爱，容光焕发。现在已没有什么不可忍

受的了，债还清了，拉迪斯拉夫先生要回来了，她又可以劝利德盖特离开米德尔马契，迁居伦敦了，"它跟外省城市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一个明朗的早晨。但是不久，可怜的罗莎蒙德头顶的天空又布满了乌云。笼罩在她丈夫脸上的新的忧郁，原因何在，他完全没有告诉她，因为他不敢把他创痍满目的心灵暴露在她的冷漠和曲解面前，于是她立即对它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违反了她从前关于影响她幸福的因素的一切观念。她那时正处在新的精神振奋状态，她便认为，这只是利德盖特喜怒无常的又一次表现，他对她不理不睬，还显然想尽可能回避她，原因无非如此，于是她决定自作主张，就在那次会议后不多几天，发出了不少请帖，预备举行一次小小的晚会。她相信这是聪明的一着，因为他们似乎跟人们疏远了，现在需要恢复过去时相往来的习惯。等大家接受这些请帖以后，她就可以告诉利德盖特，还好好教训他一顿，让他知道，一个医生必须懂得交际应酬；罗莎蒙德对别人的责任一向看得非同小可，从不懈怠。但是所有的邀请都遭到了谢绝，最后一封复信落到了利德盖特手中。

"这是奇吉利的笔迹。他为什么写信给你？"利德盖特说，有些纳闷，一边把信给她。她不得不让他看信。他板起面孔瞅着她，说道：

"你瞒着我发请帖，罗莎蒙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坚决要求你，不准把任何人请到家里来。我猜想，你还邀请了别人，他们也拒绝了。"

她没有开口。

"你听到我的话没有？"利德盖特大喝道。

"当然听到了，"罗莎蒙德回答，把脸朝旁边一扭，动作像一只斯文的长脖子麻雀。

利德盖特把头一仰，但一点也不斯文，随即离开了屋子，意识到自己已到了危险的边缘。罗莎蒙德的思想却是：他已变得越来越叫她受不了，无缘无故便发这么大的脾气。但他什么也不想告诉她，因为他估计得到，她对什么也不关心，这种情绪就发展成了一种对她不理不睬的习惯。关于那一千英镑的事，她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布尔斯特罗德姑父借给他的。利德盖特的不近人情，朋友们对他们的明显回避，在他们摆脱经济困难以后，成了她无法解开的疑团。如果那

些邀请给接受了，她还打算请她的妈妈和其他人，她已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们。于是她戴上帽子，想去打听一下，他们都怎么了，她突然感到，好像大家在策划一个阴谋，要把她孤立起来，她的身边只剩了一个跟一切人格格不入的丈夫。那是在晚餐以后，她看到父母单独坐在客厅内。他们满面愁容的招呼了她，说了一声："啊，亲爱的孩子！"便不再做声。她从没见到父亲这么灰心丧气的，在他身边坐下后，说道：

"爸爸，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没有回答，但文西太太答道："唉，亲爱的孩子，你什么也没听到吗？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的。"

"是泰第乌斯出了什么事吗？"罗莎蒙德问，脸色变白了。出事的想法，立即跟她心中那个无法解开的疑团发生了联系。

"是的，亲爱的。想想看，你嫁了这么一个专惹麻烦的丈夫。欠债已经够坏的了，但这比欠债更坏。"

"别说了，别说了，露西，"文西先生道。"罗莎蒙德，布尔斯特罗德姑父的事，你一点都没听到不成？"

"没有，爸爸，"可怜的罗莎蒙德说，觉得这不像是她从前经历过的任何不幸，于是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钳住了她的心，使她几乎喘不出气。

她父亲告诉了她一切，最后说道："你还是知道的好，亲爱的。我想，利德盖特只能离开这个城市了。情况对他很不利。我得说，他也是不得已。现在我不想再责备他什么了。"文西先生一向对利德盖特看不顺眼，提起他总是百般挑剔。

这打击对罗莎蒙德是可怕的。她觉得，从来没有一个人的遭遇像她这么凄惨，嫁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却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弄得声名狼藉。人们干了坏事，耻辱往往被当作罪行中最坏的部分，这是难免的。在这样的时刻，必须有非常清醒的头脑，那种在罗莎蒙德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思考能力，才能意识到，如果她的丈夫当真给发现犯了什么罪，那么岂止是可耻而已。现在她只是感到这是奇耻大辱。可是她嫁给了这个人，还天真地相信，他和他的出身会成为她的光荣呢！但她在父母面前，仍保持着平时的缄默态度，只是说，如果利德

盖特肯听她一句话,他们早已离开米德尔马契了。

“想不到在这件事上,她还承受得住,”母亲等她走后说。

“啊,多谢上帝!”文西先生说,他已经几乎支持不住了。

但是罗莎蒙德是带着一种情绪回到家中的,那就是她的丈夫理应遭到她的唾弃。他究竟干了什么——他的行为究竟怎样?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把一切告诉她?他不跟她谈这件事,她自然也不能跟他谈。她心里一度考虑,她得要求父亲让她回到父母身边去,但是想到这样的前途,她觉得索然无味——一个出嫁的女儿回到娘家,跟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这使她简直不敢想象。

以后的两天中,利德盖特发现她有了变化,相信她已经知道那个不幸的消息。她会向他提出责问吗?也许她照旧保持沉默,似乎表示她相信他干了坏事?我们必须记住,他正处在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只要提起这事就会引起他的痛苦。当然,罗莎蒙德也有同样的理由埋怨他保持沉默,不向她开诚布公讲明一切。但是内心的痛苦使他原谅自己——既然她现在知道了真相,仍不愿跟他谈这问题,他又何苦自讨没趣,接触这件丑事呢?但是有一种潜藏得更深的意识对他说,过错在他这边,这使他坐立不安,对他们之间的沉默再也无法忍受,仿佛他们是在同一只失事的船上漂流,却不愿彼此看一眼。

他想:“我是一个傻瓜。难道我已抛弃了一切希望?我的结婚得到的是烦恼,不是帮助。”那天晚上,他开口了:

“罗莎蒙德,你听到了使你伤心的事吧?”

“是的,”她答道,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本来她一直在懒洋洋地缝着什么,显得神思恍惚,跟平时大不一样。

“你听到了什么?”

“我想是全部吧。爸爸告诉我的。”

“他说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可耻的人?”

“是的,”罗莎蒙德说,声音很轻,又拿起活儿,机械地缝了起来。

沉默来临了。利德盖特心想:“如果她对我还有一点信任,有一点正确的认识,她现在就该对我说,她不相信我的耻辱是理所应得的。”

但是罗莎蒙德呢，她只是懒洋洋地移动着手指。关于这件事，她认为，不论情况如何，应该由利德盖特作出说明。她知道什么呢？假定他是无辜的，他为什么不开口，澄清一切呢？

她的沉默对利德盖特内心的痛苦，无异是火上加油，他一直在埋怨别人不谅解他，甚至费厄布拉泽也不来看他，现在这种情绪更强烈了。他开始问她的时候，本来怀有希望，认为他们的谈话会驱散集结在他们之间的阴冷的雾，但他发觉，他的决心被绝望的愤懑扼杀了。她那神情，仿佛这烦恼也像其他烦恼一样，只是她一个人才有的。他在她眼中始终与她隔着一条鸿沟，干着她所反对的事。他一怒之下站起身子，把两手插进口袋，在屋里踱来踱去。不过这时，他的心底始终潜伏着一种意识，认为他无论如何必须克制愤怒，把一切告诉她，使她相信事实。因为他几乎已经有过足够的教训，知道他只能顺从她的天性，而且正由于她缺乏同情，他只得让她几分。不久他又恢复了公开一切的意愿，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他能够使她严肃地体会到，有人在故意污蔑他，在这种污蔑面前，他不应该气馁，不应该逃跑，整个乱子出在他迫切需要钱上，那么这正是时候，他可以对她施加影响，让她认识到，他们必须共同努力，尽量节省开支，这样才能顶住这场风暴，保持他们的独立。他要向她提出，他打算采取的具体措施，争取她的同意和支持。他只有这条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他不知道，他这么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走了多久，但罗莎蒙德觉得时间已经很长，她希望他快些坐下。她也在盘算，这正是机会，可以敦促泰第乌斯做他应该做的事。不论这场灾难真相如何，它的可怕是不容否认的。

利德盖特终于坐下了，没有坐在原来的椅子上，离罗莎蒙德近了一些。他靠在扶手上，挨近她，先不开始这伤心的题目，只是严肃地端详着她。现在他战胜了自己，准备开口了，他的心情是庄严的，仿佛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甚至已经张开嘴巴，但这时罗莎蒙德突然放下双手，望着他说道：

“很清楚，泰第乌斯……”

“什么？”

“现在终于很清楚了，你应该放弃继续留在米德尔马契的想法。我不能再在这儿过活。让我们上伦敦吧。爸爸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说，你应该走。不论我得忍受多么大的悲痛，离开这儿总比在这儿轻松一些。”

利德盖特心里一怔，凉了半截。他辛辛苦苦准备的一席话全都烟消云散了，一切又回到了老路上。这使他不能忍受。他蓦地抹下脸来，一跃而起，走出了屋子。

也许，如果他坚强一些，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方面比她决心更大，那天晚上就会出现较好的结果。他的力量一旦冲破那道障碍，他或许就能改变罗莎蒙德的想象和意愿。我们不能相信，任何天性，不论它们如何顽强或者乖僻，会抵挡得住更强大的力量对它们施展的影响。它们会被风暴所征服，至少暂时屈服，接受那个以雷霆万钧之势袭击它们的心灵的约束。但是可怜的利德盖特，痛苦在他心中跳动，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任务。

相互谅解和消除分歧，仍像原来一样遥遥无期，而且由于努力的失败，似乎更加渺茫了。他们依然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一天天拖延下去，利德盖特怀着绝望的情绪从事日常工作，罗莎蒙德则似乎理直气壮，认为他待她太狠心。不论对泰第乌斯讲什么都不顶事，等威尔·拉迪斯拉夫来了，她要把一切告诉他。尽管她始终保持缄默，她还是需要有人理解她受到的委屈的。

第七十六章

仁慈、怜悯、和睦与爱
是人们在忧患中所祈求的，
人们也会怀着感激的心情，
答谢这些带来欢乐的美德。
…………
因为仁慈有一颗人的心，
怜悯有一张人的脸，
爱具有人的神圣形态，

而和睦穿的是人的衣衫。

——威廉·布莱克:《天真之歌》①

几天以后,利德盖特骑了马前往洛伊克公馆,这是多萝西娅写信约他的。这事他并不感到突兀,因为在此以前,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已有一信给他,说他决定照旧实行他离开米德尔马契的各项计划,利德盖特谅必还记得他以前通知他的关于医院的安排,目前他仍保持这意见;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他理应向卡苏朋夫人重申此事,现在他已得到她的答复,她仍像过去一样,希望与利德盖特当面磋商一切。"你的观点可能已发生若干变化,"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写道,"但即使如此,仍希你向她详加说明。"

多萝西娅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他的到来。虽然为了对她那些男性顾问表示尊敬,她没有违背詹姆士爵士的金玉良言,"卷进布尔斯特罗德的这桩公案",但是利德盖特的困难处境,她始终未曾忘怀,因此在布尔斯特罗德重新向她提出医院问题时,她觉得时机终于成熟,可以实行她迟迟未能实行的愿望了。她住在豪华的住宅里,漫步在家中参天古树的绿荫下,她的思想却离开了这一切,关心着别人的命运,尽管她的热情遭到了禁锢。她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们做一些有益的事,这思想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使她"忧心如焚",以致别人的需要一旦以明确的形态出现在她眼前,她便念念不忘,渴望予以解救,甚至对自己的安乐也感到索然无味。对于这次与利德盖特的会见,她倾注着殷切的希望,尽管人们说他对自己的私事讳莫如深,但她毫不在意,也毫不顾及自己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照多萝西娅看来,那种坚持她还年轻,又是女子的观点,在她决心为人道精神而出力的时候,全是不足挂齿的无稽之谈。

她坐在图书室中等待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做,只是一幕幕回忆着她与利德盖特的历次交往。它们的意义都与她的婚后生活,以及它带来的烦恼有关……但是不,有两次利德盖特的形象却与他的妻子,

① 关于布莱克,见本书二四〇页注①。这里两节诗,是《天真之歌》中《神圣的形象》一诗的第一、三节。

以及另一个人，痛苦地交织在一起。就多萝西娅说来，这痛苦已减轻了，但是它在她心中唤起了对利德盖特的婚姻的揣测，也使她隐隐感到了他关于他妻子的那些话的弦外之音。这些回忆像戏剧一样在她面前展开，使她眼睛发亮，整个身体木然不动，仿佛她已看得入了神，虽然她只是坐在褐色的图书室中，望见的也只是窗外那一片草坪，那些点缀在深青色背景上的绿油油、亮晶晶的嫩芽。

利德盖特进屋时，他脸上的变化几乎使她吃了一惊，这是两个月来没有见到他的人一眼就能发觉的。这变化不在于消瘦，那是在愤懑和绝望继续不断的煎熬下，哪怕年轻的容貌也会很快显示出来的后果。她露出和蔼的表情，向他伸出了手，这使他的神色温和了一些，但依然显得闷闷不乐。

"我非常希望见到你，利德盖特先生，这已经有好久了，"多萝西娅等他们面对面坐下以后，说道。"只是我没有立刻请你来，直到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向我再度提出医院问题以后，我才写信给你。我知道，要使它与老医院分开，保持独立的地位，这完全有赖于你，或者至少得看它在你的主持下，能作出多少贡献而定。我相信，你会把你的想法准确地告诉我。"

"你需要决定，你是不是应该给医院提供慷慨的支持，"利德盖特说。"我只得老实告诉你，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工作上。我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讲得很简单，失望使他感到悲痛，他觉得只要罗莎蒙德反对，他的任何意愿恐怕都无从实现。

"是不是因为这里没有人相信你？"多萝西娅说，她怀着满腔热情，把话讲得十分明确。"我知道你遭到了不幸的误解。我一开始就明白这是误解。你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你也不会干任何损害你的名誉的事。"

这是利德盖特第一次听到对他信任的保证。他深深叹了口气，说了句："谢谢你"，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了。这不多几句深信不疑的话，出自一个女人之口，想不到会对他发生如此大的作用，这在他一生中，是异常罕见和奇怪的。

"我要求你告诉我，那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多萝西娅毫不畏惧

地说。“我相信,事实一定会证明你是无辜的。”

利德盖特从椅上站起身子,走向窗口,一时忘了他在哪里。他经常在心中考虑,他可以解释一切,不必怨天尤人,但是这必然对布尔斯特罗德造成不利的、甚至不公正的后果,因此绝对不应这么做,他还屡次告诫自己,他的说明不可能改变人们的印象。这种心理状态使他觉得,多萝西娅的话似乎是在诱使他违反本意,做他在清醒时不愿意做的事。

“请你告诉我吧,”多萝西娅说,态度是单纯而诚恳的。“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对策。我认为,在可以防止的情况下,让任何人遭到不必要的误解,都是错误的。”

利德盖特旋转身来,记起了他在哪里。他看到,多萝西娅露出亲切、信任、严肃的脸色,抬头望着他。高尚的人格,慷慨的胸怀,与人为善的仁慈,这一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的眼界重又扩大了,我们的心情重又平静了,我们相信,人们也能全面地、准确地看待和评价我们。这种影响现在也开始对利德盖特发生作用,而好多天来,他只觉得前途茫茫,仿佛在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他重新坐下,感到过去的自我又在他身上复活了,他意识到,有一个信任他的人与他在一起。

“我并不想埋怨布尔斯特罗德,”他说,“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借了钱给我,虽然我现在宁可不要这些钱。他已经穷途末路,十分可怜,他的生命也只剩了奄奄一息。但我愿意把一切告诉你。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是在向一个对我保持着信任的人说话,我的话不致被当作为我自己洗刷所作的供词。你会公正地对待另一个人,正如你公正地对待我一样。”

“请你相信我,”多萝西娅说,“我不得到你的允许,不会把你的话转告任何人。但最少限度,我可以说你已经向我澄清了一切,我知道你是绝对无辜的。费厄布拉泽先生会相信我,我的伯父和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也会相信我。不仅如此,在米德尔马契还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跟我不太熟,但他们会相信我。他们知道,除了真理和正义,我不可能有其他动机。我要尽一切力量为你辩护。我没有多少事可做。这正是我在世上能做的最合适的工作。”

多萝西娅像孩子似的，描绘着她的打算，她的声音是那么真诚，它几乎可以作为她必然成功的保证。这种无限仁慈的女性的声调，哪怕在最爱挑剔的人面前，也可以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利德盖特毫不迟疑，没有把她看作堂吉诃德；他一生中第一次怀着欣慰的感觉，让自己袒露在慷慨无私的同情面前，不为了自尊心而作任何保留。这样，他告诉了她一切，从他怎样在困难的压力下，违背自己的意志，第一次向布尔斯特罗德求援讲起。他的叙述使他的心情逐渐感到轻松，他毫不犹豫地讲出了他心中所想的一切，详尽无遗地说明了事实：他的治疗方法跟通行的治疗方法的不同，他最后的怀疑，他理想的医生职责，以及他由于接受了那笔钱，如何感到不安，它怎样影响了他的个人志趣和职业态度，尽管在履行公认的职责方面，他没有什么改变。

"后来我才听说，"他又道，"霍利派了一个人到斯通大院盘问女管家，她说，她把我留下的那一小瓶鸦片全部让病人吞下了，还给他喝了大量白兰地。但是那并不违背通常的医疗措施，哪怕是第一流医生开的处方。他们对我的怀疑不在这里，怀疑的根据只是我拿过钱，而布尔斯特罗德巴不得那个人早一点死，因此用这钱作贿赂，要我违背职业道德，或采取其他办法害死病人。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接受这钱，是把它当作保守秘密的代价的。这种猜疑正是最难应付的，因为它植根在人的天性中，是任何证据所无法驳倒的。至于我的医疗方针怎么会遭到违背，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在这一点上，布尔斯特罗德没有任何犯罪意图还是可能的，甚至可能他跟违背我的嘱咐的事毫无关系，他只是避免提到它罢了。但是这一切对舆论都不起作用。在这一类事件中，一个人之所以受到谴责，根源在于他的品质，大家相信他犯了罪，尽管并不清楚这是什么罪，只是因为他具备犯罪的动机。而我与布尔斯特罗德是一丘之貉，因为我拿了他的钱。就这样，我受到了株连，正如麦子有了病害，麦穗也会遭殃，现在木已成舟，无法改变了。"

"啊，那太残忍了！"多萝西娅说。"我明白，你要辩明自己无罪，那是很难的。一切都在于你同一般人不同，对生活抱有更高的目标，要寻找更好的道路……但我不能听其自然，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

我知道你以前也这样。你第一次跟我谈到医院的时候说过的话，我还记得。我一直在考虑这点，我觉得，向往伟大的目标，企图达到它，可是仍以失败告终，这是最大的不幸。"

"是的，"利德盖特说，觉得正是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他的灾难的全部意义。"我怀有一定的抱负。我希望我能使一切有所不同。我认为我有充沛的精力和技能。但是我遇到了最可怕的阻力，这是除了自己谁也无法体会的。"

"要是……"多萝西娅一边考虑，一边说，"要是我们按照目前的计划，把医院办下去，你留在这儿，尽管只有少数人支持你，做你的朋友，但是，对你的仇视会逐渐消失，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你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会看到，你的目的是纯洁无私的。你仍然能赢得巨大的声誉，就像路易斯和雷奈克[①] 一样——我听你提到过他们。我们大家也会为你感到骄傲，"她最后说，露出了一丝微笑。

"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信任自己，那是可以办到的，"利德盖特伤心地说。"在这场诽谤面前畏首畏尾，一走了事，让它在我走后继续流传，这会比什么都叫我痛心。尽管这样，我不能要求任何人，把钱大量投在得依靠我来完成的计划上。"

"我认为这是完全值得的，"多萝西娅坦率地说。"你想一下就明白了。我不知道把我的钱怎么办，因为人们对我说，这些钱太少了，不够实现我所向往的任何伟大计划，可是我又觉得它们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的财产一年有七百镑收入，卡苏朋先生留给我的，一年有一千九百镑，另外，银行里还有三、四千镑现款。我本来想筹集一笔资金，以后用我并不需要的收入逐渐偿还，我要用它买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工艺学校式的新村。但是詹姆士爵士和我的伯父认为，这件事风险太大。所以你瞧，我的爱好就是用我的钱办一些有益的事业，让别人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如果我的钱都归我所有，我又不需要它们，这反而使我感到不安。"

一抹微笑掠过了利德盖特那张愁眉不展的脸。多萝西娅讲这话

---

① 关于这两人分别见本书一五八页注①和本书四〇三页注①。

时，眼神严肃，那种孩子似的认真态度是不可抗拒的，这和她对高尚的精神境界的同情和向往，构成了一个令人敬仰的整体。（至于在世上占大多数的较低的精神境界，可怜的卡苏朋夫人却看不到，也不大理解，它们得不到她的想象力的鼓舞。）但是她把他的微笑看作了对她的计划的赞许。

“我想，现在你可以看到，你未免顾虑太多了，”她说，用的是劝导的口气。“医院是一件好事，使你的生活重新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这又是一件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呢？”

利德盖特的微笑消失了。“你有足够的善心和金钱，可以做这一切，我也但愿事情是这样，”他说。“但是……”

他犹豫了一会，茫然地望着窗口。她怀着希望，静静地等待着。最后，他转过脸来，突然烦躁地说道：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呢？你知道婚姻是怎样一种束缚。你是能理解这点的。”

多萝西娅觉得她的心开始怦怦跳动了。难道他也有同样的苦闷吗？但是她不敢再说什么，他立即讲了下去。

“现在我没有法子做任何事，我不能不考虑妻子的幸福，便决定我的行动。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乐意干的事，现在变得不可能了。我不能看着她整天愁眉苦脸。她嫁给我的时候，并不理解她所走的路。如果她不嫁给我，对她也许还好一些。”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是万不得已，你是不会让她痛苦的，”多萝西娅说，敏感地想起了她自己的生活。

“可她打定主意，不愿再住在这儿了。她要求离开。她所经历的烦恼，使她厌弃了这儿的一切，”利德盖特说到这儿，又突然停止，生怕讲得太多。

“但是如果她看到，留下是有利的……”多萝西娅说，有些不以为然，望着利德盖特，仿佛认为他忘记了她刚才谈过的那些理由。他没有立即开口。

“她不会看到这点，”他最后说，讲得很简单，因为他起先并不想对这一点多作解释。“而且说真的，我已失去了再在这儿生活下去的一切勇气。”他停顿了一会，然后，为了让多萝西娅更了解他生活中的

困难,他又道:“事实是这场灾难搅乱了她的思想。我们无法共同讨论这件事。我不能确切知道她心里怎么想,她可能担心我真的干了什么坏事。那是我的过错,我应该对她坦率一些。但是我一直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我可以去看看她吗?”多萝西娅关切地说。“她会不会接受我的同情?我要告诉她,除了你自己的良心,任何人都无权责备你。还要告诉她,你会在每一颗公正的心灵中恢复你的清白名声。我要使她消除忧虑。你肯代我转告她,让我去见她吗?我以前见过她一次。”

“当然可以,”利德盖特说,对这提议抱着一些希望。“我想,她会感到光荣,感到愉快的,还至少证明,你对我还是信任的。我不必预先向她提起这事,免得她以为是我要你这么做的。我完全明白,我不应该让别人去向她说明一切,但是……”

他没再往下说,屋里沉静了一会。多萝西娅忍住了心中想到的话:她知道得很清楚,夫妇之间往往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使他们不能坦率地交谈。在这一点上是甚至同情也会引起不快的。她又回到了利德盖特的处境中比较明显的方面,愉快地说道:

“如果利德盖特太太知道,有一些朋友还是信任你,支持你的,那么她可能赞成你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让你恢复希望,做你所要做的事。到那时,你也许会看到,我建议你把医院继续办下去是对的。如果你仍然对它保持着信心,认为这能够使你的学识得到发挥,你一定乐意这么做吧?”

利德盖特没有回答,她看到,他正在跟自己辩论。

“你不必马上决定,”她温和地说。“再过几天也不妨,我可以暂时不答复布尔斯特罗德先生。”

利德盖特还在犹豫,但最后他用最坚决的声调开口了:

“不,我还是不留余地的好。我已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是指在我的生活条件改变之后,我已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自己无法做好的事,还要别人为它花费许多力量,这是不应该的。也许我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别的可能性看来很少。整个事情还未可逆料,我不能同意你的建议,结果使你的一片好心付之东流。不,还是让新医院

跟老医院合并吧，让一切按原来的方式进行，就算我从没到过这儿。我在医院工作以来，积累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我可以把它送给需要的人，"他最后痛苦地说。"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要考虑的只是我的收入，其余恐怕就无能为力了。"

"听你讲得这么绝望，我非常痛心，"多萝西娅说。"有些朋友还是相信你的未来，相信你能作出显著成绩的，如果你肯让他们帮助你，他们会感到高兴。你想，我的钱这么多，你不妨每年拿去一部分，直到你的收入不再使你感到拮据为止，这其实好比是减轻了我的负担。为什么人们不能这么办？要做到完全平等，那是很困难的。但这是一个办法。"

"上帝保佑你，卡苏朋夫人！"利德盖特说，他的心情很激动，这使他的话显得激昂慷慨，人也站直了，一只手臂靠在他刚坐过的大皮椅的椅背上。"你有这样的情操是很可贵的。但我不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无功受禄的人。我还没有提出过足够的保证。我不能为我无法完成的工作接受救济，至少我还没有落魄到这等地步。我看得很清楚，我什么也不能指望，我的出路只是尽我所有的力量，尽快离开米德尔马契。在这儿，哪怕一切顺利，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收入。到了一个新地方，实行一些必要的改变比较容易。我只得像别人那么做，考虑怎样迎合社会，增加收入，在人口众多的伦敦寻找一条出路，让自己生存下去，或者在一个海滨疗养地开业行医，或者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那里住满了英国的有闲阶级，我可以在那里挣大钱。总之，我不得不爬进这样的洞里，什么也不管，度过我的一生。"

"但是放弃斗争，这不是勇敢，"多萝西娅说。

"是的，不是勇敢，"利德盖特说，"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敢对抗慢性的死亡呢？"然后换了一种口气道："不过你对我的信任，大大提高了我的勇气。从我跟你谈话以后，一切似乎变得容易忍受了。如果你能使一些人，尤其是费厄布拉泽，相信我是无罪的，我就非常感激了。我希望你不要提起关于违背我的嘱咐的事，那会立即遭到歪曲。归根结底，我不能证明我的方法是对的，可是人们对我的成见却根深蒂固。你只能按照我的叙述谈这问题。"

"费厄布拉泽先生会相信,别人也会相信,"多萝西娅说。"我要让大家意识到,认为你接受贿赂干了坏事,那是愚蠢的想法。"

"我不知道,"利德盖特说,声音有点像呻吟似的。"我并没有接受贿赂。但是出现了贿赂的苍白影子,它有时便称作幸运。那么你还会帮我另一个大忙,去看望我的妻子吗?"

"是的,我会去。我记得她很美丽,"多萝西娅说,在她的心中,罗莎蒙德给她的每一个印象都是深刻的。"我希望她会喜欢我。"

利德盖特告辞后,骑在马上想:"这位年轻妇女有着宽阔的胸怀,简直比得上圣母马利亚。她显然毫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只想马上把一半的收入捐献出来,仿佛她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一张椅子,可以让她坐在上面,用那对清澈的眼睛,俯视世上嗷嗷待哺的众生。她似乎有一种东西,那是我以前从没在任何女人身上看到过的,这便是对人的丰富同情,这样的人是可以当作朋友的。卡苏朋想必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种神圣的幻觉?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对一个男人产生任何别的感情?对拉迪斯拉夫呢?他们显然心心相印,不同寻常。卡苏朋一定注意到了这点。好吧,对一个男人,她的爱会比她的钱更有帮助。"

至于多萝西娅,她马上想到了一个计划,要让利德盖特摆脱对布尔斯特罗德的感恩观念,她认为,这无疑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力的一部分,尽管是较小的部分。他们的会见留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她立即坐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在信中她声称,她比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更有权利为利德盖特提供他需要的那笔钱,如果利德盖特不允许她在这件小事上帮助他,这是很不友好的,因为这帮助只是对她的恩惠,她有多余的钱,可是找不到明确的用途。他可以称她债主,或任何别的名称,只要那是表示他接受了她的要求。她在信中附了一张一千镑的支票,决定第二天她探望罗莎蒙德时,随身带去。

第七十七章

你的变节叫所有才德具备的君子,

蒙上了嫌疑的污点。

——《亨利五世》①

第二天利德盖特有事前往布拉辛，他告诉罗莎蒙德，他得到晚上才能回家。近来她从不离开自己的家和花园，除了上教堂，还有一次是去看她的爸爸，她对他说："如果泰第乌斯决定动身，爸爸，你会帮助我们，是不是？据我估计，我们的钱不多。我相信，非得有人接济我们不可。"文西先生答道："好吧，孩子，一两百镑我还出得起。反正这是最后一次了。"除了这几次，她一直呆在家里，没精打采，闷闷不乐，像在等待什么，心里把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到来，当作唯一的希望和乐趣，想借此机会，对利德盖特施加新的压力，让他立即安排离开米德尔马契，前往伦敦；到了最后，她甚至深信，威尔的到来必将成为推动他们离开的有利因素，尽管道理何在，她并不明白。这种推论其实不足为怪，把它看作只有罗莎蒙德才有的傻念头是不公正的。正是这种推论一旦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引起的震动也特别大，因为看到因果之间的联系，也应该看到可能的失误和阻碍，如果只看到合乎我们心愿的因，以及由此而来的合乎我们心愿的果，这就排除了一切怀疑，实际也就是在打如意算盘。近来，可怜的罗莎蒙德心头进行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她一边想，一边整理着周围的一切，动作仍像从前那么优美，只是手脚慢了一些。她有时坐在钢琴前面，似乎想弹，又不想弹，然而又不愿离开琴凳，白皙的手指搭在木盖子上，带着恍惚迷离、百无聊赖的神情，呆呆地望着前面。她的忧郁变得如此明显，以致利德盖特在它面前感到了一种奇异的胆怯心理，似乎这是对他的永恒的、无声的谴责。这个坚强的人不敢接触她的目光，仿佛是他毁坏了这位美貌的弱女子的一生，他在她面前觉得惶惑不安，于心不忍。有时他看到她走来，便赶紧离开，他怕她；也有时，愤怒暂时驱散了胆怯情绪，但愤怒过去之后，它又卷土重来，而且更加强烈。

利德盖特外出的时候，罗莎蒙德往往整天呆在楼上的房间里，但是今天早上她却下楼了，而且已经穿戴整齐，预备进城一趟。她有一

① 指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五世》。引文见该剧第二幕第二场亨利五世的台词。

封信要寄，那是写给拉迪斯拉夫先生的，措词委婉而又动人，内容无非催他快些动身，似乎她遇到了不幸。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女用人，她看到她穿着出门的衣服下楼，心想："可怜的人，她戴了帽子多么漂亮，谁也比她不上。"

与此同时，多萝西娅正一心考虑着探望罗莎蒙德的计划，她想到了许多事，有过去的，也有未来可能的情况，它们都是围绕着这次探望展开的。昨天，利德盖特把他婚后生活中的烦恼，向她透露了一点消息，但那以前，在她心中，利德盖特太太的形象始终和威尔·拉迪斯拉夫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哪怕在她最伤心的时刻，甚至在她给卡德瓦拉德太太那些描绘得有声有色的谣言弄得心神不宁、十分痛苦的时刻，她的愿望，不，她内心最强烈的要求，仍是替威尔辩护，驳斥那一切无中生有的污蔑。后来，在她跟他会面时，她起先认为，他的话可能是指他对利德盖特太太的感情的，似乎他决心悬崖勒马，割断这关系，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伤感，但是她仍谅解他，觉得他由于跟那个漂亮的女子经常接触，时相往来，因而拜倒在她的美貌下，这是难怪的，她不仅与他在音乐上显然有共同的爱好，在其他方面也可能这样。但是接着他又讲了几句离别的话，话虽然不多，但感情真挚，从这些话听来，她自己才是他的意中人，正是这爱使他惶惶不安，也正是为了这爱，他决心远走他乡，把它永远埋藏在心底，不予公开。从那次分手以后，多萝西娅始终相信，威尔是爱她的，她也怀着自豪而愉快的心情相信，他具有高尚的荣誉感，决不会在行动上贻人口实。她对他和利德盖特太太的交往，心中毫无芥蒂。她坚信，他们的关系是无可指摘的。

有些心灵，如果它们爱了我们，我们会感到，仿佛我们领受了洗礼和祝圣礼，它们对我们纯洁无疵的信任，保证了我们的正直和清白；我们的过错会变成最坏的亵渎罪，使那无形的信任的圣坛因而坍毁。"如果你不好，那就没有好人了"，这句简单的话可以使人战战兢兢，永远记住自己的责任，也可以使人为悔恨痛心疾首，不再重犯过错。

多萝西娅的心灵便属于这一类，至于她凭感情行事的缺点，那是与她热情洋溢的天性中轻信、坦率的方面相一致的。她对别人有目

共睹的过失充满同情，可是她的经验中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供她对隐蔽的错误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推究。不过她那种淳厚的天性，使别人从她对他们的信任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自己的理想，这是女性的伟大力量之一。它从一开始就对威尔·拉迪斯拉夫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跟她分手时，向她说明了他对她的感情，以及她的财产在他们之间造成的鸿沟，这些话很简单，但他觉得，唯其因为简单，才会引起多萝西娅的深思，促使她竭力去理解它们的意义。他相信，他在她心中已获得了最高的评价。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自从他们分手以来的几个月，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她有一种甜蜜而哀伤的恬静感，因为她觉得，这种关系具有内在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她身上一向蕴藏着一种活跃的反抗精神，每逢她的计划，或者她所信任的人，需要她保卫时，它便会发挥作用。她感到，她丈夫对威尔的态度是错误的，别人根据一些表面现象藐视他，也是错误的，这一切只是使她更执着于她的感情，更加深了对他的美好评价。现在随着布尔斯特罗德一些隐私的暴露，又出现了另一个影响威尔的社会地位的事实，这使多萝西娅在她所生活的天地中，也就是在与她有关的那些农庄内，对人们议论他的话，重新从心中发出了反抗。

"小拉迪斯拉夫的外祖父是当铺老板，一个专收贼赃的犹太佬"，这句话在洛伊克、蒂普顿和弗雷什特，已经不胫而走，每逢人们谈到布尔斯特罗德事件时，总要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可怜的威尔背上了这么一块黑牌，它比"玩白鼠的意大利人"更是等而下之。正人君子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不免沾沾自喜，他想，拉迪斯拉夫和多萝西娅之间本来隔着一座山，现在他们的距离又拉长了一大段，他可以高枕无忧，不愁事情朝那个荒谬的方向发展了。他相信，他的幸灾乐祸是正义的。另外，向布鲁克先生指出，拉迪斯拉夫的家史中还有这么丑恶的一页，像点亮了一支新的蜡烛，让他看到他干的好事，这也未始不是一件乐事。多萝西娅发现，人们怎样怀着敌意，在那则痛苦的故事中一再提到威尔。但她没有做声，以前她可以谈论威尔，现在却有一种意识使她不愿开口，那就是她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更深的联系，这是应该始终保存在神圣的心灵深处的。然而她的沉默只是使她的

反抗情绪更加炽烈。看来，威尔的这种不幸遭遇，正在给别人当作耻辱，从背后攻击他，但是对于她，这只是提高了她的热情，使她更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她没有抱什么幻想，并不指望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然而她也没有采取与他断绝往来的态度。她非常简单，接受了她和威尔的全部关系，把它看作她的婚姻造成的不幸的一部分。她觉得，如果她由于不能得到完美无缺的幸福，便自怨自艾，这是十分错误的，她宁可认为，命运给予她的已经太多了。她的深情给她带来的欢乐，主要存在于回忆中，对此她并无怨言。再婚的念头在她心中是全然无法接受的，仿佛这是一个素昧平生的求婚者提出的非分之想。何况从她的亲友的意见看来，他们所设想的求婚者的长处，还会成为她痛苦的源泉，布鲁克先生就这么说过："你结了婚，就可以有人替你管理你的财产了，亲爱的，"他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有说服力的建议。但多萝西娅答道："只要我知道怎么办，我自己会管理一切。"不，她要忠于自己的声明，决不再嫁。她前面还有着漫长的道路，它显得坦荡空旷，没有任何路标，但是在她一步步向前走去的时候，她会得到指导，遇到同路的人的。

她对威尔·拉迪斯拉夫的感情，一贯处于这种状态。自从她提出要去拜望利德盖特太太以后，除了睡眠的时间以外，她与威尔的关系一直活跃在她的脑海中，构成了一种背景，罗莎蒙德的形象便出现在这背景上，它为她的关怀和同情扫除了障碍。显然，在这位妻子和她的丈夫之间，出现了某种精神上的隔阂，以致他们不能彼此信任，然而这位丈夫还是把她的幸福看作自己的最高要求。这种纠纷是任何第三者不宜直接插手的。但是多萝西娅相信，罗莎蒙德由于她丈夫遭受的不白之冤，一定十分孤独，她深深同情她，她对利德盖特表示的敬意和对她表示的关怀，一定会减轻她的苦闷。

"我要跟她谈谈她的丈夫，"多萝西娅坐车进城时，心中这么想。晴朗的春天的早晨，潮湿的泥土香味，刚刚开始抽芽的苍翠欲滴的嫩叶，似乎都与她喜悦的心情融洽无间。她刚跟费厄布拉泽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对利德盖特的行为作了说明，后者对她的公正解释表示欢迎，这使她十分高兴。她想："我要把好消息带给利德盖特太太，也

许她会喜欢跟我谈心，把我当作一位朋友的。”

在洛伊克门大街，多萝西娅还有一件事要办，那就是她为学校定制了一只音调优美的新钟，因此她只得提早下车，吩咐车夫在那儿等候包扎，然后穿过街道，步行到利德盖特家，好在那已经很近了。临街的门开着，女用人正在张望，看停在附近的马车是谁的，结果发现，“马车上的夫人”正向她走来。

“利德盖特太太在家吗？”多萝西娅问。

“我不清楚，夫人，您请进屋，我去看看，”玛撒说，由于围着厨房用的围裙，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头脑没有糊涂，知道对这位雍容华贵、坐着两匹马的马车光临的年轻孀妇，用“太太”这称呼是不合适的。“请进，我进屋看一下。”

“请你通报我是卡苏朋夫人，”多萝西娅说。这时玛撒在前面带路，预备让她在会客室等候，然后上楼，看罗莎蒙德出外散步回家没有。

她们穿过门厅较宽的一头，走进通往花园的过道。客厅的门没有上闩，玛撒推开门，也没朝屋里瞧一眼，便把卡苏朋夫人让进屋里，然后转身走了。门开过又关上了，没有一点声息。

今天早上，多萝西娅不太注意外界的事物，她的心头充满着过去和未来的许多幻象。她进了客厅的门，没有留心周围的一切，可是蓦地听到了低低的谈话声，这使她吃了一惊，仿佛大白天走进了梦幻世界，下意识地跨前一两步，越过了突出的一角书橱，于是她立即看到了一幕景象，它像一道可怕的亮光，照明了一切，使她顿时动弹不得，再也无法强自镇静，开口说话。

有一个人背对着她，坐在靠墙的沙发上，那墙是与她进屋的门在同一边的。她看到，这人是威尔·拉迪斯拉夫，他的身旁坐着罗莎蒙德，她脸对着他，眼泪汪汪的，这使她的脸另有一番妩媚的姿色。她的帽子挂在颈后，而威尔向她俯出身子，握住了她举起的双手，正用轻轻的嗓音热烈地讲着什么。

罗莎蒙德处在心神不定的状态，没有发现这位不速之客，但是多萝西娅看到这一幕，经过短短一瞬间的踌躇之后，赶紧慌慌张张缩回身子，结果碰在一件家具上，罗莎蒙德顿时发现了她的存在，用痉挛

性的动作抽回了手，一跃而起，望着不得不站住的多萝西娅。威尔·拉迪斯拉夫也跳了起来，打量着周围，遇到了多萝西娅那双闪动着新奇光芒的眼睛，一下子愣住了。但她马上把眼睛移到了罗莎蒙德身上，用坚定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利德盖特太太，你的仆人不知道你在这儿。我是来送一封重要的信给利德盖特先生的，我希望把这信亲手交给你。"

她把信放在刚才挡住她退路的小茶几上，然后从远处望了罗莎蒙德和威尔一眼，便弯了弯腰，飞快地走出了屋子。在过道上，她遇到了惊讶的玛撒，她说，她很抱歉，女主人不在家，然后把这位奇怪的夫人送到门口，心想凡是大人物看来都比普通人缺少耐性。

多萝西娅步履如飞，迅速穿过街道，又跳上了她的马车。

"上弗雷什特庄园，"她对赶车的说。这时任何人看到她，会觉得她虽然比平时苍白，但从没这么镇静自若，神采奕奕，充满着力量。这确实是她当时的体验。她好像给人当头一棒，从梦中惊醒，失去了对其他一切的感觉。她看到的事，使她简直不敢相信，以致她的感情从那里碰了壁退回原处，成了一团乱麻，找不到可以寄托的目标。她必须找一些事做，让她的心情安顿下来。她觉得她身上有一股力量需要发泄，她可以不吃不喝，走一整天路，做一整天工。她要贯彻早上确定的计划，前往弗雷什特和蒂普顿，找到詹姆士爵士和她的伯父，把利德盖特的一切，凡是她希望他们知道的，统统告诉他们；他婚后的处境在当前的灾难下，对她说来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使她燃起了更强烈的愿望，要充当他的保护人。自从结婚以来，她在斗争中总是不得不委曲求全，半途而废，从没感到过这种可以战胜一切的强烈义愤。她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力量的标志。

"多多，你的眼睛怎么这么明亮！"西莉亚等詹姆士爵士走出屋子后，说道。"你望着亚瑟或别的什么，实际你什么也没看到。我知道，你在打算干一件不愉快的事。这是不是都为了利德盖特先生，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西莉亚总是怀着希望在观察姊姊。

"是的，亲爱的，发生了许许多多事，"多多用她深厚的嗓音回答。

"我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西莉亚说，安详地合抱着双手，身子俯在它们上面。

“真的，我想到了世界上一切人的一切烦恼，”多萝西娅说，举起双手，把它们移到了脑后。

“我的天，多多，你是要定一个计划，解决这一切不成？”西莉亚说，对这种哈姆莱特式的疯话，有些感到不安。

但是詹姆士爵士又进屋了，准备送多萝西娅前往蒂普顿。一路上她很安静，对自己的决心毫不动摇，最后，她完成了这次旅行，回到了家中。

第七十八章

但愿一切都已过去，我躺进了坟墓，
上面有她忠贞的爱作我的墓碑。

罗莎蒙德和威尔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发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望着多萝西娅站过的地方，她则带着疑问盯住了他。这在罗莎蒙德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她的内心深处与其说是懊恼，不如说主要还是为刚才的一幕感到洋洋得意。浅薄的心灵总是梦想轻而易举地驾驭别人的感情，暗暗相信可以凭小小的花招，扭转最深沉的流向，可以靠美丽的姿态和语言创造奇迹，使无变成有。她明白，威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她从来不能领会别人的心情，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构想它们的状况。她相信自己具有安抚或征服的力量，甚至泰第乌斯这个最最乖戾怪僻的男子，最后也不得不向她低头。尽管客观事物是顽强的，罗莎蒙德还是要像结婚以前那么说，凡是她要办的事，她一定得办到。

她伸出手臂，用指尖拉拉威尔的衣袖。

“不要碰我！”他说，那声音仿佛她用鞭子抽了他一下，他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红，整个身子似乎给针刺得在抽搐。他一个转身，走到屋子另一头，面朝着她，把指尖插进口袋，仰起了头，眼睛恶狠狠的，没有看罗莎蒙德，却瞧着离她几英寸远的地方。

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但是她的表现，只有利德盖特那样的人才能理解。她蓦地变得冷静了，坐到椅上，解下了挂在背后的帽子，

把它跟她的围巾放在一起。她那两只按在胸口的小手变得冰凉的。

对威尔说来,比较安全的办法,还是一开始就拿起帽子,一走了事,但是他不想这么办,相反,他怀着强烈的愿望,要留在那儿,用他的怒火把罗莎蒙德烧成灰烬。他觉得,她给他带来了灾难,他不能饶恕她,他必须报复,就像一只豹中了标枪,必然要张牙舞爪,回头猛扑。然而他怎么能对一个女人说,他要咒骂她呢?他的愤怒没有爆发,只是由于他不得不接受礼节的约束,事实上他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现在罗莎蒙德的话声终于成了导火线。她用笛子似的声调挖苦他道:

"你可以追上去,向卡苏朋夫人解释一切,说你更喜欢她啊。"

"追上去!"他勃然大怒,声音像刀子一样锋利。"你以为她会回头瞧我一眼?不论我讲什么,她还会重视我的话,不把它当一根肮脏的羽毛丢掉吗?解释!一个男人怎么能为了洗刷自己,牺牲一个女人的名誉!"

"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不在乎,"罗莎蒙德说,声音抖得更厉害了。

"你以为牺牲了你,我就会获得她的谅解吗?她不是那样的女人,不会因为我承认自己卑鄙无耻,便感到得意,也不会因为我对你是假情假意,便相信我对她是真心真意。"

他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看到了捕捉的目标,又无法接近它,只觉得心烦意乱,不断地来回走动。接着他又发作了:

"我看不到希望,我也不指望得到美好的前途,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那就是她信任我。不论人们怎么讲我,怎么对待我,但她相信我。现在这一切都完了!我在她眼里已经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无耻的小人——我没有力量攀登天堂,便用奉承来弄虚作假,还偷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她会把我看作是对她的侮辱,从我们第一次……"

威尔突然住口了,仿佛发现他抓到的武器是不能扔出去,不能砸碎的。于是他从罗莎蒙德的话中又挑出了另一个发泄怒火的缺口,似乎这些话才是应该给掐死后丢掉的癞蛤蟆。

"解释!叫一个男人去解释他怎样落进地狱!说明他喜欢的是

谁！在她面前，我从来不存在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她对我就像呼吸一样不可缺少。我宁愿握住她的手死去，也不愿握住别的女人的手活着。”

这些话像毒箭一样射向罗莎蒙德，使她几乎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仿佛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梦境。在利德盖特大发雷霆的时候，她那种坚不认错的冷漠态度，那副默不作声、心安理得的神气，都不知去向了。她的全部感觉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迷惑不解的痛苦，在她从未经历过的鞭击面前，她战战兢兢，觳觫不安。她感到，有一种与她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东西，像一团火似的在刺进她的意识中。到威尔把话讲完的时候，她像生了一场病，变得那么可怜，她的嘴唇苍白，眼睛没有神，但是也没有眼泪。如果这时站在她对面的是泰第乌斯，她这副可怜相会使他感到不忍，于是俯下身子安慰她，他那强壮的手臂的拥抱，在她眼中常常是十分廉价的。

让我们宽恕威尔没有这种怜悯的行动吧。他没有对这个女人承担过义务，但她毁坏了他生活中宝贵的理想，而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过错。他知道他是残忍的，但他现在还没有悔罪的愿望。

他的话讲完了，但他仍在走来走去，心还没有完全平静，罗莎蒙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威尔好像突然清醒了，拿起了帽子，但仍有些犹豫，站了一会。他刚才对她的态度，使他觉得连一句普通的应酬话也难以出口；但现在到了离开的时候，一言不发，一走了事，又未免不合情理，这使他站在那里，不能举步，对自己的愤怒也产生了矛盾心理。他走到壁炉架前，把一条胳臂靠在那里，默默等待着——他自己也不明白等待什么。报复的怒火仍在他心中燃烧，他不能收回他的话；然而他并没有忘记，在他回到他享受过脉脉温情的这个炉边的时候，他却发现这儿潜伏着灾难；他突然意识到，烦恼不仅在这个家以外，也在这个家以内存在着。不祥的预兆像一把铁钳在慢慢向他逼近，他看到，他的生命可能给这个绝望的女人征服，她在彷徨无依、凄凉寂寞中，投进了他的怀抱。但是他在苦闷中挣扎，他不能接受敏锐的知觉预示给他的事实，当他的眼睛落在罗莎蒙德那张憔悴的脸上时，他只觉得他是两个人中更可怜的一个，因为痛苦只有在回忆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的生命之后，才能转化为同情。

这样，他们脸对着脸，离得远远的，在沉默中度过了许多时候。威尔的脸色还充满着无声的愤怒，罗莎蒙德脸上则笼罩着无声的忧郁。这个可怜的女人再也没有力量用激烈的话回答他，倾注着她全部希望的憧憬已成了可怕的幻影，这个打击使她彻底垮了，她的小天地只剩了一堆废墟，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幽灵，在那里彷徨。

威尔希望她开口，冲淡一些他的发言的残忍气息，这些话似乎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对他们恢复友谊的任何企图在发出嘲笑。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最后，他拼命克制着自己，说道："今天晚上我还要来拜望利德盖特吗？"

"你自己看吧，"罗莎蒙德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

于是威尔走出了屋子，玛撒还根本不知道他在这里。

他走以后，罗莎蒙德挣扎着从椅上站起来，但又无力地倒回了椅中。等她镇静以后，她觉得精疲力尽，全身软绵绵的，不能起立按铃，只得照旧坐在那儿，直到女佣人老是不见她的人影，感到奇怪，才第一次想到在楼下的各个房间中寻找。罗莎蒙德说，她突然觉得不舒服，浑身乏力，要她扶她上楼。到了楼上，她没脱衣服，便倒在床上睡了，这时她显然什么知觉也没有，跟以前那难忘的忧郁的一天差不多。

利德盖特回来比预计的早，大约五点半就到家了。他发现她躺在床上病了，这使他再也顾不到其他一切。他替她按脉时，她目不转睛望着他，仿佛他在身边使她感到欣慰似的，这已是好久没有的事了。他一下子发觉了这种变化，在她旁边坐下，把胳臂轻轻伸到她的头下，俯下身子说道："我可怜的罗莎蒙德！是不是有什么事使你不安？"她拉住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哽咽声，哭个不住，他只得什么也不做，足足安慰和陪伴了她一个钟头。他想象多萝西娅已来看过她，这次访问给了她新的印象，使她感到激动，这才引起了她精神上的这一切反应，她对他态度的新转变显然也来源于此。

第七十九章

这时我在梦中看到，他们刚结束他们的谈话，已来到一片沼泽前面，它位在平原的中央。他们没有留心，于是两人突然都掉进了泥坑。这沼泽名叫绝望。

——班扬①

等罗莎蒙德安静以后，利德盖特走了。她已服过镇静剂，不久即能入睡。他下了楼，走进客厅，取一本他放在那儿的书，打算在工作室度过这个晚上。他看到了茶几上多萝西娅留给他的信。他刚才没敢问罗莎蒙德，卡苏朋夫人来过没有。看过信以后，他知道了事实，因为多萝西娅提到，这封信是她亲自带交的。

过了一会，威尔·拉迪斯拉夫来了，利德盖特见了他，有些感到意外，这使威尔明白，他还不知道他白天来访的事，但威尔不便说："利德盖特太太没有告诉你，我早上来过吗？"

"不幸罗莎蒙德病了，"利德盖特问候以后，立即说道。

"我想，不致病得太重吧？"威尔问。

"是的，只是神经受了点刺激，心情有些激动。近来她精神上太紧张了。事情是这样的，拉迪斯拉夫，我是个倒霉鬼。从你走后，我们真是出生入死，吃了不少苦，最近刚有点好转，又出了更大的乱子。我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大概刚到不久，你在城里可能还没听到什么。"

"我在车上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八点才到达白鹿旅馆。我一直关在屋里休息，"威尔说，觉得自己在胡言乱语，但一时又找不到其他借口。

于是他又听利德盖特讲了一遍他的灾难，这些事罗莎蒙德刚才已以她自己的方式叙述过。只是她没有提到，威尔的名字也牵涉在

① 引自班扬的著名小说《天路历程》。关于班扬及《天路历程》，见本书三十五页注①。

那些谣言中，因为这一点与她并无直接关系，现在他才第一次听到。

“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在败露的秘密中，你的名字也给牵涉在内了，”利德盖特说，他比许多人更清楚，拉迪斯拉夫知道这消息，会多么生气。“只要你在城里走走，肯定会听到这些闲言闲语。我猜想，拉弗尔斯对你说的话是真的。”

“是的，”威尔用嘲笑的口气答道。“在整个事件中，我没给说成最不光彩的角色，那已算是造化了。我猜得到，这些谣言的最新说法一定是：我跟拉弗尔斯一起策划，想谋害布尔斯特罗德，我从米德尔马契逃走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心里在想：“这么一来，她一定觉得我的名字更加不堪入耳了，不过现在，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对他的提议，他一句没讲。在有关个人问题上，威尔十分坦率，毫不在乎，但是大自然塑造他的时候，运用细腻的手法，赋予了他体贴入微的宽大胸怀，使他在这一点上保持警惕，避而不谈。他不愿在这个时候，提到他谢绝过布尔斯特罗德的钱，因为他刚才知道，利德盖特的不幸正在于他接受了他的钱。

利德盖特也不是无话不谈的，他也有所保留。他没有提到在这场灾难中，罗莎蒙德的态度；关于多萝西娅，他只是说：“唯有卡苏朋夫人挺身而出，表示她不相信任何对我的怀疑。”发现威尔的脸有些异样，他马上避免再提到她，觉得他们的关系，他不太了解，他的话难免触及他们一些隐秘的烦恼。他还隐隐感到，多萝西娅是威尔这次重游米德尔马契的真正原因。

两人彼此怜悯，但是只有威尔才能猜到，他的朋友的痛苦有多大。利德盖特怀着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谈到他打算迁居伦敦，最后勉强笑了笑，说道：“老伙计，我们又可以跟你朝夕相处啦。”威尔听了，心里说不出的悲伤，什么也没回答。今天早上，罗莎蒙德还要求他敦促利德盖特采取这一步骤，现在他觉得，仿佛他在一面魔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他怎样经不起环境的小小诱惑，陷进了一个没有欢乐的天地，那已是一则沉沦的普通故事，不是什么一时的失足了。

如果我们消极地对待自己的未来，随波逐流，让人牵着鼻子，走

上无所作为的歧途，追逐廉价的成功，那么我们便到达了危险的边缘。可怜的利德盖特内心充满苦闷，站在这边缘上，而威尔正在走向这边缘。他在这个晚上感到，似乎他对罗莎蒙德疾言厉色的粗暴作风，使他负担了一种义务，他害怕这义务，他还怕利德盖特那种毫不怀疑的友善态度，又怕自己庸庸碌碌虚度一生，终于落得一事无成，后悔莫及。

第八十章

你是严峻的立法者，
然而你与上帝一样宽厚仁慈。
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不如你的笑容可亲。
鲜花在你面前盛开，
清香在你周围缭绕。
你使星辰保持正常运行，
你也使天道万古长青，永不衰老。

——华兹华斯：《责任颂》①

多萝西娅早上会见费厄布拉泽先生时，曾答应从弗雷什特回家后，到牧师府用膳。她和费厄布拉泽家是时常来往的，这使她可以说，她在庄园上一点也不孤单，因此别人再三劝她雇一位妇女做伴，她暂时都不予考虑。她回到家中，想起了约会，觉得很高兴。看到离穿戴整齐前去践约的时间，还有一个钟头，她决定先到学校走一趟。她跟校长和女教师谈了谈新钟，还兴致勃勃，听他们讲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尽管这些事她已听过不少次。这一切使她感到兴奋，仿佛她的生活十分忙碌。回家的路上，她遇到老园丁本尼在园子里下种子，又跟他闲话家常。这位田园圣哲对园艺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认为只

① 《责任颂》是华兹华斯的著名诗篇之一，它强调责任来自良心，是人的行为指导，应对人起制约作用。这里引用的是它的第六节，所谓“立法者”即指责任。

要有一小块土地，就可以取得大量收获，这是他六十年跟土地打交道的经验总结，当然，土壤得肥沃，如果它太潮湿，成了一团泥浆，那就……

她发现这些社会活动占用了她过多的时间，便赶紧回家，换了衣服，来到牧师府，但实际还早了一些。在那里是绝对不会沉闷的，费厄布拉泽先生像另一个塞尔本的怀特[①]，关于他饲养的小动物，他每天都有新发现可以奉告；它们处在他的卵翼下，他也时常教育孩子们不可欺侮它们。近来他又养了一对美丽的山羊，它们在村里自由徜徉，成了天之骄子，不可侵犯的神畜。整个晚上，直到喝茶以后，都在谈笑风生中过去，多萝西娅讲话也比平时多，她跟费厄布拉泽先生在讨论，生物利用触角进行简单对话的可能性，以及议会改革后可能采取的方针。这时突然传来了小动物的低叫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亨利埃塔·诺布尔，"费厄布拉泽老太太说，看到她那位瘦小的妹妹在椅子脚下，手忙脚乱地摸来摸去，"怎么回事？"

"我的玳瑁药匣丢了。恐怕是小猫把它弄到哪里去了，"小老太婆说，仍不自觉地在嘟哝，声音像海狸叫。

"姨妈，这东西这么宝贵不成？"费厄布拉泽先生说，戴上眼镜，在地毯上东张西望。

"那是拉迪斯拉夫先生送给我的，"诺布尔小姐说。"是德国货，非常精致，但是它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滚得不知去向。"

"哦，如果那是拉迪斯拉夫的礼物……"费厄布拉泽先生说，那声调表示他完全理解这种心情。他站起身子，帮她寻找。药匣终于找到了，它掉在碗碟柜下面，诺布尔小姐高兴得什么似的，把它抓在手里，说道："上一次是掉在壁炉的围栏下面。"

"它对我的姨妈说来，是一个感情问题，"费厄布拉泽先生道，朝多萝西娅笑笑，一边重新坐下。

"亨利埃塔·诺布尔一旦对什么人产生了感情，卡苏朋夫人，"他

---

① 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英国牧师，出生在塞尔本(在汉普郡)，终生在家乡当牧师，不愿离开。业余从事自然科学和动植物研究，写有不少著作，成为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的母亲郑重其事地说道，“她就像一只狗，要把他们的靴子当枕头，这才睡得安稳呢。”

“如果是拉迪斯拉夫先生的靴子，我确实愿意，”亨利埃塔·诺布尔说。

多萝西娅想用微笑来回答，但她感到惊讶和困惑，发现她的心跳得厉害，早上的激动又恢复了，这使她怎么也不能笑。她为自己担心，深怕这种明显的变化败露机关，赶紧站起身来，露出并非伪装的焦急心情，用低低的声音说道：“我必须走了，我已经过于疲劳。”

费厄布拉泽先生立即想起了这点，站起来说：“确实是的，你为利德盖特奔走，一定花了不少精神。这种活动要在兴奋过去以后，才会意识得到。”

他让她挽着他的胳膊，送她回公馆，但一路上，多萝西娅什么话也不想讲，甚至在他向她道晚安时，也没开口。

抵制的极限到了，她无可奈何，重又陷入了躲避不开的苦恼中。她轻轻说了几句话，把坦特莉普打发走，锁上房门，转过身体，对着空荡荡的屋子，举起双手，紧紧按住头顶，发出了一声长叹：

“呀，我曾经多么爱他！”

接着，痛苦的暗流冲击着她的心灵，滚过她的全身，使她失去了任何思索的能力。她只得在呜呜咽咽的饮泣声中自言自语，独自啼哭——她为她失去的信心啼哭，早在罗马的日子里，她就怀着信心播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它在她的栽培和灌溉下活了下来，可是现在她所信任的这颗种子枯死了；她为她失去的欢乐啼哭，这个人一直遭到别人的歧视，她却对他另眼相看，怀着默默的爱和信任依恋着他，可是现在这个人对她说来不再存在了；她啼哭，因为她一直相信，她在他的记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可是现在这种女性的自豪感化成了泡影；她啼哭，因为她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甜蜜的模糊的前景，从此哪怕他们在街头相遇，也如同陌路，再也不会历历在目地回忆起从前的一切了。

在这段时间里，她经历了世世代代以来，孤独用它仁慈的眼睛在人的内心斗争中看到的一切。她祈求坚强、冷酷和伤心的厌倦给她带来拯救，让她摆脱苦恼，从神秘的、无形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她躺

在不铺地毯的地板上,听任深夜逐渐加重的寒气包围着她,她那美好的女性的形体随着她的啜泣在抽搐,与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差不多。

她觉得,仿佛她的心给两个幻影,两个活的人形,撕成了两半,就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给剑劈成两半时的感觉一样,她把那鲜血淋漓的一半捧在胸口,悲痛欲绝,但是只得眼睁睁望着那另一半给一个虚伪的女人,一个从来不理解母亲的悲痛的女人抢走。

有时,仿佛那会心的微笑就在眼前,那震动心弦的谈话声就在耳旁,她又看到了那个光辉的、她所信任的形象,他曾经像清新的晨光,照进了她作为一个奄奄一息的新娘所居住的洞穴。现在她怀着从未有过的清醒意识,向他伸出双手,痛苦地呼号着,为他们的接近即将成为过眼云烟而啼泣。她从无所顾忌地吐露的失望中,发现了自己的感情。

有时,她又看到,不论她走向哪里,在远处有一个影子总是追随着她,这就是那个负心的威尔·拉迪斯拉夫,那个消失了的希望,那个破灭了的幻想,不,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再也无法给予怜悯和同情的人,她对他只剩了轻蔑、愤怒,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感到嫉妒。多萝西娅的怒火是不容易消失的,它一再爆发,形成间歇性的藐视和谴责。为什么他要闯进她的生活,那本来完整无缺的生活?为什么他要向她这个没有卑鄙的事物可以与他交换的人,呈上他那种廉价的关怀,那些虚伪的甜言蜜语?他明知他在欺骗她,但到了临别的时刻,还希望她相信,他为她的心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其实他知道,他的一切早已残缺不全。世界上有些人,她对他们一无所求,但求他们不要太不顾廉耻,为什么他不跟他们待在一起,偏要挤到她的身边来?

但是最后,她连自言自语的哭诉和啼泣也没有力气了,只是无可奈何地抽噎着,倒在冰凉的地板上慢慢睡熟了。

在晨光熹微,寒气逼人的时刻,周围的一切还朦朦胧胧,她醒来了。她对自己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毫不在意,一点也不惊讶,只是清楚地意识到,她的面前只剩下了一片忧郁。她站起来,用暖和的衣服把身子裹得紧紧的,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那是她常常坐着出神的地方。她还精力充沛,经过了这难熬的一夜,并不觉得身体垮了,只

是有些头痛和疲乏。但是她醒来的时候，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她觉得，她的心灵似乎摆脱了那可怕的矛盾，她不必再跟忧郁搏斗，只是和它坐在一起，仿佛那是她的挚友，她可以跟它促膝谈心似的。因为现在各种思想正纷至沓来，涌向她的心头。在猝然发作的感情过去之后，仍把自己关闭在苦难的斗室中，闷闷不乐，胡思乱想，只看到自己的灾害，看不到别人的不幸，这是不符合多萝西娅的个性的。

现在她又把昨天上午的事，从头至尾回忆了一遍，迫使自己思考它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它们可能的意义。难道那一幕只涉及她一个人？只是她个人的遭遇吗？她觉得她必须想到，这是跟另一个女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女人年纪轻轻已受尽磨难，她出门的时候，正是要给她阴暗的日子带去一线光明和希望。在嫉妒的怒火第一次爆发的时候，在她离开那讨厌的屋子时，她已把进行这次访问所怀抱的一切仁慈宗旨，统统丢诸脑后了。她一怒之下，向威尔和罗莎蒙德两人都投出了轻蔑的烈焰，仿佛要把罗莎蒙德烧成灰烬，让她永远从她眼前消失。但那是一种不公正的冲动，它使一个女人对她的情敌比对不忠实的情人更加残酷，现在，当多萝西娅重新回顾这经历的时候，它对她已失去了力量，正义又在她心头恢复了统治权，控制了混乱的思想，指明了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原来活跃在她想象中的利德盖特的坎坷遭遇重又出现了，这对年轻人的婚姻看来正如她自己的婚姻一样，包含着潜在的和明显的不幸，这一切促使她以同情的态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这是一股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正如我们一旦知道了什么，就不可能再像不知道的时候那样，用原来的眼光看待一切。她向她无法弥补的忧郁说道，它应该提高她帮助别人的决心，不是把她从这种努力中拉开。

而且这对那三个生命可能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呀？她跟他们的接触，已使她负担了一项义务，似乎他们有神圣的权利要求她的援助。这些拯救的目标并非来自她的幻想，那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她向往绝对的正义，要求它主宰她的心灵，指导她迷惘的意志。“我应该怎么办？我现在该如何是好？我必须今天就克制自己的痛苦，不让它再度作祟，我得考虑那三个人！”

她思前想后，想了好久，才提出这个问题，这时曙光已射进了屋

子。她拉开窗帘，眺望着大门外隐约可见的一段道路，路那边便是田野。路上有一个背着包袱的男人，还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田野上，她可以望见一些移动的身影，也许那是牧羊人和他的狗。远处弯弯的天边出现了鱼肚白，她感到世界是如此广阔，人们正在纷纷醒来，迎接劳动和苦难。她便是那不由自主的、汹涌向前的生活的一部分，她不能躲在奢华的小天地里，仅仅作一个旁观者，也不能让个人的痛苦遮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一切。

那天她决定要做什么，她自己还不太清楚，但她一定会完成一些事，这思想激励着她，它像来自远方的声音，眼前还很模糊，但随着它的临近，就会逐渐变得清晰。她仿佛要丢掉困扰在她心头的倦意，丢下了裹在身上的衣服，开始梳妆打扮了。接着她打了铃，坦特莉普来了，她还穿着睡衣。

“怎么，夫人，您一夜都没睡呀！”坦特莉普喊道，先看看床，又看看多萝西娅的脸，虽然她已洗过澡，脸色仍显得苍白，眼睑红红的，像一位悲哀的母亲①。“您这样下去要伤身体的，真的。您现在应该寻些快活才是，大家都这么说呢。”

“不要大惊小怪，坦特莉普，”多萝西娅笑道。“我睡过了，我也没有病。我想喝一杯咖啡，越快越好。我还要你把我的新衣服拿来，说不定我今天还要戴新帽子呢。”

“它们已经做好一个多月了，您早应该想起它们啦。要是您不再戴黑纱，换一顶两英镑的帽子，那我见了，不知该多么高兴呢，”坦特莉普说，一边俯下身子生火。“服丧也得有个分寸，我是常常这么说的。在裙子上做三道褶边，帽子上加一块朴素的网眼花边——您戴上那种网眼花边漂亮极了，简直像个天使——这在第二年完全够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坦特莉普最后说，焦急地望着炉火，“要是哪个男人跟我结婚，指望在他死后，我替他戴两年这种讨厌的黑纱，那他是痴心妄想，我不会满足他的虚荣心，这就是我要说的。”

“火就这样可以了，我的好坦特，”多萝西娅说，她跟她讲话还像过去在洛桑的时候一样，只是现在声音很轻罢了。“快给我拿咖啡。”

① 原意是指圣母马利亚在十字架下抱着耶稣尸体恸哭的形象。

她合抱着双手，坐在大扶手椅里，头靠在椅背上，似乎正在安详地休息。坦特莉普一边去给她端咖啡，一边心里纳闷，不明白她的年轻夫人为什么有这种矛盾的怪现象，因为正是今天早晨，她的脸色特别像一个寡妇，可她偏偏今天要穿以前一直不肯穿的轻丧服。这个秘密，坦特莉普是永远不会了解的。多萝西娅想使自己相信，她并没有由于埋葬了隐秘的欢乐，便对生活丧失信心；传统的观念总认为，新的衣服标志着新的开端，她想起这点，于是也企图借助于这种外表上的细小改变，促进她内心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不管怎样，到了十一点钟，她已在向米德尔马契走去。她下定决心，要尽可能若无其事，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实现她第二次探望和拯救罗莎蒙德的意图。

第八十一章

大地在昨夜毫无变动，
如今在我脚下重又苏醒，
开始用欢乐将我包围，
鼓舞和唤起我坚强的决心，
力争使生命得到充分发挥。

——《浮士德》第二部①

多萝西娅又出现在利德盖特家门口，她跟玛撒说话时，主人正在附近一间屋里开了门准备外出。听到她的声音，他立即走了出来。

"今天早上你的太太能接见我吗？"她问，心想最好还是不必提起上次的访问。

"我想她一定欢迎你的到来，"利德盖特说，发觉多萝西娅的脸色正如罗莎蒙德的一样，有了很大变化，但竭力掩饰这种想法。"请进屋吧，让我通知她，你在这儿。你昨天来过以后，她身体不太舒服，但今天早上好些了，我想，她再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

---

① 引文见该部第一幕第一场。

十分清楚，正如多萝西娅所预料的，利德盖特并不知道，她昨天的拜访很不顺利；不仅如此，他似乎还以为，她一切都是按原来的意图进行的。她已准备好一张便条，要求罗莎蒙德接见她，要是利德盖特不在，她会把它交给仆人，现在由他去通知她，她不免担心，不知结果如何。

利德盖特陪她走进客厅以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了她，说道："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我本来预备路过洛伊克时亲自带上的。一个人过于感激，不是普通说一声谢谢就成的时候，写信往往比说话更能满足需要，至少他可以不致听到，那些话多么辞不达意。"

多萝西娅的脸色发亮了。"真正应该感谢的还是我，因为你让我承担了这个责任。那么你已同意了？"她说，突然有些怀疑了。

"是的，支票今天就送交布尔斯特罗德。"

他没有再说什么，便上楼通知罗莎蒙德了。后者穿好衣服不久，一直懒洋洋地坐在椅上，不知接着该干什么。她习惯于做一些小事，哪怕在伤心的日子也不例外，于是她拿起针线活，慢条斯理地缝着，有时又没精打采地停一会。她的脸色很难看，但神态已恢复正常，十分安静，利德盖特不敢用任何问题打扰她。他已告诉过她，多萝西娅在信中附了一张支票，后来又说："拉迪斯拉夫来了，罗莎。昨天夜里他跟我坐了一会，我想他今天会再来。我觉得，他的神色有些颓丧，好像不大高兴。"罗莎蒙德没有回答什么。

现在他又上楼来，非常温柔地对她说："罗莎，亲爱的，卡苏朋夫人又来看你了，你一定高兴见她，是不是？"她的脸色蓦地红了，身子还颤动了一下，但由于这是在昨天的会见引起的激动之后，他并没有感到诧异——他认为，那激动是内疚的表现，正因为这样，她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呢。

罗莎蒙德不敢说不见。她不敢让自己的声音接触昨天的事实。为什么卡苏朋夫人又来了？罗莎蒙德找不到答案，这使她只能感到恐惧，因为威尔·拉迪斯拉夫那些针刺一般的话，使她一想起多萝西娅，便心如刀割。也许她面对着新的耻辱，但是她不敢反抗，她只能顺从。她没有说是，但是她站了起来，让利德盖特把一块薄薄的围巾披在她的肩上，这时他说："我马上得出门了。"她心中突然掠过一个

想法，使她不禁说道："请你告诉玛撒，不要让任何人走进会客厅。"利德盖特答应了，认为他充分理解这个愿望。他领她下楼，到了客厅门口，随即转身走了，对自己说，他实在是一个无能的丈夫，为了得到妻子的信任，竟然要依靠另一个女子做中间人。

罗莎蒙德走向多萝西娅的时候，不仅用柔软的围巾把身体裹得紧紧的，还用冷漠的缄默把心灵裹得紧紧的。卡苏朋夫人是要跟她谈威尔的事吧？如果这样，那么罗莎蒙德完全有权对她置之不理。她作好了准备，打算用彬彬有礼、又冷若冰霜的态度对待对方的每一句话。威尔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对他和多萝西娅再也谈不到什么良心的谴责，她遭受的屈辱大得多。多萝西娅不仅是他的"意中人"，而且是利德盖特的恩人，因而占有绝对的优势。可怜的罗莎蒙德心情痛苦而混乱，在她的想象中，这个卡苏朋夫人，这个在各方面都凌驾于她之上的女人，现在来找她，一定不怀好意，是要运用她的优势向她示威。确实，不仅罗莎蒙德，任何人，凡是只知道事件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促使多萝西娅采取这行动的纯朴动机的，都可能对她的前来发出疑问。

罗莎蒙德像一个可爱的幽灵，细长苗条的身材裹在柔软的白围巾中，圆鼓鼓的婴孩嘴唇和面颊，必然给人以温和、天真的感觉。她站在离她的客人三码远的地方，弯了弯腰。但是多萝西娅迎了上去，她脸色开朗，有些忧郁，然而和蔼可亲，她向罗莎蒙德伸出了手，她的手套已经摘掉，每逢她需要感到自由的时候，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这么做。罗莎蒙德不能避开她的目光，也不能不把小手伸向多萝西娅，后者带着母亲般的慈祥紧紧握住了它。于是一种对自己的偏见的怀疑，立即在罗莎蒙德心头开始蠢动了。她的眼睛对人的表情是敏感的，她看到卡苏朋夫人的脸色有些苍白，跟昨天判然不同，然而显得温和，与她那柔软而坚定的手相似。但是多萝西娅把自我克制能力估计得太大了，今天早上她那开朗而强烈的精神活动，只是神经亢奋的继续，这使她的心理像一块精致的威尼斯水晶玻璃，具有危险的灵敏度。看到罗莎蒙德，她蓦地觉得她的心在膨胀，她说不出话，只得把全部力量用在忍住她的眼泪上。她做到了这点，她没有哭，只是脸上闪过了一丝悲痛的影子。但是这加深了罗莎蒙德的印象，使她更

意识到，卡苏朋夫人的心情跟她所想象的，应该有相当大的差别。

这样，她们没有说一句开场白，便在两张椅子上坐下了，椅子正好就在她们旁边，而且彼此靠得很近，尽管罗莎蒙德起先在鞠躬的时候，只打算跟卡苏朋夫人坐得远远的。现在她不再捉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怀着好奇心等待着。多萝西娅开始说话了，她讲得相当单纯，但口气慢慢变得坚定了。

"我昨天有个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今天马上又来了。我想，如果我是来告诉你，利德盖特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对我是不会感到太讨厌的。有许多事，他自己不愿讲，因为这会显得是在替自己辩白，是自我吹嘘，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一切，你是一定会感到高兴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你知道，你的丈夫也有热心的朋友，他们对他的高尚性格并没有失去信心，你一定会高兴吧？你愿意听我讲，不致认为我太冒昧吧？"

这热诚而恳切的声调，显得那么宽宏大量，似乎把罗莎蒙德耿耿于怀的一切事实，那构成她和这个女人之间的隔阂和仇视的一切事实，都丢在一边了，它像一股暖流，冲走了她惶惶不安的疑惧，给她带来了安慰。当然，卡苏朋夫人没有忘记那些事实，但是她不想提到跟它们有关的任何话。这种宽慰对罗莎蒙德真是太重要了，她沉浸在这中间，一时几乎失去了其他感觉。她的心情又舒坦了，她用优美的音调答道：

"我知道你非常好。关于泰第乌斯，你讲的任何话，我都是愿意听的。"

"前天，我请他上洛伊克庄园，"多萝西娅说，"我要他对医院的事务提供一些意见，他谈到了那件不幸事故，它使不知内情的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他把他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所以告诉我，是因为我不怕冒昧，提出了这问题。我相信他从没干过卑鄙勾当，我要求他向我谈一谈事实。他向我承认，他以前从未对任何人讲过，甚至没对你讲过，因为他不愿意说：'我没有错'，这句话经常给有罪的人拿来做挡箭牌，仿佛它就是证明似的。事实上，他对这个拉弗尔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有任何见不得人的隐私。他认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给他钱是出于善心，是由于以前拒绝了他，因而感到后悔。他对

病人的关心，只限于怎样医治他的病，但是后果并不像他预料的那么好，这使他有些不安，但无论当时和现在，他都认为，这跟任何人的过错没有关系。我把这一切情况告诉了费厄布拉泽先生，布鲁克先生，以及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他们都信任你的丈夫。那会使你愉快，是不是？那会给你带来勇气，是吗？”

多萝西娅的脸变得生气勃勃，它笑盈盈地对着近在眼前的罗莎蒙德，使后者不禁产生了一种惭愧、羞涩的感觉，在这种忘我的热情面前，她自己显得多么渺小。她涨红了脸，忸怩不安地说：“谢谢你，你对我太好了。”

“他还感到，他没有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很错误的。但是你应该宽恕他。那是因为他把你的幸福看得比其他一切重要得多，他觉得，他的生命是跟你的联系在一起的，最使他痛苦的是，他的不幸必然给你带来损害。他能够告诉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局外人。于是我问他，我能不能来看你，因为我对他和你的痛苦十分关心。那就是我昨天来的原因，也是我今天来的原因。这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是不是？我们活在世上，想到别人的痛苦，那种心如刀割的痛苦，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多萝西娅已完全处在她所说的那种情绪的支配下，忘记了一切，只知道，她要把她自己那颗苦难重重的心掏给罗莎蒙德。她的话越来越充满感情，终于那音调变得像受伤的动物从黑暗中发出的低声哀鸣，可以渗入人的心灵。她在不知不觉中，又把手按到了那只她刚才按过的小手上。

罗莎蒙德突然给悲痛压倒了，仿佛她心中的创伤又给人用针刺了一下，她再也忍耐不住，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哭声，就像她昨天搂住丈夫痛哭一样。可怜的多萝西娅也感到，她自己的忧郁又像潮水般涌回了心头——她又想到了在罗莎蒙德的思想混乱中，威尔·拉迪斯拉夫可能起的作用。她开始担心，在这次会见中，她也许不能自始至终克制自己。虽然那只小手已经抽出，她的手仍按在罗莎蒙德膝上，她在跟自己越来越剧烈的呜咽搏斗。她努力控制自己，什么也不想，只想到这对那三个生命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虽然她自己不在其中。是的，对她说来，一切已经不可挽回了，但是对那三个与她有关的生

命，那陷入了严重的危险和悲痛，使她不能置之不问的生命，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那个脆弱的女子在她身边哀哀啼泣，也许还来得及挽救她，使她摆脱那不能并存的错误关系，免得抱恨终生。这个时刻是不同寻常的，她和罗莎蒙德对昨天的事还记忆犹新，还心有余悸，她们不可能再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一起。她觉得，她们的关系是如此特别，这势必对她发生强烈的影响；然而她没有想到，她自己在这件事中感情上的变化，利德盖特太太是完全理解的。

它在罗莎蒙德的经历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危机，这是多萝西娅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她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她那个梦想的世界破灭了，在那里，她可以理直气壮地信任自己，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别人，可是现在，这个女人所表现的出乎意外的奇特感情，破坏了这一切。对这个女人，罗莎蒙德本来是厌恶的，畏惧的，不愿接近的，认为她必然对她怀有嫉妒和仇恨，然而现在她的行为震动了她的灵魂，使她意识到，她正在跨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它打破了她平时的观念。

罗莎蒙德那抽搐的咽喉逐渐平静了，她移开了原来捂在脸上的手绢，她的眼睛遇到了多萝西娅的眼睛，它们像两朵蓝蓝的小花，可怜巴巴的。在这伤心的啼哭之后，考虑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多萝西娅的神色跟孩子差不多，无声的眼泪留下的痕迹还没有擦干。在这两个人中间，倨傲的隔阂铲除了。

“我们刚才谈到了你的丈夫，”多萝西娅说，有些胆怯似的。“我觉得，自从前些日子出事以来，他的脸色变得那么悲伤。在这以前我已有好多星期没看到他。他说，在这场灾难中，他感到非常孤独，但我认为，如果他跟你开诚布公，谈清楚一切，他会好受得多。”

“泰第乌斯发怒的时候，不论我说什么，他都不耐烦听，”罗莎蒙德说，以为他向多萝西娅埋怨过她什么。“我不愿跟他谈那些伤心的问题，他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

“不，他是责备他自己没有讲明这些事，”多萝西娅说。“他谈到你的时候只是说，他做的任何事如果使你不愉快，他也不可能愉快。他说，他的婚姻当然是他在选择一切时，必需考虑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拒绝了我希望他继续留在医院里的建议，因为那样，他

就不得不住在米德尔马契,他无法接受任何给你带来痛苦的职务。他对我那么说,因为他知道,我的结婚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痛苦,这是由于我丈夫病了,它妨碍了他的计划,使他总是闷闷不乐。他也知道,我怎样时刻小心,怕伤了跟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心,我对这有过沉痛的体会。"

多萝西娅停了一会,她看到一丝欢乐的影子掠过了罗莎蒙德的脸。但是她没有回答什么,于是多萝西娅讲了下去,声音逐渐有些发抖了:"婚姻是与其它一切完全不同的。它所造成的亲密关系,甚至包含着可怕的因素。哪怕我们更爱另一个人,超过了那个……那个与我们结了婚的人,那也没有用……"可怜的多萝西娅,她的心在剧烈跳动,她只能断断续续往下讲,"我是说,在那种爱情上,婚姻剥夺了我们给予或取得幸福的全部权利。我知道,那是很宝贵的……但它会扼杀我们的婚姻……我们只能保留婚姻,让它扼杀我们的幸福……于是其他一切都完了。至于我们的丈夫,如果他爱我们,信任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帮助他,只是给他的生活带来灾害……"

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她怕说得太多,太明显,仿佛她是一个完美的人,有权指出别人的错误似的。她沉浸在自己的忧虑中,没有发现罗莎蒙德也在哆嗦。她感到需要表示同情,而不是责备,于是她把手放到罗莎蒙德的手中,用更加激动而急促的声音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感情是很宝贵的……它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我们……它是那么顽强,抛弃它会比死更难受……我们往往是软弱的……我也是软弱的……"

多萝西娅要摆脱自己的忧郁,搭救别人,可是现在她自己的忧郁却像潮水一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又向她冲击了。她在无声的惊悸中沉默了,但她没有哭,只是感到心仿佛给压得喘不出气。她的脸死一般的苍白,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手无能为力地压在那躺在它们下面的手上。

罗莎蒙德不由自主,给一股强大的感情控制住了,它把她推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切事物在她面前显示了新的、可怕的、还不能确切认识的面貌。她说不出话,只是不自觉地把嘴唇贴到了靠在她旁边的多萝西娅的额上,于是两个女子一时间抱在一起了,像船只失事后

在海上漂流的两个遇难者。

“你所想的事不是真的，”罗莎蒙德匆匆地说，声音低得像耳语。她还感到多萝西娅的手臂围绕着她，这使她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愿望，要摆脱心头的压力，仿佛那是一桩凶杀罪，必须交代清楚。

她们分开了，互相望着。

“你昨天来的时候……那并不是像你所想的，”罗莎蒙德用同样的口气说。

多萝西娅心头一惊，集中了注意力。她希望罗莎蒙德能自己澄清一切。

“他告诉我，他怎样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使我可以知道，他不可能爱我，”罗莎蒙德说，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快。“现在我觉得他恨我，因为……因为你昨天误解了他。他说，那是由于我，你才对他产生了反感，把他当作一个虚伪的人。其实我不可能起那样的作用。他对我从没有过丝毫的爱，我知道他没有，他一直瞧不起我。他昨天对我说，他的心中除了你，没有别的女人。昨天发生的一切，责任完全在我。他说，他再也向你解释不清了，那也是由于我。他说，你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瞧得起他。现在我把一切告诉了你，他不能再责备我了。”

罗莎蒙德在激动的情绪下，吐露了心中的一切，这是她事先没有料到的。多萝西娅的热诚征服了她，她便在这种影响下开始了她的自白，而在叙述的过程中，她又逐渐意识到，她这也是在驳斥威尔的谴责，这些谴责一直像刀伤一样使她心口隐隐作痛。

在多萝西娅，情绪的反复太强烈了，已无法称作欢乐。这是一种混乱状态，在那里，黑暗和光明进行着骇人的搏斗，产生了痛苦的反作用。她明白，只有在她恢复正常，能够感觉到欢乐时，这才会成为她的欢乐。她眼前意识到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同情，现在她对罗莎蒙德的关怀，内心已没有什么矛盾了。她对她最后一句话作出了真诚的反应：

“是的，他不能再责备你了。”

她一向喜欢过高地估计别人的善良，现在也是这样，她从心底里感谢罗莎蒙德，认为她毫无私心，努力从痛苦中拯救她，可是并没有

考虑到,这种努力只是在她自己的精神感召下出现的。

两人沉默一会以后,她说:

"我今天早上来找你,你不讨厌吧?"

"哪儿的话,你对我太好了,"罗莎蒙德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好。我非常不幸。我现在也并不愉快。一切都叫我这么伤心。"

"但是好日子会来的。你的丈夫会得到公正的评价。他需要你的安慰。他非常爱你。失去这个才是最大的损失,但你还没有失去它,"多萝西娅说。

她尽量把自己的宽慰丢在脑后,不让它占有她的思想,她必须集中力量争取罗莎蒙德回心转意,表明她渴望与丈夫言归于好。

"那么泰第乌斯没有责怪我吗?"罗莎蒙德问。她开始想到,利德盖特可能什么话都对卡苏朋夫人讲,她无疑与一般女人不同。也许她提出这问题,带有一点嫉妒的意味。一丝微笑掠过了多萝西娅的脸,她说道:

"没有,真的没有!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但这时门开了,利德盖特走进了屋子。

"我是作为一个医生回来的,"他说。"我走后,你们两张苍白的脸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罗莎,卡苏朋夫人看来与你同样需要治疗。我总觉得,把你们丢在这里,没有尽我的责任,因此我到了考尔曼家又回头了。我看到你打算走了,卡苏朋夫人,但是天变了,很可能下雨。要不要我派个人通知你的马车来接你?"

"哦,不必了!我身体很好,我需要步行,"多萝西娅说,站起身来,脸色朝气蓬勃。"利德盖特太太和我谈了好久,时间不早,我该告辞了。人家总是说我拖拖拉拉,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她向罗莎蒙德伸出了手,彼此热烈地、平静地道了再见,没有亲吻,也没有说多余的话。她们之间已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用不到这些虚文缛节了。

利德盖特送她出门的时候,她没有提到罗莎蒙德,只是告诉他,费厄布拉泽先生和其他朋友都相信他讲的一切。

他回到屋里时,罗莎蒙德已坐在沙发上,显得精疲力尽,十分消沉。

“哦，罗莎，”他说，站在旁边望着她，抚摩着她的头发，“现在你见过了卡苏朋夫人，还跟她谈了这么久，你觉得她怎样？”

“我想她一定比任何人都好，”罗莎蒙德说，“她又生得那么美丽。要是你时常跑去跟她聊天，你一定会对我越来越不满，比过去更加不满！”

利德盖特听到“时常”两字，不禁大笑了。“但她不是使你减少了对我的不满吗？”

“这倒是的，”罗莎蒙德说，抬头望着他的脸。“你的眼睛没有一点神，泰第乌斯，把头发掠到后面去。”他举起又大又白的手，照她的话做了。这句简单的话表示了对他的关心，他听了多么高兴。可怜的罗莎蒙德，她那漂泊不定的幻想在历尽浩劫之后，又回到了他身边，百依百顺地走进了原来被它抛弃的住所。这住所还没有倒坍——利德盖特怀着无可奈何的哀怨，接受了他坎坷的命运。这个脆弱的女人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背上了这个包袱，要为她的一生负责。他只能背着它往前走，任劳任怨地走到底。

第八十二章

我的忧愁在前面，快乐在后头。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①

大家知道，流亡的人是靠希望生存的，要不是万不得已，他们不愿离乡背井，漂泊异地。威尔·拉迪斯拉夫是自动离开米德尔马契的，他要回来，唯一的障碍只是他的决心而已，但决心不是钢铁长城，它只是一种心情，是随时可以与其他心情互相变换的，就像跳舞一样，有时要鞠躬，有时要微笑，有时又得带着文雅优美的姿势改成后退的舞步。几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觉得，不回米德尔马契实在毫无道理，哪怕仅仅为了听到一些关于多萝西娅的消息也值得走一趟。说不定在短短几天的逗留中，机缘凑巧，他还能遇见她。总之，这是

① 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第五十首的最后一行。

问心无愧的旅行,他没有理由为此害羞,尽管他以前曾下定决心不再回来。既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已把他们隔开,他到她居住的地方走走,又有何妨。虽然她那些疑虑重重的亲戚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氛的改变,他们的意见会逐渐失却意义。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件事,它跟多萝西娅毫不相干,使他的米德尔马契之行成了带有慈善性质的任务。有一个在北美西部开辟移民区的新计划,引起了威尔大公无私的兴趣,但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目标,需要一笔资金,于是他心里盘算,是否值得向布尔斯特罗德要求捐助,他本来不是要接济他吗?现在何不请他用这钱赞助一项有关社会福利的计划。威尔对此本来犹豫不决,再跟那位银行家发生任何接触,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要不是他想入非非,觉得只有米德尔马契之行才能万无一失,帮助他作出正确的决定,也许这个主意早已打消了。

那便是威尔对自己说的他回来的目的。他本想把这事告诉利德盖特,跟他商量钱的问题,他还打算在停留期间,跟漂亮的罗莎蒙德一起弹琴唱歌,逗笑取乐,好好玩几个晚上。他没有忘记洛伊克牧师府的朋友们,但是牧师府离庄园公馆那么近,这就怪不得他了。他离开前,故意不上费厄布拉泽家辞行,就是出于高傲的反抗精神,免得别人造谣中伤,说他在暗中寻找机会,指望跟多萝西娅不期而遇。但是饥饿使我们只得俯首帖耳,威尔急于见到那张脸,听到那个声音,也已饿极不堪,不论是歌剧,政治家的高谈阔论,或者躲在幕后得意扬扬地为新的社论奋笔疾书,都无法消弭这种饥饿。

这样,他终于来了,一路上他满怀信心,仿佛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小天地中的一切,确实,他也担心,这次拜访不一定会带给他新奇的印象。但是出乎意料,他发现这个单调的世界却充满惊涛骇浪,甚至谈笑和诗意也变得惊心动魄,他的第一天访问就成了他生活中最致命的时刻。第二天早上,它留下的噩梦一直困扰着他,他坐立不安,担心着即将到来的它的后果,因此吃早饭时,他一看见里弗斯顿驿车到达,马上跑出大门,在车上占了一个位子,使他至少可以跟米德尔马契小别一天,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威尔·拉迪斯拉夫正处在思想混乱的转折关头,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体验,只是由于人们的判

断往往肤浅而片面，才不容易看到这点。利德盖特是他衷心尊敬的朋友，现在他发现，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要公开向他表示同情，然而他又觉得，他应该避免再跟利德盖特保持亲密的来往，甚至接触，可是必须这么做的原因，又正好使他无法采取这一步骤。对于威尔那种敏感的人说来，性格中是没有无动于衷的中立地带的，他所遇见的一切，都会在他的感情上引起轩然大波。罗莎蒙德居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他身上，这发现使他感到棘手，他对她声色俱厉的斥责，更使他回想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他痛恨自己的残忍，他又不敢老老实实表示后悔。他必须再去见她，这友谊不能无缘无故地突然终止，何况她的不幸使他不寒而栗。所有这些时刻，他总觉得前途茫茫，看不到任何欢乐，仿佛他的双腿已给锯断，只能支着拐棍重新学步。夜里他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搭上驿车一走了事，但不是到里弗斯顿，是上伦敦，同时留张条子给利德盖特，随便找个借口，说明他回去的原由。然而他觉得，仿佛有一条结实的绳子缚住了他，使他不能贸然离开——现在他连想念多萝西娅的欢乐也丧失了；那个最大的希望，尽管他承认是必须抛弃的，可是依然留在他心中，而现在这希望幻灭了；这些新的创伤是他怎么也无法漠然置之的，不论他走到天涯海角，失望还是失望。

因此他的决心也只限于坐上里弗斯顿驿车而已。天还没黑，他又坐着它回来了，而且抱定决心，当天晚上就上利德盖特家登门拜访。我们知道，卢比孔河① 在外表上是毫不足道的，它的重要性完全在于一些无形的情况。威尔觉得，仿佛他已不得不渡过这条小小的界河，但他在河对岸看到的不是一个帝国，只是身不由己的屈服。

但是哪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看到，高尚的性格可以对人发挥拯救作用，自我克制的友好行动，往往包含着使人获得新生的神圣效果。如果多萝西娅经过那忧心忡忡的一夜之后，没有去探望

---

① 意大利境内的一条小河，在古代，它是高卢和罗马共和国的界河。凯撒自征服高卢后，即驻守那里，至公元前四十九年，凯撒与庞培争霸，便毅然渡过卢比孔河，发兵意大利，引起了内战。因此渡过卢比孔河一词，成了破釜沉舟，采取坚决行动的意思。

罗莎蒙德，她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而且从谨慎一点来讲，她也许更值得称道，但是对于这天晚上七时半坐在利德盖特家炉边那三个人说来，这次探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罗莎蒙德早准备着威尔的来访，她对他表现得相当冷淡，利德盖特认为这是由于她精神欠佳，至于精神欠佳的原因，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与威尔有什么瓜葛。她静静地坐在一旁，低着头做针线，利德盖特要她靠在椅背上，休息一会，这是他怀着单纯的心情，间接在为她表示歉意。威尔有些尴尬，他不得不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好像他回来后还是第一次见到罗莎蒙德，向她问好，可是他的头脑正忙于猜测，自从昨天发生那场风波以后，她的情绪怎样，这场风波像由两个狂人组成的痛苦的幻景，至今仍无情地笼罩在两人的心头。这时偏偏没有事需要利德盖特出去，但是罗莎蒙德斟好茶，威尔过去取茶时，她把一张折得小小的纸条放在茶碟里。他看到后，立即把它塞进了口袋。回到旅馆后，他不想马上打开它。罗莎蒙德写的话，也许会加深晚上的悲伤印象。然而他还是打开了它，凑在床头的烛光下开始看了。纸上只有笔迹娟秀的几句话：

我已告诉卡苏朋夫人。她对你的误会已全部消除。我告诉她，是因为她来看我，表现得非常仁慈。现在你没什么可以责备我了。我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影响。

这些话的效果不完全是愉快的。他以激动的想象力思考着那些话，想到多萝西娅和罗莎蒙德之间发生的事，他觉得自己的面颊和耳朵热得火辣辣的。他不能确切知道，多萝西娅在听到对他的行动所作的解释后，她的自尊心还会留下多少创伤。在她心里，她和他的关系已发生变化，这变化是不可挽回的，它留下了永恒的伤痕。他思前想后，总觉得疑虑重重，不能安心，就像一个人在黑夜中航行，船只触了礁，虽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但漂流到了陌生的土地上，周围一片漆黑。直到那倒霉的昨天以前——除了发生在同一间屋里，面对着同一个人的那个早已过去的、烦恼的时刻以外——他们看到的、想到的对方，都处在另一个世界中，那里阳光灿烂，照在高高的白百合花上，那里没有潜伏的邪恶，没有第三者的闯入。但是现在……多萝西娅还会在那个世界中跟他见面吗？

第八十三章

我们的心灵在清新的早晨醒来，
彼此在无忧无虑中凝视着对方；
因为爱情使一切变得如此可爱，
一间小屋就可以代替整个世界。

——多恩博士①

多萝西娅探望罗莎蒙德后已过了两夜，这两夜她睡得很香，不仅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浑身仿佛充满无穷无尽的力气，这就是说，她觉得力气过多，简直不知道用在哪里。昨天，她在住宅外面走了不少路，还两次拜访了牧师府。但是她从来不愿告诉任何人，她为什么要这么无缘无故地浪费自己的光阴。今天早晨，她甚至有些生闷气，觉得自己这么坐立不定，跟个孩子似的，很不像话。今天一定得换个活动方式。村子里有什么事可做呢？天哪，没有！人人都无忧无虑，丰衣足食；没有人家死了猪；这又是星期六早上，家家都在擦洗地板和台阶，学校里也没事。但是有几个问题是多萝西娅一直想弄清楚的，于是她决定集中精力，解决其中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她在图书室里坐下，面前放着一小叠书，那是她专门挑选的，全是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她想从中寻找答案，看看怎样才能充分发挥金钱的效用，又不致危害别人，或者——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怎样使人们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她好学不倦，这无疑能使她的心恢复平静。不幸的是，她坐了整整一个钟头，思想一直开小差，最后她发现，她把句子读了两遍，头脑里还是乱糟糟的，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书本上讲的内容。这使她束手无策。那么她是不是吩咐驾车，上蒂普顿走走？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她宁可呆在洛伊克。但是必须使她那颗飘忽不定的心安顿下来。自我约束也

① 关于多恩，见本书三六七页注①。这里引用的诗，见他的《早安》一诗。《早安》是多恩的名篇之一。

是一种艺术，她在棕色的图书室中打转，考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制止她的思想任意闲荡。也许找一件费力的事做，这是最好的方法，这使她不得不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小亚细亚的地理，她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常常遭到卡苏朋先生的责备，那么研究它不是很好吗？她走到地图柜子前面，打开了一幅地图。今天早上她一定要弄清楚，帕夫勒戈尼亚① 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还应该确定，她本来一点不了解的喀勒布人② 一定是住在黑海岸边。每逢你心不在焉的时候，地图是最好的读物，它上面尽是地名，只要你真心对待它们，它们就会构成一支美妙的乐曲。多萝西娅坐了下去，俯在地图上专心观看，咿咿唔唔地念地名，声音轻轻的，有时真像乐声一样悦耳。虽然她历尽了辛酸，她的样子仍像小女孩那么有趣，念的时候摇头摆脑的，把手指按在一个个地名上，嘴唇稍稍噘起，还不时停顿一下，用两只手捧住了头，说道："哎哟，我的天哪！"

这跟旋转木马似的，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但是她终于给开门声打断了，仆人通报说，诺布尔小姐要见她。

那个小老太婆，她的帽子只够得到多萝西娅的肩膀那里，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刚一握手，便像海狸叫似的，喉咙里吱吱直响，仿佛有什么话难以出口。

"请坐，"多萝西娅说，推了张椅子给她。"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我无不乐于从命。"

"我不坐，"诺布尔小姐说，一只手伸进她的小篮子，神经质地握住里边的什么东西。"有一个朋友在教堂院子里等着。"她的话又变得含糊不清了，下意识地把她正在摸索的东西取了出来。这是一只玳瑁小药盒，多萝西娅的脸蓦地红了。

"那是拉迪斯拉夫先生，"胆怯的小女人继续道。"他怕他得罪了你，要我问一声，你肯不肯花几分钟时间见见他。"

多萝西娅没有马上回答，她突然想到，她不能在这间图书室接见他，它使她随时想起丈夫的禁令。她望望窗外。她可以出去，在户外

---

① 位于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北部的古罗马领地。

② 古代小亚细亚的一支民族，居住在黑海旁边。

跟他见面吗？天空阴沉沉的，树木在开始摇摆，似乎暴风雨快来了。再说，她不敢出去见他。

“见见他吧，卡苏朋夫人，”诺布尔小姐哭丧着脸道，“要不，我只得回答他不成，这会叫他多么伤心。”

“哦，我可以见他，”多萝西娅说。“你请他进屋吧。”

不这样，还能怎样呢？这时候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见到威尔。这个希望已不可抗拒地来到她的眼前，横亘在她和其他一切事物之间。然而她想起这点，仍心跳不止，她感到害怕，她不敢想象，她居然有勇气为了他，把一切置之度外。

那个小女人带着她的口信颤颤巍巍地走了。多萝西娅站在图书室中央，让握住的双手垂在前面，她不想强作镇静，装出一副不关痛痒的庄严姿态。这时她对自己几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在琢磨，威尔心里可能怎么想，别人对他又多么冷酷。那么她对这种冷酷也承担着什么义务吗？对不公正的指责的抵制，从一开始就跟她对他的同情混合在一起，现在随着她的心情在消沉之后的重新振奋，这种抵制比以往更强烈了。“如果说我过分爱他，那么这是由于别人待他太坏了，”有一个声音从她头脑里发出，好像在向图书室中无形的人群宣述。这时门开了，她看到，威尔站在她面前。

她没有动，于是他朝她走去，脸色充满疑虑和胆怯，这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他正处在惶惶不安的状态，他怕他的一个表情或者一句话会引起她的不满，因而重又拉大他和她的距离。多萝西娅害怕的却是她自己的感情。她似乎在呆呆地出神，这使她木然不动，甚至没把握住的双手松开，可是那双眼睛中却潜藏着一种强烈而严肃的期待。看到她没有像平时一样伸出手来，威尔在离她一码远的地方站住了，有些窘迫似的说道：“我非常感谢你接见了我。”

“我需要见你，”多萝西娅说，一时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讲。她没有想到要坐下，这种女王似的接见方式，在威尔心中引起了不愉快的解释。但是他继续讲着他决心讲的话。

“也许你会认为，我这么快跑回来是愚蠢的，甚至错误的。我已为我的不安分受到了惩罚。我父母的凄凉身世，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你当然也知道。我离开以前就知道这事，我一直打算，如果……

如果我们再见面的话，我要把它告诉你。”

多萝西娅似乎哆嗦了一下，她松开了双手，但随即又把它们合在一起了。

“但现在这事成了人们议论的题目，”威尔继续道。“还有一件跟这有关的事，我也希望让你知道，它发生在我离开以前，也正是它使我重又回到了这里。至少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回来的理由。那就是我想要求布尔斯特罗德为一件公益事业捐一笔钱，这些钱他本来是打算给我的。也许这是布尔斯特罗德的好心，他要为我以前受到的损失，暗中提供一些赔偿，他提议按期给我一笔丰厚的补贴，将功折罪。但是也许你已经知道这件不愉快的事吧？”

威尔怀疑地望着多萝西娅，但是他的神态中逐渐出现了一种蔑视一切的勇气，这是他每次想到一生中这一遭遇时，都会出现的心情。他又道：“你知道，这对我必然是十分痛苦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多萝西娅赶紧说。

“我不想接受这样得来的钱。我知道，如果我接受了，你就不会再瞧得起我了，”威尔说。现在他还有什么不能对她讲的呢？她知道他已向她承认他爱她。“我感到……”但说到这里，他还是停了。

“你的行为正如我所希望的一样，”多萝西娅说，脸色开朗了，头也从那美丽的脖颈上抬起了一点。

“我相信，不论我的出身怎样，你不会对我怀有偏见，尽管别人肯定都会这样，”威尔说，又按照过去的习惯，把头向后一仰，带着严肃的呼吁的神色，望着她的眼睛。

“如果这是一种新的压力，那么这只能成为我同情你的新的理由，”多萝西娅热情洋溢地说。“什么也不能使我改变，除非……”她的心在膨胀，使她几乎讲不下去，她尽力克制自己，然后用颤抖的轻轻的声音继续道：“除非我发现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并不像我相信的那么好。”

“除了一点，你显然在一切方面都把我想得太好了，”威尔说，她对他的一片真心，使他不再约束自己的感情。“那一点就是我对你的忠诚。每当我想起你怀疑这点时，其余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我只觉得一切都完了，没有什么再值得争取，生活似乎只是受苦罢

了。"

"我已经不再怀疑你，"多萝西娅说，伸出了手。一种隐隐为他担忧的心情，使她迸发了难以表达的同情。

他握住她的手，把它举到唇边，发出了哽咽似的声音。但他依然站着，用另一只手握住帽子和手套，那副样子活像一个觐见女王的贵族。自动松手是很困难的，多萝西娅有些不好意思，抽回了手，这使她有些伤心，她望了望窗外，走开了。

"瞧，天变得多么暗，树木给风吹得摇摆不定，"她说，一边走向窗口，然而有些心不在焉，对自己的谈话和行动并无明确的意识。

威尔跟着她，保持着小小的距离。他靠在一张皮椅的高椅背上，现在终于可以把帽子和手套放在椅上，摆脱难受的拘谨姿势了，在多萝西娅面前，他还是第一次受这种罪。必须承认，他靠在椅上的这个时刻，心情非常舒畅。目前他已不太担心她对他的反应。

他们静静站着，没有彼此看一眼，只是望着窗外的树木，树木在风中摇曳不定，天空在逐渐变暗，在它的衬托下，树叶的反面显得有些苍白。威尔从没对暴风雨的前景如此神往，它使他不必立即离开。树叶和小树枝给吹到了地上，雷声正自远而近。光线变得越来越阴沉，但闪电蓦地一亮，他们吃了一惊，互相瞧了一眼，随即笑了。多萝西娅开始谈到了自己的想法。

"你说没有什么再值得你争取，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最主要的幸福，那么别人的幸福还在，那也是值得争取的。有些人会因此得到益处。在我最伤心的时刻，这点似乎特别清楚。要不是这种情绪帮助了我，使我增添了力量，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些苦闷的时刻。"

"你从没感到过我所感到的痛苦，"威尔说，"那种知道你必然要轻视我的痛苦。"

"但我感到的更坏，我不能容忍那种诬陷……"多萝西娅迫不及待地说，但讲了半句便住口了。

威尔的脸红了。他意识到，不论她说什么，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使他们彼此隔开的厄运。他沉默了一会，然后热情洋溢地开口道：

"但我们可以真诚相见，不必伪装，这至少是值得安慰的。由于

我一定得走，由于我们一定会永远分开，你不妨把我当作一个站在坟墓边上的人。”

他讲话的时候，电光又猛烈一闪，把他们彼此呈露在对方眼前。这电光像绝望的爱情那么可怕，多萝西娅蓦然一惊，立即离开了窗口，威尔跟着她，带着痉挛性的动作拉住她的手。他们站住了，彼此握住了手，跟两个孩子似的，遥望着风暴，就在这时雷声隆隆，从他们头顶疾卷过去，雨开始哗啦哗啦倾盆而下。于是他们转过脸，互相瞧着，他最后那些话还在他们头脑里回旋，谁也没有松开自己的手。

“我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威尔说。“哪怕你像我爱你一样爱我，哪怕我是你的一切……可是看来我只能穷苦一辈子，根据清醒的估计，这样的人是无权指望什么的，他只能苟延残喘罢了。对于我们说来，结合是不可能的。也许我要求你作出任何表示，都是不应该的。我本来打算永远从你面前消失，但我没能做到我想做的事。”

“不要难过，”多萝西娅说，声音清晰而温柔。“我会跟你一起承担我们的分离造成的一切痛苦。”

她的嘴唇在哆嗦，他的也一样。谁也不知道，那是谁的嘴唇首先凑到另一个的嘴唇上，只知道他们在哆嗦中亲吻以后，又分开了。

雨仿佛挟带着愤怒在冲打窗玻璃，呼啸的狂风作着它强大的后盾。在这种时刻，不论忙碌的，懒散的，一切都在惶恐不安中停止了活动。

多萝西娅在身旁的座位上坐下了，那是屋子中央一张矮矮的双人长榻。她把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上，望着外面阴沉的世界。威尔仍站着，瞧了她一会，然后在她旁边坐下，按住她的手，她把手翻了过来，跟他的手握在一起。他们这么坐着，没有互相看一眼，终于雨势弱了，开始淅淅沥沥地下着。两人都思绪万千，但谁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雨停以后，多萝西娅扭过头来，望望威尔。突然他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酷刑，从榻上一跃而起，激烈地喊了起来：“不能这样！”

他重又走到一边，靠在椅背上，似乎在跟自己的愤怒搏斗，而她悲伤地望着他。

“这是像谋害一样残酷的，是离间人的阴谋，”他又大声疾呼似的说。“让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肢解我们的生命，这更是不能容忍的。”

“别……别那么说，你的生命是不会被肢解的，”多萝西娅温柔地回答。

“不，它一定会，”威尔怒冲冲地喊道。“你不应该这么讲，这太狠心了，仿佛这能给我带来安慰似的。除了悲痛，你也许还可以看到别的什么，但我不能。在事实面前那么讲，这不是仁慈，这是把我对你的爱当作废物，重又扔回给我。我们永远不能结婚。”

“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多萝西娅用哆嗦的声音说。

“什么时候？”威尔悲痛地追问。“指望我取得任何成就，这是痴心妄想。除非我出卖灵魂，给人舞文弄墨，摇旗呐喊，我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是不顾自己的廉耻。这一点我看得相当清楚。我没法向任何女人求婚，哪怕她不必为我抛弃舒适的生活。”

沉默降临了。多萝西娅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是她说不出口。她只觉得它们完全占有了她——这时她的内心正在进行无声的辩论。可是她不能讲她要讲的话，这又使她心里憋得非常难受。威尔气呼呼地望着窗外。如果他望着她，不离开她的身边，她觉得一切就会好受一些。最后，他转过脸来，身子仍靠在椅背上，机械地伸出手去取他的帽子，仿佛有些发怒似的说道：“再见！”

“啊，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的心要裂开了，”多萝西娅喊道，从座位上跳了起来，青春的热情又像潮水一般涌来，冲破了阻挡她说话的一切障碍，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簌簌不断地挂下她的面颊：“我对贫穷根本不在乎，我恨我的财产。”

威尔一下子来到了她的身边，他的手臂围住了她。但是她向后仰起了头，把他的脸轻轻推开，使她可以继续讲话。她的大眼睛噙满泪水，十分单纯地望着他。她呜呜咽咽，跟个孩子似的，一边哭一边说道：“我自己有财产，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好……这已经太多了……那是七百镑一年呢……我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新衣服……我会懂得怎样节省一切。”

第八十四章

尽管古往今来的歌谣，
都说我受责备理所应该，
它们的指责只是捕风捉影，
大大地损害了我的名声。

——《黑皮肤的少女》①

那正是在贵族院否决改革法案之后②，因此我们看到，卡德瓦拉德先生得意洋洋，来到弗雷什特庄园，在大暖房附近一片草坪的斜坡上散步。他反抄着手，手里拿着《泰晤士报》，露出鲑鱼垂钓者的安详姿态，正跟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侃侃而谈，讨论国家的前途。卡德瓦拉德太太，彻泰姆老夫人，以及西莉亚，有时坐在花园的椅子上，有时走到小亚瑟前面，看他一眼。小亚瑟坐在手推童车上，跟一尊小菩萨似的，头上张着一把有漂亮的丝流苏的圣伞。

妇女们也在谈政治，只是时断时续的。卡德瓦拉德太太对拟议中的增封新贵族一事反应很强烈，她是从她的表姊妹那里听到的消息，据说，自从议会改革问题一提出，特拉贝里的妻子就嗅到了这是加官晋爵的好机会，因此竭力撺掇她的丈夫彻底改变了立场，这个女人为了胜过她的妹妹——她嫁了一个从男爵——是哪怕出卖灵魂，也在所不惜的。彻泰姆老夫人认为，这种行为实在不足为训，她记得，特拉贝里太太的母亲还是梅尔斯普林的沃尔辛厄姆小姐呢。西

---

① 英国一首民谣，大约写成于十五世纪。诗采取一男一女对白的形式，主题是考验女方的忠诚。男的怀疑女的（即"黑皮肤的少女"）不能始终爱他，用各种话对她进行试探，女的则表示永远爱他。最后男的消释了怀疑，两人结为夫妇。这里引用的是该诗第十节的前半节，系女方所唱。

② 关于议会改革法案通过的情况，见本书四三五页注①。新议会组成后，改革法案虽在下院获得通过，在上院仍遭到抵制。一八三二年五月初，内阁为此辞职，全国舆论哗然，英王为平息事端，下诏增封新贵族，争取上院多数的拥护，这样，改革法案才终于在五月底在上院通过。下面提到的增封新贵族即指此而言，这是英王克服上院阻力的手段之一。

莉亚承认，当“夫人”自然比当“太太”好[1]，又说，如果她如愿以偿的话，多多是不会嫉妒的。于是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如果大家知道，你的血管里连一滴高贵的血也没有，哪怕出人头地，也不见得体面。西莉亚停下来，看了看亚瑟，又说道：“不过，要是他是个子爵，那有多好啊……哟，勋爵大人的小牙齿长出来了！如果詹姆士是个伯爵，他就可以是子爵啦[2]。”

“亲爱的西莉亚，”老夫人开口了，“詹姆士的称号比如今那些新伯爵光荣得多。他的父亲就是詹姆士爵士，我从没指望他有别的称号。”

“哦，我只是在讲亚瑟的小牙齿，”西莉亚得意地说。“瞧，我的伯父来了。”

她轻快地跑去迎接伯父，这时，詹姆士爵士和卡德瓦拉德先生也走了过来，跟妇女们汇集在一起。西莉亚挽住伯父的胳膊，后者拍拍她的手，有些伤感似的说道：“噢，亲爱的！”他们走近以后，大家看得很清楚，布鲁克先生的神色有些沮丧，但从当时的政治状况看，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跟大家一一握手，只是说了句：“啊，想不到你们都在这儿。”教区长哈哈笑道：

“不必把否决法案的事老挂在心上，布鲁克。你们已把全国的社会渣滓都鼓动起来啦。”

“法案？哦！”布鲁克先生说，有些心不在焉。“你们知道，它给否决了，是吗？不过，贵族院也太过分了。他们应该适可而止。告诉你们，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我是指我们家庭中的坏消息。但是，彻泰姆，你可千万不要埋怨我呀。”

“怎么回事？”詹姆士爵士说。“该不是又有一个猎场看守人给打死了吧？对特拉宾·巴斯那样的家伙都可以置之不问，那就难怪要出事了。”

---

① 英国的尊称比较复杂，“夫人”虽也用作一般的敬称，但严格说，只有勋爵（即具有男爵以上爵位的人）的妻子，才能称为“夫人”。爵士（从男爵以下）的妻子虽可称“夫人”，但在称呼上有一定限制。

② 公爵之子称侯爵，侯爵之子称伯爵，伯爵之子称子爵，这是所谓礼节性尊称，不是指爵位的正式承袭。

"看守猎场的？不是。我们还是进屋去吧，一切到屋里再谈，你们知道，"布鲁克先生说，向卡德瓦拉德夫妇点点头，表示这件事他们也可以听。"说到特拉宾·巴斯这些偷猎人，你知道，彻泰姆，"他一边和大家一起进屋，一边叨咕，"等你当了治安法官，你就知道这类事不好办了。从严惩处，这当然很好，但除非有人能替你代庖，你才能心安理得。你知道，人心是肉做的，你难免心慈手软，你不是德拉古，不是杰弗里斯①，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布鲁克先生显然处于心烦意乱的状态。他每逢有伤心的事要讲，总会先东拉西扯，谈些不相干的问题，仿佛这是一服灵丹妙药，可以冲淡它的苦味。他跟詹姆士爵士闲聊偷猎人，直到大家坐定之后，还没言归正传。卡德瓦拉德太太给这种拖拉作风弄得不耐烦了，首先开口道：

"你的坏消息是什么哟，真急死人了。看猎场的没给打死，那就算了。但你要讲什么呢？"

"哦，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我很高兴，你和教区长也在这儿。这是家庭问题，但是你们能帮助我们渡过这困难的时刻，卡德瓦拉德。我决心当着你的面谈这一切，亲爱的，"他瞧了瞧西莉亚，又说，"你知道，这是你万万想不到的。还有，彻泰姆，这也会使你大吃一惊……但是你知道，你也跟我一样，要阻挡也阻挡不了。有些事往往出人意外，你根本想象不到，你知道。"

"这一定是关于多多的，"西莉亚说，她一向觉得，她的姊姊是家族机器中一个危险的零件。她坐在一张矮凳子上，靠着丈夫的膝盖。

"究竟是怎么回事，求求你快讲吧！"詹姆士爵士喊道。

"好吧，你知道，彻泰姆，这都得怪卡苏朋的遗嘱，这东西非但不管用，还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一点不错，"詹姆士爵士赶紧说，"但是怎么个糟法啊？"

"多萝西娅又要结婚了，告诉你们，"布鲁克先生说，朝西莉亚点

---

① 德拉古，古代雅典立法者，主张严刑峻法，于公元前七世纪制定雅典第一部刑法，几乎对一切罪行均处以死刑。乔治·杰弗里斯(1648—1689)，英国法学家，也主张从严惩处一切罪犯，以野蛮残暴著称。



点头，后者顿时抬起头，用吃惊的目光瞧着丈夫，把手放在他的膝上。

詹姆士爵士气得几乎脸色发白，但是没有说话。

“我的天哪！”卡德瓦拉德太太喊道。“难道是嫁给小拉迪斯拉夫不成？”

布鲁克先生摇摇头，说道：“没错，是嫁给拉迪斯拉夫。”为了谨慎起见，他没再往下说。

“你瞧，汉弗莱！”卡德瓦拉德太太说，把胳臂朝她丈夫一挥。“这又一次证明，我比你看得清楚，你可以跟我抬杠，但你反正是个睁眼瞎子。你还以为，那个年轻人真的出国了呢。”

“那有什么，他可以出国以后又回来呀，”教区长泰然自若地说。

“你什么时候得到这消息的？”詹姆士爵士问，别人的话都不在他心上，不过他自己又觉得不知讲什么好。

“昨天，”布鲁克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我到洛伊克去了。是多萝西娅派人来叫我的，你知道。这件事来得非常突然，连他们自己两天前也没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一点意思也没有。有些事往往出人意外。但是多萝西娅打定了主意，反对已经没有用。我向她指出了它的严重性。我尽了我的责任，彻泰姆。但是她仍会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你知道。”

“不如我一年前约他决斗，把他打死了还好一些呢，”詹姆士爵士说，这倒不是他好杀成性，只是他需要强烈的表达方式。

“确实，詹姆士，这件事叫人太不愉快了，”西莉亚说。

“冷静一点，彻泰姆。看事情还得心平气和才好，”卡德瓦拉德先生说，看到这位好心的朋友如此怒不可遏，有些遗憾。

“这是有一点自尊心，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受不了的，谁也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亲族中间，”詹姆士爵士说，还是气得脸色煞白的。“这简直是丢尽了脸皮。要是拉迪斯拉夫还知道一点廉耻，他就应该立刻出国，从此不再在这儿露脸。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并不奇怪。卡苏朋的葬仪一过，第二天我就说过该怎么办了。可惜我的意见没被采纳。”

“你知道，彻泰姆，你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布鲁克先生说。“你是要把他遣送出国。我告诉过你，拉迪斯拉夫不会听凭我们的摆布，他

有自己的主见。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一向这么说,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算了,”詹姆士爵士说,觉得不能不反驳,“你对他这么器重,我感到遗憾。他能够在这一带立足,我们是有责任的。多萝西娅这样一个女子,居然不惜降低身份嫁给他,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詹姆士爵士每讲一句就要停顿一下,似乎这些话很不容易出口。“一个给丈夫的遗嘱点了名的人,按理说,她不该再跟他见面……他会使她失去原来的身份,陷入贫困,可是他居然接受这种牺牲……何况他已成为众矢之的,出身卑贱……我还相信,他是一个没有原则,轻薄肤浅的家伙。这就是我的看法,”詹姆士爵士郑重其事地结束了他的议论,扭转了头,跷起了二郎腿。

“一切我都向她讲过了,”布鲁克先生说,似乎有些歉意,“我是指贫穷,失去地位等等。我说:‘亲爱的,你不知道,七百镑一年是什么日子。没有马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大家不把你当一回事。’我已讲得明明白白。我建议你不妨亲自跟多萝西娅谈谈。问题是她对卡苏朋的财产有一种反感。你会听到她说些什么的,你知道。”

“对不起,我不想听,”詹姆士爵士说,冷静了一些。“我也不想再看见她,这叫我太伤心了。像多萝西娅这样一个女人,竟然干出这么荒唐的行为,我不能不感到痛心。”

“公正一些,彻泰姆,”厚嘴唇的教区长心平气和地说,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没有必要。“卡苏朋夫人为一个男人放弃财产,这行为也许不够谨慎,可是我们男人往往互不服气,贬低别人,因此一个女人那么做,我们便认为她不太聪明。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指责这是荒唐的行为,至少从严格的意义上不能这么说。”

“不,我认为是这样,”詹姆士爵士答道。“我认为,多萝西娅嫁给拉迪斯拉夫,这是错误的行为。”

“亲爱的朋友,我们往往把不合我们心意的行为,称作错误的行为,”教区长沉着地说。他像许多平心静气地对待生活的人一样,有时看到别人在道义上失去了控制能力,难免要苦口婆心劝导一番。詹姆士爵士掏出手帕,开始咬它的一只角。

“不过,多多这么做,太可怕了,”西莉亚说,指望为她的丈夫讲句

公道话。“她说过她绝对不再出嫁，任何人也不嫁。”

“我也亲耳听她这么讲过，”彻泰姆老夫人说，神色庄严，仿佛在法庭上作证。

“得啦，这种事总是不声不响进行的，”卡德瓦拉德太太说。“我唯一感到奇怪的，倒是你们大家会这么吃惊。你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要是你们早把特里顿勋爵请来，让他向她求婚，他的博爱精神一定会感化她，说不定不到一年，他就把她带走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卡苏朋先生干得太妙了，为这结局准备了一切条件。他使自己落到了惹人讨厌的地步——也许这是上帝的意旨——然后向她挑战，问她敢不敢违抗他的命令。这么做只是使一件假珠宝变得光彩夺目，给它标上了大价钱。”

“我不知道，你对错误是怎么理解的，卡德瓦拉德，”詹姆士爵士在椅上转身对教区长说，心里还是觉得很不痛快。“我们不能承认这么一个亲戚。至少我得为我自己这么说，”他继续道，尽量小心，把眼睛避开布鲁克先生。“别人怎样我不管，也许他们会认为跟他在一起很愉快，可以把身份等等置之不顾。”

“得啦，彻泰姆，你知道，”布鲁克先生心平气和地说，一边抚摩着大腿，“我不能丢开多萝西娅不管。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应该作她的父亲。我对她说：‘亲爱的，我不能不让你嫁给他。’这以前我已把利害关系向她讲清楚。但是我可以取消限定由她的儿子继承的权利，你知道。这得花些钱，也很麻烦，但是我能办到，你知道。”

布鲁克先生向詹姆士爵士频频颔首，觉得他既显示了自己的决心，又考虑到了从男爵的顾虑的正确方面，对他作了适当的让步。原来他灵机一动，找到了刚才没有想到的招架方式，接触到了詹姆士爵士所耻于承认的动机。多萝西娅嫁给拉迪斯拉夫这件事，在詹姆士爵士心头引起的强烈反应，一部分来自可以宽恕的偏见，或者甚至无可非议的观念，一部分也来自嫉妒产生的反感，这在拉迪斯拉夫这件事上，是跟卡苏朋那件事一样的。他相信，这种婚姻对多萝西娅都有害无益。但是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动机，那是像他这样的正人君子甚至对自己也不敢承认的，那就是两个农庄——蒂普顿和弗雷什特——正好位在同一围栅内，它们的合并对他具有不容争辩的魅力，

可以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创造一幅美好的前景。因此当布鲁克先生微微颔首，表示对这动机的赞赏时，詹姆士爵士有些忸怩不安，喉咙里好像给什么塞住了，甚至脸也红了。在他爆发第一阵怒火时，他那么慷慨激昂，谁也阻挡不住，但布鲁克先生这几句投其所好的话一出口，就把他的嘴堵住了，这比卡德瓦拉德先生那种苦口婆心的规劝灵验得多。

但是西莉亚很高兴，从她伯父的话听来，他已允准这桩亲事，现在她可以讲话了，只是态度不太热烈，仿佛只是在谈请客吃饭的问题，说道："伯父，你是不是说，多多很快就会结婚？"

"不出三个礼拜，你知道，"布鲁克先生无能为力地说。"我没法制止这事，卡德瓦拉德，"他把脸转过去一点，又对教区长说。后者答道：

"我觉得不必大惊小怪。如果她甘愿穷苦，这是她的事。假如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可是不少靠俸禄为生的教士都穷苦不堪，尽管这并不合理。你们瞧埃莉诺，"那个喋喋不休的丈夫继续道，"她的亲友都反对她嫁给我呢，因为我一年不到一千镑收入，人又生得愚鲁，谁也看不出我有什么可取之处，我连一双像样的靴子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女人怎么会看上了我。说实话，我只能站在拉迪斯拉夫一边，除非我再听到他有其他缺点。"

"汉弗莱，这都是你的诡辩，你自己也知道，"他的妻子说。"一切都一样，这就是你的全部意思。好像你以前不叫卡德瓦拉德！请问，要是你是一个别的什么人，我会嫁给你这号丑八怪吗？"

"何况你还是一个教士，"彻泰姆老夫人嘉许地说。"谁也不会说埃莉诺嫁给你是降低了身份。至于拉迪斯拉夫先生，那就很难讲了，詹姆士，是不是？"

詹姆士爵士低低咕哝了一声，这是不大恭敬的，跟他平时回答母亲的问话不一样。西莉亚仰起脸，像一只体贴的小猫似的望着他。

"必须承认，他的血液里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卡德瓦拉德太太说。"首先是卡苏朋的乌贼汁，然后又是叛逆的波兰提琴师或舞蹈教师，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老家……"

"废话,埃莉诺,"教区长说,站起身来。"我们该走了。"

"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漂亮的小家伙,"卡德瓦拉德太太道,想修正一下她的话,一边也站了起来。"他像老克赖奇利在那些小傻瓜出世以前的画像,显得年少英俊。"

"我跟你们一起走,"布鲁克先生说,赶紧起身告辞。"明天你们一定都得上我家中吃饭,你们知道,西莉亚,亲爱的,怎么样?"

"你会去吧,詹姆士?"西莉亚说,握住了丈夫的手。

"哦,当然,只要你喜欢,"詹姆士爵士说,拉直了他的背心,但是还不能使他的脸变得和颜悦色。"那是说,如果不会遇到别的什么人。"

"不会,你放心,"布鲁克先生回答,猜到了他的意思。"多萝西娅不会来,你知道,除非你去看她。"

等大家走了以后,西莉亚对詹姆士爵士说:"要是我坐车到洛伊克走一趟,詹姆士,你觉得合适吗?"

"怎么,现在就去?"他反问道,有些惊讶。

"是的,这件事太重要了,"西莉亚说。

"记住,西莉亚,我不能见她,"詹姆士爵士说道。

"如果她放弃结婚也不成吗?"

"现在讲这话还有什么意义?那么我到马厩看看,让布里格斯把车子给你准备好。"

但西莉亚觉得这很有意义,不论怎样,她应该上洛伊克,她得设法劝劝多萝西娅。在她们还没出嫁的时候,她常感到,只要她把话讲得合情合理,她的姊姊是会听她的。多多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世界,她必须凭她清醒的理智,把真正的亮光带给她。何况西莉亚已做了母亲,她自然更有权利规劝这位还没生孩子的姊姊,使她回心转意。谁像西莉亚这样了解多多呢?谁又像她这样一心一意地爱她呢?

多萝西娅正在起居室里忙着什么,一看到妹妹,高兴极了,想不到她刚宣布结婚,她就来了。她想象过亲友们的反对,甚至有些夸大,以致担心这些人会从此不让西莉亚再跟她见面。

"啊,咪咪,见到你真高兴!"多萝西娅说,把双手按在西莉亚肩

上，满面笑容地瞧着她。“我几乎以为你不会再来看我了。”

“我没把亚瑟带来，因为我太匆忙了，”西莉亚说。她们面对面，坐在两只小椅子上，膝盖碰着膝盖。

“你知道，多多，这太糟了，”西莉亚说，用的还是那种平静的喉音，神色娇滴滴的，尽量不露出一点情绪。“你使我们大家都那么失望。我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你千万不可以过那样的生活。何况你还有那么多的计划！你一定没有考虑过这一切。詹姆士不怕麻烦，为了你什么都愿意，你可以一辈子做你要做的事，我们都依你。”

“不，正好相反，亲爱的，”多萝西娅说，“我根本办不成我要办的事。我的任何计划从来没有实行过。”

“那是因为你要办的事都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定些别的计划。你怎么可以嫁给拉迪斯拉夫先生呢？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你可以嫁给他呀。这太可怕了，叫詹姆士大吃了一惊。再说，这跟你一向的为人又多么不同。你当初要嫁给卡苏朋先生，因为他有一颗伟大的心，又老又乏味，又那么有学问。现在呢，你又要嫁给拉迪斯拉夫先生，因为他没有财产，什么也没有。我看，这是因为你总要想出一些点子，好让自己感到不舒服。”

多萝西娅笑了。

“别笑，多多，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呢，”西莉亚说，变得更郑重了。“你今后怎么生活？你只能跟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来往。我再也见不到你，你也不会再想到小亚瑟，我本来还以为你能一直……”

西莉亚不常有的眼泪这时涌上了她的眼眶，嘴角也开始抽搐了。

“亲爱的西莉亚，”多萝西娅说，态度是严肃而温柔的，“如果你不再跟我见面，这不是我的过错。”

“不，这是你的过错，”西莉亚说，还是那么愁眉苦脸，显得怪可怜的。“詹姆士不肯原谅你，我怎么能来看你，或者让你去看我呢？要知道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你这是做了错事，多多。但你一向都是错的，只是我不能不爱你。现在谁也不知道，你会住在哪里，你还能上哪儿呢？”

“我这就上伦敦，”多萝西娅说。

“难道你一直住在马路上不成？你会变得那么穷。我可以把我

的东西分一半给你，可是既然我再也见不到你，我又怎么给你呢？”

“谢谢你，咪咪，”多萝西娅亲切而温柔地说。“别担心，也许有一天詹姆士会宽恕我的。”

“但是如果你不结婚，那会好得多，”西莉亚说，擦干了眼泪，重又回到了她的议论上，“那样就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别人也不致认为你有什么不对了。詹姆士一直说，你应该成为一个女王，但现在这样可一点也不像女王呀。你知道，多多，你做的事总是错的，目前又是一个例子。大家认为，拉迪斯拉夫先生不配当你的丈夫。何况你说过，你永远不再结婚。”

“我应该聪明一些，这完全对，西莉亚，”多萝西娅说。“如果我好一些，我就可能取得一些成绩，不致像现在这样。但目前这事，我是要做的。我已答应嫁给拉迪斯拉夫先生，我就得嫁给他。”

多萝西娅说这些话的声调，是西莉亚所熟悉的，她知道它的意义。她沉默了一会，然后仿佛放弃了一切争论，说道：“那么，多多，他很爱你吗？”

“我希望是这样。我很爱他。”

“那就好了，”西莉亚说，松了口气。“只是我希望你嫁一个像詹姆士那样的丈夫，住在我们附近，我可以时常来看你。”

多萝西娅笑了，西莉亚似乎在思忖着什么。接着她说道：“我真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西莉亚觉得，这件事一定十分曲折。

“这没什么，”多萝西娅说，拧了一下妹妹的下巴颏。“如果你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你不能告诉我吗？”西莉亚说，让手臂放得舒服了一些。

“不成，亲爱的，除非你的心跟我的心一样，否则你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第八十五章

于是陪审团出场了，他们的名字是：瞎子先生，无用先生，坏心先生，好色先生，浪荡先生，任性先生，傲慢先生，仇恨先生，撒谎先生，残忍先生，憎恶先生，无情先生，他们每人都对他作出了

有罪的裁决，然后一致决定，提请法官判处他有罪。陪审团的第一位瞎子先生是陪审长，他说："我看得一清二楚，此人是异教徒。"无用先生跟着说："应该从世上肃清这类人！"坏心先生附和道："对，因为我看见他的样子就讨厌。"好色先生接口道："我对他不能忍受。"浪荡先生随即道："我也不能忍受，因为他老是指责我的行为。"任性先生喊道："绞死他，绞死他。"傲慢先生便说："该死的贱骨头。"仇恨先生声称："我一见他，心里就冒火。"撒谎先生道："他是个坏人。"残忍先生接着说："绞刑已是便宜了他。"憎恶先生说："让我们把他彻底消灭。"然后无情先生道："哪怕整个世界都归我所有，我也不给他立足之地，因此让我们赶紧判处他死刑吧。"

——《天路历程》①

不朽的班扬这样描绘了对人的狂热迫害，那些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情，这时谁会同情忠诚呢？但是，在一片谴责声中，知道自己无罪，相信我们之所以横遭物议，正因为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一颗善心，这种罕见的幸福的命运，是连最伟大的人也往往难以获致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遭到人们的攻击，即使他对自己说，那些用石子打他的人都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他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因为他知道，人们用石子打他，不是因为他宣扬了正义，而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他所宣扬的人。

这便是布尔斯特罗德的遭遇，现在他便在这种意识下，没精打采地作着离开米德尔马契的准备，打算从此郁郁寡欢地隐匿他乡，在陌生的、漠不关心的面容中间了却失败的一生。妻子的仁慈和忠诚使他避免了一种恐怖，但是她的存在依然是对他的谴责，在她面前，他不得不顾虑重重，不敢向她供认一切，总是企图替自己辩护。他为拉弗尔斯之死推卸责任，认为这只是他所祈求的上帝的意旨，然而他还是惶恐不安，不肯向妻子公开秘密，听凭她的裁判。他用内心的斗争

① 关于《天路历程》，见本书三十五页注①。这是在"名利镇"上对"忠诚"的审判，"忠诚"是基督徒的同伴，两人一起在名利镇被捕，忠诚被处死。

和动机洗刷自己的行为，冲淡它们的意义，这使他觉得比较轻松，似乎赢得了无形的宽恕，然而她会怎样看待这些行动呢？如果她仍在心中称它们为谋害，这是他怎么也受不了的。他觉得，她的怀疑仿佛包围着他，但是他意识到，她并未掌握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作出最坏的判决，因此他还有勇气面对她。也许将来，在他弥留之际，他会告诉她一切。到了那个最后诀别的时刻，当她握着他的手，送他走进茫茫黑夜的时候，她听到这一切，或许不会离开他的身边了。也许是这样，但隐瞒已成为他终生的习惯，供认一切的愿望无法抗拒对更深的耻辱的恐惧。

他对妻子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还不仅因为他怕遭到她无情的裁判，也因为他为她的痛苦，深深感到内疚。她把女儿们打发到海边的一所学校住读，让她们离得远远的，不知道这场灾难。她们的离开，使她不必为自己的忧伤向她们作出解释，也免得看到她们惶惶不安的惊异神色。现在她可以毫无顾虑地沉浸在悲痛中，让它一天天把她的头发变白，把她的眼睑变得逐渐松弛了。

“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办吧，赫莉欧，”布尔斯特罗德对她说，“我是指关于家产的安排。我的意思还是要保留这一带的田产，只是让它转到你的名下，作你生活的保障。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你有什么要求，请你直说好了。”

过了几天，她探望她的哥哥回家后，开始把她近来心中考虑的事，告诉丈夫。

“我希望为我哥哥一家办些事，尼古拉斯。我想，我们有责任给罗莎蒙德和她的丈夫提供一些补偿。沃尔特说，利德盖特先生必须离开这儿，他的业务已经一落千丈，可是他们手头拮据，没法在别处谋生。我宁可我们自己苦一些，也得帮助我可怜的哥哥，给他家的人解决一些困难。”

布尔斯特罗德太太除了“提供一些补偿”，不愿进一步接触那些事实，她知道丈夫明白她的意思。但她不了解，他有特殊的原因对这种提法感到刺耳。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按照你提出的方式实行你的愿望，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利德盖特先生事实上已拒绝接受我的任何帮助。他把我借给他的一千

镑退回我了。卡苏朋夫人为这目的借给了他这笔钱。这是他的信。"

这封信使布尔斯特罗德太太非常痛心。它提到的卡苏朋夫人的借款,反映了公众的情绪,很清楚,每个人都认为,避免与她的丈夫保持任何来往,是必要的。她沉默了一会,眼泪不禁潸潸而下。她擦干泪水的时候,下巴在哆嗦。布尔斯特罗德坐在她对面,看到这张伤心憔悴的脸,不免悲痛万分,不过两个月以前,它还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呢。这是在苦难深重的时刻,与他自己那张消瘦的脸一起变得苍老的。为了尽量安慰她,他说道:

"不妨采取其他的方式,赫莉欧,只要你肯出面,我们仍可给你哥哥家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我想,你会觉得这是可取的,我是指经管我打算给你的田地,这是一桩有利可图的营生。"

她留心听着。

"高思曾打算代管斯通大院,然后安排你的侄儿弗莱德去经营。那儿一切都是现成的,他们只要付一部分收益,不必像一般租金那么大。这对那个年轻人是合适的开端,他又在高思手下办事,可以得到他的指导。你对这安排觉得满意吗?"

"是的,这可以,"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起劲了一些。"可怜的沃尔特已弄得精疲力尽,我得尽一切力量,在我离开以前,为他办一两件好事。我们总是同胞兄妹啊。"

"你必须亲自向高思提出,赫莉欧,"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他不愿这么讲,但又希望达到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安慰妻子,还有别的原因。"你必须告诉他,这田地实际是你的,他不必跟我打交道。联系可以通过斯坦迪什进行。我说明这点,因为高思不愿当我的代理人。我把他开的条件交给你,你可以根据这些条件,请他接受你的委托。我想,你是为你的侄儿提出这要求,他不致不肯答应。"

第八十六章

他们心中充满爱情,它像圣盐一样可以使心灵永葆青春。正因为这样,从小相爱的情侣才能永不变心,白头偕老,他们的爱情也愈久愈新鲜。爱情的防腐作用是确有其事的。有了达夫

尼斯和克绿哀那样的开端，才有费立门和包西丝那样的结局。
这样的晚景虽是黄昏，却和黎明相似。

——维克托·雨果：《笑面人》①

已到了喝茶的时候，高思太太听得凯莱布走进前厅，马上打开客厅的门，说道："你回来啦，凯莱布。吃过饭没有？"（高思先生的用膳时间大多得服从他的"工作"需要。）

"吃过了，吃得很丰盛呢——冷羊肉，还有我说不上名儿的东西。玛丽在哪里？"

"大概在花园里，跟莱蒂在一起。"

"弗莱德还没来吗？"

"没有。你不喝茶又要出门不成，凯莱布？"高思太太看见丈夫刚摘下帽子，又把它戴上了。

"不，不，我只是找一下玛丽，马上回来。"

他在园子里杂草丛生的一角找到了玛丽，那儿的两棵梨树中间，高高悬挂着一个秋千。她用一块淡红围巾裹在头上，前面伸出一道阔边，遮住平射而来的阳光，正给莱蒂荡秋千，莱蒂乐得大喊大叫，笑个不住。

看到父亲，玛丽放开秋千，向他走去。她把淡红围巾推到脑后，从远处向他露出了亲切愉快、情不自禁的微笑。

"我是来找你的，玛丽，"高思先生说。"我们还是一边走一边谈吧。"

玛丽看得很清楚，父亲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跟她谈，因为他的眉头皱着，显得有些伤感，他的声音温柔而严肃，这种表情是她在莱蒂那样的年纪就熟悉的。她挽着他的胳膊，从一排栗子树旁边拐过去。

"玛丽，你必须度过一段不幸的时刻，才能结婚，"父亲说，没有看她，只是望着拿在另一只手中的手杖的末端。

---

① 引文见《笑面人》第三卷第九章。关于达夫尼斯和克绿哀见本书二十六页注②。费立门和包西丝是希腊神话中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妇。

"爸爸,这不是不幸的时刻——我认为这是愉快的时刻,"玛丽笑道。"我已经独自度过了二十四年以上,我过得很愉快,我想大概不致再要这么久吧。"接着,她停了一下,侧转脸,朝着父亲,神情严肃了一些,又说道:"你对弗莱德是不是满意?"

凯莱布扭起嘴角,谨慎地别转了头。

"我说,爸爸,你星期三还称赞他来着呢。你说,他对牲口懂得很多,对事物也很有见地。"

"是吗?"凯莱布躲躲闪闪地说。

"是的,我都记下来了,有明确的日期,你赖不了,"玛丽说。"你喜欢把一切都记载清楚呢。那时你觉得,他的行为确实不坏,他对你也十分尊重;弗莱德的脾气,那是再好没有的,谁也比他不上。"

"好啦,好啦,你这是在哄我,要我相信他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不对,真的,爸爸。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哦,爸爸,为了我始终爱他。我常常责备他,可我对别人从来懒得这么做。这对一个丈夫是必须考虑的一点。"

"那么,玛丽,你已经打定主意啦?"凯莱布说,恢复了原来的声调。"近来这段时间可说是多事之秋,你听到这一切,没产生过别的想法吗?"(凯莱布用这种含糊其词的话,概括了许多意思。)"因为现在要改变还来得及。一个女人在感情上不应该勉强,这对那个男子也是不利的。"

"我的感情并没有变,爸爸,"玛丽平静地说。"只要弗莱德对我没有变心,我也不会对他变心。我觉得,我们两人谁也少不了谁,不论别人叫我们多么敬佩,我们也不会更喜欢他们。这对我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就像看到一切老地方突然变了样子,一切事物突然改了名称一样。我们必然等待,作长期打算,但弗莱德理解这点。"

凯莱布没有立即说什么,只是站住脚,把手杖顶在生满青草的园径上转动着。过了一会,他用带有感情的声音说道:"好吧,我有个消息告诉你。要是让弗莱德住在斯通大院,经管那片田地,你认为怎样?"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呀?"玛丽惊异地说。

“那是替他的布尔斯特罗德姑妈管理这田产。这个可怜的女人来找我，央求我接受她的委托。她是想帮助那孩子，这对他可能是有些好处的。如果勤俭一些，他可以慢慢积些钱，买下牲口农具，他本来爱好务农呢。”

“呀，弗莱德一定会多么高兴！这太好了，简直不能相信。”

“但是你要注意，”凯莱布说，警告似的转过头去。“这必须用我的名义，由我承担责任，照料一切。你母亲也许会担些心事，尽管她嘴上不说。弗莱德务必小心才是。”

“也许你的负担太重了，爸爸，”玛丽说，感到这未免是美中不足。“凡是给你增加麻烦的事，都使我们觉得不安。”

“这没什么，我喜欢工作，孩子，只要这不致给你母亲带来烦恼。再说，等你和弗莱德结了婚，”这时凯莱布的声音显然有些颤抖，“他就会勤勤恳恳，省吃俭用了。你有你母亲的聪明，也有我的，只是采取了女性的方式，你会使他走上正路的。等一会他就会到这儿来，因此我得先跟你通个气，我想，你一定喜欢由你把这消息通知他的。那以后，我再好好交代他，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工作，处理事务了。”

“呀，我亲爱的好爸爸！”玛丽喊道，把双手围住了父亲的脖颈，他则平静地侧转了头，接受着女儿的爱抚。“我真不知道，别的女孩子是不是也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废话，孩子，不久你就会觉得丈夫更好了。”

“不可能，”玛丽说，恢复了平常的声调。“丈夫是较低一级的男子，他们需要别人管束他们。”

他们走回屋里时，莱蒂也奔了过来。这时玛丽发现，弗莱德站在果园门口，便朝他走去。

“你穿得多么漂亮，你这个挥霍成性的年轻人！”玛丽说，这时弗莱德站住了，开玩笑似的举起帽子，向她敬礼。“你总不懂得节约。”

“这已算不得新衣服了，玛丽，”弗莱德说。“你瞧瞧这些袖口的边！我只是把它刷了一番，这才显得那么体面呢。我已经省下了三套衣服，一套是准备结婚穿的。”

“那你穿了一定非常滑稽，像一本旧时装杂志上的先生！”

“哪儿的话，两年内它们还不会过时。”

“两年！实际一些，弗莱德，”玛丽说，转身走了起来。“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为什么？不管切不切实际，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要是我们不能在两年内结婚，哪怕这是真的，也叫人受不了。”

“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吃够了苦头。”

“玛丽，如果你有什么不利的消息，快告诉我，我急死了。我得进屋找高思先生。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我的父亲成天垂头丧气，家不像个家。我再也受不了不幸的消息。”

“让你住在斯通大院管理田庄，勤勤恳恳办事，每年积蓄一些钱，然后买下所有的牲畜和家私杂物，像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说的，成为一名杰出的农业家，而且身强力壮，从此把希腊文和拉丁文束之高阁，就这样，我不知道，这在你听来是不是不幸的消息？”

“玛丽，你这是当真还是胡诌的？”弗莱德说，然而脸色还是有些兴奋。

“那是我父亲刚才告诉我的，他说事情可能这样，他是从来不会胡诌的，”玛丽说，现在抬起头，望着弗莱德。他们并排走着，他握住了她的手，握得那么紧，甚至使她有些受不了，但她不想叫痛。

“呀，玛丽，要是那样，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我们也可以马上结婚。”

“不会这么快，先生。也许我还要把我们的婚姻推迟几年呢？这可以再给你一段胡闹的时间，再说，要是我看上了另一个更好的人，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你一脚踢开。”

“不要开玩笑，玛丽，”弗莱德说，情绪十分激动。“请你郑重告诉我：这是真的，你为此很高兴，因为我是你最亲爱的人。”

“这一切都是真的，弗莱德，我为此很高兴，因为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玛丽说，像背书一样，照说了一遍。

到了门口，他们在屋顶陡峻的门廊下站了一会，弗莱德几乎像耳语似的说道：

“玛丽，我们第一次用阳伞的铁圈订婚的时候，你总是……”

欢乐在玛丽的眼中跳跃，她笑得更起劲了，可惜缺德的贝恩这时跳了出来，后面还跟着狂吠的布朗尼。他跑到他们跟前，说道：

“弗莱德和玛丽！你们还想不想进屋？要不，我得把你们的蛋糕吃掉啦！”

尾　声

每一个界限既是结尾，又是开端。谁跟一些年轻人长期相处之后，肯轻易离开他们，不想知道他们几年后的景况呢？因为一段生活，不论如何典型，绝非整齐匀称的网状标本，诺言不一定会遵守，热情的开端可能继之以冷漠，潜在的力量或许会找到长期翘首以待的机会，而过去的错误也可能使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结婚一向是许多小说的终点，然而也是一个伟大的开始，正如它对于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在伊甸园中度过了蜜月，可是却在荒野的荆棘和蒺藜中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宁馨儿。它依然是一篇家庭叙事诗的开端，这篇叙事诗可以是那个全面结合——未来的岁月将成为它的高潮，而老年将成为甜蜜回忆的共同收获季节——的逐渐胜利，也可以是它无可挽回的失败。

有些人像从前的十字军一样，是穿上希望和热情的光辉战袍出发的，但走到半路，一切便幻灭了，只能在相互的忍耐和对世界的不满中，度过晚年。

凡是关心弗莱德·文西和玛丽·高思的人，一定乐意知道，这两个人没有遭到这种失败，却获得了牢固的共同幸福。弗莱德在许多方面使亲友们大感惊讶。他成了郡里这一带的知名人士，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农业家，他还发表了一本书：《绿色作物的栽培及牲畜饲养经济学》，它在农业学术会议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在米德尔马契，对他的赞美是有所保留的，许多人宁可相信，弗莱德之所以能著书立说，全靠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从没想到，弗莱德会对芜菁和甜菜有什么研究。

玛丽也为她的孩子们写了本小书，书名是《伟人故事集——摘自普卢塔克① 的著作》，它由米德尔马契的格利普出版社印行。但是

① 普卢塔克(46—120)，古罗马传记作家，写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城里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宣称，这书是弗莱德写的，因为他念过“研究古代著作”的大学，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当上教士的。

由此可见，米德尔马契人是永远不会受骗的，不论你称赞什么人写了什么书，他们准知道，这是由别人代笔的。

此外，弗莱德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着正路。结婚以后过了几年，他告诉玛丽，他的幸福一半得力于费厄布拉泽，是他在关键时刻，使劲拉了他一把。我不能说，他已脚踏实地，不再想入非非，事实上，作物的收成或出售牲口的利润，往往低于他的估计，他还总是轻易相信，他买进的马可以赚钱，事实却不然；不过玛丽说，这当然要怪马不好，不能怪弗莱德判断失误。他保留着骑马的癖好，但很少把一天的光阴消磨在打猎上。有时他这么做，显然也是为了不愿让人笑话，因为人们说他胆小如鼠，不敢跳越障碍，一到那里，就像看到玛丽和孩子们坐在五根柱子的栅栏上，或者正把他们鬈发的头伸在树篱和沟渠间，因而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有三个男孩，玛丽没有因为只生男孩感到不满。弗莱德希望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孩，她听了笑道：“那会使你的母亲非常伤心。”文西太太年纪大了，风度也不如当年主持家政的时期了，不过她也很满意，发现弗莱德的孩子至少有两个是真正文西家的骨肉，没有一点“高思家的相貌”。但是玛丽心中暗暗得意，三个中最小一个孩子的模样，就像她父亲穿上了圆下摆外衣似的。这孩子玩打弹子，或者瞄住成熟的梨子扔石子时，准确得百发百中。

贝恩和莱蒂还只有十几岁，已做了舅舅和阿姨，还经常争吵，究竟甥儿有用还是甥女有用。贝恩坚决认为，女孩子不如男孩子，要不然，她们就不会老是穿裙子，穿裙子就是她们低能的标志。至于莱蒂，她的议论大多来自书本，她很生气，回答说，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的同样是兽皮衣服，她还想起，在东方男人也是穿裙子的。但是后面这个论点削弱了前面那个论点的庄严性，未免显得多余，因为贝恩轻蔑地答道：“他们大多是蠢货！”还马上请教他的母亲，男孩子是不是优于女孩子。高思太太答道，不论男孩女孩，同样淘气，但是男孩无疑比较强大，跑路快些，掷东西也掷得远些，准确些。对这神圣的裁决，贝恩相当满意，至于淘气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但是莱蒂很不

满,她的优越感比她的体力更强。

弗莱德从没变得富裕,他的希望总是落空,但是他慢慢积了一笔钱,成了斯通大院牲畜和家具什物的主人,高思先生派他干的工作,使他丰衣足食,度过了经常威胁着农民的“灾荒”。玛丽在成为主妇后,跟她的母亲一样精明能干,只是不像她那么注重孩子的正规教育,以致高思太太总是大惊小怪,担心他们在文法和地理方面,不能打好基础。然而他们上学以后,还是名列前茅,这跟他们在家里总喜欢跟母亲在一起,也许不无关系。每逢冬日傍晚回家时,弗莱德骑在马上,想起镶护壁板客厅里的熊熊炉火,便喜不自胜,不免为那些没有娶到玛丽这种妻子的人感到惋惜,尤其是费厄布拉泽。弗莱德现在可以宽宏大量地对玛丽说了:“他比我好十倍,他更配得上你。”玛丽回答道:“当然他比你好,但正因为这样,他没有我也不要紧。可你呢,我一想到你当了副牧师,为了租马和用麻纱手帕背了一身债,心就会发抖!”

只要打听一下,我们也许就能知道,弗莱德和玛丽仍住在斯通大院,那些蔓生植物依然带着它们的花朵,爬满在美好的石墙上,然后伸向田野,田野上胡桃木树排列得整整齐齐。每逢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打开的窗口,总能看到一对夫妇,带着白发老人的安详神色,坐在那里,他们最早是用阳伞上的铁圈订定终身的;当老彼得·费瑟斯通在世的时候,玛丽·高思总是奉命站在这窗口,等待利德盖特先生的到来。

利德盖特的头发从未变白。他五十岁就死了,留下了妻子和儿女,靠一大笔他的人寿保险金过活。他行医的收入相当不错,按照不同的季节,他轮流在伦敦和大陆的温泉疗养地开业。他还写了一篇论痛风症的文章,这种病是能够给他带来大量财富的。不少有钱的病家都信赖他的医术,但他始终认为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他没有实现他当初的抱负。他的朋友们都羡慕他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太,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罗莎蒙德没有重犯失于检点的错误,影响她的名誉。只是她的性格仍温和娴静,她的主见仍不可动摇,她仍喜欢教训她的丈夫,仍善于略施小技使他就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她的反抗越来越少,罗莎蒙德因而得出结论,认为他终于懂得了她的

意见的价值。另一方面，她对他的才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因为他收入丰厚，没有使她住进布赖德街上那破旧可怕的鸟笼，却给她提供了一只鲜花盛开、金碧辉煌的笼子，这是适合她这样的金丝雀居住的安乐窝。总之，利德盖特是我们所说的飞黄腾达的人。但是他过早地死于白喉，罗莎蒙德后来又嫁了一个年老而富裕的医生，他也能亲切地对待她的四个孩子。她和她的女儿们坐着马车外出时，显得雍容华贵，引人瞩目。她常常说，她的幸福是一种“报偿”——她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报偿，但可能是指她为泰第乌斯受了委屈，他的脾气始终没有变得百依百顺，直到最后，有时还不免反唇相讥，这自然比他那些忏悔的表示，更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他有一次称她为罗勒草，她不明白他的意思，要他解释，他便说，这种草从被害人的脑髓吸取滋养时，生长得特别茂盛。罗莎蒙德对这些话，总是给予冷静而强硬的回答：那他为什么要看中她呢？他既然那么赞美拉迪斯拉夫太太，把她看得比她更好，他应该娶她才对。这样，谈话就以罗莎蒙德的胜利而告终。然而有一点不提也是不公正的，那就是她从没说过一句贬低多萝西娅的话，她在她一生中最危急的关头，不咎既往，宽容了她，这使她对多萝西娅始终保持着虔诚的回忆。

多萝西娅本人从未想过，她比别的女人更值得赞美。她总觉得，要是她好一些，懂得多一些，她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成绩也大一些。然而她对她放弃地位和财产，嫁给威尔·拉迪斯拉夫一事，始终没有反悔，如果她反悔的话，他会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最大的苦恼。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比任何力量更强大，不可能一遇风吹草动便受到危害。对多萝西娅说来，任何生活，凡是没有充沛的感情的，都不能容忍。她目前的生活仍充满各种仁慈的活动，她尽力发现和承担这些责任，从不迟疑退缩。威尔成了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当时议会改革还刚开始，大家信心百倍，认为黄金时代即将到来，这是我们大多已感到失望的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威尔便在那样的形势下，全力以赴地工作，最后进了议会，选举他的选区负担了他的竞选费用。这是多萝西娅再也高兴不过的事，既然世上还有恶，那么她的丈夫能够深入斗争的核心，与恶相对抗，她作为一个妻子理应支持他。许多认识她的人感到遗憾，这么一个坚定而罕见的女子，竟一心一意

为另一个人而生活,在一定范围内只是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出现。但是谁也说不清楚,除此以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哪怕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也不例外;他始终保持着他的否定态度,认为她不该嫁给威尔·拉迪斯拉夫。

但是他的这种看法,并没有造成长期的分裂,那个家庭重新团圆的方式,对一切有关的人说来,都带有典型意义。布鲁克先生舍不得放弃跟威尔和多萝西娅通信的乐趣,一天早上,他正在奋笔疾书,大谈市自治机构改革的前景,突然笔锋一转,发出了务请枉驾前来蒂普顿一游的邀请。这一经写上,自然再也改变不了,除非让这封价值非凡的信全部作废,然而这牺牲是难以设想的。他们的通信已持续数月之久,在此期间,布鲁克先生每逢与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交谈时,总要声明或者暗示,他取消限定继承权的意愿迄未改变。谁知到了这一天,他的笔突然发出了这大胆的邀请,于是他专诚前往弗雷什特,声明他之所以采取这一强大步骤,是因为他经过深思熟虑,有了更正确的认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低等血统潜入布鲁克家继承人的血管。

但是就在那天早上,弗雷什特庄园公馆内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西莉亚收到了一封信,她一边读信,一边嘤嘤啜泣。詹姆士爵士不习惯看到她淌眼泪,焦急地追问是怎么回事,她突然嚎啕大哭,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多萝西娅生了一个男孩。可你一定不会让我去看她。我相信,她需要我。她不知道该把孩子怎么办,她会把事情弄糟的。他们认为她可能死。这太可怕了!你想想,如果这是我和小亚瑟,可别人不让多多来看我,我会多么伤心!我希望你的心不要太狠,詹姆士!"

"我的天哪,西莉亚!"詹姆士爵士说,给她的话打动了,"你希望怎么办?你打算做什么,我都依你便了。如果你想进城,我明天就陪你去。"西莉亚表示,这正是她的希望。

布鲁克先生到达的时候,这场风波刚才过去。他与从男爵在园子里见了面,便谈了起来,他还不知道那个消息,这也难怪,詹姆士爵士并不急于把它当作喜讯通知他。但是当谈话照例接触到限定继承权时,他开口了:"亲爱的先生,你的事我当然无权做主,但从我说来,

我宁可不要这么办。我希望一切保持原状。”

布鲁克先生吃了一惊，一时间竟然手足失措，不明白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脱离苦海，不必再为这事操心了。

原来这是西莉亚的心愿，詹姆士爵士自然只得照办，答应跟多萝西娅和她的丈夫言归于好。在女人情投意合的地方，男人只能把彼此的怨恨一笔勾销。詹姆士爵士从来不喜欢拉迪斯拉夫，威尔也不愿跟詹姆士爵士单独在一起，宁可多一些别人在场——他们总是格格不入，面和心不和，只有多萝西娅和西莉亚在场的时候，才好一些。

于是大家同意，拉迪斯拉夫夫妇这年内至少得上蒂普顿欢聚两次。这样，不久以后，弗雷什特的一小队表兄妹，跟来到蒂普顿的两个表兄弟一起玩了起来，他们玩得那么起劲，好像谁也没怀疑那两个表兄弟的血液是否纯粹。

布鲁克先生一直活到了很大年纪，他的产业由多萝西娅的长子继承了，后者本可以当选为米德尔马契的代表，但他谢绝了，认为他的意见还是在议会外更有活动的余地。

詹姆士爵士始终认为，多萝西娅的第二次结婚是错误的。确实，这已成为米德尔马契的共同观念，人们向年轻一代谈起她的时候，总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嫁了一个体弱多病，可以做她父亲的老教士，在他死后过了一年多一些，她又放弃财产，嫁给了他的表侄，一个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人，而且没有产业，出身也不好。那些从没见过多萝西娅的人，通常总认为，她不可能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否则她不会嫁给前者，也不会嫁给后者。

当然，她一生中这些决定性的行为，并不像理想的那么美好。这是年轻而正直的精神在不完美的社会条件下挣扎的结果，它们不是没有缺陷的，在这个社会中，崇高的感情往往会采取错误的外表，伟大的信念也往往带有幻想的面貌。因为没有一个人，他的内心如此强大，以致外界的力量不能对它发生巨大的决定作用。一个新德雷莎不见得有机会改革修院的隐修生活，正如一位新安提戈涅① 哪怕

---

①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的女儿，她的哥哥阵亡后，她冒死埋葬他的尸体，因而被拘禁在墓穴中，自缢而亡(参见本书一八四页注①)。

有满腹的骨肉之情，敢于为了埋葬哥哥，置一切于不顾，恐怕也难以如愿，为什么？因为她们这些壮烈行为所据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这些区区百姓，正以我们的日常言行，为无数多萝西娅的诞生准备条件，其中有些人可能还得比本书中的多萝西娅，作出悲痛得多的牺牲，也未可知。

她那高尚纯洁的精神不虞后继无人，只是不一定到处都能见到罢了。她的完整性格，正如那条给居鲁士[①]堵决的大河，化成了许多渠道，从此不再在世上享有盛誉了。但是她对她周围人的影响，依然不绝如缕，未可等闲视之，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

---

① 关于居鲁士，见本书四五〇页注②。居鲁士建立的阿黑明尼德王朝，注重农业生产，曾大规模兴修水利。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波斯人建立花拉子模后，曾把该地的一条大河阿开司河分成五条水渠，用它们灌溉土地。



ISBN 7-02-005390-4　定价 42.00元（共两册）